武俠世界

第31年

7

$10.00

編者話 蕭萬貫先生所撰寫的「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之「海市蜃樓」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李雲鏑是東方機構總裁，他的愛妻在一次空難事件中不幸喪生，使他悲痛不已，但他却要壓抑心頭的悲痛，去面對即將來臨的一場銀行風暴，因爲新的利率協定提出來了，一旦通過，偉烈銀行這金融霸主便可牢牢握住銀行業的霸主令旗，而新興的、尚未站穩脚跟的銀行便永遠得俯首稱臣，面對如此艱難、嚴峻的事實面前，李雲鏑却能不顧一切的向前衝刺、拚搏……故事內容曲折、情節緊湊，道出了商界重重黑幕、人心險詐、互相傾軋、爭權奪利的各種醜惡嘴臉，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吳剛先生所著兩期完短篇小說「伏魔記」也在今期起刊載。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罪證」。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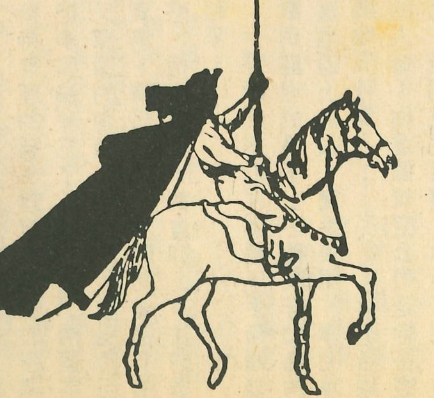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7期
(總號15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蕭萬貫·文
可飛·圖

「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

海市蜃樓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金融鉅子　白手興家

公元一九六四年三月的一天中午，一輛時下最新款式的平治房車，沿彌敦道向啓德機場風馳電掣般駛去。

房車在一家航空公司辦事處的門口陡地停下，一位臉有紫色疤痕，年約四十的男子霍地跳下車來，他咬緊牙關，臉色鐵青，像一頭出籠的老虎向航空公司的門口撲去。

跟在他後面的，年紀大一點，戴深度近視眼鏡的男子，不得不把本來沉緩的步子加快，踉蹌地跟了進去。

「說！當時情形到底怎麼樣？你說呀！」

臉有疤痕的男子一步衝上去，把航空公司派出來接待的一位經理的衣領猛地揪住，幾乎要把它撕開了，他睜着血紅的眼睛吼着，臉上那道疤痕因極度的哀傷與憤怒脹成瘀黑。

「你！你……你是……」航空公司接待經理被弄得張口結舌，驚慌失措地囁道。

跟在後面的戴眼鏡的男子眼看勢頭不對，忙把暴怒的男子扶持到一邊坐下，然後他扭轉頭去，對接待經理說：「他是這次空難事件死難者趙小秋的先生，李雲鏑先生，我姓杜，東方機構經濟顧問，陪着李先生來的，失態之處，請多多包涵。」

航空公司的接待經理眼睛立刻瞪圓了。

「他！他是東方機構總裁李雲鏑先生……啊！不要緊，遺屬心情我們非常理解，敝公司發生這件不幸事，萬分抱歉啊……」接待經理彎着腰，恭敬的連聲說。

「夠了，別說了，這到底是怎麼搞的？說呀！你是啞巴麼？」李雲鏑咬牙切齒地吼道。

這暴雷似的吼聲把接待經理發條般動着的舌頭立刻剎停了，他拚命的深深吸了口氣，總算勉強鎮靜下來，然後就掏出一張「失事報告」，機械的唸了起來。

「二零四號班機下午一點四十八分從香港開出，沿途順利，下午三點零五分在台北機場着陸，三點十五分飛機重新升空，向西南方向飛行。下午三點二十五分左右，飛達台中與高雄之間的阿里山玉峯一帶，飛機突然發生意外……據當地的目擊證人說：他在玉峯山附近放羊，突然見一架飛機拖着濃煙，向台中方向緩緩滑行，片刻後，這架飛機便傳出鳴槍般的聲音，接着就有火光冒出來，一霎間，飛機翻起觔斗，渾身着火，像一頭通紅的怪物撲撞下來。然後，又聽聞一聲悶雷般的聲音在玉峯山附近傳了過來……」

接待經理稍頓，偷偷瞥了李雲鏑一眼，又續着唸道：「據現場空難調查，飛機在失事後撞山爆炸，客機盡毀，碎物散落現場方圓五英里，全機除燒焦的發動機及一節機尾稍完整外，其餘部份已沒法辨認。死難者的衣物行李，大多成了碎片，有的掛在樹枝上，有的遺落在深谷。死難人數據統計一百二十五人，死難者的遺體，僅八具較爲完整，其中一位男子，右手揑住一個印了『FOV』字樣的酒樽蓋；另一位女子的頸項，有一條金頸鍊，金鏈上刻了：李、趙兩個中文姓氏……」

「夠了，鬼東西，讓你唸文藝小說麼！」李雲鏑暴怒的猛地跳了起來，打斷接待經理的話。對方機械般的腔調，把李雲鏑激怒了，「李、趙」兩個字眼又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他這時已被哀傷、憤怒所淹沒，因而變得非常敏感，稍不順耳，就會抑止不住的暴吼起來。

李雲鏑兇狠的咒駡着，手指頭幾乎戳到經理的鼻子上，他咬牙切齒的緩緩地逼上前去，雙手張開，獰笑着淒厲地吼叫着：「……人命！這是活蹦蹦的人命！你這個航空公司是幹甚麼吃的？是開豆腐店麼，你聾了麼？啞了麼？鬼東西！」

李雲鏑的臉色非常可怕，他的神情，就像要把面前這個接待經理活生生地撕開似的。

航空公司接待經理面色蒼白，冷汗滲滿了額角，一步一步地驚惶地往後退、退、退……

* * *

第二天，在香港各大報章上，在一個大「訃聞」字的粗黑色方框內，刊出了一則訃告：

亡妻李門趙小秋痛於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台北空難事件夭逝遺體奉移香港殯儀館謹擇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半在該館大殮隨即出殯並於李府奉設靈堂追悼亡魂哀哀此訃。

夫：李雲鏑
子：李銳　李文
胞妹：趙小蘭
堂妹：李雪梅
堂妹婿：沈松柏
暨東方機構仝人
泣告

這篇訃告，是李雲鏑親筆撰寫的。辦完這事，他把他最得力的助手、東方機構的經濟顧問杜仲謀扯來，要他代表他主持喪事的一切雜務，然後，他便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書房是李雲鏑的私人禁地，誰也不敢擅闖進去。

第二天上午八時開始，聞訊趕來致祭的親朋便絡繹不絕，但誰也見不着李雲鏑，杜仲謀把他們一一請往殯儀館去。

在殯儀館裏，擺滿了香港各界人士致送的花圈，擠滿了參加喪禮的各界名流紳士。李雲鏑的大兒子李銳、二兒子李文兩名小娃娃，由死難者的胞妹趙小蘭扶持着，站在主家的位置，向前來致祭的人客答謝。但這時最重要的人物，死難者的丈夫李雲鏑却



意外的沒有露面，作爲他的代表，杜仲謀不得不費着唇舌，向一些顯要的來賓解釋幾句。

大禮堂的正前方，在花圈叢中，擺了一具檀香木靈柩，靈柩上面，覆蓋了一張雪白的錦緞。

十點三十分，司儀唱號，喪禮儀式開始。這時，李雲鏑突然出現，他的眼窩深陷，短短的二天二夜時光，他恍惚衰老了十年，他緊抿着嘴角，誰也不瞧，匆匆地穿越過幾重人羣，走到主家的位置，便默默地垂下頭來。

司儀又唱號了，所有的唁客肅立，悲淒幽怨的哀樂繞着殯儀館大堂迴蕩。

十時四十分，大殮儀式開始，唁客們輪番瞻仰死者的遺容，有人搖頭，有人伸手抹淚，有人嗚咽，有人痛哭。

然後是遺屬進行「運財」儀式，各人由李雲鏑領着，繞着靈柩步行三週。

李雲鏑默默地垂頭急走，望也不望靈柩，但當他轉到第三圈的一半時，他的脚步驀地停下，他的眼珠像凝固了似的落在靈柩內亡妻趙小秋的遺容上面。

趙小秋的遺體，是李雲鏑親赴台北顧專機運回香港的。遺體已經過精心的整容，恢復了這位女子的原貌。

在靈柩內躺着的趙小秋，蓋了一幅她平日最喜歡的軟綢；她的眼睛輕輕的閉着，失去原來的圓而亮的火熱，却更顯露了她剛强背後女性柔順的一面；她的兩腮胭紅，嘴唇柔柔的合着，彷彿熟睡中綻出甜蜜的嫣然的微笑；這笑，飽含了她在一生的辛酸歲月中，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成功的喜悅，又彷彿在喃喃的傾訴：我回來了，我終於回來了，我再不怕夏日的烈焰，也不再怕冬日的狂風……，因爲我已完成了人世的事務，終於可以歇息了。

這傾訴，別人聽不到，但李雲鏑却聽得清清楚楚：「小秋……你跟了我二十多年，你得到了甚麼呢……」李雲鏑在心頭嗚咽了一聲。

這微笑，這在亡妻臉上難得一見的極溫柔的笑容，別人瞧不見，但李雲鏑却眞切地看到了。他的心劇烈地抖顫了！這笑容，分明是他們在上海新婚的第一夜，當他們送走了最後一個客人，在一間簡陋的租來的房子裏默默地相對片刻，然後緊緊擁抱住時，她臉上所綻出的笑容。

二十多年前，趙小秋這個年方十八的上海之江大學的女學生，居然瞧上了他這個寒酸的路邊檔小販，然後不顧父母的哭喊怒罵，毅然嫁給了他這個窮小子。從這一刻開始，在他心目中，她就好像是一隻充滿旺盛生命力的桑蠶，從她的心田源源不絕地吐出金色的絲線，永不止息的爲他聯結通往成功的紐帶。

他還清楚的記得，就在他和她結婚四年後的一天黃昏，他身揣着二十塊港幣，與她一道跨過深圳木橋的一霎間的情景。那時，她這位第一次離開上海遠行的少婦，竟難過得哭了起來。當晚，他倆到達父親李福如在新界錦田的自建泥屋。三個月後，李福如這位自小離鄉背井，從上海輾轉流落到南方落脚的七十歲老人，便在憂傷與期望中去世了。

這以後，在新界的一家古舊的電影院，一位土布土衣青年男子，替人客亮着手電找位子，在滿頭大汗的放着幻燈片，一面用帶着上海口音的半鹹不淡的廣東話費勁的解說着內容。

然後他拖着疲憊的身子，挨回那間破舊的泥屋，一位同樣是土布土衣的少婦，把一碗鹹菜豆腐湯遞到他手上，說豆腐鹹菜湯清心火，一面擰了一條熱毛巾，替他擦去臉上汗凝的鹽漬。

這以後，這位土布土衣青年人，在電影院結識了一位叫杜仲謀的男子，他年紀較大，土布土衣青年人喊他老杜，也許同是江浙人的緣故吧，他們忘了年歲的相隔，很有點他鄉遇故知的味道。老杜勸他試試從戲院生意方面入手，碰碰運氣。

於是，土布土衣青年人和那位少婦一道，畫了一幅叫「市場調查」的圖表，按着這幅圖表，土布土衣青年人便沒日沒夜的挨家逐戶調查訪錄，在短短三個月裏，他幾乎跑遍了新界、港島、九龍半島的每一個角落。

他見到滿街滿巷失業的工人，成千上萬的貧民，他們擠在香港、九龍一帶的山坡上，擠在白鴿籠般的木屋裏愁眉不展，他聽到的是有力沒處使的滿街的咒罵聲。

他回到那間泥屋，對那位少婦說：「行！香港的中國人了不起，他們肯幹、吃得苦，但偏偏就沒人瞧得上眼，香港缺的是有眼光夠魄力的企業家，那些賭場呀、痲雀館呀、夜總會按摩院呀，滿街可見，但就沒有眞正的工業，大多數有能力的人都把心思放到酒色上面去了，這跟上海一個樣，我說小秋啊，我們可以捏緊這個機會，改變這個局面。」

少婦瞪大了眼珠，道：「辦企業，改局面！我們現在可是住泥屋、吃鹹菜豆腐喲！敲瓦片去辦麼？」

土布土衣青年神氣飛揚，道：「我們可以先從小的幹起！例如辦戲院生意，等積到錢，就好辦了。」

「人家說，在新界辦戲院就等於自殺。」

「不！別信這個邪，我打探過了，現在大部份戲院每晚只放一場，白天就空了檔，它空了我們鑽進去，來個白天黑夜地放，打破他們的常規，這大有可爲！」

就這樣，這土布土衣青年夫婦，四出東求西貸，加上自己的一點血汗

積蓄，硬是湊足了一筆錢，雖然僅僅是一筆勉强租戲院的錢，他們却幾乎因此跑斷了腿，磨破了嘴皮。

終於，在新界，一家破舊的電影院換上了新招牌，那位土布土衣青年，騎在木梯子上，瞪着他自己親手寫的新戲院招牌，俯身對在下面扶着木梯的少婦說：「我們總算幹起來了。別害怕，只要勤力負責，一定會有成果。」

這家新換了招牌的電影院門前，人頭湧湧，越來越多，雖然已經是深夜十一時了，但這間電影院依然門庭若市。但在這個小市鎮的其他影院，却冷冷清清，一早就關上大門。一個老闆模樣的人，在冷落的戲院門口探頭轉向那間新換招牌的熱鬧的電影院，那眼神充滿仇恨、狠毒……

這一切，像電光火閃一樣，在李雲鏑眼前劃過，隨即，他的眼前便出現了一羣囂叫着的大漢，他們手持着鋒利的彈弓刀，彈弓刀劃破皮肉的颯颯聲……然後是戲院裏面劈劈啪啪的烈火焚燒聲……最後，李雲鏑的手下意識的撫上了面頰，摸着他臉上那道令他刻骨銘心的、深深的疤痕。

* * *

「阿爸！阿媽是死了嗎？她不回家了麼？」

緊挨在李雲鏑身邊的大兒子李銳怯生生地瞪着大眼問。

「……不！阿媽睡着了！阿媽不要睡，起身，起身……我要阿媽！我要阿媽！」

小兒子李文哇的一聲哭喊着。

趙小蘭朝躺在靈柩裏的胞姐瞥了一眼，把這不懂事的小兄弟倆摟在懷裏，說：「阿銳、阿文……乖！別哭，阿姨帶着！乖！別哭了……」但她自己却已哭成了一個淚人兒。

李雲鏑的心突然像被尖針狠戳了一下，他猛地轉身，一手一個把李銳、李文抱了起來，像發瘋似地繞着靈柩走完這最後的半圈「運財」儀式，壓抑不住的淚水，淌下了他的臉頰，把他臉上那道深深的疤痕沾濕了。

三天後，港島香雲道李雲鏑府上，依然瀰漫着一片愁雲慘霧。

大客廳的金魚缸，早就用白紙蒙住，數百條名貴金魚就只能隱在白框框裏面游曳。大客廳地上鋪的紫色地毯給換上白色的，連帶天花板上垂吊的幾盞大宮燈也被刻意調低了亮度。

客廳正面靠牆壁處，擺了一張大靈台，靈台的上方是一幀用黑絲綢繞邊的李門趙小秋的遺像，遺像兩旁，垂下兩條白布，上面是李雲鏑手書的兩行墨筆字，右書：「懿德備仁慈，正果初成，擧足登蓬花世界」，左書：「芳型垂奕祀，仙駢不返，傷心聽薤露歌聲」。靈台上擺了香案燭台，燭光掩映，香煙繚繞。

這時已是傍晚時分，夜風頗勁，客廳外面大花園中清一色的偃松被風摧壓着，不時向客廳這一面傾屈過來，它們的枝條拳屈成一團，以抗御風勢的摧壓，但風勢稍弱，又騰地舒張開來，嘩的一聲挺直了軀幹。這是李雲鏑特地精選的樹種，據說是他欣賞偃松這種能屈能伸的習性。

經過五天的喧鬧，前來致祭的人客已少了許多，只有一些李府至親的人客，東一簇西一簇地呆在大客廳中。

李銳、李文這小兄弟倆披痲戴孝，由死難者的胞妹趙小蘭扶持着，坐在靈台側。李文的眼睛哭得通紅，大概這時他的小心靈已經確信，阿媽是走了，永遠不會再回家來了。李銳茫然地轉着眼珠，似乎被這連串的嚇人場面驚呆了。趙小蘭的眼淚似已流盡，因此她的眼窩空空洞洞的，嗚咽只能以乾抽口冷笑替代。

杜仲謀臂纏一塊寬大的黑紗，以李雲鏑私人代表的身份，在忙着招呼趕來致祭的人客，他的舌頭和雙脚一般快速的移動着，間或停下來，便默默的搖頭歎氣。

李雲鏑的堂妹李雪梅和她的丈夫沈松柏，女兒沈冰冰聚在一角。李雪梅不時替沈松柏捋平臂上弄皺了的黑紗，她極富感情，受了眼下這悲傷氣氛的感染，圓而亮的眼睛便不時地湧出淚水來。

堂妹婿沈松柏隱在眼鏡片後的眼珠鼓凸着，留意着大客廳中的一擧一動。特別是那些他斷定值得留意的人物，他更是眼巴巴的瞪着，就好像一頭搜索獵物的狼。

李雪梅和沈松柏的獨生女兒沈冰冰睜着亮晶晶的杏形眼，動也不動，像一位老人精似的向四週專注地凝望着，甚至連她那光亮的小額頭也現出兩條惹人發笑的皺紋來。

從客廳中轉過幾重迴廊，是一間不大但異常整潔的書房，在書房內唯一的一張旋轉式安樂椅上，李雲鏑像一尊石膏像般端坐着。他的視線固執的停注着書房中一幅新掛的女人照片，許久，許久，他的眼珠凝固不動，但他的嘴唇却動了，他面向那幅女人的照片，商量似地低語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小秋，你說，你說，你說呀……」

他的眼前，被一幅連着一幅的陰影遮蔽住，黑糊糊的，甚麼也瞧不見；但他的心却有如被人掏置於輸送帶上，在冰箱與火爐間輪番穿過，一忽兒被冰凍得僵冷，一忽兒又被燒灼得滋滋作響……他委實忍受不住了，他下意識的伸出了手，要把離了胸膛的心搶回來，他的手抬起了，却落在臉上，他的手指，突然觸着了他臉上那道深深的、神秘的疤痕！

這一霎間，他像突遭電擊，他那緊抿的嘴角劇烈的抖動了。

* * *

那是一個大雨滂沱之夜。

在新界，一位土布土衣青年在他那間新開張的電影院走出來。

影院散場了，他最後一個走出來，他計算着這一天來的票房收入，他自信的微笑了。

就在此時，四條大漢在暗處撲了出來，迎面一拳把他打翻在地，隨即把他拖進影院裏面，又衝進十幾條大漢，在影院內肆意搗亂。

「嘶」的一聲，雪白的銀幕被撕成兩截。土布土衣青年心痛極了，他翻身掙扎着爬起來，要去保護那台放映機，但身邊的大漢又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一隻脚踏在他的胸前！土布土衣青年痛苦地喘息着問：「我和你無怨無仇，爲何這般害我？」

大漢哈哈狂笑，笑畢，嘲弄地說：「是的，是的，你不識我，我也不識你，當然無仇無怨，但有一個人認識你，你得罪了他，所以你就該死！」

他拚命地試圖撥開踏住他胸膛的腿，但他扳不動，他痛苦而迷茫的問：「他是誰？我在這裏，安份做生意，可沒得罪甚麼人哪！」

大漢又一聲狂笑，道：「沒得罪人？放屁！你這間影院白天黑夜的放，壞了這裏的規矩，搶了老闆的生意，他要我告訴你，這裏是他的天下，你只是一隻小狗，憑甚麼跟他作對？」

大漢說着，掏出一柄彈弓刀，「騰！」的一聲彈出刀鋒，道：「老闆說，要在跟他作對的人身上留個記號，讓其他人知道，這是膽敢跟他作對的印記——小狗的印記！」大漢手上的彈弓刀向他的臉上劃來……

他痛苦的扭曲着躲避着，哀求道：「你我都是中國人，放我一馬，我走好了！」

持彈弓刀的大漢狂笑，嘲道：「放屁！放屁！老闆說，中國人裏面有人也有狗，你要做人，爲甚麼先不向他拜候？所以你是狗！」話音未落，大漢手上的彈弓刀便猛地向他左邊臉頰劃了一刀，鮮血馬上湧了出來。持彈弓刀的大漢無動於衷，指着血流滿面的他冷冷的道：「這是老闆給你這條狗的印記，你記住了！」說罷，招呼其他已鬧夠了的大漢呼嘯而去。

他艱難地爬了起來。他沒擦滿面的鮮血，也不覺臉頰上刺骨的劇痛，他掙扎着扶起那部被打爛了鏡頭的放映機，脫了外衣，就默默的擦起來。

他似乎已忘了這時已是凌晨二時，也似乎忘了剛才發生的一切，就好像剛才一切根本沒有發生，他帶着滿面的鮮血擦着放映機，但是，他的眼淚却簌簌地湧了出來，淚水冲開了血，慢慢地淌過那道新鮮熱辣的刀痕，淌過這道「小狗的印記」。

* * *

「……小狗的印記……好一道小狗的印記……」

李雲鏑在胸膛裏沉吼一聲，他的手指在那道已脹得紫黑的傷疤上猛地凝住不動了，而眼前彷彿又有另一個「老闆」在瞪着獰笑，但不是十五年前那個兇狠的老闆，而是有一對綠色小眼珠發着寒光的更像巨人的「老闆」。

李雲鏑驀地在安樂椅上跳了起來，他的眼神非常凌厲，他繞室轉着，彷彿在捕捉一件物體，可以稍洩胸膛中已膨脹得爆炸的物件！

當他的眼線掠過書房正中那幅新近掛上女子的照片時，他極快的移開了，但相片上的女子，她的眼睛却像活了似的，滴溜溜地看着他，無論他轉到那面都緊緊的盯着他，火熱的眼神中洋溢着安慰、鼓勵，在這電光火閃般一觸間，李雲鏑眼神中的凌厲暴怒緩和了，一種他百聽不厭的，彷似來自天際，但又近在咫尺的女子聲音在他耳邊響了起來。

「……災難是一種很有用的東西，它好像蟾蜍，雖然醜而且有毒，但頭上卻戴着一顆寶貴的珍珠！」

這溫柔的女性聲音把李雲鏑帶回那個令他畢生難忘的屈辱憤恨的日子裡。照片中的女子幻變成他的妻子趙小秋，她正用棉花小心翼翼地洗滌着他臉上那道彈弓刀傷口，一面如撫慰孩子似地含着眼淚輕輕地唸着那話。

這不像慰藉，但卻像求生、求存、求進取的呼喚。

第二天，李雲鏑就咬着牙根返回他那間新開的電影院，依然白天黑夜的幹。

他帶着那道傷痕咬着牙，堅定地、執着地向前走，走，走！他從新界走到九龍，從九龍走到港島，最後，他走上一座高二十三層的雄偉大廈，這大廈的門口，凌空掛着一幅巨型的霓虹燈牌，上面寫着「東方銀行」。他登上這座大廈的最高點，猶如一頭雄獅似的俯瞰下面德輔道上的車流人潮……

但驀地，這三個月來連續發生的種種，卻又像魔影般向他眼前湧來……即將實施的銀行修改條例；偉烈銀行爲保住自己金融霸主地位而動議制訂的銀行利率協定；紡織業近年在香港本地市場上的不景氣，成衣銷量比去年下降了整三成；東方機構屬下的東方紡織廠產品質量的差錯，廠裏工傷事故連續發生，工人怨氣衝天；他計劃中的爲改變紡織業落後的局面，擴大出口打進歐美市場而進行改革擴充紡織廠的大計，又因爲要應付銀行新例規定的銀行固定資產額，大筆資金不能動用而被逼暫時擱置；最後是他的太太趙小秋和國泰影業總經理陸文泰，爲締結東方機構和國泰的聯合協定，在赴泰國途中發生的慘酷的空難事件……

這一切，猶似一條燒紅了的鐵鏈，一環扣一環地困鎖着他，燒灼着他，他感到一種像掉進尖刀陷阱般令人絕望的刺骨痛楚！李雲鏑突禁不住呻吟了，帶着傷疤的臉頰緩緩的倒在臂

彎裏，但這時，書桌上玻璃板下壓着的一幅東方機構的產業圖，卻清晰地映入他低垂着的眼眸，上面標滿了紅點、藍點、綠點，顯示着東方機構在這十幾年中的驕人業績。

李雲鏑突地抬起頭來，他的倔强與自負，在拚命地橫掃着那困鎖他的鐵火鏈……哼！最艱難的日子我也熬出頭來了！今天的李雲鏑可不是昔日那土布土衣的毛頭小子，這裏靠的是個人的本事！哼，「老闆」最後不也灰頭土臉的壽終正寢麼？帶着「小狗印記」的「小狗」卻在這裏龍盤虎踞！普天下還有甚麼可以令我李某人畏縮倒退！

這麼着下了這個判斷，心頭的催迫感也就變得清淡了點。他感覺自己的心緒開始平靜下來，他那被連番衝擊而搖晃的信心亦終於穩了下來。

終於，李雲鏑緊按在臉頰上的手指移了開去，傷疤上的紫黑色亦在緩緩的褪淡，最後，他的手按上了書桌上的電話。

「老杜麼？明天上午十點正，東方機構開會！當然是老地方東方銀行辦公室！潔山、區泉、鎮海、振中、昭達他們，請老杜你負責通知！沒甚麼，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一切從現在開始！」李雲鏑末了，神色決然的說。

* * *

天色突然轉陰。

鉛灰色的雲在香港上空鬼趕似的走得飛快。在昨晚深夜一時，香港天文台就已發出風暴警告，到今天早上，雖然由於高樓大廈的重重阻隔，在街上只覺沉悶不見疾風，但有經驗的老香港已然心中有數，但看高樓峽谷上面的雲移速度，便可知風小姐已然響起光臨的脚步。

這時，在九龍彌敦道南端，一輛出租的士正飛快的向中段駛來。

車上的乘客，是東方銀行存款部主任丁區泉。昨晚深夜，他接了杜仲謀的電話，說總裁明天要召開緊急會議，所以今天一早，他便像旋風般地捲出了家門。雖然躺在床上的時間僅得四小時，但他那短粗的腰幹此刻卻挺得筆直，就好像一匹快馬，隨時準備起跑的模樣。

丁區泉今年四十歲，從一名普通的錢莊職員，磨了十年的光景，才坐上了東方銀行存款部主任這個高位。在他的一生中，最吸引他的字眼，便是「拉存款！拉存款！拉存款！」這三個字眼，在他的心目中，所有前來存款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但在他們身上花的時間，卻與他們的存款能力成正比。他永遠都是這般的匆匆忙忙，但永遠沒人聽到他說一聲疲倦，在背地裏，他的存款部女職員稱他做「高班馬」，因爲他就好像快活谷裏常常跑第一的快馬。

這時，丁區泉人在車上，但他的脖子卻已探出車窗外，向前面的東方銀行方向遙望。

「嘟嘟！」一輛時下最名貴的勞斯萊斯黑房車，擦着的士，響着號飛了過去。

丁區泉往那黑色房車裏面的貴客瞥了一眼，心頭不禁就突突的一跳。

但的士司機卻恨恨的罵開了：「有錢佬大晒呀！連替他開車的也兇神惡煞！」

丁區泉眨眨眼，詭秘地縮回粗脖子道：「大佬！你知道這車上那人是誰麼？」

「管他媽的那麼多！總不成這條馬路他整條買下了吧！他是誰？」的士司機不服氣的，但又好奇地反問。

「哼！偉烈集團約氏家族的大公子約克翰！香港地產大王張仁傑！他們是金融、地產事業兩大霸主哩！」

丁區泉咬着牙說，特別是提到「仁傑」這個名字時，有如在牙縫中擠出來的，的士司機聽到這兩個名字，眼睛驀地張大了。這時，前面十字路口處紅燈亮了，的士司機只好把車停了下來，他想了想，突然問道：「先生，你是東方銀行的吧？」

「你怎麼知道？我頭上又沒鑿個字。」

「瞧你西裝筆挺，又上這來，我猜的。」司機詭秘地笑笑說，他見對方沒否認，又解釋似地說：「我這是有事請教，聽說你們銀行近幾天又把存款利率調高啦，七厘半，比其他銀行高了一厘半哩。」

丁區泉眼睛立刻亮了，他連忙說：「對呀！你有餘款麼？存呀！存進去！合算極了！你們這些當車主的，少說也有這個吧？」丁區泉伸出五隻指頭揚了揚。

的士司機眨了眨佈滿紅筋的眼珠，苦笑着說：「車主？五萬元？嘻！我可是替車主打工。」

「哪……白說啦！」丁區泉一下子洩了氣，連身子也退靠回靠背上了。

「那車主是我的表叔，他托我問問，如果可靠又合算，他打算存進去！」司機把下半截話說出來。

丁區泉騰地又挺起身子來，一疊連聲地說：「存呀，你叫他存呀……可靠，當然可靠！你看看，我們東方銀行二十四家分行，這可不是擺花瓶呀！喏！這是我的咭片，你表叔來找我就行了。」

「看他的意思吧。我麼，我可沒這個威水氣！」司機說上勁來，自管滔滔地訴起苦來：「從昨晚八時，挨到現在八時，骨頭也震酸了，才得幾塊錢！有錢呀，也該給娃娃換那個破爛書包啦！」司機苦口苦面地說着，但到最後，他那佈滿紅筋的眼珠下面的嘴角，却綻出一絲笑意來，大概是想起他那個娃娃終於也挎起書包來了吧。

因爲他那個表叔，丁區泉嘴裏不能不咿咿哦哦地支應着，但他却連半句也沒聽進去，此刻，他的腦袋，受

另一個低沉的聲音震蕩着：

「我說區泉！你這匹高班馬，可得加上一鞭囉，振中這小子，提了一個改革紡織廠的大計劃，把我引得心動了。但他胃口太大，竟要我拿二億多！我告訴他，極其量給他一億多，就算這個數字，我也有困難，你那老拍檔——鎭海又喊天喊地叫苦，放出的款子收不回來，老楊那裏要準備應付銀行新例檢查，那筆儲備金是死活不能動的！所以我決定把存款利率再提高半厘！這是說，比眼下最高的銀行還高七分息了！在短期內，你能否給我弄回五千萬！其他的，我另外想辦法解決……當然，這也是爲對付那該死的利率協定！咱們無論如何，也要搶在他的前頭，充實咱們銀行的實力。」

這是李雲鏑在他的太太趙小秋遇難前幾天，開完銀行幹部會議後，私下間對丁區泉說的話。

「他這是推心置腹呀！」丁區泉在心頭嚷了一聲，他的圓腦袋猛力地晃了一下，一步跨出了車門，向東方銀行大廈的門口跑去。

東方銀行總行營業大廳佔地近五千方英尺，營業大廳的正中，在嫩綠色的天花板下，垂吊着兩盞巨型的玻璃宮燈，宮燈各向四周伸出二十四隻觸手，每一隻觸手握吊着一盞小型的宮燈；天花板裱上古檀色的吸音膠；地面鋪了深綠色的地氈；各條柱壁嵌了大理雲石。營業大廳共有三十多個窗口，每個窗口代表一種業務品種，如存款、放款、外滙、入口、找換、押滙等等。

營業大廳的客人很多，在儲蓄存款部的各個窗口前，人客甚至要排起隊來。一些不耐煩排隊的，便乾脆坐在大廳正中兩排長長的軟皮沙發上，疊起腿、抽着煙，等着。「××先生，請到十八號窗！」大廳中，不時响起銀行女職員輕盈、清脆的呼喚，擴音器裝在大廳各個隱蔽的角落，客人聽來，就好像女職員在耳邊親切的低語。

丁區泉往營業大廳匆匆瞥了一眼，便跑去直通頂樓總裁辦公室的專用電梯去。

當電梯門楣正中的指示燈在「24」字上閃亮時，丁區泉的眼光落在腕錶上，九時四十五分，他暗暗地鬆了口氣。總裁會議在十時正召開，這意味着，九時五十五分，李雲鏑就會到來，絕不會早半分鐘或遲半分鐘，他與下屬簡單地交談幾句閑話後，正式的會議就開始了。所以，東方機構的高級幹部，接到十時開會的通知，就算天打雷劈，也得在九時五十分前趕到。

東方銀行大廈頂樓，同時是東方機構的總部。在這層四千方英尺的平面上，分成三個部分：地產部、電影遊樂場部、銀行部。每一個部分有獨立的電梯直通上來。丁區泉乘的這一部電梯，就是直通銀行部的。

總裁辦公室設在銀行部，這裏是東方機構的大腦中樞系統，最重要的銀行及工業企業事務，由東方機構總裁李雲鏑直接掌握。

電梯開處，是一個長方形的小客廳，右面放着一座黑色的長沙發椅，總裁需要面洽的客人，要在這兒稍坐，等候通傳。正中一道嵌了鋼鐵條條的玻璃門後面，就是總裁辦公室重地。

這時，玻璃門是打開的，辦公室約莫二百方英尺，地方不大，但甚有氣派。近門處是一套深綠色的沙發椅，長的一張可同時容納四至五人，另外兩張是單人坐的，全部是雕了凹凸圖案的西班牙眞皮造。沙發椅中間擺了一張長方形的意大利雲石茶几，上面擺了一盒雪茄、一盒「雲絲頓」香烟，以及打火機和雲石烟灰缸。沙發後面的牆壁掛了一幅大照片，上面站着李雲鏑和杜仲謀、丁區泉等人的合照，據說東方機構的屬員，都以能登上這幅「龍虎榜」爲人生最大的榮耀，與這幅「龍虎榜」相對的，是一排落地鋁質長窗，落地長窗的正中，擺了一張寫字枱，很長、很大，枱面放着一疊疊編了號碼的文件，秩序井然。落地長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花房，種了清一色的茉莉花，雖然窗門緊閉，但沁人心脾的香氣依然穿過窗隙滲入室內。

在寫字枱的側面，有一道雕花檀木大門，推開這道古色古香的大門，迎面撲入眼眸的，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古里古怪的會議室。會議室的正中掛了一幅巨型標記圖，在港島、九龍、新界的各個角落，用紅點、綠點、黃點、藍點等各種記號標出東方機構的銀行、紡織廠、地產物業等等，這與李雲鏑府上書房內的標記圖一模一樣，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密密麻麻的標記，使人眼花撩亂。標記圖的下面，是一張長形的會議桌，桌上鋪了絲絨枱布，但左右兩邊的座椅，却是清一色的硬板櫈，硬板櫈的靠背只是一條橫木，可以想像，坐慣了軟沙發的人，屁股被這般粗陋的硬板櫈刺着，準會難受得齜牙咧嘴。雖然如此，東方機構的屬員都以能坐上這些硬板櫈爲榮，因爲這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

當丁區泉走進總裁辦公室時，他才發覺，東方銀行放款部主任早就等候了。朱鎭海年約四十，身材清瘦，架了一副近視眼鏡，眼鏡片後微凸的眼珠盯着丁區泉微笑。

「怎麼啦，朱老頭！你可比我這匹高班馬還跑得快！」丁區泉一見朱鎭海，立刻就老實不客氣地衝着地說。

朱鎭海向丁區泉抱拳一笑，說：

「多謝！多謝！」

「謝我甚麼？今早我可沒有空請你去歎一盅兩件的唐茶！」

「呵呵！你這頭高班馬，多虧你常跑第一嘛！不然，難道你叫我拿石塊去放給人家嗎？」

朱鎭海詭詐地眨着眼兒，丁區泉怔怔，這才明白朱鎭海是指他像賽馬爭第一般拉存款這回事！

朱、丁二人，一個是東方銀行的放款部主任，一個是存款部主任，既是冤家，又是搭檔，在其他同事的口中，都稱他倆是「東方銀行的陰陽二將」。這時，一見面，他們果然就「陰陽」起來。

丁區泉正想說句甚麼，但却爲魚貫而進的三個人打斷了。

走在前頭的，是東方機構情報科科長譚昭達，他今年三十五歲，不苟言笑，眼珠子却時常靈活地飛快地轉，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在背後，丁區泉喊他做「鬼腦袋」，說他的腦袋轉得比鬼還要快，他最怕的就是與這種格型的人打交道。不過，譚昭達這種性格，與他幹的情報科的神秘性來說，可就很有點相稱。所謂情報科，他要負責的範疇，包括香港同業的動態、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市場動態等等。一句話，幾乎包括了整個香港的社會動向，所以，負責這門工作的人，若非擁有一個「轉得比鬼還要快」的腦袋，可當眞有點不勝負荷。

在譚昭達後面，是一個有一張娃娃臉的學者，他叫徐振中，是東方機構名下最大一家企業東方紡織廠的總工程師。他今年三十五歲了，按道理該是不惑之年，但除了在廠裏指揮千軍萬馬時那種成熟男子漢氣概外，在平日，就像他那臉型，純粹是一個娃娃，這時，他一進來，便把自己擲在沙發中，別人沒搭理他，他也不去招惹別人。

但當隨後而進的，東方銀行會計部主任楊潔山的前脚剛踏進來，丁、朱這「陰陽二將」馬上就站了起來，喊道：「老楊！來，這邊坐。」

楊潔山這位會計部主任，被譽爲東方銀行的「鐵算盤」，丁區泉、朱鎭海在同級之中誰也不賣誰的賬，但對這位鐵算盤是唯一的例外。不過，楊潔山外表給人的印象，與他那種剛正不阿的處事作風相較，可就甚不相稱。他臉上常常是笑呵呵的，像一尊笑面佛，所以丁區泉就在背地裏乾脆喊他做「笑面虎」。

這「笑面虎」、「高班馬」、「娃娃臉」、「朱老頭」、「鬼腦袋」，再加一個老學究杜仲謀，算得上是東方機構的精英人馬，他們全是早年跟隨李雲鏑打天下的開國功臣。如果說，憑着他們本身的料子絕不會輕易信服人的話，但有一個半人算是例外。其中一個是李雲鏑，別的不說，單是他臉上那道傷疤顯示他的辛酸奮鬥史，就足已令這班人肅然起敬；另外半個則是被他們稱爲「老學究」的杜仲謀。

杜仲謀幹過各種行當，諸如股票、經紀、進出口貿易、銀行、財務公司等等。在李雲鏑夫婦來港後不久，他們就結識了。在李雲鏑袋子裏只有幾十塊銀洋時，杜仲謀就教過李雲鏑如何進行市場調查，調查的結果，李雲鏑毅然籌集了資金，其中一半是杜仲謀借出的，租了一間破舊的戲院，開始了他闖世界的歷程。後來，隨着李雲鏑事業的發展，杜仲謀就成了東方機構的經濟顧問。

杜仲謀的動作永遠是這麼的緩慢，任你天打雷劈，火燒眉毛，他仍然是那麼一副慢郎中的模樣，乍見他的急性人，碰上了他這種慢勁兒準得皺眉，但熟悉他的人却深知，假若杜仲謀點了頭，那就萬事大吉，到時，他準會給你弄得妥妥貼貼，就拿這次弄來「銀行條例修改」以及「偉烈銀行動議的利率協定」兩份極密情報吧，換了別人，別說狗咬龜無從下嘴，至少也會瞎子逛墟般亂撞。但杜仲謀却一下子就找到他一位在香港財政司署任職的朋友，把消息弄來了。對杜仲謀在交際場所的神通，他在香港社會中的三敎九流、工商官紳中人面之廣，就連李雲鏑也自歎不如。

在九時五十三分，像平時一樣，李雲鏑來到了，他後面跟着杜仲謀。

「都到齊了嗎？」

李雲鏑勉强擠出一絲笑容，像往常一樣向屬員詢問。但他平素低沉而有力的聲音變得沙啞，面色憔悴，下巴也突然爬出了黑壓壓的鬍子來，除了他臉頰上那道惹人注目的疤痕，以及他那皺紋很深的緊抿的嘴角，與幾天前的李雲鏑簡直判若兩人。

「總裁！請節哀順變，已發生的事無可挽回，別再折磨自己了。」

碰上李雲鏑現時的心境，各屬員的心情都很緊張，但朱鎭海到底忍不住，老氣橫秋地勸慰說。

「沒甚麼……來，到會議室去。」

李雲鏑苦澀的牽了牽嘴角，把手一擺，領着頭，大步向古檀木大門後面的古里古怪的會議室走去。

當李雲鏑在會議桌正中那張硬板櫈坐下時，他的眼光便自然而然地瞟向正面垂掛的那幅巨型產業標記圖上，在這一霎間，他臉上那道疤痕開始泛出紅光。

在座的人留意到李雲鏑臉上這變化，心頭立時一鬆。他們知道，這道疤痕是他情緒的標誌，當他憤怒時，疤痕會驀然轉黑，當他憂傷或心緒不寧時，疤痕轉而變藍，當他興奮時，這道疤痕便會泛出充血的紅光來。所以，這班跟隨他多年的元老級人馬，與他相處時，極少望他的神情，却異常留意他臉上這道獨特的疤痕。

各人的心情一放鬆，屁股下的難受馬上就襲來。僵冷的硬木，刺着他們的屁股，爲減輕屁股的痛苦，便得雙脚用力地撐着地面，以支撐身體的部份重量；腰背累了，也不能太用力地往後靠，背後是硬木，而且很窄，

太用力了，腰背便有罪受，所以，坐下來便得格外留神。

李雲鏑自己坐的，也是同一類的硬板櫈，當然知道箇中滋味，但他故意不去瞧屬下面上的各種古怪表情。他認爲，會議就是議事的聚會，議一議，解決了問題，會議就結束，所以絕對不能坐在軟椅上舒舒服服地瞎扯。

「區泉！怎麼樣？你的存款部！」

李雲鏑把目光落在丁區泉臉上。

丁區泉眨了眨圓眼珠：「還過得去。」

李雲鏑笑笑，說：「剛才我在樓下碰到你存款部的職員，她們說你爲拉存款客戶，在拚命哩！」他停了停，帶了一點特別的感情說：「我聽人說，她們給你起了個綽號叫『高班馬』！平原易跑，但要留着後勁爬山，千萬不能有前衝無後勁。」

丁區泉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說：「這是那些女娃娃隨口亂叫的，總裁別聽她們胡謅。」

李雲鏑不以爲然地一搖頭，把目光轉了開來，面向着大家說：「這絕不是胡謅！你們別小瞧了他這個綽號，這是屬下給主管起的，這往往是非常真實準確，假如我是他，我聽了，比聽一百句稱讚的話來得更開心。你們以爲這個綽號是輕易能弄到手麼？錯了！他要靠努力！靠幹勁！在座各位，大概都賭過馬吧，難道你會說那些半死不活的是高班馬麼？不！只有那些經常跑第一的，才配稱做高班馬。」

李雲鏑臉上的疤痕又一次泛出紅光來。

「就拿老丁的存款部來說吧，我剛接到報告，他的業務進展速度，又再一次排名第一。」

說到此，李雲鏑話鋒一轉，說：「當然，剛才我說了，一匹眞正的好馬，不但要在平原跑得快，更要在爬山時保持一貫的猛勁。現時，咱們機構的問題很嚴重，要渡過這個難關，就要靠大家的衷誠合作……老杜，你向大家談談銀行新條例和利率協定的情形。」

李雲鏑一開始便提到的「銀行新條例」和「利率協定」，在座的要員除徐振中外，均感到心頭一震，自然地把目光聚在杜仲謀那瘦削的臉上。

根據杜仲謀弄來的情報，「銀行新條例」的關鍵內容有六點：

第一，規定銀行組織爲有限公司組織。銀行必須接受香港政府銀行業務監察專員的監督，專員有接管不健全銀行的權力。

第二，每家銀行的實收資本不得少於一千萬元，應收資本規定爲二千萬元，並須有同等數量的儲備金，使資本金與儲備金合共爲四千萬元。

第三，銀行保留的流動資金不得少於銀行總存款額百分之二十五。

第四，銀行必須每月向銀行業務專員呈交月報，並須每年公開發表其資產負債表。

第五，銀行對任何個人、商號、公司之貸款，對所有董事的貸款，對別間公司擁有的資本，對地產投資，不得超過銀行實收資本和儲備金總和的百分之二十五；對任何董事或親戚的個人信用貸款，不得超過二十五萬元。

第六，銀行必須將每年盈利三分之一撥入儲備金。銀行牌費每年增加到二十萬元，分行每年一萬元。

「利率協定」則有兩點：

第一，把香港現有的八十四家銀行分成五級。

第二，按銀行的級數規定各銀行存款利率的最高額以及貸款利率的最低額。假定第一級存款利率是六厘七五，則第二級的存數利率最高不得超過第一級的零點二五厘，第三級不得超過第二級零點二五厘，第四級不得超過第三級零點三七厘，第五級不得超過第四級零點二四厘。同級的銀行利率必須相等。

如此等等。

說到這裡，杜仲謀托了托眼鏡架，咳了一聲，說：「根據我手頭的資料，銀行新條例是由香港政府財政司直接出面頒行的，財政司查雲志就親自兼任銀行監察專員，將在今年九月實施。利率協定表面上是銀行公會出面動議，但銀行公會主席是偉烈銀行，所以，實際上是偉烈銀行一手炮製出來的。它可能來得更快，大概在今年六、七月間就會向各銀行發出通告。咱們對這個要有心理準備……」

「咱們東方銀行會排在哪一級呢？」

丁區泉忍不住插嘴問，這也是在座各人，包括總裁李雲鏑在內，所關注的。李雲鏑咬着牙，眼珠子像刀鋒似地緊盯着杜仲謀，彷彿要把他所知道的一下子全挖出來。

杜仲謀抽了口氣，緩緩地搖了搖頭，顯然，對這點他也不清楚。

「老杜，振作點！現在是重要關頭哩！」

李雲鏑不滿意杜仲謀的慢動作，焦躁地嚷了一句，但話剛出口，便又醒覺自己錯怪了杜仲謀，因爲，他在這短短的十天八天內，搶先弄到這機密情報，已是難能可貴了，所以他抱歉地補充了一句：「別見怪，老杜……我失態了。」

李雲鏑對自己竟然抑止不住的浮躁感到氣惱，他狠狠地揑緊拳頭，直到把手指弄得「嘎嘎」作响，直到他感覺到手指的疼痛，直到他認爲自己已完全冷靜下來，才說：「這個呢？他們排在第幾級。」他又作了一個獅子撲噬的手勢，「他們是銀行界的霸主啊！」

在座的要員，均明白李雲鏑所指的是金融銀行界中實力最雄厚的偉烈銀行。特別是丁區泉，他驀地想起剛

才在彌敦道上，擦身而過的那部勞斯萊斯房車上的偉烈集團約氏家族的大公子約克翰，以及那地產業大王張仁傑在車上交頭接耳的情形。因一種深潛心底的神秘原因，丁區泉對張仁傑竟然懷着一種强烈的忌恨，但到底是甚麼原因，這只有丁區泉自己才曉得。

「聽說，第一級的全部是外資銀行，偉烈銀行是屬於外資的，他們極可能也排在第一級。」杜仲謀沉吟着說。這點，他是推斷出來的，但他相信自己的推斷有九成把握，就坦率地說了出來。

「那麼，咱們大概不會排在第一級吧？」

「看情形不會。但就算把咱們排在第二級，存款利率比他們頂多是高零點二五厘，這對於客戶的心理吸引力來說，起不了多大作用。我想，咱們不能不正視這個嚴峻的事實。」

「這正是我最擔心的一點。」

李雲鏑點點頭，低聲說，他顯得心事重重，而且，越來越觸發他心頭的憤懣。

「這些年來，咱們能夠生存、發展、壯大，靠的是甚麼？靠的是利率能夠浮動這張牌！開銀行也是做生意，要講頭腦，咱們的腦袋轉得靈，抓住存款利率這張牌，積極爭取客戶，就幹出成績了。到去年年底，咱們的存款增長速度第一次超過了偉烈銀行，他們就眼紅了，就端出這兩把刀子，要把咱們幹掉。銀行新條例我不怕，讓他們來監察好了。我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地方？東方銀行和李雲鏑的名字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市民把款項存到東方銀行，這是他們信任我這個華人銀行老闆，我怎會亂來，怎能負累他們？但規定了這個存款利率，就等於用繩索綑住了咱們的手脚。他們財雄勢大，光是存款，他們一家就佔了全香港總數的一半以上，他們明明已佔了絕對優勢，還不滿足，還要拿出這柄利刀子，由他們一手控制利率，把一切有可能搶走他們生意的銀行的手脚綑住。這麼一來，就龍是龍、鳳是鳳、老鼠永遠打地洞！就能牢牢保住他們的霸主地位！這個絕妙的緊箍咒，眞虧他們想得出來。財政司難道就眼睜睜地瞧着這個霸主爲所欲爲麼？老杜，你說！」

「你忘了這裡是甚麼地方了，雲鏑……」

「甚麼地方！香港是一個華人爲主的社會，他們不能無視這個事實！事實上，他們歡迎懂得賺錢的人。這十幾年來，咱們東方機構不是得到發展麼？」

「你忘了一個——金鷹機構！」

「當然，他們是老字號，百年老字號嘛！」

「問題就在這裡。別的不說，光是這金鷹機構屬下的偉烈銀行，他們一家的資產和存款，就佔了香港總和的一半以上。這說明甚麼呢？很簡單，香港還是牢牢地控制在他們手上。當他們認爲，這控制權有可能動搖時，『官僚手』就毫不留情地伸出來了！例如，當他們察覺對他們壟斷的局面構成潛在威脅時，他們的利率協定就打出來了。這就是他們的殺手鐧！」

杜仲謀動了感情，他的那套「殖民地統治論」又來了，每說起這個，他就變得異常固執，而且一改平日的悠悠慢勁，甚至有點偏激。

李雲鏑感到杜仲謀說得有點離了題，皺了皺眉。

「老杜，你不是在鼓吹你那套民族鬥爭的理論吧？」

「不，我老了，沒有這個興趣，我不過是就事論事罷了。」

李雲鏑不以爲然的猛一搖頭，帶着他固有的强烈自信心說：「我不管甚麼民族鬥爭這套大理論。我只懂得一個：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工業界、銀行界、其他行業內的華人人才多得很！爲甚麼不能幹出一番大事業？我就是要證明給他們看看：中國人能幹、有頭腦、有魄力、懂得賺錢，懂得辦企業、辦銀行，決不比他們差。」

李雲鏑下意識地摸一下臉上那道疤痕，因一種强烈的潛意識的刺激，他變得很興奮。當然，他和杜仲謀一樣深知這殺手鐧的厲害，因爲利率協定一經固定，偉烈銀行這些金融霸主便能牢牢地握住他們已擁有的霸主令旗。而新興的、尚未站穩脚根的其他銀行，便永遠得俯首稱臣，跪在他們的脚下。假若他們稍不順意，便隨時隨地可以抬脚把你踏碎。

「這就是他們拋出這個利率協定的秘密所在。」李雲鏑最後下了這個判斷。

「哼！你要踏碎那些九流銀行或許是輕而易舉之事，但動到我東方銀行的頭上，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李雲鏑雖然爲這項即將來臨的利率協定憂慮，但這並不能動搖他固有的倔强及自信，一種因不尋常的個人經歷而產生的强烈的個人奮鬥力量，在鞭策着他、激勵着他，使他敢於面對嚴峻的現實，毅然地不顧一切的向前衝刺、拚搏。他堅決的認爲，憑着他這股衝勁，任何艱難挫折他都可以衝刺過去。

他明明知道，他們既然敢於把利率協定提出來，就必然有順利通過的把握，因爲銀行公會是由他們把持的，他個人的反對，看來只會徒勞無功，但這又怎麼樣？「大丈夫敢爲人之所不爲！」他對自己說：「有一線希望，也要和他們周旋到底！」他斷然決定：這方面的功夫，由他和杜仲謀親自出面磋商。

「放給百通財務公司那一千萬元，甚麼時候可以收回來？他們的底細，你摸清了麼？」李雲鏑把目光轉向放款

部的朱鎮海。

朱鎮海點點頭，謹慎地答道：「詳細調查過了，總經理何寶照先生做生意倒挺慎重，這筆貸款還有兩個月到期，應該沒有問題。」朱鎮海把目光轉向會計部主任楊潔山。楊潔山肯定的點點頭。

「潔山，既然你也沒意見，我就放心了。老朱做事夠衝勁，但不夠穩，還有區泉，你要注意提醒他倆！兩個月還款期要保證，不能拖，否則，就很被動！對銀行各項賬目，會計部準備好了麼？」

「銀行的應收資本和實收資本，按總裁意思，已足夠四千萬。儲備金方面，留足了二千萬。但內部公積金方面，還在整理中。」

「不行啊，潔山，內部公積金是重點注意的項目，無論如何，要盡快辦妥。我不想見到在這方面給他們捉到痛腳。」李雲鏑說。

所謂「內部公積金」，在銀行內部通行的術語稱為「秘密公積金」，是銀行為了某種特殊的原因，故意隱匿其資產價值，減少賬面盈餘，因而實際積存盈餘超過賬面盈餘，故稱為「秘密公積金」。這通常是銀行監察的重點項目。李雲鏑為應付即將到來的銀行新例監察，不得不作慎重準備。

「你呢，我的高班馬……這幾個月可要跑快一點啊！現在是爬山的時候了，能夠在利率協定實施前，多拉幾筆大款子，咱們的日子就會好過一點。還有，你看振中他苦口苦臉的，等着張口要錢哩。」

李雲鏑的目光迅速地落在徐振中身上。

當他們談着銀行事務時，徐振中那張娃娃臉一直木無表情，在他腦裡盤旋的，是東方紡織廠眼下面臨的困境。當眾人的目光均落在他身上時，他顯得有點手足無措。

「哎！李先生，你說，改革紡織廠那筆款項到底有沒有着落？」

徐振中提到這些，他那惹人發笑的娃娃臉一下子變得老成持重而專注，就好像一個行走在崎嶇的盤山小道上的司機一樣。

「現在廠裡那批老爺車，一方英尺成品布，線頭竟有三個；可是歐美地區十方英尺却只有六個，這是五倍質量之差，而且工傷事故多，工人怨天怨地！近年來，紡織品在香港及鄰近地區的市場日趨飽和，總銷量比一九六三年下降了三成有多。現在唯一辦法是向海外拓展，但憑咱們廠裡這種布，怎能打進歐美市場？這樣下去，東方紡織廠遲早得關門大吉。」

朱鎮海一聽徐振中提到那筆龐大的改革款項，眉心就攢在一起。他負責的放款部有一條鐵則：就是利潤！放出款項去就要收回利潤，打個平本的事他絕不會幹，更不必說賠本生意了。所以辦銀行的最怕是向工業貸款，在銀行界中流行的一個術語是：你要害人，最好是勸他向工業貸款。因為辦工業資金回籠慢，還款期長，一遇到市場不景氣，工業產品滯銷，工廠倒閉，那更是血本無歸。

「振中，你這不是危言聳聽吧？紡織廠這幾年的業務進展不是很快麼？只要捱過目前不景氣的年頭，就好辦了。」

朱鎮海連忙說。他在丁區泉口中，知道李雲鏑是傾向於放款給東方紡織廠的，所以他試圖盡力改變總裁的心思。因為他斷然的認為，他這樣做是從銀行的利益着想。

事實上，就連李雲鏑本人對徐振中提出的改革大計劃也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深知徐振中所說的完全是無可否認的嚴峻事實；但另一方面，「銀行新條例」、「利率協定」這兩道鎖鏈又困鎖着他，使他脫不出身來。光是為應付監察，儲備金及流動資金就拖住了他接近五千萬元；再加上其他銀行亦風聞銀行新例實施在即，紛紛收縮銀根、預作籌謀，向外借貸那是難上加難，更何況是銀行界聞之色變的工業貸款。因而在資金方面，李雲鏑確實有週轉不靈的感覺。

「潔山、區泉，你倆的看法呢？」李雲鏑沉吟半晌，扭頭向楊潔山、丁區泉說。

「存款部加把勁，在短期內弄回一千萬大概不成問題。但太多就困難了。」

「按現時情勢，銀行方面的儲備金是萬萬動不得的。流動資金方面現在保持在百分之四十五，銀行新例規定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五，這是說，極其量只能從流動資金中抽出二千五百萬。」

李雲鏑的心頭不禁抽搐了一下。改革紡織廠，最起碼也要動用一億二千萬，這區區二千五百萬有個屁用！這接近一億多的資金出路，使李雲鏑的心像鉛般沉了下去。

這一切徐振中都敏感地瞧在眼內，他預料自己提出的改革大計已沒有多少希望，他頓時有點洩氣，本來熱情洋溢的臉上一下子又變成了苦口苦臉。

「李先生，如果沒甚麼事，我就先走了。下午廠裡還有一個管理會議，我要回去準備。」

「振中，急甚麼？你那個改革計劃還沒解決呢？」

「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說來說去也是沒錢，說了不就等於沒說麼？」

徐振中粗暴地、很不禮貌地說。徐振中的話刺中了李雲鏑內心的痛處，他的臉色忽然沉了下來。徐振中在東方機構的高級職員中人緣本就不大融洽，特別是朱鎮海，因為這筆龐大貸款更加深了他對徐振中的反感，他帶了點幸災樂禍地預料徐振中很可能要挨一頓訓斥了。

但丁區泉却相反有點喜歡徐振中這種傻勁，他眼見勢頭不對，連忙把話扯了開來，說：「徐老總，在這個時候還說甚麼賭氣話呢？你看李先生也為這事操心嘛。」

李雲鏑驀地站了起來，出乎眾人意料地說：「振中，等下我跟你一起走，你坐我的車子。後天我來廠看看，再跟你詳細談談。」

李雲鏑迅速地轉向譚昭達，緊盯着他那絲毫不帶感情的面孔，劈頭問道：「昭達！你這面情形怎麼樣？」

「我已經分派了人手去活動。」

「不能分得太散……重點呢？」

「偉烈、告士打、萬國通，這三家銀行目前是注意的重點。」

譚昭達木無表情地回答說。他說話永遠是這麼的簡單而沉穩。

李雲鏑滿意地點點頭，略一沉吟，補充說：「對！但現在要加上一個財政司和銀行公會。這方面你必須親自出馬。這是眼下最關鍵的焦點。當然，偉烈銀行姓約的方面你仍要兼顧，不能絲毫放鬆……有困難麼？」

譚昭達猶豫了一下。他是幹情報科，自然明白其中所牽涉的種種問題的嚴重性。

譚昭達這一霎間的不自然神態，譚昭達心中的猶豫，李雲鏑敏銳地捕捉住了，他對眼前這幾位跟隨他多年的屬員的脾氣摸得一清二楚，就拿譚昭達來說吧，他這霎間的猶豫，便表示他對所要着手幹的功夫缺乏某種信心了。

「有甚麼困難，說吧！」

「是人手方面，特別是人面廣的，例如說杜先生吧。」

「嘿！你腦袋當真轉得比鬼還快，打上老杜的主意了！要他抽出全力，不行啊！他另有更重要的工作。這樣吧，財政司方面，老杜可以協助你進行的。今天晚上他在金輪餐室與粵東信託銀行的老廖見面，明天一早你去找他斟細節……老杜，你還有甚麼說的？沒有！那這個會就結束吧。」李雲鏑決然的道。「走吧！振中，老杜，到我的車子上去！」

* * *

與丁區泉擦身而過的那部黑影勞斯萊斯房車，這時正威風八面的向香港快活谷馬場駛來。

這時，在快活谷馬場大看台上，人山人海，座無虛席。

馬迷們睜大了眼珠，張開了嘴巴，那千千萬萬瞪得滾圓的眼珠，便似在深夜中尋路的千萬支手電，射向開了閘、正蜂湧而出的馬兒身上。

「哈德門……三號！」

「八號……富臨門！」

「花旗銀……六號！」

「九龍神駒……二號！」

人們的嘴巴隨着眼珠、眼珠又隨着馬匹的飛騰在發狂的嘶喊，他們的眼耳口鼻，五臟六腑、萬千細胞似已凝聚在這喊聲裏，滙成雷般的轟鳴。

在驚雷般的轟鳴聲中，一輛名貴的黑影勞斯萊斯房車悄悄地在馬場入口處急駛而進。在入口處拐了個彎，便逕直的向停車場駛去，後面是一部銀灰色的房車。

黑色房車在馬場停車場西側緩緩地停下，一個穿制服的司機連忙跑去後座拉開車門。車門開處，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英國男子一步跨了出來，他黑髮、鼻子不高、膚色白中透黃，眉眼酷肖中國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眼珠很小，有一種令人心寒的綠光，只有這對像猫般閃爍着的綠光的眼珠，才使人意識到：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英吉利人。

隨後走出來的，是一個年紀相仿的華人，他的額頭尖而窄，兩頰瘦削凹陷，酷肖猴子，據說這是一種善於鑽營，因而處處走運的富貴面相。

「THANK YOU!」

綠眼珠的英國男子向躬着腰身的司機說。猴形臉的中國男子却連頭也沒點一下。

這時，從後面跟着駛進停車場的房車，亦魚貫地走出四個中國人，兩男兩女，均是年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兩個男的穿着西裝打了藍白相間的領帶，兩個女的却是一式西裝短裙，均挾着一隻寬面的黑色皮包，一望而知是秘書身份的人物。這四名男女快步地走上來，兩個男的走到英國男子一邊，兩個女的則擠到猴子臉的中國男子身側，簇擁着，向馬場大看台頂樓貴賓室的電梯口走去。

「仁傑！有馬合意麼？」

約克翰把湊在望遠鏡上的眼睛移開，呶着嘴巴，對饒有興致的瀏覽着賽程表的張仁傑說。

「嘖！嘖！這裡有幾匹馬很對胃口哩。怎麼樣？約先生，下個注吧，依我看，錯不了！」

張仁傑輕輕一拍賽程表，像品出好滋味似地咂咂嘴說。

「是喲！約先生，咱們的張老闆對這道兒眼光準，況且這賽程表上標出的馬，相信差不了，您下注，準贏！」

緊挨在張仁傑身旁的一位嬌俏艷麗的女秘書適時地插了進來，媚笑着。她叫方慧，是帝國地產公司的總裁辦公室主任，但她真正的身份是甚麼，這大概只有她自己心中明白。

約克翰的眉毛疾速地跳了跳，沒搭理那惹人注目的女秘書的媚態，却搓着白嫩而血色紅潤的手掌說：「你的這位方主任對你張老闆的心思可摸得準哩！但我不喜歡這種定了框框的玩意！要賭，就來個真的，靠自己的眼光、運氣。」

「約先生喜歡隨心所欲！」

這時，在約克翰身邊一位鼻子特別大的青年人，聳着鼻子說。

約克翰微笑，往那青年人的鼻子瞥了一眼，用手一指說：「嘿！替你們

最後面的五匹馬已是敗局已定了。

馬迷們最大的希望落在最前頭的四號及一號馬上，拚命地為牠們吶喊；落在中間的三匹似乎仍有一線希望，為它們助威吶喊的依然大有人在，未到最後一刻，馬迷們是絕不會死心的，一時之間，整個看台便像沸滾的油鑊傾進凍水般騰爆起來。

「四號！四號……」

福靈……一號！」
的！這二號保勝還不加鞭！保
你個屁！」
睇！你睇！這匹三號好時機，
發力？」
千馬迷，萬千種聲音，萬千種
男的、女的、老年、中年、青
了狂地嘶喊着；有狂喜的呼叫
望的歇斯底里般的喊叫，有痛
死了親娘老子的嚎叫，各人的
身體、手脚，在把平日可能隱
密的最粗魯的動作表露出來，
飛揚的猛揮手的，有為自己選
威而跳脚的，有絕望得以手搥
有抑制不住而放聲大哭的、大
大叫的，一時之間，快活谷這
看台，活脫脫地變成一個萬千
競相表演的大舞台！
R.張！你那三號好時機不對勁
克翰猛的一拍張仁傑的肩膀
仁傑呼的噴出一口烟，微微一

笑，毫不經意地把烟灰一彈。

「約先生！你以為我輸定了麼？」

「你那好時機大大落後呵！」

「我對它很有信心，它一定勝出！」

「太自信了吧？」

「呵呵！你知道，我是常來馬場泡的哩。」

「好，我們看個結果。」

約克翰連連地捏着手掌，高興地說。他彷彿為碰上一個賭場上的真正對手而開心。他的眼珠，閃爍着綠光，隱含了一種極不尋常的意味，一種藉賭馬發洩內心某種極强烈慾念的意味。

牽着萬千馬迷的心肝肺腑的馬兒繼續飛速地向終點馳近。

張仁傑悠閑地抽着烟，依然是那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相反，與他作賭的，本來應該為三號馬落後而高興的約克翰却反而替他着急起來。他的雙手緊揑着望遠鏡的扶手，眼睛幾乎壓貼了玻璃片，時而緊張的發出「噓噓！」聲，不知底細的人，準會以為約克翰是買這匹馬的人，而張仁傑，却是一個無關痛癢的旁觀者。

如果說約克翰在馬場上是一個狂熱的、具有强烈冒險性的賭徒，那張仁傑就是一個陰狠而冷靜、具有職業賭徒般老謀深算的賭棍。

這時，在跑道上，一直領頭的四號馬，距離終點僅二百米了！跟在四號馬後面的，竟赫然便是那匹三號馬好時機！不過，三號馬比四號馬依然落後了六米有多，看來，四號馬奪標幾乎是確定了。

把全副身家都押在三號馬身上的矮佬坤，幾乎就要痛哭起來。他嗚咽一聲，像哭喪似地喃喃地嚷着：「……黃大仙，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如蒙超生，今後定斬手指不幹，以謝大恩……但完了！完了，玩完了……」

「完了！仁傑，你的三號好時機完了！」

約克翰驀地扭轉頭來，向張仁傑嚷道。

張仁傑這時也湊在望遠鏡上，馬場上的不妙情勢他一目了然，但他似乎依然是無動於衷，充滿自信地說：「瞧下去吧！約先生，它會勝出的。」

約克翰驚疑扭轉身來，像瞧怪物似地緊盯着張仁傑。

距離終點只剩下三十米！跑在前頭的依然是四號馬。它只要一鼓餘勇，就可以衝過去！三號馬好時機趕前了，但依然落後了三米，即馬迷們通常所說的整整一個馬位。現在是最後的十米了，兩匹馬幾乎並駕齊驅了，但有經驗的馬迷仍然瞧得出，四號馬依然超出一個馬頭的位置。

兩匹馬上的騎師都非常緊張，四號馬上的騎師是一位中國人，他的脚跟蹬着馬鞍，身俯向前，右手的鞭子不時猛地抽馬的屁股。三號馬好時機的騎師是英國人告東尼，他滿頭大汗，如雨滴般淌下臉來，他拚命地抽打着馬，恨不得把馬頭劈掉扔上前去。

終於距離終點只剩最後五米了，這時，三號馬好時機的騎師告東尼，向四號馬上的中國騎師斜瞥了一眼。

這一個極微細的動作，陷於狂熱中的萬千馬迷毫不察覺，且在貴賓室的張仁傑透過五十倍的望遠鏡却捕捉住了！他驀地扭過頭去，對約克翰說：「瞧着，定局了。」

這時，張仁傑的語氣是決然的，他在約克翰面前那種似乎是漫不經心的神情在這一霎間跑到九霄雲外去了，代之的是他陰狠而決絕的幹練。

約克翰一怔，他還來不及表示甚麼，賽場的局面已在這最後一刻發出決定性的戲劇般的變化。

領前僅半個馬頭的四號馬突然馬失前蹄，摔倒了，馬上的騎師被摔在地上，但他似乎早有預備地用手抱住頭，疾速地往左面滾開，在這一霎間，三號馬好時機被英國騎師告東尼策騎着，像旋風般衝過了終點。

「好嘢！好時機好嘢。」

「是那騎師好嘢，看，他準確地抓住衝刺的時機！」

「騎師是誰？」

「哎呀！你連這個也不知道就亂買一通，勝出算你走運，他呀，是英國人告東尼！」

介紹一下，這是我新任用的秘書陳飛翔先生。他能從空氣中聞出有毒的煤氣哩！所以我喊他狠犬鼻子。」

「狠犬鼻子」陳飛翔似乎對這稱號很受用，得意地用勁聳了聳鼻子。

約克翰大笑。他轉過身來，興致勃勃地緊盯着張仁傑說：「怎麼樣？咱倆來個眞的，不跟馬會賭，就我跟你賭，敢拍板麼？」

「好！開個盤口吧！」張仁傑使勁一拍大腿說。

下甚麼賭注？這對於約克翰、張仁傑這類大豪客來說，的確是一宗費思量的事。一百幾十萬的金錢上落，這對他們來說是小兒科事，對這類玩意他們早就玩膩了。他們要尋求的是更强烈的刺激。

「來個新鮮的，我們各自賭一個心願，誰勝出了，就預兆心願如願以償。怎麼樣？就這個賭注吧？」

「輸了呢？」

「誰輸了，那當然要無條件協助對方達到心願。」

約克翰興奮地說。他的綠色的眼珠射出一道光芒，這光芒隱含着一種强烈的控制、佔有、壟斷慾，一種為此而產生的賭徒般的冒險的衝動。

「好，就這麼說。你選馬吧……」

張仁傑的勁兒也上來了，他把賽程表往約克翰手上一塞地說。

「我不用這個，自己憑眼光才够味道。我選第八場一號馬無敵霸主。」

「你選這個？無敵霸主近期狀態不佳，從沒有跑出第四名的。」

「不，今天的騎師是摩利，是咱們的英吉利人！馬無分優劣，它是由人控制策騎的，關鍵是騎馭它的人！一個好的騎師，就是騎劣馬，也會跑出好成績！這，就好像我們英國人做生意，辦企業，一些半死不活的華資企業，到了我們手上，不就風生水起麼？」

張仁傑打了個哈哈，因對方的狂傲心頭很有點不是味道。媽的，這鬼佬，倒彷彿他準贏似的。但迅即又咧嘴一笑，說：「那好吧！我就選這表上第六場三號馬好時機。」

這時，馬場的第六場賽事即將開始。這場賽事，參賽的馬匹有十隻，而排在第三位的，赫然便是張仁傑根據貴賓室賽程表選定的三號馬好時機。

十四馬由騎師策騎，均已入了閘，在各層普通觀衆席上，馬迷們屏神靜氣，幾乎閉住呼吸緊盯着起跑點的閘口處，就像久困在沙漠中渴得半死的人，睜着乾得凸出的眼珠，盯着遠處，冀求着一泓清水湧到一般。

這個等待着的，即將開始而又偏偏仍在靜止的時刻，對萬千馬迷賭徒來說，是最滿懷希望但又是最痛苦的時候。

「喂！矮佬張，你下的注口多少？」

一個穿白恤衫的胖子問一個穿西班牙眞皮機恤的矮子說，一面用衣袖猛擦額上湧出的汗水。

「肥佬坤！你買你的，問？問個大頭鬼麼。」

矮佬張暴怒地嚷了一句。他用手提望遠鏡緊張地向閘口處張望着，手指忙亂地調校着望遠鏡的焦距，好一會兒，直到他似乎對他選中的馬匹的狀態頗為滿意了，才「吐！」的一聲，把由於太緊張而湧上喉頭的痰液吐掉，牛眼大的血紅的眼珠盯住肥佬坤，哭喪着臉說：「前三場，我全輸了。三萬元飲了雪水……就看這一場吧，我可是把身子也躺進去了！馬兒啊馬兒，你可別負了我，不然，我得賣掉這皮機恤才有開飯錢啦。」

「你這是缸瓦佬打老虎，盡地一煲啦？」

「不這樣，我怎能翻身？」

「我早就勸你，不要搏得太盡……」

肥佬坤的賭法與矮佬張不同，矮佬張是紅了眼的賭徒，不賭猶可，一賭就孤注一擲；但肥佬坤却用的是細水長流的辦法，他幾乎每場馬都下注，但數額不大。他認為：下賭注就像水流，太猛了，很容易就乾了，只有細水，才能長流。在前五場馬中，第一、二場他輸了二千三，第四場他依然下注五百元，却給他贏回一千元，第五場下的注更小，只有一百元，却贏了五百元，這樣計算下來，他只輸了五百元。這第六場，他有點眼紅，忍不住手便下了一千元，這對他來說，已經是一宗頗大的賭注了。所以他顯得比前幾場緊張，但與矮佬張的二萬元賭注相較，就是小巫見大巫。

「快！出閘了！出閘了……」

矮佬張緊張得帶點哭音喊道。他不知是對肥佬坤說，還是為安慰自己突然變得虛弱的心臟而拚命大叫。他身上的萬千細胞，似乎已全部像電流般聚到了他的眼珠上，盯着那匹他選中的三號好時機。

「瞧！開跑哩！」

在貴賓室，約克翰眼睛緊湊在望遠鏡上，提醒張仁傑說。張仁傑悠閑地瞥了閘口處一眼，却掏出烟盒，吸起烟來，彷彿他已認定，他的那匹三號好時機準會勝出似的！

在賽場跑道上，當木製的閘口剛一打開，參賽的十四匹馬在騎師的策騎下，如怒濤般捲了出來。起初是彼此纏成堆，每一匹馬都是拚命的揚蹄飛馳，誰也不讓誰。但逐漸地，十四馬便分成了三堆。領頭的是四號及一號馬，這兩匹馬的騎師身子驀地俯前，雙腿緊蹬着馬鞍，不時的朝胯下的馬屁股狠抽上一鞭。被拉後的中間一堆是三匹馬，領先一點是五號馬，稍後是工程，落在後面的是三號好時機。再後的一堆馬，雖然仍在拚命的催策，但一些有經驗的馬迷知道，這落在

勝，保
「你
怎麼不
萬
表情，
年在發
，有絕
苦得像
臉上、
蔽得極
有意氣
買的馬
胸的，
笑的、
幾座大
演員在
啊！」
「約
說。
張

「英國騎師果然有兩下子！這中國騎師就該死，大概這小子昨晚泡女人泡得腿軟了吧。」

「可不是，賭馬是英國人祖宗發明的哩！」

萬千馬迷在揮手頓足地嚷着，更多的是送殯般的嚎叫。

那位孤注一擲的矮佬張，被這突然而來的好運弄得差點昏了，他好像一個在漆黑的夜中摸索着走路的人，突然被萬道金光照亮時一樣，被這種幸運之光射得頭暈目眩！好半晌，他才突然像在惡夢中醒來，他「砰！砰！砰！」的用手猛捶胸口，直到發覺自己的胸口作痛，直到他終於相信這不是夢，而是美好的眞實的「極樂世界」，他才一把拉起賭輸了的肥佬坤，豪氣萬丈地說：「肥佬坤！走，去帝國夜總會泡個晚上！全部由我矮佬張照起！哼！星期六再痛痛快快來一場。」

矮佬張這時甚至已計劃好三天之後的心水馬！他片刻之前向黃大仙、觀世音菩薩許下的「斬手不幹」的宏天大誓，似乎已變了幾百年前古董，連眼也不眨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他拉着垂頭喪氣的肥佬坤，向那些因買了四號馬而輸得精光的馬迷們輕蔑地「哼！」了一聲，興高彩烈地、昂首闊步地向馬會的庫房走去，去吸吮那萬千馬迷們進貢給馬會的銀錢海洋裏的一滴水。

就在馬迷矮佬張拉着肥佬坤離開馬會的庫房，得意洋洋叮叮噹噹地搖着褲袋裏的銀幣，截了一部的士，趕着去香港帝國夜總會摟着舞女狂歡慶祝的同一時間，約克翰、張仁傑這兩位香港金融、地產業的巨頭，由他們的秘書方慧、陳飛翔等人簇擁着，亦乘車離開了快活谷馬場。

這時，張仁傑正躺在高靠背的勞斯萊斯房車的柔軟皮椅上閉目養神。

約克翰似乎仍沉浸在馬場那兩場賭博的餘熱中，眼睛不時閃着光，就好像剛才他選中的第八場一號馬無敵霸主仍在眼前奔騰衝刺一樣。

「現在是風暴警告：颱風貝絲在下午三時，集結在香港西南約二百五十海里處，正繼續以時速二十至三十海里的速度向本港移動……現時，三號風球仍然懸掛，若颱風貝絲按現時方向移動，將正面吹襲本港……」

電台的播音小姐，透過房車內精緻的收音機，那嬌滴滴的聲音，鑽進約克翰和張仁傑的耳鼓裏。

「MR.張！我有點疑惑，你爲甚麼偏偏選中了那三號馬好時機？自始至終，倒好像你認定它必定勝出。」

約克翰朝右面的張仁傑斜掃一眼，說。張仁傑仍然閉着眼睛養神，他好像漫不經心地說：「我嘛，一半靠那賽程表帶來運氣，一半要看騎師！它是告東尼策騎的，這就夠了！告東尼在英國有名氣哩。就拿你選的一號無敵霸主吧，他是摩利策騎的，不也勝出了麼！咱們這是皆大歡喜。」

張仁傑討好地加了最後一句。

約克翰哈哈狂笑，道：「不錯，我不喜歡走別人劃定的圈套！我喜歡用自己的腦袋、自己的眼光去取勝！摩利這小子，不愧是咱英吉利人！看他策騎那無敵霸主的神氣，行，該讓馬會給他記上一功！」

張仁傑驀地一張眼，心想，這姓約的果然厲害，到底還是把那破綻瞧穿了！而事實上，在第六場賽事中的最後關頭，四號馬騎師的失事，的確是事前做了手腳的，不然的話，勝出的不是三號馬好時機，而是四號馬保勝！

「約先生的眼力果然厲害……哈哈，佩服！佩服！」張仁傑打着哈哈，默認了，隨即把靠在椅背上的尖削腦袋向約克翰這面湊過來，詭秘地一笑，說，「所以我以爲，圈套嘛，一個天衣無縫的圈圈兒是極難辦到的！就拿你們那個來說吧，這個姓李的會鑽進去麼！」張仁傑下意識地瞥了前座那司機一眼，驀地把話打住。

約克翰的眼睛霍地一睜，說：「你擔心這個？放心吧仁傑！他這是身不由己，不鑽也得鑽。」

「姓李的可不是初出道的毛頭小子啊！」

「不錯！他精明！這又怎麼樣？就拿那利率協定和銀行條例說吧，他明知這是苦果，但也得吞下去。」

「噢……不過，苦果雖苦，但姓李的就算吞下去，也未必就會嘔吐吧？」

「嘿！暫時他當然不會，他不蠢，會找醫生的，這幾天他跳得很厲害，日日夜夜和那些華資銀行老闆泡蘑菇！但這救不了命！這是隱患，足以要命的隱患！你懂得這個麼。」

「你是說，這只是第一步……」

「對！算你猜中了！這兩顆苦果，先把他的盛氣壓下去，這以後嘛，好戲就上場了。」約克翰咬着牙說。

張仁傑嘴角閃過一絲疑惑的冷笑，他彷彿不經意問：「聽你這麼說，東方銀行是你大心願的首要目標啦？」

約克翰猛地盯了張仁傑一眼，立刻又把目光移向車窗外。這時，房車已轉入港島皇后大道。不遠處是一幢佔地寬廣的英式大樓，大樓上面，一支英國「米」字旗在陽光之下飄舞，在皇后大道的兩旁，是林立的西式大樓。

約克翰的綠眼珠驀地張大了，射出一道令人心寒的綠光。

「姓李的這幾年跳得猛勁極了。他跳呀跳呀，要跳到咱們的前頭去。還有，在他的後面，還有那麼一股勢力，也跟着他跳，姓李的大概要做華資的帶頭羊……」

約克翰猛的一咬牙，「他也不看看這裡是什麼地方，沒有咱英國人，這裡還不是一個荒島。他沾了咱們的光，混出個樣子了，竟然還不滿足，還

不規規矩矩！」

張仁傑意味深長地笑笑，說：「姓李的抱負可挺大哩！銀行、工業，甚至連我的地產業也要插上一手。」張仁傑越說越上火，氣恨恨地說着。但他顯然不想在這點上說得太多，便驀地停住，改用另一種試探的口吻，「但他大概還沒有膽量打你的金鷹機構的主意吧？」

「嘿嘿！當然，他吃了老虎膽，暫時也不敢動這個念頭。咱金鷹機構是好惹的麼！」

約克翰的臉肉一陣抽搐，他立刻醒覺什麼，驀地把話收住，把目光移向窗外。

張仁傑隱約的猜到了約克翰話中的含意！他似乎頭亦不禁抖了一下，但馬上掩飾地笑笑，臉上依然是漫不經心的模樣。不過，他瘦削的猴形臉却有點扭曲了！

這時，這部名貴的勞斯萊斯房車已駛近軒尼詩道的先施人壽大廈處。約克翰向張仁傑這面轉過頭來，在這片刻間，他的剛猛的衝刺勁兒彷彿又跑回身上來了。

「你看，我這個心願，大概會像那無敵霸主一般勝出吧！」約克翰似乎是徵詢地說，但口氣却非常自負。

這雖然僅是一句略帶客氣的徵詢，但張仁傑却感到其中沉甸甸的份量。他這個心願……可不是抽支烟、喝杯檸檬可樂這般簡單！張仁傑的嘴角不由自主的牽扯了幾下，臉上那副漫不經心的神氣又驀地跑走了。

「這個……逼他吞進苦果，這是硬的。」張仁傑沉吟着說：「不過，對付姓李，光這一手，恐怕很難奏效。

「嘿嘿，難道他姓李的還能硬頂麼？」

「別小看了他，他是怎樣上來的，你我心中有數。逼得他太急，他也會不顧一切地反噬一口。中國俗語有一句叫狗急跳牆嘛。況且，他怎麼說，也是華資的帶頭羊。如果讓他乖乖地就範，那其他的小羊，不就手到擒來麼？」

「你是說，還要加上一個軟套子？」

「不，是魚餌！釣大魚才用的美餌。最近，我聽說他到處撲水，要大規模改革他那間心肝寶貝紡織廠，要動用的資金可不少哩。」

「噢！他求貸的數目多少？東方銀行本身難道不能解決麼？」

「呵呵！你們那個銀行新例，他忙着要應付，光儲備金就壓住他不少了！但具體求貸數目就不清楚，有一個人可以挖出來利用。」

「誰？東方銀行那幾個都是跟隨他十幾年的，鐵了心肝，我曾經試探過，但他們都是無縫的蛋。」

「千防萬防，家賊難防嘛。」

「你是說……」

「他的堂妹夫沈松柏！這個人我認識，他連做夢也想着發財哩。」

約克翰略微一怔，隨即醒悟似地猛一揚眉，「家賊！美餌！哈哈！好一塊美餌！」約克翰大笑，猛的一拍張仁傑的肩膀，說：「難怪我弟弟約克路和你一見面，就說你是一頭會吃人的狐狸，我那弟弟雖然糊塗，但他看人的眼光倒挺準哩。」

「我也聽人說，你是約氏家族的一頭齜牙的狼。」

張仁傑臉脹紅了，忍不住反刺了一句。

約克翰却丁點不惱，反而笑得更開心。

「對對，對極了！我是約家的狼，你是中國的狐狸，如果一頭狼和一隻狐狸聯起手來，你說會怎麼樣？」

約克翰朝張仁傑眨了眨眼。

「這就是說，他足以咬碎獅子老虎的咽喉，吃掉小羊，吞掉小豬！至於那些小鷄小兔，那就更不在話下啦？」

兩人會心地對視一眼，發出一陣會心微笑。

「MR.陳！先送張先生回家，再往財政司官邸去。」

「是！約先生。」

姓陳的司機準確地回答說，把駕駛盤一扭，房車轉往渡海碼頭駛去。他一面穩穩地把住駕駛盤，一面奇怪地想：「這些有錢佬！大概是返老還童了，這麼大的人，還像娃娃般獅子老虎，小羊小猪的嚷叫。」

爲了利益　不顧道義

李雲鏑與杜仲謀、徐振中分手後，便去了銀行公會，他在那裡逗留了約莫一兩個鐘頭的時間，便乘車返回他在半山區香雲道的住家。

家裡靜悄悄的。李銳、李文這小兄弟倆，被趙小蘭這位姨姨帶出街去，說是怕把他倆悶壞了。偌大的客廳中，只有前來相幫着料理喪事的堂妹李雪梅及她的丈夫沈松柏、女兒沈冰冰三人。

這時已經是夜晚八時了，在片刻之前，天文台就已經發出佈告，改掛了八號風球。風勢也越來越猛，眼見這一場在四月很少見的暴風便要來臨。

「雪梅！小蘭她沒說什麼時候回來麼？眞是的，這個時候還要帶這兩隻小鬼去逛！」

李雲鏑心緒不寧地皺着眉頭說。

李雪梅正要答話，沈松柏却眨着鼓凸的眼珠，搶着回答說：「舅兄，我去接她們吧。」

替李雲鏑開車的司機馬六叔也站起來，說：「我開車去吧，這個天氣留在外面會出事的！」

李雲鏑往客廳外面被風壓彎了的偃松瞥了一眼，眉心皺得緊緊，他想了想，把手一擺，說：「不必了。現在駕車出去，半路碰上颱風，太危險

了！況且小蘭她們不是在船上，就是已轉了車子，出去也碰不上，等會再說吧。」

李雲鏑驀地扭轉身，疾速地向客廳後面的書房走去，一面扭頭說：「松柏，等下杜先生有電話來，請給我接到書房去，其他人，就說我不在吧。」說着，他已推開通向書房迴廊的隔門，一步跨了過去。

沈松柏眼鏡片後鼓凸的眼珠，一直緊盯着李雲鏑那快步而過去的背影，他暗暗地深深吸了口氣。瞧得出，他對他這位大舅兄的脾氣相當熟悉，而且更帶有一種異常强烈的羨慕。「他白手興家，他遇事機警、剛毅，他的個人奮鬥的心力似乎永不會衰竭……」在沈松柏的腦袋中，他把能夠搜集到的讚美的詞藻幾乎都搬到了李雲鏑的身上，但他似乎還不滿足，不能恰切地刻劃出李雲鏑在他心目中的模樣來。「强人……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超級强人！」沈松柏乾脆把最近才聽到的一個最新鮮的、連他也不太理解的時髦詞兒套到李雲鏑的身上。

總之，沈松柏的心裏，已把李雲鏑當作他自己的偶像，正確一點說，是他連做夢也渴想着達到的財勢的象徵和目標。

但他的時運却偏偏不濟，在他年僅八歲時，便隨了叔父從上海到新加坡去，還在那裡入了籍，後來又到了馬來西亞，到他十三歲那年，他的叔父便在一次車禍中死去。沈松柏頓時成了舉目無親的孤兒。他在馬來西亞當過擦鞋仔，又去掃過街，更替人鑽入烟筒中掃煤灰。實在餓得慌了，他會去偷人家荷包，被人捉住了，他會一拳把自己的鼻子打破，別人見他血流滿面的樣子，怕惹麻煩，就放過了他不加追究。就這樣在馬來西亞混了十多年，到他二十三歲那年，他終於在當地和友人合夥搞了一間靠唇舌賺錢的小型投資公司，專門替人介紹買賣地皮、房產。他一度幹得有聲有色，這全憑了他那幾乎可以把天上雀兒騙下來的嘴頭功夫。但命運似乎一再作弄他，正當他意氣風發的時候，剛巧碰上馬來西亞隨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他那做房產、地皮買賣的投資公司不到半年便宣佈破產了，還欠下三萬三千多元坡幣的債務，馬來西亞政府法庭要通緝他，他却在事前三天秘密潛逃到香港來。他這時已經是三十歲的大青年了。

也許是由於他原籍上海人的緣故，他竟然在一個舞會中認識了李雪梅。當他知道李雪梅是當時的東方錢莊的老闆的堂妹時，他便像最强烈的膠水般粘住了李雪梅。也許是沈松柏這辛酸的身世博得了李雪梅這位感情豐富、極具進取心的少女的同情，也可能是沈松柏那舒捲自如的巧舌把這位漂亮的少女的心打動了，總之，沈松柏最後竟眞的攀上了李氏這門親事，而他們的女兒在三年後也出世了，名字是母親取的，叫做「冰冰」，意思是指望她日後長成一位冰雪般聰明的少女。

攀上了李氏這門親事，並沒給沈松柏帶來什麼好運氣。李雲鏑這位堂大舅兄根本就不喜歡「用人唯親」這一套舊家族的傳統，最初李雲鏑派他在一間遊樂場當一名接待主任，直到現在，才把他調去地產部，當了一名副經理。這麼一個不上不下，月薪只有二千港元的職位，與沈松柏發誓要達到的財與勢的慾望相較，那就當眞是萬丈高樓下的一間小破屋了。

這時，他遙盯着李雲鏑背影的眼神，就有如蹲在一間小破屋中的窮小子，仰望着面前那金碧輝煌的高樓大厦時那般的充滿艷羨、企求、妒嫉，甚至包含了深潛着的强烈的仇視。

李雪梅帶着三歲的女兒沈冰冰上了二樓客房。偌大的客廳中，就只剩了沈松柏、馬六叔二人，顯得空蕩蕩的。

風勢更勁了，像一頭掙脫了鐵籠的猛獸，東一頭西一頭的亂衝亂撞。「砰……」夜空中，一道金光突然閃了下來。「嘩啦……隆！」隨即是遠處不知是什麼給劈斷倒地的聲响。又一道更强烈的閃着金光的火蛇在天際間急竄而下，在大客廳中的一幅東方銀行印製的客戶大掛曆突然被這道强光射得雪亮，一行彷彿帶有特殊意味的字句，被强風電光挾着，以雷霆萬鈞之力，不可抗拒之勢，非常清晰而明確的映入沈松柏與馬六叔的眼眸：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馬六叔深深地呼了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光是閃電，沒聽打雷，看來這場風暴是刮定了……」

馬六叔替李家開車已十年了，他幾乎眼看着李雲鏑如何掙扎而上。他對李雲鏑這位主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尊崇：他對人尊重，甚至連他這下人身份的司機。他的私生活正派，女色似乎對他沒什吸引力，更使馬六叔感動的，是李雲鏑對亡妻趙小秋那種眞摯的，强烈的感情！「別人說女人是一件衣服，當主人身份貴了，衣服舊了，就被丟到垃圾桶裡，但李雲鏑對這件衣服却是像心肝般珍愛着……」馬六叔常常在背地裡感動地叨念着。

這時，他替李銳、李文他們擔心起來。他走出客廳外面，往花園外面通向門口的水泥大道望去。片刻後，又折轉來，準備打個電話到與李家相熟的朋友、親戚家問問。

馬六叔拿起話筒。這時，花園外面有車燈掃了過來，馬六叔的話筒還未及放下，一部出租的士已挾着狂風駛到客廳門口來。一個胖小子蹦跳着，撲到馬六叔的身邊來，一把抱住馬六叔的雙脚說：「馬六叔！我和阿姨、弟弟阿文回來了！你知道麼？我剛才在渡船上，見了人跳海……阿姨說，

這人是失了業、沒飯吃，就要死了！我要告訴阿爸去，叫他多開幾個廠！這人就有工做，就有飯吃，就不會去死了……啊，還有冰冰妹呢……」

這胖小子就是李銳，他一疊連聲地嚷着說，話未說完，又跑開了，往客廳的迴廊跑去，他知道，阿爸這時準在書房裡。

跟在李銳後面的趙小蘭一手把他拉住，扯了回來，扭頭問沈松柏說：「他剛進去麼？」

「不，快半小時了，他等着杜先生的電話哩！」沈松柏往書房那邊呶呶嘴，悄聲說。

趙小蘭一聽，立刻便明白了，她輕輕地敲了敲李銳的胖腦袋，說：「你瘋了！這個時候去煩你阿爸……走，靜靜地，上樓睡覺去……要說，你去跟你的冰冰妹說吧。」

李銳委委屈屈地眨了眨眼，無可奈何地跟着趙小蘭上樓去，但走到一半，把弟弟李文推到一邊，不服氣地扭頭，晃着胖腦袋說：「……明天我跟阿爸說……」說着，搶在前面，蹬蹬地跑上樓，他到底忍不住，要把他見到的「新鮮事兒」告訴冰冰妹去。

趙小蘭把兩個小鬼頭硬扯上樓去，轉了下來。她似生氣又似憐愛的朝樓上望了一眼，搖了搖頭，又往書房那面瞥了一眼，心裏盤算着猶豫着，自己是否該到書房去，例如給這位可憐的孤獨的姐夫倒杯咖啡什麼的。但這時，客廳內對外的電話响了！

沈松柏一把抄了起來：「……是杜先生，雲鏑他在書房，他等着你的電話，我這就給你接過去。」他按了一下電話的鍵盤，「大舅兄，是杜先生電話。是，我馬上接進來……小蘭她們回來了。」

李雲鏑在書房中緊捏着話筒：「噢，她們沒事吧？這等會兒再說……老杜麼？老廖怎麼說？」李雲鏑急促地說，他一直急待着杜仲謀與粵東銀行總裁廖瑞平會面的情形。

「這姓廖的不對勁啊！跟他磨了一個晚上，他仍然是這麼兩句話：不了解實情，要看清再說……」

「你沒跟他講清楚？這個利率協定是用來細綁咱們華資銀行手脚的。」

「哼！這姓廖的很清楚這個協定，他也弄到一份利率協定的副本嘛！」

「哪！他就半點不緊張麼？他不是故弄玄虛吧。」

「他倒沒有這個意思，我猜他的本意，是兩頭討好，誰也不得罪。你說，他還有自己的密底算盤……」

「哼哼！看來他以爲自己的粵東銀行穩如泰山吧。」

「不，我看得出，他也擔心這個。但他也認定自己的粵東銀行會排在第三級，存款利率可以比第一、第二級銀行訂得高。」

「所以他就故意裝得輕鬆。實際上是企圖騎在城樓看馬鬥……這老滑頭！」李雲鏑氣得滿面通紅。

「雲鏑啊，我看，這姓廖的，暫時還是先放上一放吧！逼得他太緊，這老滑頭會反臉的。」杜仲謀謹愼地說。

雙方一時間沉靜。李雲鏑緊捏着電話筒，這麼用力，似乎這就是粵東銀行總裁廖瑞平那圓圓的胖腦袋，他想將他扯到自己這一邊來。良久，李雲鏑毅然地對杜仲謀說：「老杜，咱們的時間不多了，這個利率協定議案，偉烈方面最遲在五月底就會向銀行公會提出來。他們是銀行公會的主席，通過的機會極大，情勢對咱們很不利。這姓廖的背後還有一大批中小華資銀行，如果能把他們拉過來，情形就會有轉機，所以現在的關鍵是這姓廖的。咱們無論如何要在他身上做點功夫。必要時，我出面和他談一次。財政司和銀行公會，特別是偉烈方面姓約的那班人的動態，由你全力協助昭達摸清他們的底細。」

「喀喀！」李雲鏑把電話筒緩慢的、但却是沉重地擱在電話機底座上，他把身子從背後的安樂旋轉椅上一靠，陷入長時間的沉思之中。良久，才慢慢地踱出大客廳來。

「颯！」又一道强烈的電光在大客廳外面的花園上空閃劃下來，「呼隆！」一陣强烈的西北風旋刮起來，把花園中的偃松壓得幾乎拳屈俯伏在地面上，「嘩嘩……」狂風挾着暴雨，像一隻旋轉着的灰白色的怪獸在花園中飛竄。

「舅兄！杜先生這麼急打電話來，有急事麼？聽說現在銀行界有個甚麼協定，對華資的中小銀行很不利啊？」

沈松柏迎着在書房中踱出來的李雲鏑，緊盯着他的臉上傷痕的顏色，很熱心地輕聲試探說。

颱風貝絲在客廳外面呼嘯，撲壓着花園中屈曲的偃松，又吹打那窗前的竹幕，拍拍地衝打着窗。

李雲鏑的目光凝注着花園外面的偃松，或許是風聲把沈松柏的聲音掩蓋了，李雲鏑緩緩地瞥一眼正挨近身前來，睜着極像她胞姐趙小秋那火熱大眼睛的小姨趙小蘭，喃喃地答非所問地沉聲說：「……小蘭，幸虧你們早回一步，不然，準會在半路碰上……這場香港罕見的暴風雨……」

* * *

佔地近三萬平方英尺的、佔香港紡織業首位的東方紡織廠，凡有頭面的管事人物，都知道這幾天內總裁李雲鏑要來視察的警報，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準備着應付李雲鏑突擊性的檢查。

李雲鏑每一次到廠，都令他們提着心兒，他的心思無人可以猜透，他常常不是從大門口堂而皇之地走進來，更不喜歡前呼後擁的大陣勢。他往往是突然地鑽了進來，一下子就站在你的面前，向你提出一大堆令你膽戰心驚的問題。

所以，這幾天來，從採辦科到人事科、會計科、出口部、織布車間、成衣針織車間，這幾十個不同類別的部門的管事們，都十萬火急地呆在各自的位置上，作最妥當的準備功夫。特別是出口部部長朱思華，這位年已四十五的中年管事，更是提着心兒走路，因爲他知道，出口部是總裁必到之地！他是杜仲謀向李雲鏑舉薦的一位新上任的管事，而且是在這個機要的部門，他說甚麼也不能丟了杜先生的面子。

但是，最渴望着李雲鏑來臨的東方紡織廠總工程師徐振中，這時却把自已埋在如山般堆積着的紗線、棉布的成品倉庫中，滿頭大汗地跳上跳落，一面用計算尺在成品布上量度着甚麼，一面又飛快地在一張紙上計算着。比劃着。他在計算着紡紗機及織布機錠子數目與成品布線頭多少的比率關係，以便使他那份改革紡織廠的計劃更加妥善。

他不知道，爲了總裁李雲鏑的即將蒞臨，廠長室的秘書、工程部的秘書這時正發瘋般尋找他，他當然更不會知道，因了李雲鏑的到來，東方紡織廠內部正劇烈地翻騰着的一股暗湧。

這時，一輛銀白色的平治房車正沿着大埔道向東方紡織廠這一面駛來。在房車後座坐着的，就是東方機構總裁李雲鏑以及隨行的東方機構經濟顧問杜仲謀。

在距離東方紡織廠一百碼遠的地方，司機馬六叔把車速放慢了，平治房車向廠裡緩緩地駛近。

李雲鏑往寬廣宏偉的工廠大厦深長地瞧了片刻，頭一揚，說：「馬六叔，進廠後不要停，逕直駛去紡織間。」

李雲鏑對屬下企業進行視察，一向不喜歡張揚，他認爲，刻意安排的場面是不可靠的。但這次前來紡織廠，他却一反常態，故意在事前透露了自已要來的訊息，銀行利率協定牽扯着他的心頭，下意識地，他要看看自已一手創辦的企業，在最佳狀態下到底是一個甚麼模樣。

當廠長老陸接到守門的通知，從廠長室如飛般趕來紡織間時，李雲鏑已在這裏逗留了一段時間。

李雲鏑很快便發覺，紡織間確實是處於最佳狀態，佔地近三千平方英尺的車間，四排織布機在盡可能快地運轉着，沒有一台機停下，整個車間是一片令人滿意的卡察、卡察的聲响，織布機的捲筒，迅速地捲繞着一捆捆簇新的成品布料。李雲鏑滿意地點了點頭。

緊張的、像木樁似的釘在李雲鏑身旁的織布間部長小趙，這時才如釋重負般鬆出一口氣來。當小趙知道總裁要來的這一刻開始，他渾身細胞便全面地處於最緊張狀態。他甚至吩咐他手下的工頭以及那些心腹車手，要瞪大眼珠子，盯緊每一個女工，萬萬不可在李雲鏑臨場時出丁點差錯。如今他終於見到了李雲鏑的點頭，他身上萬千緊縮的細胞才稍微鬆弛了一點。他鼓足了勇氣，趨前恭敬地說：「總裁！要到紡紗間看看麼？」

「不，等下吧！」李雲鏑頭也不回地說。他並沒留意小趙的神情。他繞着機台，仔細地察看着。在三號車位，他停住了脚步，彎腰抄起機架上成品布滾筒上的一幅布料，仔細地端詳着。

「請問：你接一個線頭要花多少時間？」李雲鏑平靜地問三號車車手說。

三號車車手是住在油塘灣海畔一間石屋的年輕少女宋綺芬。她在這間廠已挨磨了三年多的時間，一直是這樣爲每月的幾百塊錢默默地幹着活。她根本就不知道現時這機架旁站着的人是誰。平日廠裡那些管事們也偶爾這麼地來轉上幾轉，問句甚麼。對這些，她早就痲木了。所以對身旁這位臉上有傷痕的男子，她根本就沒加理會，自管自地把一根斷了的線頭熟練地接上，織布機又卡察卡察地響動起來。

「宋綺芬小姐，是李先生問你話哩。」緊跟在後面的小趙連忙提醒宋綺芬說。

「三秒鐘接四個唄。」三號車手宋綺芬頭也沒抬地回答說，就跟她平日回答管工的問話一樣。

小趙在李雲鏑耳邊解釋似地悄聲說：「總裁，她是織布間最熟練的車手，但脾氣很古怪。」

「噢……」李雲鏑的眼睛霍地一亮。他擺擺手，把要向這女士發話的小趙制止住。

「好，零點七秒接一個，效率很高啊！你有甚麼竅門？能說說麼？」李雲鏑說。他的口氣很平和，就像同事與同事間說話似的口吻。

宋綺芬抬起頭。她有一張瓜子臉，眼不大，但很亮。她瞥了面前這臉上有一塊明顯的疤痕的男子一眼，她發覺這人說話的口氣與平日廠裡那些左轉右轉的管事不同，在他平和的語氣後面，隱含着一股從他身上自然地透出來的不尋常的份量。她想了想，鎮靜地回答說：「我這是湊合着的，接線時不想其他事，屏住呼吸，手指也就覺得靈活多了。」說着，她的面孔漲得通紅，大概是她不習慣與這些她斷定是頂大的管事面前說話的緣故。

李雲鏑內心讚許地動了一下，但他的臉上却絲毫沒有表示出來。面前這位女工的窘態他也立刻察覺着了，但他並沒有因而就放鬆她，馬上又問道：「按你的經驗，請你說，成品布料的線頭多麼？」

李雲鏑這問話剛一出口，一旁的小趙猛地一震，未等宋綺芬回答，便搶先說：「線頭問題，我一直注意着，情況還算滿意。」



李雲鏑正在爲李兆隆想辦法應付難關。

李雲鏑不滿地瞧了小趙一眼，眼睛仍然緊盯着宋綺芬，鼓勵地點點頭說：「我是問你，請你說說。」

宋綺芳面上漲得更紅了。對這個問題，她感到左右爲難。她是車手，當然清楚成品布線頭多這現象的嚴重，但這個情形，幾天前小趙就聲色俱厲地訓斥她們說，不準提！既然這樣，她也就不打算說。反正這廠子是老闆的，她一個小工人，每月好歹還不是那幾百塊錢，管它那麼多……但作爲一個車手，特別是一個有心思的、熟練車手的本能告訴她：就算工人把全副心思都放在這些老爺錠子織布機上，線頭多這情形也不能避免。就拿她本人說吧，論技術、論手勢，她很自負，但線頭依然少不了，其他的車手，那就更不必說啦。她幾乎要衝口說出來了，但她面前立刻又浮起小趙平日那皮笑肉不笑的陰險的面孔，她湧上唇邊來的話又咽了回去。「管它的！反正這是大老闆的事，我宋綺芬算甚麼？幹麼要捅這個蜂窩。」

「是呀……是趙部長說的那樣吧。」

宋綺芬簡單地說，她走開了，拾起一隻紗線筒，插入機架。她不慣這麼的被人當犯人似地問話。

李雲鏑的眉心迅速的跳了跳。他極不滿意地緊盯着小趙，他似乎要在他面上那恭敬的笑容上尋出另一種不尋常的味道。

小趙被李雲鏑這道淩厲的目光盯得冷汗直冒，他覺得這目光鋒利得有如刀刃，在剖挖着他內心的隱秘。如果有萬分之一的可能，他也想轉身溜開，但他現時却只能像木樁般拚命挺立着。

幸好，這時廠長老陸、出口部部長朱思華等高層職員急匆匆地趕了進來。

陸廠長算得上是跟隨李雲鏑打天下的「元老級」人馬了。他有一副粗矮而壯實的身子，他身上的一切都似乎在表示着他對總裁李雲鏑的忠心耿耿，他所幹的一切，只求李雲鏑滿意，只要見到李雲鏑的笑容，他就感到心滿意足。所以，無論如何，他都要讓廠子給李雲鏑留下一個最好的印象，這時，陸廠長第一眼便察覺了織布間部長小趙那心虛的窘態。他馬上走上前來，挨在李雲鏑的身邊，輕聲說：「總裁，來了很久麼？你要的那份生產進度表，我早弄好了，現在就去廠長室麼？」

李雲鏑這才把盯在小趙身上的目光移開，若有所思地瞥了老陸一眼，點點頭，說：「嗯，但這個不忙，咱們先到出口部看看。」李雲鏑把目光移到出口部部長朱思華身上，朝一直在側面站着的杜仲謀笑笑，隨口說：「老杜，你曾替他誇下海口哩！來吧，咱們跟着他去瞧瞧。」

李雲鏑拉着杜仲謀，走出織布間

去。他突然想起了甚麼，扭頭問陸廠長：「老陸，振中呢？這傻小子，不知道我來麼？跑到哪兒去了？」

陸廠長皺了皺眉頭，像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連忙說：「他呀，這個把月來，也不知他弄的甚麼名堂。今天我就找了他一個早上，連影子也不見！」他說着，有意無意地朝織布間的小趙瞥了一眼。

小趙連忙趨前一步，壓低聲音說：「聽下面那些管工說，徐總工程師近來常到女工堆裡轉……」

「噢？你是說……」

李雲鏑的脚步略一停，驚疑地插斷了小趙的話。

小趙誤會了李雲鏑的意思，滿以爲他對這問題感興趣，馬上接下去說：「是呀，我也聽說了。近來廠裡風言風語很多，說他有事沒事老往車間下面鑽，和那些女工泡在一起，例如，他跟剛才那位三號車車手宋綺芬就糾纏得不清不楚……」

小趙津津有味地越說越起勁，但李雲鏑的眉頭却越擰越緊，終於，他猛地把對方截斷：「這些男男女女的小報告，說來幹麼！」他的口氣有點嚴厲了。

碰上這麼個硬釘子，小趙嚇得連忙閉嘴。小趙是陸廠長一手拉進廠的，仗着這麼一種關係，小趙在廠裡很吃得開，他很懂得看陸廠長的臉孔，平日有事沒事，總鑽入廠長室裏泡上一會。這次爲應付李雲鏑的臨場，陸廠長還特地把小趙拉去夜總會泡磨了一個晚上。

「走，到出口部去。」

李雲鏑不耐煩地說。他被這衆多屬員呼擁着，感到很不自在，連仔細看看的興趣也失去了，心頭那股莫名其妙的憤懣又撞擊着他，他變得有點焦躁。

陸廠長的心頭有如鹿撞般不安。李雲鏑這反常的焦躁，又加添了他內心潛藏的憂慮與怨憤。這個把年來，他越來越有一種被冷落了的感覺，特別是徐振中被破格直昇上總工程師這一高位後，那種拚命表現自己的行動就越發教陸廠長心驚。就拿他在最近提出的那份大計劃說吧，甚至連李雲鏑竟然也給他迷住了，召開總裁會議，連他這個廠長也沒份參與……不錯！這幾年姓徐的確實出了不少力，但又怎麼樣？他跟過你挨過大頭菜夾乾飯的日子麼？我姓陸的跟着你足足挨了半世，才掛上「達生織造場」這塊木牌子！哼！你一下子把這姓徐的提上總工程師，你把他捧成寶貝蛋，姓徐的現在又來搞這個甚麼改革計劃，還不是拚命地表現自己，覬着廠長這個位子麼？陸廠長——陸以勇的心頭突然湧上一股包含了酸苦味的悲哀，一種被拋棄的預感籠罩着他，使他的粗眉毛下面的眼睛甚麼也瞧不見，只有一片黑糊糊的、像漿膠似地粘纏着他的怨憤……

但在陸以勇腦中兜轉的這一切突然被一疊連聲的驚叫打斷了。

* * *

「出事啦！出事啦……三號車機架斷了，車手被軋傷了……」

這驚叫聲是從後面的織布間傳出來的，織布間部長小趙的臉色立刻倏的發白了，他像一個被猛抽了一鞭的陀螺，一下子便滾進了織布間去。

織布間亂成一團。

與出事的三號車相鄰的十幾部織機，已全部停了下來，女車手一窩蜂似地湧到三號車位，但膽小的見了傷者這恐怖場面又驚得哇地跳了開去。

小趙滿頭大汗，左跳一下、右跳一下，一面驚慌失措地喝斥着停了機的女車手：「幹麼停了機？有甚麼好看！回去！回去！開機去……」

「趙部長，你沒長眼睛麼？她，她的手指被軋斷了！你就只知道開機！開機！也不問問人家是死是活。」

有幾位年長的女車手氣不過姓趙的態度，粗聲大氣地吆喝着，一面飛快地跑了過去，把傷者扶抱在懷裡，但却乾着急，沒了主意。

小趙氣得哇哇大叫，總裁及陸廠長就在後面，自己這兒弄出了這麼個大亂子，今回可當眞夠瞧！這猶如一柄千鈞重的鐵鎚，砰的一聲把小趙原來的自得砸得粉碎。「狗養的，不遲不早偏在這時爆出這亂子。」他在心裡咬牙切齒的咒罵着。

「受傷了怎麼樣？送醫院包紮一下不就完事了麼，不準停機，誰不聽話，明天就停誰的牌子。」小趙氣急敗壞地厲聲喝罵。

這下子却有如火上加油，一下子就亂了套。

織布間全部的機台卡的一聲全停了下來。

抱住傷者的年長女工，戳指大罵道：「停牌！你停吧！在你們的眼中，就只有開機！開機！何曾管過咱工人的死活！這些老爺機向你們提過多少次了，機架太單薄，負荷重，隨時會斷，你們硬是閉上眼睛裝瞎子，你看沒看見，你們老闆賺的錢，是咱工人的血肉堆出來的啊！你們這些臭蛋！看！看！這是靠它掙飯吃的手指哪！停牌！停牌！你不停，我謝大姐也不幹了……」

這時，李雲鏑他們已快速地跑了進來。小趙及女士的話，全跳進他的耳朵裏，這有如一把鐵錘子狠狠地向他敲來，他臉上那道疤痕倏的轉黑了。他這個非常自傲的企業家，平日對自己用人待人的手腕非常自負，自問並沒有對屬下員工虧待過，竟然親耳聽到工人這種慘痛的申訴！他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他的怒火差一點點便要暴發。

但一種超乎常人的自制力却使他迅速地冷靜下來。他猛地推開亂哄哄

的人堆，搶到傷者的身旁，眼前的景象竟然使他的心也抖顫了一下。

受傷的三號車手，就是他剛才交談詢問過幾句話的宋綺芬，雖然是簡短的片刻接觸，但這位女工身上的某種氣質却使李雲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但此刻，她已經痛得昏迷不醒，她的右手拇指處血糊糊的，那位怒斥小趙的女工謝大姐正用手緊捂住傷口，但鮮血依然緩緩地湧了出來。在斷了的機架旁邊，有半截拇指頭攤在地上，斷指拖了一條白色的筋，這時，竟然還在地上一抖一抖的跳動。

李雲鏑咬了咬牙，他往四周掃了一眼，見小趙、陸廠長他們還木鷄似地呆着，他的暴怒立刻發作了。

「死了麼……去個人，拿一隻暖杯，從冰庫取些冰，趕快送來！快！十秒鐘內趕來！」

李雲鏑的話音剛落，陸廠長便像受驚的青蛙般跳了出去，他很鬼，算是摸準了李雲鏑此刻的心思，所以他的動作比誰都快。

「老杜！你出去一下，通知馬六叔，把我的車子直接駛到這兒來！」

「思華！還傻呆呆地幹麼？你馬上去查一下，香港有哪間醫院接指手術最好的，請他們準備一下，傷者馬上就送來。」

亂哄哄的織布間，被李雲鏑壓得鴉雀無聲，只有他那迅速而果斷的喝聲在震响。

片刻後，陸廠長氣喘吁吁地捧着一隻裝滿了冰塊的暖杯跑了進來。

李雲鏑接過暖杯，迅速地擰開暖杯蓋，把一半冰塊倒在杯蓋上，然後，他蹲在地上，掏出紙巾墊住手指，小心翼翼地挾起地上那半截斷指，放入暖杯裏，再把杯蓋上的一半冰塊倒了進去，暖杯裏的斷指便給上下兩層冰塊護住了，至少可以保持斷指的細胞組織兩小時內不致壞死，李雲鏑把杯蓋用力地擰緊了，才站起來。剛才他的動作是如此的輕柔俐落，就好像手術枱前的外科醫生；但此刻他捧着暖杯的手却有點抖顫了，額上也滲滿了汗珠。

這時，李雲鏑那輛平治房車也駛了進來。李雲鏑把暖杯遞給人事科科長老周。

「你帶兩名女工，把傷者火速送去醫院！你替我捎話去，無論花多少錢都給她接上斷指！賬單全部由廠裡負責！」李雲鏑迅速地命令說，他驀地把眼光落在方才戳指痛罵的年長女工謝大姐身上，「你就是謝大姐麼？你如果不想在這廠裏幹，我不勉强你！但這幾天，我請你留在醫院，負責照顧傷者。你大概不會拒絕吧？」

謝大姐站了起來。這時，她大概已知道了李雲鏑的身份，顯得有點扭怩。她瞪大了圓眼睛，像瞧怪物似地望着滿額汗水的李雲鏑，終於緩緩地點了點頭。

* * *

當銀白色的平治房車像一枝白羽箭般射出去時，徐振中捏住一大疊圖紙模樣的紙卷，氣急敗壞地失魂落魄地衝了進來。

「……她，她受傷了麼？傷得怎麼樣？」

徐振中剛衝進來，雖然眼見總裁李雲鏑也在場，却驚惶地很不禮貌地衝着織布間的小趙嚷着，但他手捏住的那疊紙卷，却揉得死死的，半點也不放鬆。

「徐總……她已送去醫院了！」小趙面色蒼白，艱難地回答了一句。他的腦袋這時已脹得快要爆炸了，一種替自己的命運擔心的恐懼像鍋爐裏的蒸汽般充塞着他的心胸。

「我是問你，她傷得怎麼樣了？」徐振中氣惱地喊道。

李雲鏑見了徐振中這副模樣，腦裡突然閃出陸廠長和小趙說他和這位受傷的三號車手宋綺芬糾纏不清的話，他那表情複雜的臉上不禁綻出了些微笑意，好像突然醒悟了什麼。他一把拉住了徐振中，拉到自己身邊來，說：「她斷了手指，馬六叔開車送去醫院了。我已吩咐周科長，請醫院想辦法給她接上，大概問題不大，你放心吧……怎麼樣，你跑到那兒去了？大半天就爲了這卷圖紙麼？」

「對……但，她痛得厲害麼？有把握接上麼？」徐振中語無倫次地喃喃自語。

但李雲鏑却沒再理會他。他驀地轉身，對呆站一邊的小趙口氣嚴厲地說：「你去通知維修部，把全廠每台機都給我檢查一遍，先從織布間開始。告訴大家，織機還是要開，這些事廠裡會處理好的，我李某人不希望在我的企業裡出現這類不光彩的丟臉事！」

這最後一句，李雲鏑是對陸廠長、徐振中、朱思華等廠內高層人士說的。他的臉色很難看，迅速地轉身走出了織布間。

* * *

揣着這滿肚子的憤懣，李雲鏑坐在車內悶聲不語。紡織廠的情形比他料想到的似乎更糟糕，工傷事故引起的工人反抗情緒使他既感到憤怒又感到丟臉，更令他驚心的是出口部部長朱思華呈上的一份西德廠商的退貨單。這份退貨單措辭嚴厲，不客氣地點明白東方紡織廠的成品布料線頭太多，並且警告，這樣的布料，他們將考慮取消明年的購貨合同。

他的座駕車已去了醫院，他坐的這部出租的士司機眞見鬼，像蝸牛爬路，路面似乎比平日更凹凸不平。他心裡的那股莫名其妙的憤懣因而被顚得要爆發出來。

哼哼！你們不但拒絕貸款，還要在這個時候弄出這個該死的條例、協定，不然，我李某人也犯不着陷進這困境。

「雲鏑，是回家麼?」

杜仲謀見李雲鏑悶聲不語，憑他的臉色便知他此刻心情的複雜，便提醒他說。

「回家幹麼?不!銀行總部!」

「小蘭剛才把電話打到廠裡來，她說給你燉了燕窩湯，她求我無論如何也拉你回去哩。」

杜仲謀有心鬆寬一下李雲鏑繃得過緊了的心弦，故意輕鬆地、微笑着說。

「她……」

「是哪，她現在是以姨代母職哩。」

李雲鏑的眉心跳了一下，心頭一酸又一熱。他的愛妻趙小秋那火般亮的眼睛不禁倏地在他眼前閃過，隨後却是趙小蘭那輕柔得像清溪流淌般的眼神。他的心就好像這對胞姐妹迥然不同的性格般一冷一熱。「這段日子，也眞虧了她。」這種深潛的、但直到此刻才彷彿突然浮出來的强烈的意念，像一根柔韌的絲線，把李雲鏑的心扯住了，使他改變了主意。

「那……就回家去吧。老杜，等會你叫昭達來。」

李雲鏑剛踏進客廳，一陣娃娃的稚嫩的嗓音便傳入他的耳鼓裡來。

「姑丈，你爲什麼老念着馬來西亞?那地方很大，很好玩麼?」李文尖聲地嚷着：「冰冰妹她去過麼?」

「姑丈」是沈松柏，他看一眼他那在香港出世的女兒沈冰冰，這時她正和李銳在另一邊玩着積木。沈松柏眼鏡片後鼓凸的眼珠眨了一下，對李文又像是對自己似地說：「馬來西亞……它好玩麼?好，好極了!我在那裡還擦過皮鞋哩。但總算也搞過自己的事業，在這裡却混不出個什麼名堂來!」

這時，李雲鏑已走近這邊來，李文乖巧地閉了嘴，跑開了，他很怕見父親那緊繃着的面孔。李雲鏑往李銳和冰冰那面瞥了一眼，隨口道：「看你，怎麼啦?又想起馬來西亞那邊的事啦?在地產部幹得不開心?凡事一步一步來嘛，一下子想飛上天，摔下來是會跌死的。」

沈松柏翻了翻眼珠，掩飾地說：「沒什麼，小文他提起那邊，我隨便說的，在東方機構我還是稱心的。」說着，默默地走了開去。

跟在後面的杜仲謀衝着沈松柏的背影搖了搖頭。他一下子就看穿了沈松柏妹夫的心境，他是嫌地產部副經理這個位子低微哩。他衝着李雲鏑笑笑，李雲鏑却沒留意沈松柏那古怪的表情，心裡的憤懣盤據着他的一切意念。

「老杜!昭達什麼時候趕到?這鬼腦袋，偏偏在這個時候慢吞吞的。」

杜仲謀微笑，沒理會李雲鏑的發洩。昭達幾分鐘前才接到他的通知，超碼也要半小時才能趕到。

「雲鏑，又發什麼脾氣啦?」趙小蘭輕盈地走到李雲鏑的身邊，溫柔而又體貼地輕聲說：「我給你留了燕窩人參湯，聽人說，吃人參燕窩，不能生氣，心火盛的，吃了會衝撞的，我這就去給你端來。」

「不忙啦，阿姨，待會昭達他們也來，一道吃，順便吩咐厨房多弄兩個菜。」

「我知道，杜先生告訴我啦，我這就去。」

趙小蘭柔聲說着，輕盈地轉身走了出去。李雲鏑望着她的背影，心頭突地有一股暖流淌過，在這霎間，他心裡突地湧出一種溫柔的感情。

李雲鏑向李銳那邊走過去。

李銳和沈冰冰正堆着一座塔子，塔子已砌好了一大半，李文被撇在一旁，不高興地瞪着眼珠。

「銳哥哥，這叫什麼?」沈冰冰轉動着她那對水靈靈的眼珠，高興地拍手叫道。

把冰冰妹逗開心，李銳非常得意，他眨着很亮很圓的、極像他母親趙小秋的大眼睛，正經地擺着大哥哥的架勢說：「冰冰妹，這叫七級浮屠哩，是先生說的，它很厲害，可以救人命的。」

李文見冰冰妹只顧和哥哥說笑，不理睬他，難過得要哭了，但在冰冰妹面前，他拚命忍住眼淚，揑住小拳頭不服氣地反駁哥哥說：「冰冰妹，哥哥說錯了，它有什麼好看?我這兒砌一座銀行大厦給你，像阿爸的一樣大。」

沈冰冰眨眨眼，說：「銀行是什麼?它可以進去玩麼?銳哥的塔子好看，我喜歡塔子。」

李文生氣了，忍不住便哭了起來，他伸出手，猛地把李銳的「七級浮屠」推塌了。李銳火了，便狠狠地敲了李文的腦殼一下，李文哭得更厲害。他見了走近的李雲鏑，便不顧一切地撲去，雙手抱住父親的大腿，哭喊着：「阿爸，哥哥打我，冰冰妹不理我，她說銀行不好，她要塔子，嗚嗚……阿媽呢?我要阿媽……」李文挺傷心地哭着。

李雲鏑的眉頭皺緊，他彎腰把李文抱了起來，點着他哭紅了的鼻子說：「你呀，整日就只會哭鼻子，偏你這麼多的淚水流，告訴阿爸，什麼銀行、塔子的?阿爸給你評評理，好麼?」李雲鏑說。這時，他的語氣流露了他平日深潛於心底的深切的父愛。

李文抽抽噎噎地把經過說了。李雲鏑望了一眼嚇得呆呆的站在一旁的李銳，和驚疑的挨在李銳身旁，彷彿隨時要出手相幫的沈冰冰。

父親這一眼，李銳更慌了，但他一見沈冰冰勇敢的模樣，便挺了挺小胸膛，辯解說：「是我打弟弟的，不關冰冰妹的事……他推倒了我的塔子。」

沈冰冰因李銳這樣挺身而出，身子挨得他更緊了，這對小兒女的神態

落入李雲鏑的眼中，他心頭一動，方才小蘭那眼神又在他眼前閃過，他微笑了一下。

「做錯了事，敢承擔，這就好嘛。弟弟太小氣，推塌了塔子是他不對，但你打人就不好。你是大哥哥，在家裡要帶好頭嘛，你不好好唸書，整天老玩這個。」

「阿爸，我堆這塔子不是玩，先生說，這叫七級浮屠，可以救人命的。」

李銳大膽地替自己辯解着。李雲鏑瞪了李銳一眼，他有點上火了，說：「阿爸說你還要駁嘴，你都八歲了，以前都是你阿媽寵壞了你，阿媽她……不在了，你該懂事嘛!什麼塔子可以救人?你不好好唸書，立志做人，不學好眞本事，憑什麼去救人?弟弟還懂得搭個銀行，偏你菩薩心腸，砌什麼浮屠塔子!我看哪，將來你準比不上弟弟。」

李銳被父親訓了一頓，不敢作聲了，但心裡並不服氣。他鼓起腮，趁父親不留意，拉着沈冰冰便溜出去花園。在客廳門口，李銳一頭撞進匆匆趕來的一個男子的大腿，李銳一抬頭，伸了伸舌頭，悄悄地用手指壓住嘴唇噓了一聲：「譚叔叔，別跟阿爸說……」話未說完，他和沈冰冰已溜了出去。

走進客廳來的是接了通知趕來的譚昭達，他後面還跟了兩個男子，李雲鏑一見其中的一個光頭的中年男子，便迎了上去，親熱地伸手拍了對方的手臂一下，大聲說：「呵呵!是什麼風把你這位志光紡織廠的大老闆吹來啦!我的同宗兆隆兄。」

光頭中年男子是志光紡織廠的老闆李兆隆，他苦口苦臉的，根本沒心思跟李雲鏑客套寒暄，劈頭便說：「雲鏑兄，我可是求救來的。」

李雲鏑不以爲意地笑笑，他很清楚面前這位光頭同宗遇事沉不住氣、雷聲大雨點小的脾性兒。他正要問句什麼，這時譚昭達却領着跟在後面的那位青年男子趨上前來。青年男子衝杜仲謀點了點頭，李雲鏑注意地盯了他一眼。

「老杜，你認識他?他是……」

杜仲謀走前一步，在李雲鏑的耳邊道：「姓招，財政司核數科副科長……昭達和他泡磨了幾天，他說要面見你才開口說話。」

李雲鏑驀地轉身，面對面地審視着眼前這姓招的，直到他確實肯定這人肚子裡確實有料子到時，才向他伸出手來，說：「我就是李雲鏑，請到裡面去談。」他扭頭對杜仲謀說：「老杜，你先和兆隆兄談談，待會我就出來。」說罷，他領着頭，把譚昭達以及那位姓招的財政司副科長引領到他的書房去。

他們在書房裡面逗留了足足大半個鐘頭，才走出來。李雲鏑的堂妹夫沈松柏一直默默地呆在一角，別人沒去理會他，他也不去理會人，但他眼鏡片後鼓凸的眼珠却滴溜溜地轉着。他第一個發覺，他的堂舅兄是鐵青着臉孔從書房裡走出來的。譚昭達則默默地不發一語。但那個他根本不知道身份的青年男子，却在嘴角邊綻出一種似乎是獲得了一種心滿意足報酬的笑意，一種强烈的妒嫉突地充塞住沈松柏的胸腔，他開始更留意起客廳內的一切動靜來。

譚昭達和那位青年人在書房裡出來後，根本沒有停留，便一道走了。李雲鏑往他們的背影盯了一眼，臉色變得很陰沉，好半晌，才揑着拳頭，手指骨扭得啪啪作響，像是要把一種極强烈的衝擊力揑碎似的。他向杜仲謀和李兆隆這邊走過來。沈松柏發覺，在這片刻間，李雲鏑的神色又迅速地回復了平素的剛勁，甚至連他走過來的步履亦和平日般一樣沉穩。對這位堂舅兄超凡的自我抑制力，沈松柏在妒嫉之中不禁又添了幾分佩服。他轉頭瞥了杜仲謀一眼，這時他正和李兆隆談着什麼，顯得若無其事。這種種不尋常的跡象串連起來，沈松柏腦海中的疑團就纏得更密密麻麻的。「這其中定有內幕。」沈松柏憑他本能的、異常敏銳的嗅覺，下了這個判斷。

「雲鏑兄，和昭達同來的是誰?驚鴻一現的。沒什麼事吧?」

李兆隆大概也嗅出點異味，站了起來，問道。他現時最擔心的是李雲鏑恰恰在這時碰上件大事，那自己此行的目的可就大打折扣了。

李雲鏑把手一擺，「沒什麼，咱銀行的一點小事情……」他在李兆隆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你來得這麼急，到底是什麼事?」

李雲鏑這若無其事平靜的口氣，李兆隆可就暗暗鬆了口氣，但隨即又緊張起來，他把身子向前一探，撫摸着光腦袋，急匆匆地說：「哎!還不是爲了咱倉裡積存的那幾百萬碼成品布料麼，香港市場根本銷不出去，歐洲方面來了幾個大客戶，但一看布料，就說咱志光的布料線頭多，布質粗，求神拜佛地說好話，可硬是不管事，拍拍屁股就溜走了。咱那幾百萬碼布料積在庫裡，銷不出去。可明年的棉花包又要進貨，咱可是被逼進熱鍋裡，翻不轉身來哪。」

「那，你要我怎樣救你?」

「雲鏑啊，咱知道你東方廠門路廣，銷量大，就捎帶着把咱那幾百萬碼運出去吧。」

李兆隆老實不客氣地說，他光腦袋下的額頭却因而滲出汗水來，眼珠子緊緊地盯着李雲鏑的嘴唇，像拿着一把起重工的鐵鍬子要把李雲鏑的嘴唇撬開，說出一個「好」字。

又是同樣一個難題，李雲鏑往坐在一旁的杜仲謀瞥了一眼，杜仲謀緩緩地搖了搖頭。

李雲鏑沒回答李兆隆的話題，却

掏出一張電報單，猛地遞給李兆隆，說：「你看看這個。」

這電報單，就是西德入口商打給東方紡織廠的退貨單。李兆隆看着，就如捏了一塊冰塊，頓時冷了半截，連東方紡織廠這個全香港首位的大廠也碰上這困境，那自己的志光廠可就當眞絕望了。李兆隆捏着這份退貨單，軟軟地跌坐在沙發上，在牙縫中擠出了一句：「那，志光今回是完了……」

李雲鏑凌厲地掃了李兆隆一眼，對這位同宗的軟弱，他感到滿不是味道，他沉吟了一會，猛地站了起來，道：「兆隆，你老實說，明年棉花包進貨價錢是多少？」

李兆隆垂着的眼皮猛地睜開了，「第一季度起碼是三十萬磅，按今年的價錢是一百萬港元左右吧……雲鏑兄，你肯借錢給我？但我知道，你現在的銀根也挺緊張哪。」

「不，錢沒法借給你，你倉庫裡的那幾百萬碼布料，我替你解決一半，這筆錢，你大概可以支撐到明年第一季度，其餘的一半，就得靠你自己想辦法解決囉，咱們幹紡織業的，總不能眼看同業木馬般倒下去。」李雲鏑決然地說。

杜仲謀一聽，手捏的一支香烟幾乎掉了出來，失聲道：「雲鏑，東方廠的存貨也不少嘛，這下子把兆隆兄的二百萬碼頂下來，咱們吃得下麼？」

李兆隆剛熱起來的身子立刻又掉進冰水裡。

李雲鏑緩緩地搖搖頭，道：「老杜，反正咱再難也差不了這二百萬碼，咱們不能眼看志光廠這樣子塌下去。」

李雲鏑站起來，在客廳中踱了幾步，像是思索着什麼，眼睛無意間往靜靜的坐在另一邊的沈松柏瞥了一眼，但馬上又移開了。

沈松柏的心却猛地一跳，客廳中的一切動靜他都留意着，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企圖，但他身上深潛的向上爬的本能指揮着他，要隨時隨地留意這些上層人物的動靜。李雲鏑往他這面掃過的眼光他立刻便察覺了，幸虧他好像是無意間地馬上又移開，沈松柏這才鬆了口氣。

李雲鏑往李兆隆、杜仲謀這面踱回來，緊挨着李兆隆坐下，緩緩地、但却是經過深思熟慮似地說：「在香港這塊地方辦紡織業的，都是華人，特別是我們這些江浙老鄉。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是個什麼環境？連個像樣的工廠也沒有，我初來香港那年，我到處逛過，那些僱了三幾個工人的山寨紡織業，竟然不到十家。我們來了以後，才搞起紡織、製衣這樣像樣的工業。十幾年來的成績有目共睹，到去年──六三年，我們的紡織、製衣業已有一千七百多家，佔了香港生產總值的七成以上。沒有我們，那些建築、五金、商業，那些威風八面的金融霸主，他們混得出樣子麼？香港能有今日的成就麼？所以我說，我們這些辦紡織、製衣業的中國人，只要擰成一股繩，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可爲，絕不會讓那些自命不凡的洋人笑話！兆隆，提起精神來嘛，現時咱們的紡織業問題嚴重，爲什麼我們的產品銷不出去？還不是機器落後、質量太差麼！我前天接到紡織業公會通報，今年六四年紡織製衣產品的銷路第一季度竟然下降了四成有多。這樣下去，支撐香港經濟的這根柱子遲早得倒下去。」

李兆隆攤攤手掌，猶豫地道：「機器太舊，這個咱知道，但錢呢？貨銷不出去，那些銀行老爺死活不肯貸款，咱拿瓦片去換新機器麼？你說呀，雲鏑兄，我的紡織公會會長大人。」

這下子又勾起了李雲鏑心中積壓的憤懣。他捏緊了拳頭，狠狠地一擂身旁的沙發扶手，決然地說：「凡事總要有人扯個頭，東方紡織廠大改革的計劃勢在必行，你瞧着，總是在這三幾個月內的事吧！」

李雲鏑這決然的吼叫聲，一字不漏地落入沈松柏的耳裡。他的身子抖了一下，在潛意識中，他立刻便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表現自己的機會。只要沿上這「大改革計劃」的邊，憑他的搞地產建築的經驗，至少可以弄回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對眼下這種寄人籬下，瞧人臉色過活的桎梏，他連身上最微小的一個細胞也在跳躍着，衝擊着他去掙脫。

因李雲鏑的慨然援助而變得有點笑臉的李兆隆告辭走了以後，杜仲謀瞪着他的背影緩緩地噴出了一口烟。

「雲鏑，你這是百上加斤哪，值得麼？」

李雲鏑搖搖頭，「兆隆這個人太軟弱，不過却不會玩弄手段。我欣賞他這個性格。我既然已挑了一百，也不差這一斤半両。」他驀地把話題一轉：「剛才這姓招的透露了一個重要消息，他那個利率協定和銀行新例是勾在一起的！我看，老廖對這個動態不會無動於衷吧！咱們……」

「等一等！」杜仲謀往沈松柏那面瞟了一眼，截斷了李雲鏑的話。杜仲謀總覺得這「堂妹夫」城府太深，常勸李雲鏑提防着點。但李雲鏑却不大上心，他總認爲，自己所幹的一切光明磊落，根本犯不着疑神疑鬼。

但現下李雲鏑大概也覺得接下去的話題確實不宜過於張揚，便猛地把話收住，站起來。

「到書房去！老杜……」

第二天一早，粵東銀行總裁廖瑞平就接到李雲鏑親自打來的約見電話。自這一刻開始，廖瑞平的腦袋裡，便像風車般呼呼地打着轉。

廖瑞平今年五十四歲，紅光滿面，甚有福相，自父親那輩起，便在廣州開了一家錢莊，在廣州混的潮州人

中，他廖家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四八年，他父親眼看勢頭不對，便趕緊舉家連同產業遷到香港來。當時，廖瑞平正接掌了廖家的產業大權。

廖瑞平夠眼光，他先是在香港西環買了大塊貨倉地皮，改建成洋樓出售，賺了錢，便重新辦起粵東銀行來。

眼下的情勢，他自負是瞧得一清二楚，甚至連利率協定的副本他也千方百計地弄到手上，斟酌了幾個晚上。他終於斷定：這利率協定抑制了自己對存款利息的靈活運用，他惴惴不安；但如果這協定是全行施行，並非針對他粵東銀行，他就犯不着去碰那硬石頭，招來對方的反感。這是廖瑞平算計着的一半，但還有另外的一半：

對李雲鏑這位金融界華人後起之秀，他是又怕又妒，東方銀行在近幾年來的迅速發展，不但已超越了像他這類的華人老行尊，甚至還隱隱地威脅着像偉烈這樣的百年金融霸主！這其中顯示的實力，他不能不感到畏懼。對李雲鏑那似乎永無休止的進取雄心，隱隱然已成爲華人銀行領袖的地位，他感到强烈的嫉妒、擔心！

揣着這錯綜複雜的心情，他極不願直接與李雲鏑碰面，但又不能不與他相見。

李雲鏑早在一家極普通的咖啡店裡等着他。

這是在高樓大廈林立的後面，油麻地廟街旁的「非士文咖啡店」，這裡燈光幽暗，雖是大白天，但彷彿是黃昏華燈初上的時分，前來這裡光顧的客人三教九流，誰也料不到這兩位香港知名的銀行大老闆會選中這地方會面。

「廖翁，這邊坐。」

廖瑞平剛踏入這咖啡店，在西座的一張高卡位的李雲鏑便已出聲招呼他，在李雲鏑身邊的是微笑着向他點頭的杜仲謀。

「廖翁，再過幾天，銀行公會就正式討論那份利率協定！難道你丁點也不在乎麼？」

廖瑞平剛落座，李雲鏑便劈頭說道。說罷，迅速的地瞥了廖瑞平一眼。廖瑞平悶聲不語，依然是那副愁眉苦臉的模樣。

咖啡店內的客人進進出出，前後已有幾個回合。李雲鏑和廖瑞平已磨了不少時間。但廖瑞平大半天總是悶聲不語，加起來不到十句話，而且是不着邊際的模稜兩可。這把李雲鏑激得幾乎要跳舞。終於，李雲鏑毅然決定，要把其中的利害關係，他所掌握的不尋常的內幕坦率地端出來，無論如何要逼這姓廖的表明態度。在這一霎間，財政司核數科那姓招的青年面孔又在李雲鏑的腦海中浮了上來。這其中隱含的不尋常內幕，使李雲鏑的臉色變得很難看，臉上的那道傷疤亦因此而變黑。

「偉烈銀行的約克翰先生，邀請了一位專家來香港作過調查，重點是香港的銀行。」

李雲鏑目不轉睛地盯着對面卡座的廖瑞平，這樣開了個頭。

「廖翁！你知道這位專家的結論是甚麼呢？他向財政司打了一份報告，說：盡管香港現在是一個金融和貿易中心，但從市場的需求來看，銀行家數量過多、過密了。換句話說，是他認爲香港現時的銀行結構，不符合他們的需要，要把相當一部分銀行或吞併或淘汰出去。這樣，才能保持他們在香港一統天下的局面。至於要挨刀子的銀行，不說你也會明白。」

說到這，李雲鏑的臉肉也因强烈的憤怒而扭曲。

廖瑞平起初還捧了一杯百威啤酒慢慢地呷着，但這時却渾身一抖，啤酒杯摔到餐桌上，幾乎像蚱蜢似地彈跳起來。

「李兄！你這不是危言聳聽吧？你怎麼弄到這消息？」

「英國倫敦銀行顧問湯米斯，你知道這個就夠了。」

李雲鏑斬釘截鐵的說，那姓招的古怪面孔又一次兜上腦裏，他把手裏的凍檸檬水咕咚咕咚地灌了幾口，心頭一陣冰涼，才總算把衝上頭來的怒火壓了下去，改用冷靜的語氣補充了一句：「銀行新條例就是據湯米斯的密報製訂的，這裡面的用意不言而喻。」

廖瑞平的手指捏住啤酒杯：「作爲官方的法案，咱們這些中小銀行有甚麼辦法。」

杜仲謀點着一支烟，緩緩地接口說：「還有一點，廖翁大概還不知道。偉烈銀行的利率協定是和銀行新例相輔相承的！也就是說，這兩項東西，是衝着我們這些新興華資銀行來的。這點，相信廖翁你也心中有數。」

這連續的兩聲炸雷，把廖瑞平拚命撐着的鎮靜轟散了！他本來脹滿紅光的、福相的臉龐開始轉成蒼白，屁股下也彷彿突然長出了尖刺來，戳得他渾身疼痛得不自在。

「沒這麼嚴重吧！李兄！街外錢大家賺，他們也犯不着弄這個大手段。他們不是把銀行分成三四等麼？我們這些中小銀行，排在第三、四級，存款利率不是可以比他們高一厘半厘麼？」

廖瑞平猶豫着，終於把他內心計算着的一半說了出來。

「話不是這麼說啊，廖翁！」李雲鏑下了決心，把他的疑慮攤了出來，借此扯緊廖瑞平猶豫膽小的心態。「這個利率協定是偉烈銀行提出的，但骨子裡却是抑制華資銀行發展的需要，是要把大部分的中小銀行的手脚綑住！你想想，他們在這裏是百年老牌字號，金融界的盟主，一家偉烈銀行的存款就壟斷了香港存款總額的一半

以上。一旦利率被强行劃一，就算把你列為三、四等，可以比他們的存款利率高一厘半厘，但這又怎麼樣？他們在財力、物力、社會環境方面都佔了絕對優勢，咱們這些新興的銀行還能有甚麼作為？咱們的脖子，就只能永遠被他們掐着。」

李雲鏑的語氣越來越激烈，杜仲謀那套理論又驀地兜上心頭。他雖然强迫着自己不相信這個，但他的强烈的個人奮鬥自尊心却因而感到受了極大的屈辱。這是他決不能忍受的。

廖瑞平却似乎瞧穿了李雲鏑這副心態，心中計算着的另一半因而又被李雲鏑的激烈情緒勾了出來。他這是明擺出一個和偉烈硬碰硬的雄心鬥志啊！對威脅到他切身利益的利率協定的憤怒、對偉烈銀行這金融霸主的恐懼、對李雲鏑這强烈的勇猛的進取心的不安與嫉妒，像火炭、冰塊，酸溜溜的醋精般輪流地折磨着他的心房。

「就憑咱這班人，能跟他們抗衡麼？李兄！」

「廖翁！大丈夫敢為人所不為！況且我們這班人也不少，只要擰成一股繩，他們要把咱們拉斷，這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偉烈銀行！許多人都得看他們的臉色哪！」

「這就要看咱們的努力囉！廖翁是華人銀行的老行尊，像大安、百通、長亨，這些華人銀行都瞧着你，廖翁你扯個頭，他們準會跟着。再加上咱的東方銀行，這股力量也就不小。」

李雲鏑猛地一拍餐桌說，他面前那杯喝剩了一半的凍檸檬水亦因而跳淌出來。

廖瑞平良久地沉吟着、權衡着。終於，因切身利益受到威脅，對利率協定抗拒的潛意識漸漸地佔了上風，他臉上亦因而漸漸地泛出紅光來。他端起手揑着的那杯百威啤酒，一仰脖子喝乾了，乘着這股酒氣，他終於緩緩地說：「這個！這個……咱就試試看吧！長亨、百通他們大概還會聽我的。但銀行公會下月五號就要召開，時間上來得及麼？」

「事在人為嘛！廖翁！大友、華銀這幾家，我馬上與他們見面，這樣子聯合起來，就斷不容他們隻手遮天！」

李雲鏑握緊了拳頭，意態激昂地說。在李雲鏑的潛意識中，他恨不得用手猛地壓住廖瑞平的脊骨，把那彎曲了的部分一下子扳直。

「這個……看情形怎樣，咱們再碰頭吧！」廖瑞平勉强地擠出了一句，便告辭了，顛着屁股走了。

剩下李雲鏑、杜仲謀兩人。李雲鏑徵詢似地瞟了杜仲謀一眼。杜仲謀深沉的緩緩地搖了搖頭。

「雲鏑！對這姓廖的可不能期望太高呵！我瞧得出，他骨子裏還是狐疑重重的。」

李雲鏑却不以為然地猛一搖頭，說：「這個我知道！這老狐狸走一步就回頭瞧三瞧！但情勢却逼着他幹！對這把捅到身上的刀子，他能夠無動於衷麼！抓住他這個致命的弱點，再狠狠地扯緊他，我們在五號的銀行公會上就完全有把握與他們鬥上一鬥！」

華資銀行 面臨考驗

霧，持續第三天的濃霧籠罩了香港。

在九龍尖沙咀海旁，約克翰的秘書陳飛翔，像一隻霧裡的鴨子在周圍擺蕩。他不時聳動着他那特別大的鼻子，似乎要在這帶點腥味的霧氣中嗅出另外一些氣味來，但他的眼珠，却盡往隔鄰的香島酒店門口瞟去。

陳飛翔的眼珠瞪得大大的，霧水沾住了他的睫毛，變得沉甸甸的，幾天來奉了約克翰之命拚命地奔走的疲勞突地襲上身來，他的腦袋變得像霧般的迷矇。

這時，在香島酒店的大門口，走出兩個甚有氣派的中年男子。陳飛翔低垂着的眼皮立刻睜開了。他像一部突然被加足了汽油的摩托，呼隆地一聲便閃入一座公衆電話亭。透過電話亭的玻璃門，眼珠子緊盯着那兩位中年人登上一部房車，大鼻子急促地聳動着，一面撥着電話號碼。

「約克翰先生麼……是，是！廖瑞平和長亨銀行的老謝！他們走了。甚麼？李雲鏑？對！他和百通、華銀這幾位還留在香島酒店！這是他們的第一次集中會面。是！現在我馬上趕去邵氏影城，無論如何請邵先生出來見面。」

陳飛翔擲下電話筒，三步併作兩步地搶出電話亭，截了一部的士，便向港島方向的渡海碼頭趕去。他躺在車座上，腦子裏兜來兜去地盡是方才約克翰在電話中疾厲的叫聲：「……嘿嘿！他們這是大串聯麼！姓廖的老傢伙，不知死活，竟敢跟姓李的踩上一條船，他們這是明擺出聯合抗拒的陣仗啦！這該死的！這姓廖的跟張仁傑交情深厚，你去把張仁傑請來……現在距離召開銀行公會只有三天時間了，無論如何要盡快地把他們的聯合狠狠地打散！在這個地方，任何華資聯合的火苗也要在它剛冒頭時候撲滅……你懂得這個麼！咄！去……」

* * *

約克翰的座駕車繞着山脊，蜿蜒地一直向上駛來。剛轉過一簇樹林，立刻，前面便出現了一個英國古典式的大莊園。

一道用青白色的大石砌成的圍牆，像古堡城牆般把整個莊園團團地圍了起來，石牆上面舖滿了青苔及黃綠色的葉狀地衣，面對山頂大道的，是一道大鐵門，鐵門旁邊嵌了一塊藍白色葡萄牙瓷磚製成的名牌，上面寫着：PEAK·NO·31「山頂區31號」。

鐵門有專人守衛，他透過裡面的一具狹長的潛望鏡，看清來人身份，才會打開鐵門。進了這道鐵門，是一條用石牆兩面拱衛了的通道，通道盡頭，又有一道漆成銀白色的大鐵門，是自動控制的，坐在車上，按密碼遙控器，鐵門便悠悠地自動蕩了開來。

進了這道自動鐵門，馬上是另一番景象。一條寬闊的可以並排駛兩部小汽車的石砌大道一直伸向莊園的深處。路的大石光滑而整齊，車行上面，如在水面滑行悄沒聲息。

在石路的盡頭，房車停了下來。

約克翰踏上通向上面的紅地毯舖的梯級。梯級的盡頭是一道走廊。走廊通向一個古雅的大客廳。客廳中雕了凸花及裸女的圓石柱環立，在石柱之中斜伸出手狀的燈托，上面的電燈幽暗。客廳上面的天花板漆成綠色，地上舖的亦是深綠色的地毯，幽暗的燈光相映，上上下下均是一片暗淡的綠光，整座客廳瀰漫着一種清幽古雅而又帶點陰森的味道。

最特別的是客廳中的一幅巨大的人像油畫，畫中人身材高大，穿了一套傳統的英國紳士燕尾服，他的頭髮烏黑，向兩邊分梳，額頭高而凸出，好像一塊附生出來的肉團。他的眉毛很粗很濃，直伸入兩邊的鬢角，眉毛下的眼睛却很細小，泛出綠色的光芒。鼻子扁而圓，像一隻香蕉，鼻子下面蓄了兩撇鬍。他的嘴唇緊抿，神情威嚴，像一尊守護神似的監視着這客廳中一切。

在人像油畫的旁邊，掛了一幅大合家歡照片。在一對典型的英國夫婦面前，站了兩個男孩子，較小年紀的一個像他後面的父親，較大年紀的一個，却跟油畫上的人極相似，特別是那同樣一對細小的閃着綠色光芒的眼珠。

約克翰踏往這座古堡式的大客廳時，客廳中靜悄悄的。他的眼光繞室掃了一圈，臉上充滿了古怪的表情，他的目光在那位父親模樣的男子臉上掠過時，古怪的臉上驀地綻出一絲陰沉的冷笑。「老了……他在這家族中是老了！」他的眼睛及冷笑似乎在說。但當他的目光移向那幅大油畫，他的眼珠却立刻凝住不動，綠眼珠中射出一縷含着强烈尊崇的光華……這才是約氏家族的偉大象徵……約克翰在心頭狂熱地喊道。

但因此他心潛的那股子憤怒却更加强烈。偏偏這客廳中連個人影也沒有，就好像所有的下人都死光了似的。

「都死光了麼？連個鬼也看不見！」

約克翰發洩地嚷道。

立刻，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管家模樣的女子轉了出來，這是一個純種的英國女子，雖然年過四十，但由於刻意打扮，却仍似三十開外，特別是她那對似乎能窺透一切人間隱秘的眼睛，更有一種强烈的魅力。她叫伊利娜，是約克翰的父親約克遜在英國那邊帶過來的女管家，自三年前約克翰的母親去世後，伊利娜便常常在約克遜的睡房中出入，她在約家的身份地位便變得神秘特殊，但在習慣上，約克翰和他弟弟約克路依然喊她做「伊利娜小姐」。

「約先生！約老先生剛叫了我去，對不起！你需要甚麼？我去吩咐下人辦。」

伊利娜在尊敬中隱隱地露出了架子來。說着，她那對似乎能窺透人間隱秘的眼睛往約克翰鐵青色的臉上瞟了一眼。

就這麼輕輕的一眼，竟連這個具有某種特殊的癖好而討厭女色的約克翰也心頭一跳……嘿嘿！怪不得連一個半死的老頭子也給她迷上了，她這是存心弄一個小約克遜出來爭一份家產麼！對伊利娜這種久積的强烈的反感猛地跳了出來。約克翰咬一咬牙，但畢竟沒敢發作出來。他凌厲地瞥了伊利娜一眼，聲調馬上放緩了。

「沒甚麼。約克路他出去了麼？怎不見他？」

「約克遜先生今天早上把他召上書房，沒吃午飯他就出去了。」

約克翰的臉色馬上一沉。

「父親有甚麼要緊事？這般匆匆忙忙的。」

「沒聽說，但約克遜先生從昨天晚上起，便感覺心跳得很厲害。您不上去看看麼？」

伊利娜輕聲說，眼睛迅速地瞥了約克翰一眼，似乎要在這片言隻字間搜尋出約克翰的內心隱秘。

約克翰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忌憚伊利娜那雙眼睛。特別是近個把月來，當父親約克遜被證實患了冠心病這一刻開始，約克翰便驚覺着伊利娜與父親和弟弟約克路的來往越來越密切！哼哼！這騷狐狸，老的弄不大肚子，竟連小的也動起主意來了。這個判斷使約克翰又恨又怕。他們這是趁着老頭子還有一口氣，聯合起來對付我麼。嘿嘿！這份產業是祖父闖回來的，是我把它親手擴大的。老頭子只會摟着女人睡覺，約克路除了哥爾夫球外甚麼也不懂……約氏家族的產業，沒有我約克翰守得住麼？約氏家族的榮譽，決不能讓你們敗掉……這個念頭在約克翰的心頭越是强烈，他就越怕與伊利娜那對令他害怕的眼睛接觸。他把視線移開了，若無其事地說：「我知道了。現在我要等一個人，等下我會上去看看。」

伊利娜又迅速地瞥了約克翰一眼，才扭着豐腴的屁股走了出去。

這時，客廳外面有汽車停下的按號聲。約克翰狠狠地猛一搖頭，像要把蒙在心頭的陰影晃去。他的面前，立刻又浮起那顴骨高聳、尖而瘦削的

面孔。陳飛翔這狠鼻子，果然把姓張的這頭老狐狸給扯來了。

首先探進客廳的是張仁傑那尖削面孔，陳飛翔跟在後面，一個勁地揉搓着他那特別大的鼻子。

「MR.張！匆匆忙忙地把你邀來，你不見怪吧？」約克翰掠了張仁傑那尖削面孔一眼，臉上居然有了笑意。

客廳中立刻熱鬧了一陣。侍者端了飲料出來，把加了酒的咖啡仔細的調勻，放到他們面前。另一個侍者再迅速地在三人面前的圓桌上擺了檸檬布甸、會菠籮、加倫餅等西式點心，再鞠了個躬，便馬上退了出去。

約克翰臉上的笑容馬上收斂了，劈頭便點了正題：「仁傑！你的老朋友廖瑞平居然和李雲鏑搭上鈎哩。」

張仁傑對約克翰這麼匆忙地把他拉來的用意雖然大約能猜着，但一時也猜不準約克翰這話的用意，便試探着說：

「粵東和東方銀行素來不大咬弦，怎麼倒扯上了？」

約克翰狠狠地一咬牙，道：「他們這是結成聯合陣線，要在三天後的銀行公會向我發炮！」

張仁傑的眼珠迅速地一轉，心想：果然不錯！姓約的擔心華資老闆聯合起來反抗。姓李的是華資銀行後起之秀，老廖這老傢伙算得上是銀行界的老行尊，如果他們眞的聯起手來，那可也夠姓約的瞧啦！你雖然財雄勢大，但論到在華資界的人事關係，你也得求我張某人。這麼着盤算的結果，張仁傑因約克翰的窘境暗暗高興，但他的臉上却居然能夠立刻浮出關切的熱情。他把身子往約克翰這面一探，道：「那麼約先生的銀行利率協定，就會碰上大阻力囉。想不到李雲鏑也有此一着。」

張仁傑這關切的口氣，就把約克翰的怒火更引發出來！他「騰」地跳了起來。但馬上他又「騰」的坐下了。他定睛地望了張仁傑好一會，直到他斷定對方的關切是出自他的本意，才緩緩地說：「所以，我才把張先生你請來。粵東銀行那姓廖的老傢伙不是和你很熟麼？只要你出面和老廖通一通氣，就把他的後脚給扯回來了。我知道你有這個把握。」

張仁傑尖削的臉肉抽搐了一下，沉吟着，好一會兒方道：「利率協定對他們這些銀行老闆來說，是利害關係，老廖也不是三歲的娃娃，怕不是那麼容易打動吧？」

「嘿嘿！你就告訴他：眼下的情勢，利率協定是勢所必行。偉烈銀行不能對眼下各銀行的惡性競爭坐視不管！」

「拿政府出面來壓他，恐怕不太適合吧？」

「這點，你繞個彎子和他說就是了！當然也是他那套不干預主義，但我猜到了他的本意。這就是說，他們這樣鬧，對他們沒有半點好處！按粵東現下的資產情形，我可以保證他排在第三級，這是說，他可以比第一級的銀行訂高半厘存款利率，甚至會排在第二級的東方銀行也可以高出四分之一厘，他犯不着跟姓李的亂跳亂鬧！這點，你跟他反複說清楚。你們華人有句俗語，叫針無兩頭利。粵東站在哪一頭，他老廖如果是明白人，就應該懂得衡量其中的利害輕重！」

約克翰自負地說。他的口氣，就好像要拿泰山向對方蓋頭蓋腦地壓下去似的。

張仁傑叉了一塊布甸菠籮塞進嘴裡。借這嘴嚼的片刻時間，他把約克翰的意思惴度了一下。他很有點驚疑地發覺，約克翰要他轉達的意思，無一不是針對廖瑞平這銀行老行尊的固有的弱點。一方面，他深知老廖的膽小怕事，要他眞刀眞槍地與偉烈銀行這金融霸主對着幹，便拿着手槍頂着他也不敢；另一方面，他對東方銀行迅速發展的勢頭的妒嫉又橫阻着他與李雲鏑的聯合！這麼盤算下來，他私下已幾乎可以斷定，只要落一點功夫，廖瑞平便會準地會往後溜。

「老廖的脾性我清楚，說清了，他會明白的！」張仁傑沉吟地說。在這片刻間，他已迅速地作出判斷，這是端出此行來意的最好機會了，「不過，也要着實下一點功夫！」

「對！這就要看你張爵士囉。」約克翰目光灼灼地看着張仁傑，興奮地說。

「約先生的吩咐，我自然是盡力而爲啦。哈哈！」張仁傑打了個哈哈，立刻把話鋒一轉，把他心中的計算亮了個頭來。「但我現在也碰上了痲煩！這點，約先生肯加以援手，那可也是迎刃而解哩。」

約克翰的綠眼珠馬上一瞪，像錐子似地盯着張仁傑：「什麼事？你先說出來看看。」

張仁傑却咧嘴一笑，像料準約克翰斷不會拒絕似的輕鬆地把他久困的焦慮抖出來：「呵呵！還不是尖沙咀那塊地皮的事麼。這塊地皮有一半在金鷹機構手裡，約先生是金鷹機構的執行董事，你說一句話，拖了這許久的事就解決了。」

「嘿嘿！張先生這是打蛇隨棍上麼！」約克翰的臉色一沉，眼珠子在張仁傑臉上打轉。他一向最恨的是受人要脅，如果不是他眼下的情勢所困，他準會繃起面孔一口拒絕。

張仁傑却似乎摸準了約克翰此刻的心事，他端坐不動，靜靜地等待着，他料準約克翰必定還有下文。

突地，約克翰站了起來，他雙手驀地搭在胸前，交叉着，似乎在權衡着這其中的輕重。

「這塊地皮金鷹機構也有一個發展計劃。站在公司董事局的立場上，對張先生的要求，就恕難從命！」

「呵呵！約氏家族實際上就等於金鷹機構董事局，這點，在香港是誰都清楚的啊！況且約先生爲偉烈銀行動議的利率協定順利通過的工夫，難道就不是爲了公司麼？」

對約克翰拒絕的口吻，張仁傑抑制住內心的緊張，在這個關節上把彼此的利害關係不緊不慢地掏了出來。

一股寒光在約克翰的綠眼珠中撲閃了一下，「這頭老狐狸！」約克翰在心裏狠狠地罵道，「他這是趁機來敲我的竹槓！」怒火在他的心內騰地燒了起來！他臉上白淨的膚色泛出紅光，使他顯得比平日漂亮！

緊看着約克翰臉色的張仁傑立即便察覺了這迅速的變化，一句在洋人朋友口中聽來的口頭禪突地浮出來：「約大公子最憤怒的時候就最漂亮。」他的心不禁一沉，一種與約氏鬧翻臉的恐懼感突地罩住了他全身。他不自覺地微抖了一下。立刻，他的口氣放得更軟了。

「我是搞地產生意的，這個約先生你知道。搞你們的銀行事，我自問不是這塊材料，現在插上一手，可是勉爲其難啊！」

張仁傑圓滑地笑了笑，拚命地掩飾內心的緊張。他這時的口氣，與他在影城中那冷得像鐵板般的口吻判若兩人。他臉上盡管仍擠着笑容，但已相當勉强了。

張仁傑在這片刻間變幻不定的神情，雖然轉瞬即逝，但一直留意着他的約克翰，却迅速地攫住了！「哼！狐狸到底是怕死的！」他捧起圓桌上的咖啡，呷了一口，往一直寂然不動地聳着鼻子的秘書陳飛翔瞥了一眼，又落在加倫餅盤上，却沒有動它，用手向陳飛翔指指，說：「他是我最信任的秘書，一個非常有用的中國人。他有一個狠犬的鼻子，專門負責東方機構那面的情報工作，所以姓李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我的眼睛！」

約克翰停了停，盯了張仁傑一眼，驀地把話鋒一轉，說：「我做事喜歡乾脆，討厭討價還價，討厭猶豫、膽小、怕事！別人怎麼對我，我心裡裝了個閉路電視機瞧得一清二楚。同我合作，我姓約的就講這份義氣，絕不會虧待了他！」

約克翰說到這裡，故意停了下來，讓張仁傑去仔細品味，借機觀察一下對方的反應。

張仁傑臉上雖依然能夠保持一絲笑容，但內心却彷彿受了重重的一擊！約克翰在這時刻重提這段往事，其中的含意張仁傑哪會聽不出來！

「……我既然能夠把你捧起來，也就能把你壓下去……壓下去！假如你不合作的話。」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他初到香港，決心搞地產生意，但許多人都欺侮他不懂。一天，他騎着單車，趕去他那只有三幾間舊屋、木板棚的「地產公司」時，太累摔在半山坡上，碰巧遇上了出來晨運的約大公子約克翰。這一摔，可就把他摔上幸運女神的手掌上去。約克翰好奇地問了張仁傑的名字，他很快便發覺，這瘦削的青年人身上有一股潛力。碰上了這麼一個天大的機會，隨時隨地張開十隻指頭抓攫的張仁傑那會輕輕地放過？於是，他緊緊地抓住了。他靠了這股子幾乎無處不達的「天時」的力量，在短短十幾年間，混出了目前的頭面。

這一霎間的盤算，就把張仁傑當初那一摔的腰酸背痛勾了出來。此刻，他又好像被人摔了下來，腰背作痛，因而在約克翰面前矮了半截似的。

一直留意着張仁傑的約克翰突然地哈哈大笑，隨即伸出手來，重重地一拍張仁傑的肩膊，說：「呵呵！別多心！咱們是多年的朋友。我姓約的脾氣，難道你還不清楚？你們中國人有句俗話，說爲朋友可以兩肋插刀。我就喜歡這種義氣！你可別小看了自己，你現在是香港地產業霸主，有數的英皇御封的華人爵士哩！」

「咱僅是忝列其名罷了。」張仁傑不自然地說，嘴角抖了一下。

約克翰又迅速地瞥了張仁傑一眼，臉上漸漸地露出了一種征服別人的興奮。

「嘿嘿！MR.張，你太謙了！在華人心目中，你是令人羨慕的英皇御封的爵士，這就夠了，你出面說話，對華人更有吸引力，更能打動人心。比如說吧，當我把這個……」約克翰伸出手來，狠狠地一個抓攫，「你站出來說句話，其他的華人就會相信……況且，你當然不會忘記，他那個大計劃是衝着你的帝國地產來的。雖然現在他碰上困難，但姓李的雄心大得很，當他在銀行方面騰出手來，那就有你的看囉！」

約克翰說，特別加重了這最後一句的語氣，又故意一頓，綠色的眼珠尖利的在張仁傑臉上打轉。

「哼！我張某人也並非吃齋的和尚……」

張仁傑咬着牙，像在牙縫中擠出來的一字一句地說。約克翰這話，把他潛藏於心底的焦心事猛地勾了出來。

約克翰大笑，隨即又讚賞地拍拍張仁傑的肩膀，綠色的眼珠撲閃着。

「GOOD！你當然不是吃齋的和尚，是吃肉的！NO！是吃老虎肉的狐狸。YES！YES！還得加上我這……WOLF！所以咱們這是合作，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的合作。」

約克翰興奮地說。他迅速地瞥了張仁傑一眼。張仁傑無奈地跟着咧嘴一笑，但這笑容比哭更難看。約克翰的眉毛霍霍地跳動，隨即補充了一句：「至於你說的那塊地皮，它是咱們機構發展九龍倉大計劃的一部分，所以你提出的要求，要一併

在董事局提出來研究。不過，這總得等我解決了……這個！才騰得出時間來考慮。」

* * *

當張仁傑那拱起的背影剛剛在客廳走廊消失，自始至終像老僧入定似地寂然不動的、被約克翰譽爲「有狠犬鼻子」，嗅覺靈敏的秘書陳飛翔，便立刻像綉花針被磁鐵吸引般吱溜地向約克翰身邊湊近來。

「這姓張的！行麼？」陳飛翔往外面吸一吸嘴，低沉、迅速地說。

「這個人滑頭，有腦筋，對咱們非常有用。但要善於控制他。他的狐狸尾巴給我扯住，他就得聽我的話。對付粵東這老頭子，他這是綽綽有餘。」

「但時間上來不及了，銀行公會後天就要舉行例會。」

「我也是擔心這個。跟在李雲鏑後面跑的，到底有哪幾家銀行？這個，你摸得準麼？飛翔。」

「長亨的老謝是瞧着廖瑞平行事，但百通、華銀這幾家是跟着李雲鏑屁股跑的。現在東方和粵東這麼領頭一鬧，這些華資銀行就跟在後面起哄。廖瑞平這老頭子我仔細摸探過，這個人最識得看風轉舵，眼下他以爲抗利率協定這股風頭勁，張仁傑要扯轉他，不是一件容易事，除非讓他瞧出厲害！但時間緊逼，我擔心咱們來不及了！除非……」

陳飛翔停了一下，緊張地聳着大鼻子，似乎在盤算着是否把他的重要見解說出來。

約克翰却不耐煩，他把手指啪的一彈，道：「除非，除非什麼？說，說出來聽聽？我的狠犬鼻子。」

「除非暫時把討論利率協定的日期拖住……」

「嘿嘿！你是說咱們要被逼推遲實施利率協定的日期？這豈不是向他們示弱麼？他們是什麼東西！」

「這叫退一步進三步，或者說，這叫預伏硬弓收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

陳飛翔陰沉地說，隨又猛地一咬牙，把他摸索到的底牌亮出來：「根據線報，李雲鏑幾天前視察過東方紡織廠，出了一件他感到丟臉的事，一個女工在他眼底下被機器壓斷了指頭，李雲鏑心性自傲，這件事產生的衝擊力很大，所以，他打算在短期內大規模擴充改革東方紡織廠……」

「這跟眼下的火頭有什麼關係！」約克翰不耐煩地猛地打斷陳飛翔似乎離了軌道的話題。

陳飛翔不爲所動，聳着鼻子，繼續把下半截說下去。

「但東方機構資金不足！李雲鏑爲應付頒佈的銀行條例，把他近五千萬的現金扯住了！所以他現時的銀根很緊。但他那個改革紡織廠的計劃却大得很！聽說超過億計。這麼看，擺在李雲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拚命拉存款、爭取流通現金；一條是向外求貸。拉存款這一條數量有限，而且給銀行新條例扣住，只準動用有限的一部分，所以實際上擺在李雲鏑面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向外求貸……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噢！你是說，抓住姓李的這個弱點，把餌放出去！」約克翰驀地醒悟了，把手一推，然後迅速地攫捏一下，「然後，把這個狠狠地拿回來！」他的綠眼珠興奮地閃着光。但隨即可又猶豫起來，「你這個線報可靠麼？姓李的改革計劃要動用的資金到底是多少？如果是小數目，他犯不着向咱們求貸。他也絕對不肯拿東方銀行的資產來作貸款抵押。」

陳飛翔微微一笑，似乎對這一切均已胸有成竹。

「姓李的改革紡織廠的資金詳細資料，有一個人可以利用。這個人財迷心竅，整日做發達夢，只要咱們給他一點好處，當然要超過他現在已經得到的，他就會像一條狗見了肥骨頭一樣搖首擺尾撲過來，乖乖地聽咱們使喚。而且，作爲一個商業卧底間諜來說，我敢保證，除了他，普天下恐怕也難以尋出第二個來……所以，咱們要摸清姓李的底細，就着落在這個人身上……」

「兜來兜去，這個人到底是誰？說！」

「李雲鏑的堂妹夫沈松柏。」

「嘿嘿！他們是親戚哩。你們中國人不是最講親情麼？他會倒戈相向麼？」

「李雲鏑的東方機構從來不偏重親戚辦事，所以，沈松柏雖然是李雲鏑的堂妹夫，但直到現在，還是地產部一位有職無權的副經理。他老在李雲鏑面前擺出委屈的樣子，但姓李的却偏偏瞧不見。」

「嘿嘿！這麼說，這個人可以利用。我不管他想不想發財，錢人人見了都會瞪出眼珠子。只要他有眞才幹，替我辦事，我就不會虧待他。你去探一探他的盤口……但怎樣保證姓李的吞下這美餌，而且要迅速！」

「所以就要通過沈松柏摸清李雲鏑的胃口，然後投其所好放出美餌，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嘛，就看咱們用什麼方法把姓李的頭按下去，逼他吞下。」陳飛翔說，他的底牌已全部亮出來了，但約克翰却似乎瞧了仍不滿足，他的綠色的小眼珠霍霍地在陳飛翔臉上那特別大的、聳動着的鼻子上打轉，似乎要在這狠犬般的鼻子上再挖出更多的東西出來。但他立刻便失望，因失望却反而高興得意起來：嘿嘿！你到底還是欠了一點火候！他馬上興奮地想到了第二步的更詳細的情形，例如在香港的船公司中，有哪一家是在東方銀行買了最重保險的！然後是這家公司的輪船在世界某一個角落的沉沒；然後是東方銀行一方面要

面對那求貸的大筆資金，另一方面又要應付那日夜被人催逼的保險巨額款項；然後是一條自傲的黃色的大鰲魚被逼着痛苦地吞下了藏了鋼鈎的餌食。接着是更遠的第三步、第四步……

這時，在客廳外面，一羣喜鵲不知是被什麼驚動了，吱吱喳喳地撲飛起來，掠過客廳，一直向夕陽斜照下的游泳池那邊飛去。

約克翰驀地站了起來，目光定定地落在那剛剛掠過去的喜鵲軌跡上。

「他們聽了銀行利率協定推遲討論實施的消息，會不會像這羣喜鵲般哇哇地亂跳亂叫？你說，飛翔……」

陳飛翔微微一笑，聳了聳大鼻子，道：「但可惜他們是飛向夕陽那邊去，這叫：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陳飛翔的話音剛落，一陣嘻哈聲便傳了進來。約克翰一聽，眉頭馬上又擰緊了，那壓抑住他的陰影又驀地飄來，把他那顆因決定了某種重大決策而發亮的心蒙住了。

隨着這嘻嘻哈哈聲，一個年約三十，金髮勾鼻的英國男子，扯着一個黑髮高鼻肉色紅潤的中英混血兒少女，像兩個陀螺般旋轉過來。見了約克翰，那個英國男子略微一怔，隨即又毫不在意地嘻笑着，「大哥，你回來啦……嘻！爸爸硬要我把伊利莎扯來，他說要見一見她。」他嚷了一句，便又像陀螺般地旋上二樓父親的書房去。

陳飛翔朝樓梯上面瞥了一眼，聳着鼻子意味深長地笑笑。

「約先生！你弟弟約克路很得父親歡心哩！」

「華而不實的浪蕩子弟，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約克翰對他的弟弟約克路似乎沒多大好感，生氣地說。因心裏那片濃烈的陰影的籠罩，他的臉色變得越發難看。

* * *

天還未大亮，徐振中便一骨碌地跳了起來。他掏出塞在枕頭底下的腕錶，心便立刻抽緊了。

「七點啦！我今天早上和她說好了接她出院。還有一個鐘頭……老天，我臉還未洗哩。」

徐振中忙亂的興奮地嚷了一句，隨即衝入洗手間，僅片刻功夫便又衝了出來。他的動作雖然這般地忙亂，但往脚上套上一對便鞋時却異常的仔細，然後，他便衝向電梯口去。

徐振中住的是東方紡織廠特別爲高級職員租用的宿舍。樓下便是四通八達的大埔道。他截了一部出租的士，「伊利莎醫院。」他嚷了一句，便一屁股坐上去。由這裡到伊利莎醫院，要走一大段路程，徐振中爲今朝接她出院的事，弄得在床上翻轉了大半個晚上，直到拂曉時分，才朦朧地合上眼皮，誰知一合上眼皮便起遲了半個鐘頭。這時，他強逼着自己閉上眼睛，企求能睡上片刻，不然，因失眠弄得面青唇白地去見她，還來她第一次見面的媽媽，這像甚麼話。

他剛一閉上眼，她那清脆得像溪水叮咚的聲音，却立刻在他耳邊響了起來。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他那時便已動了改革廠子裡老爺機的念頭。這天，他非常清楚地記得是哪一天！他在紡織間轉了大半天，弄得滿臉都是油污。他在三號車位旁停了下來。他被三號車手那熟練的接線手勢吸引住了，他不知嚷了一句甚麼。

「你……你是問我麼？」三號車手驚疑地抬起頭來。

徐振中這時才看清楚這車手原來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瓜子臉、眼很亮的少女！他的臉倏地紅了。

「啊啊！對……我姓徐，但沒甚麼，我只是想問一問。這台機是你照管的，好用麼？有甚麼缺點？能說說麼？」

「這台機太舊了。我做慣了，還不覺怎樣，但新手就慘了，紡出的布線頭又多，紗支不均勻，漂染部還說咱織出的布很難着色哩。」

少女並不知道這自稱姓「徐」的男子到底是甚麼來路，但她見了他那副眼鏡下面被油污塗花了的臉便覺得好笑，這一笑，她的話就多了。

「對呀……你說的太好了。我也正在動它的主意哩。」

「動主意？你？你不是機器保養工麼？想那麼多幹嘛？稽查科的人也問過許多次了，但他們最後總是那幾句話：多出多少布？要落力做，不要讓機器歇着，煩也把人煩死了。」

「啊！不，我不是稽查科的。我也很討厭他們。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如果把它換成錠數少、紡紗又快又安全的新式機，你說怎麼樣？」

「好呵！這當然好啦！錠數少，咱開機的輕鬆些，紡紗又快，太好了。」

少女樂得拍拍手掌，很亮的眼睛緊緊地望着對方，但她立刻便醒覺面前是一位男子，而且是一位她根本不認識的男子，她那瓜子臉馬上泛出羞紅，連忙扭開臉去……這以後，徐振中才打聽到這位少女叫宋綺芬。

這半年來，每當把他的心扣住的改革紡織廠大計這個套子稍稍露出一個缺口，宋綺芬的身影就緊緊地纏繞住他，令他很難有片刻的寧靜。每當這時候，在他的意識中，他就把那個大計劃和宋綺芬的拍手歡叫的影子連在一起。他和宋綺芬說過的那八句話，僅僅的八句話，在他最感困倦時，就嘴嚼着這八句話，他的心就陡然一震。這八句話幾乎給他嚼爛了，但他依然是這麼的津津有味，彷彿要在這裡面再品嘗出多一點的甜味來……對，這多好！不，是這樣說：這當然好哩，錠數少，我們開機的輕鬆些，又

安全，紡紗又快……她是這麼說的。這是她最開心的時候說的，她笑得多美啊……徐振中這麼反覆地想着，自我陶醉着，幾乎成了他每晚攤開圖紙，描繪他那個改革藍圖的前奏曲……對，這對她們好，對李先生這位特別的老闆好，更重要的，這是一間華人辦的企業，幹得好不好，是華人的面子哩，他堅決地下了這個判斷，他心力交瘁的身子便立刻覺得輕鬆了。他疾速地在圖紙上描繪、計算起來。

但有時，他覺得自己似乎已對她動了心時，便會惡狠狠地責備自己：呸！你這算甚麼？你雖然掛了個總工程師的牌子，別人都說你是廠裡的「金牌王老五」，但這是見鬼的！你已經三十五歲了。她，只有十八歲。在下意識中，徐振中拚命地把對方的年齡想得細一點，以强逼自己承認對她動心是一種妄想。

因此，她的影子纏得他越緊，他就越發拚命地去一躲避她。在這半年中，可憐他就只和她說過這麼被嚼爛了的八句話。但當宋綺芬斷了手指，送進了醫院，徐振中的雙脚就有如被鬼驅趕着似的，一天兩頭地往醫院裡跑。每次他挽了一大袋鮮菓，打算和她說上一大堆的話，但每次碰上她的二叔宋宏基對他那冷冷的面孔，他就只來得及把鮮菓放下，不知所措地問一句話，就急急忙忙地溜走了。有許多次，他不敢再去醫院了，但立刻又這樣安慰自己：怕甚麼，她受了工傷，我是工程師，有責任哩。這樣壯起膽子，他又往醫院裡跑，最後，當他知道她快出院了，才像受刑前的犯人垂着頭對她說了一句：「宋小姐……我……我來接你出院好麼？好麼？」

「喲……我很樂意，假如徐先生你有空的話。」

「有空！有空！我一定抽得出時間……」

徐振中伸手狠命地抓了抓頭髮，在這一刻他的心幾乎要跳出胸膛去……但想不到今天却誤了時間！你這該死的「金牌王老五」。

徐振中坐在的士車位上，惡狠狠地咒罵自己。這時，他的心恨不得變成個大力士，一把擧起車子，把它連同這該死的司機和自己擲到伊利莎醫院裡去。

在伊利莎醫院門口，的士還沒停穩，徐振中便胡亂地擲下十元港幣，便跳了出去，像鬼趕着似地跌跌撞撞地跑去留醫部。

他給一位護士截住：「先生，你來這幹麼？」

「啊！對了！我是來接她出院。她，她叫宋綺芬。」

「噢，是來接斷指的宋小姐麼？她是我護理的。先一刻已有人接她出院了。你是她甚麼人？」

「壞了！我果然誤了鐘點！」徐振中失聲地大叫。

「先生，你貴姓？是宋小姐的甚麼人？」

護士小姐見徐振中不答理她，不滿地抬高聲音，尖鋭地又帶點好奇地說。

「啊，我姓徐。是她……啊，不是甚麼……對，我得馬上去油塘灣。」

徐振中跳了起來，轉身就跑，自言自語地邊跑邊說。話音未落，他已像一陣旋風般捲了出去。

被撇在後面的護士小姐氣得呱呱大叫。

＊　＊　＊

幸好他總算還記得宋綺芬住家的地址，那是在九龍觀塘茶果嶺下的木屋區。來到這兒，徐振中茫然地往四週望了一下，也許是目前那場暴風的餘威猶在，漫山遍野中，到處是一幢幢被暴風吹得東歪西倒的木屋。山腰、山脚到處是人，有的正爬上屋頂，用木板遮住破洞；有的舞着鐵鍬，趕着挖開掩到屋裡的爛泥、浮沙的；有的拖着小娃娃，沿着每間木屋尋人叫嚷的。每個人，男男女女的臉上緊緊地繃着，滿是憤怒，又滿是希望；他們在緊張地動着，忙着，便似籍此發洩對颱風的憤怒，又彷似以此表示着他們決不退縮、決心在這幾乎是廢墟的山上、山腰、山脚重建他們賴以生存的簡陋的家園。

「請問木屋區三十六號在哪裏？」徐振中在這亂哄哄的木屋區內傻了眼，緊張地打探着，被問的人眨了眨眼，說：「這裡的門牌是隨便編的，你要找人，最好是說出到底是找誰。」

徐振中無可奈何地說出了「宋綺芬」這個名字，但却沒人認識，最後他靈機一觸，搬出他曾在醫院見過面的宋綺芬的二叔「宋宏基」，想不到這冷口冷面的四十出頭的漢子的名字，馬上就換來許多張熱情的面孔，有一位老太婆還自告奮勇，一脚高一脚低地把他領去油塘灣畔的一間石屋。這間石屋的門口，果然寫了「三十六號」。

「阿基，有人找你呀！」老太婆向門口一個正用勁地俯着頭把淹住屋脚的爛泥挖開的中年男子說。

宋宏基猛的抬起頭來，依然是那副冷口冷面，這在徐振中的直覺中至少是如此。他馬上便變得手足無措了。他避開對方向他身上射來的烱烱的目光，訥訥地說：「我……宋先生，我說好了接宋小姐出院，但她走了，我才來這兒看看。」

宋宏基滿臉冷冷地咕嚕了一句：「眞是的，早不來，遲不來，偏偏這個時候來……」他迅速地瞥了徐振中一眼，見他像犯人似地呆站着，終於在冷漠的臉上跳出一絲笑容：「阿芬，有人找你。」他向屋裡大聲叫道。

石屋的門呀的一聲被人在裡面推開了。「誰呀？這個時候，不怕爛泥把你淹死麼？」人未見，一聲清脆得如溪水叮咚的聲息便响了出來，跟着便鑽

出一位身材苗條的少女。她一見徐振中，便驚疑地、意外地眨着眼睛，說：「喲……是你！你摸到這兒來？」

「我，我到醫院不見你，便趕來了。」徐振中心虛地、囁嚅着說。

宋綺芬眨眨眼，原來很亮的眼睛更亮了，她微咬一下嘴唇，腮間迅速地飛上兩片紅暈，但她馬上把手一擺，大方爽朗地對徐振中說：「徐先生，請進來坐吧。」停了停，她補充了一句：「我阿媽在裡面。」

這間木屋比起其他在山頂、山腰、山脚的木屋來說，是滿不錯的了。木屋的牆是用石塊壘築的，如果不是上面那已被風吹雨打得有點殘破的鐵皮頂，那它會顯得更好看些。但它與那些隔了二、三十丈遠處的巍峨的洋樓相比，就顯得份外的寒酸。

進門之處，是一個不大的花園，栽了清一色的茉莉花，雖經歷了一場暴風雨，如雪樣白玲瓏可愛的小花朵兒却依然强韌地掛在深綠色的枝葉上，散出清心潤肺的香氣。小花園望出去，在十幾丈遠的山岩下，儼然是一望無際、碧波萬頃的內海灣。蒼灰色的海鷗、紅間藍的海燕在海灣上面迴飛嬉戲，不時低低地掠過海面，向這邊飛掠而來，連海鷗那雪白、海燕橘黃色的肚皮亦清晰可見。

屋內是一廳兩房的間隔，還算寬敞。廳中擺了幾張木製桌椅，桌上擺了一部單喇叭的收音機，算是屋中的唯一的高級消費品。廳中有一位年約五十多歲的婦人，在摸索着、穿着塑料花；一個年約五歲大的男娃娃在她的身邊，不時用手指頭點着塑料花，嚷着：「阿媽……是這個，是這個孔哩……」

「阿媽，姐姐和一個男人。」

五歲大的男娃一見姐姐和一個陌生的男子一道走進來，也許是破天荒第一遭吧，他好奇地睜大了眼珠，骨碌碌地繞着徐振中的身上轉。

「這是我阿媽，小弟宋生勤！」宋綺芬向徐振中介紹說，一面招呼他坐下，倒了一杯自製的茉莉花茶遞給他，便蹲在母親身邊，想幫着穿起塑料花來。她的右手拇指清晰地露出了一條紅痕，她低聲地對母親說了幾句甚麼。

宋媽媽驚疑地抬起頭，下意識地向徐振中這面望過來，徐振中這才發覺，她的雙眼已被密密麻麻的白網絲蒙住了。

宋媽媽的臉向着徐振中，很大聲地說：「我老婆子的眼睛瞎了，看不清你，但我知道你坐在這。阿芬說，您是大人物哩，是個總……總甚麼來着？阿芬。」

「是總工程師……」宋綺芬微咬一下嘴唇，低聲說。

「哎呀！看我這老婆子，不但眼瞎了，連記性也沒了……對，是徐總工程師，您怎會到這來？阿芬在廠裡不是幹錯了甚麼吧？看她，連手指也弄斷了，幸虧你們這些大老闆，總算有好心，給她接上了，不然，她怎麼生活呀。」

宋媽媽嘮嘮叨叨地說着，她的眼睛雖然瞧不見，但她臉上的表情却非常豐富，看她的神情，似乎是恨不得把徐振中拉進心裡，看看他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這個第一個來探訪女兒的陌生男子。

這時，在屋外挖妥了爛泥的宋宏基也走了進來，徐振中一見他那副冷口冷面的臉孔，心下就更慌了。爲甚麼來？自己到底爲甚麼來呢？他問自己，但連他自己也回答不出來。他只知道，有人對他說：穿綁帶鞋的人專注於事業，但愛情不成功；但穿便裝鞋，却是愛情方面的幸運兒，所以他這半年來便綁帶、便裝地輪流穿着，但今天一早，他雖然匆忙，却沒有忘掉穿着這雙據說會在愛情上帶來好運的便裝鞋來……

「我……我爲甚麼來……啊，不，宋小姐並沒有出甚麼差錯，你放心！但我不是甚麼老闆。宋小姐的斷指接上，多虧了李雲鏑先生，他才是大老闆哩。」

徐振中變得很可憐，笨口笨舌的，連說話也顚三倒四的，雙手也不知放到那兒才是。他捧起茶杯，想喝一口，但馬上又放下，手垂了下來。人家瞎了眼，都還忙着，自己大咧咧地坐着，人家會怎麼想呢？徐振中這樣責備着自己。

「是呀！是呀！這眞虧了李老闆哩。我老婆子快進棺材了，想不到還會碰上有良心的老闆，我的眼睛看不見，莫不是這年頭連老闆也變了麼？」宋媽媽眞誠地說。

「哼！他這是假心肝，是收買工人替他賣命，你們工廠的工傷事故多，爲甚麼不早想辦法弄好？好啦，等把人家的手指軋斷了，才假惺惺地出來搶救……當老闆有哪一個不是裝了個榨血機？不然，我大哥也不會活生生地摔死！」

冷口冷面的宋宏基掃了徐振中一眼，憤怒地說。在下意識中，他是把徐振中看成是「老闆」這一路的人。他往屋角神枱上的一塊靈牌瞥了一眼，臉孔更像鐵板冰冷。

宋宏基突然提起這個，石屋內的氣氛像突然掉進冰窟，僵凍地凝住了。各人想着各自的心事，誰也不想開口說話。徐振中尷尬地站起來，走過宋媽媽這邊，蹲下，也相幫着穿起塑料花來。

「哎呀！徐先生，這個活怎敢煩您來幹？」

宋媽媽眼睛瞎了，耳朵却特別靈。徐振中剛一蹲下，手指剛觸着塑料花，她便馬上察覺到了。

小弟宋生勤却很高興，他一面指點着徐振中該穿這個孔，不該把花葉

倒轉了，一面高興地嚷着說：「好呀！叔叔也幹，就快多了。穿完這紮花，我就可以吹琴玩啦。」

這天眞活潑的小弟弟，把患得患失的徐振中逗得開心起來。他一面按着他的指點穿花，一面問宋生勤說：「你喜歡吹琴麼？吹給我聽聽，好麼？」

宋生勤一聽，小腦殼搖得像貨郎鼓，把小手指頭按在嘴唇邊，示意要細聲地說：「噓……阿媽不準，她要我每天穿好十紮花，才準玩去。」說是細聲，但他的話却誰都聽得清楚。

宋媽媽有點不好意思，搖搖頭，像替自己解釋似地說：「徐先生，這小鬼頭調皮死了，可別聽他亂嚷嚷！說來也不怕你見笑，咱窮人家，每塊錢掰開了都有血汗味呀，市面的東西貴，工錢少，今天加價明天加價的，咱每月都要東湊西借，才挨到阿芬她出糧……我老婆子眼睛瞎了，沒用啦，得靠這娃娃幫着眼，每天穿十紮八紮塑膠花，幫補着度日，這娃娃快讀書了，開支使用更多，阿芬遲早是出門的閨女，咱可不能老拖着她，不湊合着過日子，怎麼行？可不是做阿媽的心硬呀……徐先生是有錢人家，說出來您可別見笑。」宋媽媽嘮嘮叨叨却是口氣硬朗地說着。

徐振中尷尬地笑笑，他有點不好意思：「我算甚麼有錢人哪，每月也不過是支老闆的薪水……」他忽然感觸起來：「我小時候讀書回家，老媽媽要我剪一籮布紮好等明天賣了，才準我做功課，我不聽，捧起書包溜了，回家沒飯吃，還挨了老媽媽打一頓屁股哩。」

「叔叔也挨打屁股麼？」宋生勤大概挨打屁股挨得多，聽徐振中這麼一說，幸災樂禍地拍手叫道。

宋綺芬一直低垂着腦袋，這時也不禁噗嗤地一笑，紅霞在她臉上一直未褪，這時更覺鮮艷，也更迷人。

因宋綺芬這一笑，徐振中突然覺得自己的信心足了，因而連宋宏基那冷面孔也變得不怎麼的怕人，他的話突然多了起來。

「宋媽媽，您眼睛是甚麼時候瞧不見的？我聽我一位讀醫科的同學說，眼球有白網，是甚麼……對，是白內障，可以醫好的。」

宋媽媽忽地抬起頭，她雖然瞧不見，但依然把臉定定地向着徐振中，好像在黑暗的長隧道中苦挨着，突然見到外面透進的點點亮光……但僅一霎間，她的頭又垂下了，彷彿這一切都不過是騙人的影像。

「哎！不要逗我這瞎眼老婆子開心了，都瞎了兩年了，還會醫好，就算能醫，咱們哪來的錢？要有錢，孩子的爸爸也不會從半空中摔下來……這幾年來，就靠我一雙手，把這兩個孩子拉扯成人，還靠了二叔他，爲了咱，他快四十了，連老婆也討不起，我老了，還盼甚麼醫治，有錢的話，讓孩子多唸幾年書，長大了不用受咱這輩子的苦，我老婆子就是帶着這雙瞎眼珠進棺材也安樂了。」宋媽媽說。她的眼圈有點紅，但很快地，她挺了挺腰，又若無其事地低垂着頭，摸索着，把一片鮮艷的玫瑰花瓣插上去。

「她爸是摔死的麼？」徐振中說。他本想安慰着，但却說出這句問話。

「唉，都過去五年了。還說它幹麼？」宋媽媽歎口氣。

宋宏基突然冷冷地一笑，在另一邊插進話來：「大嫂，怎不說？說訝，你不是說老闆也有好心肝麼，你不說，我替你說，也讓他們這些有錢人、大老闆聽聽嘛。我大哥是地盤泥水工人，每天靠雙手賺那數百塊……那天他患了重感冒，發燒發熱，人都迷糊了，大嫂就勸他，歇着吧，上高爬低的，好人也頂不住。但地盤的老闆不準，說是工夫緊，要請假可以，不如請個長假回家歎世界！大哥嚇得不敢作聲。這個年頭，找份工不容易哪，他就硬挺着，爬上了十九樓，苦熬了大半天。到傍晚，一部轆轤車突然從上面斷了鋼索掉下來，其他人都及時避開了，但大哥迷迷糊糊的，哪裏來得及。給轆轤車蓋頭蓋腦地壓下來，連人帶車從半空中直摔下來。他，連頭也給壓碎了……可憐生勤他還在大嫂肚子裏……」

宋宏基冷冷地說。但徐振中聽得出，他的聲音飽含了酸澀和憤怒。

「五年了，大嫂的眼睛突然瞎了，我這個當二叔的總不能撒手不管，我討不到老婆不要緊，能看着她姐弟倆好好做人，活下去，我和大嫂總算對得起大哥，但眼下却連這條生路也不給這些窮人，今天是巴士加價，明天是小輪加價，後天是電費加價，加！加！加！大老闆們張開了獅子大口，怕要連咱窮人的骨頭也要吞下去才甘心，光是我這個工聯會的理事，每天就收到那些因工傷事故傷殘者的幾百份申訴……我看哪，這塊地方遲早要燒起一場大火，你們等着瞧吧！」

宋宏基說着，他拿眼角尖厲地掃了徐振中一下，「可某些人却還在替那些大老闆死心塌地賣命！」他又瞥了宋綺芬一眼，「這些人能有甚麼好東西？咱犯不着去聽他們的花言巧語。」說完這最後一句，他意猶未盡地盯了徐振中一眼，便驀地走了出去。

這露骨的敵意的嘲罵，徐振中便再傻，也感覺着了。他的臉漲紅了。一時間，徐振中感到很難受，一種像鉛般沉重氣氛充塞着這間石屋，壓抑着他的心頭，他本來就不擅長交際，這時更顯得笨口笨舌，嘴張開了幾次，想說甚麼，但甚麼也沒說出來。

「我……我想我該走了。」最後終於說出來的，是這麼一句極不得體的話。

宋綺芬猛地仰起臉，像瞧怪物似

地盯了徐振中一眼。

「阿芬！徐先生要走，你送一送他，過門都是客哩。徐先生，她二叔就是這種怪脾氣，你就當他是個粗人，不像你們有文化的，原諒着點吧。」

宋媽媽歎了口氣，向徐振中這面點着頭說。

＊　＊　＊

他倆走小花園後面的側門出去的。這是宋綺芬的意思。她大概是怕自己再碰上她那位冷口冷面的二叔吧，徐振中樂觀地替自己猜想，這麼着，他幾乎已喪失殆盡的信心又鼓起了一半來。

太陽爬上半空了，碧波萬頃的油塘灣，正沉浮着一個幻變着七彩光華的金球，在陽光下面，大羣大羣的海鷗、海燕低飛迴旋，嬉鬧得更歡。

「二叔爲阿爸的死，脾氣變得很猛，你怪他？」宋綺芬說，用眼再瞟了瞟徐振中，「不，但我覺得，李先生不是他說的那號老闆。」

海風很勁，宋綺芬的身子微微的抖了一下。

「你冷嗎？」

「不，我是吹慣海風的。」

走了長長一段路，兩人就僅說了這麼四句話。到轉上大道時，宋綺芳停住了脚步，往前指了指說：「徐先生，前面再拐個彎，就是車站，你自己慢走，我不送了。」但她的脚步却沒有往回動。

「宋小姐，你，你知道我爲甚麼會來找你麼……」徐振中鼓足了那一半的勇氣和信心，終於說。

「我……我怎麼知道？」宋綺芬迅速地瞥了徐振中一眼，馬上又低垂了她那雙眼皮，讓長長的睫毛把自己那對亮晶晶的眼睛遮住。

「不……你，你應該知道的……對了，我不是說好來接你出院麼？你怎麼先走了？」眼看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徐振中大急，一急之下，終於就把他早就該說的話不顧一切地衝口說了出來。說着，他的面紅得像鷄冠，彷彿這比攀上扯旗山更艱難。「我擔心你傷口還未全好，就，就這麼着，我就從醫院趕來了……我，我還要說甚麼好呢……不，你明白我的意思……」

宋綺芳微微一笑，帶着羞意地望了徐振中一眼，她終於明白徐振中的心曲了。其實，這位冰雪聰明的少女，從與徐振中幾次相觸的眼神中，就已經覺得這裡面有不尋常的味道，她只不過是等待着徐振中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因爲她怕自己的眼睛欺騙了自己。她不敢相信，這麼一位全廠矚目的「金牌王老五」，一位總工程師居然會瞧得上一個像她這樣的窮家女工。一種在窮苦人家長大的少女，面對時下那些有錢有勢的公子哥兒所特有的自衛心理，像柔韌的絲綢把她的少女的心緊緊地纏繞住，綑綁住，使她不敢逾越半步，作任何非份的奢想。此刻，她終於在徐振中口裏聽到了，但想不到，他花了拉牛上樹般的力氣說出來的竟是這麼一句顚三倒四的話，他的心意她是明白的。而且，比聽了幾千遍那些「我喜歡你、我愛你、我恨不得把你含在嘴裏、惜煞你、疼煞你」等等的油腔滑調更受用千倍。她有一句不知是那兒聽來的信條：最不擅長交際的人，是最尊重感情的人……到這時，她終於相信，自己的眼睛並沒有欺騙自己。但正是在這個也許是所有少女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宋綺芬這位爽朗大方的少女，却反而害羞起來。

「啐！誰明白甚麼了？但你可以說……」宋綺芬極微弱地說。她的少女的矜持，阻止着她坦白地承認，但她的兩腮，却紅得像兩朵開了苞的桃花。

對這種明顯地鼓勵他往下說的暗示，徐振中就算再傻呆呆的，也聽得出了。他瞪着眼睛，緊張地問：「我……我是說，我們可以做……做這個朋友麼？」

說完，他緊緊地盯着垂着頭的宋綺芬，就如面對着一位神秘莫測的法官，等待着他的宣判的犯人一樣，充滿了迷惘、期待、痛苦！但話一出口，他又慌亂起來，他怕在她的口中直接地聽到一句「不」字，他擔心自己一旦聽到了，還有沒有力氣趕回大埔道的紡織廠裏去。他連忙補充說：「不，不，你不要說出來。你就這樣：願意的話，你就往回走，不願意，就站在這裏不要動，悄悄地不要說話，等我上車了，你才回家去……就這樣，宋小姐！求求你……」

話未說完，徐振中急急地往車站跑去……他突然聽到身後傳來輕柔的脚步移動聲。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拚命地抑止着狂跳的心，跌跌撞撞地往車站更快地跑步。他不敢往回望，他恐怕自己的耳朵欺騙了自己，一旦回過頭去，便會見着她沒動，他實在懷疑自己，到這時還有沒有力氣挨到車站去……好，離巴士站只有幾步路了，他的脚步驀地停住，扭過頭去，往海旁那面驚鴻似地瞥了一眼……那如火烙般印在他心上的輕盈的身影，這時恰恰走入那道通向石屋小花園的側門裏去……

「她回家了，她回家了！她終於回家了……我怎麼辦？我還能怎麼辦！回去，回去！回廠去……」

徐振中像傻子般嚷着，一步跳上巴士，胡亂地揀了個靠窗的座位，同車的乘客像瞧傻子似地瞧着他，他也回瞪着別人。驀地，他那個改革東方紡織廠的方案圖又兜上心頭。「對，回廠去……這是連她也會喜歡的事。」徐振中自言自語地嚷着，把頭伸出車窗，依依難捨地往海傍石屋那面望去。

油塘灣畔，甚麼也沒有，只剩下那間簡陋的石屋，以及那翻飛迴旋的

海鷗和海燕……

＊　＊　＊

一艘銀白色的中型遊艇緩緩地駛出港島大潭灣。技術嫻熟的大副把舵盤一扭，遊艇轉向東南浩瀚的海面，速度加快了，像一條巨大的銀魚潑啦一聲躍離海面，在萬頃碧波的南海海面上飛掠。

李雲鏑安祥閑悠地躺在船面甲板的軟靠椅上，饒有興致地凝視着烟波浩瀚的海面。他戴了一副茶色眼鏡，穿了一套有三條白長間條的藍色運動服，脚踏一雙輕便而又耐磨的登山鞋，這身打扮，頓然使他年輕了十歲八歲，活脫脫地就好像一名剛剛參賽完畢，在運動競技場上獲得好名次，因而在心安理得愉快地躺着休息的運動健將！

他的身邊，左面一位是杜仲謀，眼鏡片後的眼珠鼓凸着，瞪着海上的各種物事，似乎入眼的盡是岔眼的事兒。右面的一位，却是面頰潮紅，像隱藏着一件極大的喜事因興奮過了頭而顯得茫然的徐振中。

在他們的後面，隔了三張躺椅的位置，是李雲鏑的堂妹夫沈松柏，他雖然仰躺着，合上眼皮，但耳朵却不時聳動着，十隻指頭張開成勾爪狀，彷彿隨時隨地預備攫抓甚麼。在遊艇艙裏，却不時傳來娃娃的歡叫聲，少女的嬌脆的洋溢着母愛的喝斥聲。

「老杜，今天本來是銀行公會討論利率協定的日子，想不到我却躺在這遊艇上。甚麼延期討論？我看，大半是姓約的給咱們弄得亂了手脚。」

李雲鏑興奮地說，他的頰上的疤痕泛出紅光，但眼睛却久久地瞪着海天的深處，動也不動。

杜仲謀扭轉頭來，他沒望李雲鏑，目光落在艇旁那起伏翻騰開去的波浪上。

「雖然是延期，但利率協定終究是要亮出來討論。」

「這是另一回事，咱們起碼爭得了幾個月的時間。咱們作的功夫沒有白費，至少也讓他們明白，咱們華資銀行決非任由別人宰割！更何況，咱爭得了這幾月緩冲時間，東方紡織廠的改革資金籌集就有保證。」

李雲鏑興奮地說，他把目光落在徐振中身上。徐振中渾然不覺，依然沉浸在他自己的思想海浪中。李雲鏑見了他那副興奮而茫然的神色，在紡織廠那紡織間部長小趙的話、斷了手指的三號車手的臉容驀地浮上腦來，他不禁會心地一笑，他重重地拍一下徐振中躺椅的扶手，笑笑說：「振中！你這個出了名的金牌王老五，該找個人了吧？怎麼樣？沒合適的？要麼我請小蘭介紹她同學給你。」

「啊！是，不，李先生別說笑。」

徐振中猛地坐了起來，腦袋像貨郎鼓似地搖着。

杜仲謀在那邊哈哈一笑，伸手抹着鼻子，怪聲怪氣地說：「雲鏑！你白操甚麼心？他呀，人家和宋小姐的鼻子不知道碰過幾次了。」說着，衝徐振中扮了個鬼臉。

李雲鏑會心地一笑。但片刻間，笑容又迅即抹去。

「振中，宋小姐斷指那件事，出在東方機構，我感到不光彩。對她以後的工錢，咱們辦企業的就不能虧待她。工人在廠裏的工作要好好安排，要提昇她的工錢。我歷來主張，凡努力做事的，咱們辦企業的就不能虧待她。工人的責難，我感到難堪，但也有她們的道理。咱們廠裏的大小管事，眼瞪瞪地看着出這麼多工傷事故，甚麼就不下去看看，都成了睜眼瞎子……特別是像織布間小趙這樣的管事，工人不服他，他這個部長怎能幹下去。」

「這件事，我是總工程師，我也有責任！」徐振中率直地說。

李雲鏑笑笑，沒去理他，却按着他的思路說下去：「振中，你的事等下再說……我辦這個廠子時，一些所謂老行家就對我進言說，開店辦廠，要用一塊錢辦兩塊錢的事，但我以爲，這種人成不了氣候，辦大企業就要有大氣魄，小家小氣地幹不了大事情，當然，我是辦企業的，不是慈善家，不能事事都任着工人亂嚷嚷……你那個改革大方案到底弄成甚麼樣啦？」

李雲鏑驀地把話鋒一轉，點到正題上，這是他把徐振中拉來遊艇的主要目的。

徐振中被人猛的抽了一鞭，他剛才的興奮而茫然的神色立刻消失，馬上又給另一種期待已久的機會到來的興奮衝動着，他略顯蒼白的臉上比剛才漲得更紅，連說話的口齒也突然的伶俐起來。

「怎麼說呢……對，簡單地說，這個計劃有三個重點：進口一批新式空氣紡紗機，改革廠裏舊式設備，對工廠的生產線進行重新佈局。這是三個相連的關鍵環節……」

李雲鏑的眉頭迅速皺了一下。

「陸廠長對我說，這樣工廠要停工！而且，資金也太大了。」

徐振中根本沒去理會李雲鏑的神色，自管興奮地說：「是，是，資金是要多花，生產也要停一段時間，但這是合算的！咱們把新式的空氣紡紗機買回來，參考別人的長處，改革咱們廠裏的舊式環錠紡紗機，生產效率可以極大地提高，例如說吧，時下歐洲最先進的空氣紡紗機，每分鐘轉過三四萬次，而咱們的舊式環錠機却只有一萬次左右，咱們以進口的二萬錠空氣紡紗機爲先導，再結合對舊機的改造，平均全廠的紡織機就可以從一萬次提高到二萬五千次，效率可以提高二倍半。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線頭，紗支均勻，紗線和成品布料易着色漂染，再加上相配的全廠生產線以時下最先進的產品式佈局，實現全廠生產線以產品爲龍口的一條龍線，咱

們廠的產品就完全可以和歐洲那些先進的洋人紡織廠比一下高低！咱們企業的競爭能力決不比他們遜色。」

徐振中一口氣地說，他的臉被一種強烈的興奮之火燒得通紅。

徐振中說話的聲音很大，連在後面的沈松柏也驚動了。他的耳朵驀地一動，因而連勾着的眼鏡脚也晃了一下。

徐振中的激奮，感染了李雲鏑，潛流於他心底的那股熱浪因而被衝激得更加起伏翻騰。「好！這小子，果然有兩下子。」李雲鏑不禁在心裡讚了一句。他久久地緊盯着徐振中，直到他發覺徐振中並沒有躲開他的目光，才說：

「好！有志氣！這樣，解決了生產能力和質量問題，拓展海外市場就有保證。咱們的紡織業就有出路，能夠大規模地打進世界市場去。這是我辦這個企業的長遠目標。」李雲鏑興奮地說，他的眼睛閃着光亮，臉上那道疤痕煥發着逼人的紅光，「那些洋人不是說我們華人只配替他們洗碗洗碟洗衣服麼？我辦這個企業，當然希望賺錢，也希望讓洋人改變歧視華人的眼光，任何一個人，只要努力奮鬥，就一定會幹出成績……你說呢，老杜。」

李雲鏑把身子向杜仲謀這面翻轉來。杜仲謀把瞪視着海面的眼睛合上，一副入定了的模樣，良久，才猛地睜開眼皮。

「振中這計劃，不用說雲鏑你，連我這老頭子也心動了！但資金太大，咱們可是不勝負荷哪。」

這時，躺在後面太陽椅上的沈松柏，把臉扭開了轉向海面，故意不去瞧前面，但他的耳朵却張開着，隨時隨地預備把一切他認爲可以攫抓機會的東西裝進肚子裏去。

「振中！你開出的三億五千萬這個盤口就不能縮掉一小半麼？」李雲鏑那沉穩的聲音鑽進沈松柏的耳朵。

「怎麼說呢？空氣紡紗機起碼要進口二萬紗錠，按歐洲眼下市場價格，就要五千萬元，還有改革舊式環錠機，生產線重新佈局，擴大改建廠房等等。這三億五千萬是起碼的了。」

「再給區泉二個月時間，估計他可以弄到多少存款？老杜！」

「極其量恐怕也不過五千萬！這頂不了事呵，還有工廠停工改建，工人就得白拿工資坐着晒屁股。這筆損失也得計算在內哪。」

「我知道。這個回頭再說。」李雲鏑說。因資金問題，困繞着李雲鏑的那項該死的利率協定又驀地兜上心頭。眼下雖說是延期討論，但這充其量也不過是三幾個月的時間，他萬萬不敢把一切都抽空了去冒這個險！他變得有點煩躁了。

「振中啊，你這個大計劃，我認爲要壓縮一點！坦白說吧，我手頭的現金有困難，特別是這三億五千萬的大數目。」

「多少？」徐振中困惑地晃晃腦袋，在他的計算中，這個數字已經是最經濟的了。

「一半！起碼四分之一。就是說，頂多給你一億九千萬……還有，廠裡停工的時間不能超過三十天！這個，你回去先計算一下，回頭打一份報告給我。」

李雲鏑口氣强硬地決然地說。他拿這個來告訴徐振中，這是他最後的決定！說罷，他猛地在躺椅上跳了起來，繞着遊艇的欄杆向四周的海面饒有興緻地眺望着。

沈松柏挨到李雲鏑身邊，附和着李雲鏑對日照下海景的讚歎。

「松柏！地產部生意怎麼樣？新建的那幢商業大厦不是租出去了麼？」爲資金而苦惱的李雲鏑若有所思地瞥了他這位堂妹夫一眼，問道。現下他是三幾十萬也要抓緊了。

沈松柏趕忙往前湊近了一點，恭敬地說：「是，是。新年大厦是租出去了。現金方面，還是我和客戶交涉的。」他不失時機地補充了一句。

李雲鏑笑笑，鼓勵似地點了點頭，道：「這就好，要做好一個部門的事，凡事都要親力親爲。這年多來，你對地產行業更熟悉了吧？好好幹！地產業日後一定有搞頭！」

沈松柏連連地點頭，趁着李雲鏑此刻的心情特佳，他盤算是否把剛才因聽了那「大計劃」而生出的主意亮出來，這麼患得患失了一會兒，他終於繞了一個彎，亮了出來：「香港方面的地產業行家很多，他們比馬來西亞那邊强多了，我就學了不少東西，現下我有信心，在這方面我不會吃虧。就拿你們剛才說的改建廠房那回事說吧，如果你讓我負責，我自信會幹得好的。」沈松柏說罷，充滿期待的緊盯着李雲鏑的反應。

「噢？你想專管廠房基建工作？」李雲鏑的眼光霍地落在沈松柏身上，「爲甚麼？你在地產部不是幹得不錯麼？」

「我有這個把握。搞基建工作我自問更能發揮作用。」

沈松柏這充滿自信的口吻，使李雲鏑的心動了一下，對這位堂妹夫，他雖然認爲他心思太雜，做事不專一，但他相信他在搞地產建築方面倒是有一手的。他微笑了一下，正想破例地點頭應允，這時杜仲謀正好向這邊踱過來。李雲鏑若有所思地把杜仲謀拉到這邊來，說：「老杜，松柏他自告奮勇，要當紡織廠地盤基建負責人哩，我看，這件事就由你決定吧。」

杜仲謀伸手托了托眼鏡，半晌沒有作聲，沈松柏瞧着杜仲謀，眼珠子幾乎要跳出眼眶來。

「這個……松柏兄是你自家人，還是由你下個決定好……」杜仲謀猶豫地說。

李雲鏑的眉頭立刻擰緊了，杜仲謀對他說過的那句話像蚱蜢般騰地跳了出來：「你這個堂妹夫，倒能辦事情，但是城府太深……」這像鐵棒一般，把李雲鏑本來的想法搞掉了。他沉吟了片刻，伸手拍拍沈松柏的肩膊，半安撫半拒絕地說：「松柏，地產部這邊也缺人，我看，這事以後再算吧……大家都是爲企業辦事，誰出了力，我心中有數。」

李雲鏑說，他見沈松柏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又特地補充了一句。

沈松柏此刻的心好像被冰塞住了，原來奔騰的充滿希望的熱血一下子給凍得凝住。好半晌，他才把落在杜仲謀臉上那怨毒的目光收回。他正想不顧一切地再掙扎一下，但這時，艇艙下面卻傳來一陣娃娃的歡叫聲，把他湧到唇邊的話截了回去。

「阿姨！好呀！你看，前面浸在水裏的那塊地，它叫甚麼？」是一聲娃娃的稚嫩的歡叫聲、拍手聲。隨後，又傳出一句少女清脆的話音。

「小文！那叫島，在香港地圖上，它叫蒲台羣島。」

「它這麼小，就叫島？我聽阿媽說過，香港也是島，它很大麼？像天一樣大麼？」

「傻仔！比起前面這個小島，香港島算是大了，但它與新界、九龍，還有新界後面的大陸比起來，它就小得可憐哩！」

「很小麼？像一隻小雞蛋麼？」

「比起大陸，它連小鷄蛋也算不上哩，你見過夜空的星星麼？香港島和大陸比較起來，就好像天空裏的一顆星星。」

「呵……」是個娃娃的驚呼聲：「那……大陸是甚麼東西？」

「弟弟！你眞蠢！阿爸說了，大陸就是大的陸地，阿爸和阿媽都是從那裏出來的。還說，還說那是海上哩！」

「傻仔！是上海！不是海上。那兒是你們的故鄉，你阿媽說過，喝了故鄉水的娃娃才能快些長大，她本要帶你們回去看看，你阿媽不在了，阿姨以後帶你們回去，啊！」

少女帶哭的聲音傳到艙面甲板上來，清晰地鑽入李雲鏑的耳鼓裡去。

恍如銀魚般在海面飛掠的遊艇，像箭似地向前面那座島嶼插去，身後拖出了一條翻滾着的白色綢帶。李雲鏑凝望着面前即將駛近的島嶼，突然向下面的艇艙喊道：「小蘭！讓小傢伙上來吧，該讓他倆吹吹海風，見見世面。」

這是果州羣島的南岸懸崖。峭壁高達數十丈，臨海挺立，尖削如壁。有的如高牆，恍如一幢攀雲入霧的摩天大廈；有的如牆如柱，擎天而立，奔馬般的巨浪，一排連着一排地輪番向石壁衝來，「轟隆！嘩啦！」的發出雷般震響，巨浪直捲上石壁的頂端，突然又像飛瀑般傾瀉下來，那久經海浪沖刷刀砍斧削般的崖壁，在這一霎間更顯得光潔陡峭。

李雲鏑的眼睛發亮了，也許是剛才因趙小蘭那帶了哭音的話語引出的强烈的刺激，他突然有一股冒險的衝動。

「老杜！這裏不是有個通心洞，可以直穿出北岸麼？」

李雲鏑搓着拳頭說。

「對呀！但你想幹甚麼？這個通心洞狂濤激浪，很危險哪！」

杜仲謀驚疑地說，他大概猜到李雲鏑要幹甚麼，連忙驚慌地提醒他。

「放心吧！老杜！我有這個自信。」

李雲鏑興奮地說，一面疾速地向駕駛室奔去。

「雲鏑！你幹甚麼？李銳他們在艇上吶！」

趙小蘭又驚又急地喊道。不知甚麼時候開始，她對李雲鏑的稱呼已從「姐夫」變成親暱的「雲鏑」了。這時她大概也猜着他的用意，她的心給他揪緊得作痛。

但他決定了的事，似乎沒有人可以阻擋住的。李雲鏑在駕駛室把大副半請半命令地趕了出來，一面把頭探出來，說：「振中、松柏！你倆替我照應這個小鬼頭！小蘭，你看着老杜！全部下裏艙去，用五分鐘時間，穿上救生衣，快！」他就好像一位戰艦上的司令官發着不可違抗的作戰命令。

片刻間，李雲鏑把舵盤一扭，銀白色遊艇調轉了頭，鑲了銅板的艇首像一柄寒光閃閃的開山巨斧，猛地向南崖偏左的通心洞劈去。

通心洞其實是一道插入島中去的狹窄的海流，寬僅四丈，兩面懸崖峭壁，上面露出一線藍天，下面水流波濤洶湧，船行其上，隨時會有傾覆的危險。

躺在艇艙裏的杜仲謀，望着這前面的險境，他臉上的肉在急劇地抖顫，在心裏不停地念起佛經來。但他的眼睛卻骨碌碌地瞪着，不想錯過他平生第一次碰上的奇險風光。

銀白色的遊艇終於一頭插入洞裏去。

這時，在駕駛室的李雲鏑，就好像一個久經風浪的熟練舵手，他的雙脚如鐵柱般緊釘在艇板上，雙手握着舵盤，雙眼如利箭般射着前方，臉頰上那道深深的疤痕因而亦脹得血紅。

遊艇駛入通心洞一半，峽道更窄了，四周突然黑暗下來，幾乎連三丈之外的陡立峭壁也瞧不清，入耳的盡是震耳的激流撞艇聲。遊艇劇烈的顛動，內艙裏的人給顛得東搖西擺，連屁股也坐不穩。趙小蘭又驚又急，她的心此刻有如給扯開兩半，一半留在艙內，一半卻飛上上面的駕駛室去。

「雲鏑！小心……」趙小蘭聲嘶力竭地喊道。

「小蘭，算了，你喊破了喉嚨，雲鏑也聽不見。眞是的，這天大的危險玩意他也敢幹。南無阿彌陀佛……」杜仲謀在小蘭身邊叫道。

在駕駛室內的李雲鏑根本聽不到下面艇艙的叫嚷，甚至連震耳欲聾的巨浪撞艇、撞岩聲也沒令他的眼皮眨一下。他雙手有如鐵爪般鉗着舵盤，東扭西旋，牽引着鑲了鋼板的艇首把一個個巨浪劈開，駕馭着這銀白色的遊艇在暗黑的峽道、驚濤駭浪中挺進。這時，他彷彿已渾忘了他自己是赫赫有名的東方機構的大總裁，他的心目中，就像遇上狂風暴浪的船長一樣，只有一個極單純的念頭：前進！前進！這個意念是如此的强烈！就好像在他身上潛流的，永不退縮的那股拚搏、進擊的力量。

日防夜防　家賊難防

沈松柏帶着滿肚子的憤恨，回到他在九龍深水埗福華街那層舊式的唐樓家中。

他推開了那道破舊的木門，撲面而來的是令他火上加油的物事！地上亂七八糟，一些娃娃的玩具亂扔在那張唯一的沙發椅上，有一部小鐵車甚至騎到了那部沈松柏自己一天要擦上二次的黑白電視機上！更令他生氣的是，他的太太不知鑽到那裏去了，家裡連隻鬼影也瞧不見。

沈松柏越發上火了，睡房的門在裏面關上了，他鼓凸的眼珠周遭地轉着，像要找尋一種可供他盡情發洩的物事。他的眼光掠過那部電視機，他像閃電般的移開了目光，終於，他的目光落在一隻水杯上，水杯落地的聲音定然响得很。看着它粉碎的模樣，大概這老頭子的腦袋也差不多吧！反正這隻水杯爛了再買一隻也花不了五角錢，雖然是在憤怒中，沈松柏的腦袋却依然非常精於計算。

「乒乓！」他捏起這隻水杯，狠命地摔在地上，玻璃片粉碎紛飛的模樣令沈松柏瞧着便像瞧着杜仲謀的腦袋碎裂一樣，心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

立刻，關着的睡房門推開了，他的太太李雪梅像旋風般的捲了出來。

「你吃了火葯啦？一回來就發這大的脾氣，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回來沒人接你，你在外面受了氣，就回來找個受氣袋，但你別打錯了主意，找到我頭上來，我哄着冰冰睡了，才出來收拾，這錯了麼？」

李雪梅壓抑着怒火，責怪地急急地說。

換了平日，沈松柏就算肚子裏塞了多大的火氣，捽過他揀擇過的東西後，當他的太太李雪梅一出聲，他就會像雪人見了陽光一般的軟下來，別人說他怕老婆發威，他居然能引以爲榮，解釋：怕老婆的人才會發達哩。

但今日似乎有點不對勁了！呸！甚麼怕老婆會發達？我攀上姓李的這門親事又怎麼樣？眼巴巴的瞪着別人像寶貝蛋似地給他珍惜着，自己這個堂妹夫在他眼中還不是垃圾堆裏的一塊破紙，他想起心裏就冒火。

「你！你又怎麼樣？別人眼睜睜地瞧着你是大老闆的堂妹，但他眼中有你麼？他肯拔一根毛，咱們也用不着蹲在這破樓裏。」

沈松柏狠狠地咬牙說，他衝到沙發前，隨手一掃，把蹲在上面的一隻布花貓掃開，便一屁股摔躺在上面發悶氣。

李雪梅微微地咬了咬牙，沒作聲，她走過去，拾起那隻布花貓，又把騎在電視機上面的小鐵車搬了下來。片刻功夫，她就把室內收拾得整整齊齊，當這一切弄妥了，她才迅速地走上前去，用手指頭點點丈夫的額角，說：「這些話我聽過幾百次了！雲鏑的心性我難道不知道？他眼裏從來就沒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脾氣，你是男子漢大丈夫，就只能攀着女人裙邊發跡，虧你說出來也不覺面紅！你有本事，就自己闖出個模樣給人家瞧瞧！我嫁給你，再挨苦我也不怕，但我不想跟着一個沒志氣的丈夫！」

李雪梅說。她火一般的眼睛被一股少見的熱流燙得更亮，目不轉睛地盯着沈松柏。

也許是妻子的話裡的份量把沈松柏的火氣壓住了，又或許是他此刻已另外盤算着甚麼，他安靜下來了，但鼓凸的眼珠子却更加飛快地轉着。

「啊！對了，上午有一個姓陳的人打電話來，約你明天見面，聽他的口氣，我猜是一件緊要事！」

李雪梅入房看完睡着的女兒，轉出廳來，對沈松柏說，最後二句，是她特有的强烈的敏感告訴她的。

「姓陳的？我記不起有這麼一個人。他沒說叫甚麼名字麼？」

「沒有，我聽他的口氣，好像跟你很熟，就沒問他。他說要跟你談一筆大生意買賣，他還知道你在東方銀行幹得不開心。」

沈松柏轉動着的鼓凸的眼珠驀地凝住了。

「明天？甚麼時候？在哪見面？」

「明天下午八點，在澳門葡京賭場門口，自然會有人跟你聯絡，他說話神神秘秘的，你估量着去不去吧？」

「你說呢？這姓陳的我怎麼也想不起是誰？」

沈松柏有點猶豫地說，他瞟了李雪梅一眼，對太太那種獨特的，而且常常是預言而中的强烈的敏感，就連沈松柏也十分佩服。

李雪梅也沒想，便拿出了這個平常怕要苦思大半日才敢拿定的主意：「咱們明擺着是窮酸相，難道還會來標你的參麼？過去看看再說，大不了是賠掉這幾十塊的來回船票。」

沈松柏想了想，忽然高興起來，他這個人有個好處，不論遭到多沉重的挫折、打擊，只要看到另一絲哪怕是極微的機會，他也能夠很快地高興起來，然後是不顧一切地去攫取，他的眼裡射出縷縷强烈的慾念之光，像啄木鳥似地往妻子羞紅了的腮上狠狠啄了一口，突然把她按到沙發椅上。

「啐！你？你在算甚麼？大白天的……」是女人軟軟的聲音。

「嘻嘻，如果我告訴你，我打算離開東方機構，你會怎麼說？」

「喲，別這樣……想通了事就去幹，瞻前顧後成不了大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嘛！我就受不了人家老說你是裙帶丈夫這個氣！哎喲，你幹甚麼？」

「嘻嘻，就一會兒，你不是和我一樣懂得捏緊機會麼，嘻嘻……」

* * *

夜幕已經來臨，幽暗的路燈使澳門這座東方蒙地卡羅賭城更添了幾分神秘、刺激感。在弧形的海旁大道，車輛行人突然多了起來，紛紛地撲入一座幻影般的建築物。

在這神秘的夜幕籠罩着的夜行人中，有一個中年身材，戴了眼鏡，眼珠鼓凸的男子，他低垂着頭，顯得心事重重。他不時下意識地往前面那座掛在建築物半空中的夜光鐘瞥上一眼，在焦急地等待着甚麼。

眼珠鼓凸的男子終於走進這座圓形建築物的地下大堂。

他心不在焉地東張西望，漫無目的地周遭轉動着。那一張張的枱子、輪盤、百家樂、牌九、大小、吃角子老虎機似乎都引不起他的興趣。終於他在一張賭二十一點的桌前停了脚步，一個頭髮蓬鬆塗了口紅，連骨頭也像要滙融在這桌子上的年輕女子，吸引了他的目光。

這女子半蹲在賭桌前的座椅上，手上捏着兩隻紙牌，她把兩張紙牌緊貼着，再慢慢地由上至下地張開來，她的眼珠瞪得如牛眼般大，她的動作是如此的艱難，以致手抖顫、額上滲汗，活像將上刀山下油鑊的犯人！好！終於有結果了，向着她的一隻紙牌是十五點，再翻過去另一張，却是晦氣的廿五點，她再望一望莊家的，是廿一點！通殺……

「媽的！」這女人咬牙切齒地嚷了一聲，「啪！」的摔下十塊五百元的籌碼，拈着那空癟了的錢包，滿面通紅地離開了賭桌。

滿懷心事、眼珠鼓凸的男子在心裏咕嚕了一句：「蠢蛋！要賭就賭精，不揪準機會才下注，不把人也輸掉了才怪！」他隨後亦離開了這張賭桌。他瞥一眼腕錶，是晚上七時五十分，他心裏想着那個「葡京門口晚上八時」的約會，正迅速地跳上了他的腦殼，他急急忙忙地向大門口走去。

「你是沈先生，沈松柏麼？」

他剛站了片刻，他的身後便响起了一個女子的聲音。沈松柏迅速地擰轉身來，他身後站着的，竟然就是剛才吸引了他目光的那位塗了深口紅的年輕女子。她緊看着他，就好像他也是捏在她手上的那兩隻牌，目光灼灼的。

「你……你是？」

「別問我叫甚麼，我只是一個送戲票來的女人！喏，拿着！到哪個地方，你就可以見到約你到這來的人。」

這女子遞來一張戲票，便消失在萬千賭徒的身影中去。終於，被驚疑、期待交磨着的沈松柏，沿着一條屈曲向上的碎石砌成的小路，向一座座落在崗頂的戲院走近來。

當沈松柏持着那張預先有人買好的戲票，走進這座戲院的大堂時，表演的節目已經接近開場，舞台上給射燈照得雪亮，但四周却很幽暗，誰也瞧不清楚誰的面孔來。

帶位的把他引領到中間一行前面的第二排。他剛坐定，舞台上便有一位衣着艷麗的法國小姐站出來報幕，她說的是法語，但馬上便有人用廣東話替她翻譯出來：「先生們、女仕們！歡迎您的光臨，下面表演開始，謝謝您的掌聲！」

立刻，一羣年輕漂亮的法國小姐湧了出來，她們衣着整齊，臉綻迷人的微笑，向台下的觀衆禮貌地鞠躬。

「怎麼樣？沈先生，這些洋女娃，身段還過得去吧？嘿嘿！西歐標準美人兒哩！」

沈松柏給那「彭察彭察」的音樂擾得本就不安的心神更加零亂，他還沒來得及按捺得住浮蕩的心波，緊靠着他座位的，他進場時早就坐在那兒一個男子突然發聲說，他的聲音急促而陰沉。

沈松柏抖了一下。他知道，他被吸引着跑來觀看這齣戲的眞正主角出場了。他往側邊這位男子瞥了一眼，但他的臉却沒有轉過來，只能瞧清他半邊的臉，以及那個特大的、聳動的鼻子。

「你！你是那位陳先生？」

「呵呵！對對！別緊張，這是在戲院裏，心情該快活輕鬆一點，我們有的是時間。瞧，精彩的玩意來了。」

男子聳動着鼻子若無其事地說，他的眼睛盡往舞台上瞧，神態非常的輕鬆，彷彿一切都在他的意料掌握之中。

「你到底是甚麼人？約我來有甚麼目的……你最好是說清楚。」

大鼻子連續的聳了幾下，哈哈一笑，突然轉換了另一種低沉而急促的語氣道：「你急甚麼？我當然會告訴你，我姓陳，名飛翔，是香港金鷹機構董事局秘書。你知道這個就夠了。」

「爲甚麼要約我來這裡？」

「呵！商場如戰場嘛！像你這樣有價值的人材，咱們當然不會放過啦。」

「那你們對我……」

「嘿嘿，對你是絕對有好處，不過，也得看你能端出多重的份量。你是東方機構地產部的副經理，而且更重要的，你是李雲鏑的堂妹夫，能夠在他身邊出入。這就是你的砝碼，你能拿出砝碼多重，你的份量在我的天秤上就有多重。你明白這個麼？」

陳飛翔眼珠緊盯着舞台玻璃缸中那兩條赤裸裸的「美人魚」，眨也不眨地說，但他的大鼻子却明顯地更急促地聳動。

立刻，沈松柏的頭向對方迅速地湊了過去。

兩人再交頭接耳一會兒，便分了開來。突地，陳飛翔哈哈一笑，把頭向沈松柏這邊扭過來，興緻勃勃地說：「松柏兄，你看，這些洋妞兒，眼睛大大的，清澈而閃亮，嘴唇薄、鼻樑挺、小腰細、指兒尖，身腰如長髮披肩般柔軟，皮膚光滑溜溜的，嘿嘿！更要命的是那白雪雪軟綿綿的大腿！嘿嘿！這是標準的美人兒身段啊！」

「呵呵！這個我就不大在行啦！改天有空，一準向飛翔兄你請教請教！呵呵。」

沈松柏說。他的語氣輕鬆多了，甚至有點神氣起來。他的眼睛雖然瞪着舞台，但他的雙手却在下面狠命地收攏。不知是台上那兩位惹火女郎挑起他的本能的慾念衝動，還是他此刻意識到，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已悄然地溜到他的掌心上來！他在心裏噓了口氣，眼前下意識地浮起了此刻正揣在他貼身衣袋裏的這張十萬元的支票。這張由偉烈銀行董事約克翰親自開出的支票，花花綠綠的顏色着實的迷人，在他眼前翻轉着，變得五彩繽紛，數量也多了起來，一張、二張……厚厚的一大叠，彷彿翻滾着的彩色烟雲，把他也捲了進去，像颱風般旋進一座商業 大樓上去。這座商業大樓的衆多男女職員，口裡喊着「沈總裁」，點頭彎腰地把他和這團五彩繽紛的彩雲恭迎進去。但這好像還沒有止境，他感覺到自己像騰雲駕霧般一直向上升，向上升……好一會，沈松柏才猛地醒起，他此刻還在這蕩人心魄的戲院裡。

約莫又過了半個鐘點，兩人不待散場便走了出來。

瞧着沈松柏那扭着屁股離去的身影，陳飛翔的鼻子聳了幾下，然後便截了一部的士，一直向一間酒店駛去。

* * *

在花都酒店的一間幽暗而靜謐的豪華大套房裡，當陳飛翔匆匆地走進來時，約克翰正叉開雙腿，躺在一張軟軟的沙發椅上，他的手裏捏着一份當日的香港英文報紙。

「MR.陳！你看，這些人又在嚷着什麼重視中文價值的鬼名堂……」

當陳飛翔打過招呼，在約克翰面前坐下時，約克翰把手裏的報紙往身上一摔，說。

「什麼集會啦，貼標語啦，派傳單啦，嘿嘿！鬧得挺歡哩！他們的目的擺出來，是要求中文和英語一樣的地位。」

約克翰猛地一捏手指，輕蔑地「哼」了一聲。

「他們也不看看，這裡是什麼人管治的地方！」

陳飛翔咧咧嘴，沒作聲。他深知約克翰這位主人的脾性，他也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該說話，在什麼時候該沉默。果然，僅片刻間，約克翰的目光便移到他的臉上，像錐子般盯着他，極低沉地說：「他怎麼樣？」

「放心！在鈔票面前，蟲兒也會懂得叩頭的！他答應以後和咱們合作，而且還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資料。」

「噢？是有關那個改革廠子的資金方面麼？」

「對，紡織廠姓徐的工程師開出盤口，要三億五千萬港幣。」

「嘿嘿！果然夠勁，姓李的答應了麼？」

「聽他的口氣，姓李的很小心，他只答應給姓徐的一億九千萬！而且還打算利用銀行的力量籌集五千萬！所以他實際打算向外面求貸的，大概只有一億一千萬左右。」

陳飛翔急促而低沉地說。他的鼻子聳了聳，又補充說：「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東方銀行的資產總值是三億五千萬。一億元貸款，大約只佔其三成股權。」

「這不行，我要的是六成，不是三成！這是說，姓李的貸款額應該是二億元，不是一億元！」

「但咱們總不能强逼姓李的多要一億元哪！」

陳飛翔的大鼻子急促地聳着，猶豫地說。

約克翰笑笑，他把身子往躺椅上一靠，舒服地伸了個懶腰，突地又挺直起來，詭秘地說：「飛翔！你有沒有生病求醫的經驗？」

「約先生的意思是……」

「嘿嘿！一個人患了傷風感冒，他一定會仔細地找一個相熟的好醫生，因爲這時他患的是小毛病。但一個人患了癌症，他就忙亂了，就會不顧一切地求醫，甚至一些他平日根本不相信的處方子，他也會張着嘴吞下去。用你們中國人的俗話說，這叫病急亂投醫。」

「這個，約先生的意思是把他弄成絕症的病人……」

「嘿嘿！不錯，到了這個時侯，咱們開出的處方，在他眼裏就是靈丹妙藥啦！哈哈！」

約克翰充滿自信的大笑，但驀地停住，目光凌厲地落在陳飛翔的臉上。

「你去查一查，在東方銀行購買了

最重保險的是哪家輪船公司的貨輪。這個，給你半個月的時間，無論如何給我把資料弄回來！」

約克翰決然地說。說完這句話，他便把身子重新往軟躺椅上一靠，往套房門口瞟了一眼。他的眼神有一種非常古怪的味道。

陳飛翔知道自己是告辭的時候了，便站了起來，正要說一聲，套房的門在外面啪啪地被人輕叩了幾下，隨即有一種尖細的、不知是男是女的聲音飄了進來：「可以進來麼？」

約克翰一聽，像一個半死的老人突然吞了一大支最名貴的千年人參一樣霍地挺起腰來，容光煥發地連聲叫道：「你進來！進來！」

應聲而進的是一個使陳飛翔嚇了一跳的人物！說是「人物」，因爲就連陳飛翔這號人也分辨不出眼前這人到底是男還是女的，「她」的胸脯聳起兩團，仿如女人的乳房，但腰身粗大有如男人；一頭秀髮，塗了口紅，眉細而尖，連標準的女人也沒這樣的秀媚，但頷下喉頭卻聳起硬結，分明是不折不扣的男人。「她」站在套房門口，望着約克翰微笑……

陳飛翔迅速地識趣地連忙走了出來。跑了老遠，才回頭往那豪華套房狠狠地盯了一眼，「這不男不女的怪物！人妖！」他咕嚕了一句，「這花都酒店明擺着衆多手勢頂呱呱的侍浴按摩女郎，偏約先生就迷上這頭怪物！」

說着，他瞥了一眼手錶，打了個口哨，神彩飛揚地往一個早就有艷麗女郎等候着的高級浴室跑去。

＊ ＊ ＊

早晨六時三十分，李雲鏑便照例地起床，絕不會早半分或慢半分。這個習慣，他幾十年來，特別是從上海來了香港這十幾年中，從沒改變過。

梳洗後，吃過早點，便由司機馬六叔載他去深水灣游泳，這時他照例是穿了一套緊身的短衣短褲泳衣，不管刮風下雨，冬涼夏暖，從不間歇，除非是遇上前段時間那般的掛了八號風球。

今早雖然是天陰陰地灑着小雨，但司機馬六叔熟知主人的脾氣，依然照例把車子預備好，只等李雲鏑下來，車子馬上就可以開出。

每當這時候，在過往，李雲鏑的太太趙小秋總照例地跟着起床，照例地嘟囔着：「看你！這大把年紀了，還像後生一樣，多睡一會不好麼？」照例自己親自動手，替丈夫預備好早點。但現在，這一切的功夫，便由李雲鏑的姨仔趙小蘭代替了。

今天早上趙小蘭嘟囔得特別厲害，似乎已下決心阻止這位姐夫的任性了，她說：「天下着雨，又有風，你又有高血壓，風大浪急的，你就少去一趟，好麼？」

這個把月來，李雲鏑的心情特別好，特別是昨晚和丁區泉通過電話，知道這頭「高班馬」又替他搶入五千萬的存款，這使他特別興奮。而且，他越來越感到，趙小蘭已逐漸地代替了她姐姐的地位，在李家她是越來越重要。趙小蘭越是嘟嘟囔囔地像她姐姐，李雲鏑望着她的眼神就越來越溫柔。

「好啦，好啦，我的管家。今早有什麼好吃的，擺點上來吧，是及第粥麼？」

李雲鏑意味深長地望着趙小蘭，微笑着說。及第粥和油炸鬼是李雲鏑最喜歡的早點，雖然按照他現時的身家地位，他大可以天天人參燕窩地吃喝。

趙小蘭歎了口氣。她給李雲鏑望得臉紅了，搖着頭走了出去。她雖然越來越關懷體貼着這位姐夫的身子，但她不會像她的姐姐趙小秋那樣地固執着。她破例地勸止了一句，就不再說話。因爲她知道，要想改變這位姐夫的主意，難！難！況且他望着自己那含笑的眼神，是這麼地越來越特別。這位充滿同情心，被他對亡妻刻骨銘心的情意深深感動了的少女的心，越發的凌亂了。越是這樣，她就越怕與他的眼神接觸。「你去餐室等着，及第粥我做好了，我這就給你端來。」走了幾步，她扭過紅了的臉，對李雲鏑說。她像燕子般輕盈地掠了出去。

李雲鏑的心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下，他緊盯着趙小蘭的背影，直到她在樓梯口處消失了，才把目光收回來。他興奮的舒展一下腰身，便走落樓來，向下面大廳的餐室走去。在餐室，他突然醒起一件事，又迅速地走出大廳來，逕直向餐櫃側邊的電話機走去。

「潔山麼……是呀，早晨！你盡快核計一下存款部新增加的存款總數。還有，銀行方面的流動金極量能拿多少出來？這些你統計一下，十點我準時到銀行來。對！如果區泉他這方面再拿到一千萬，加上咱們現有的可以動用的流動金，那咱們只需向外借貸八千萬就足夠了。」

李雲鏑捏着電話，興奮地說。這時，趙小蘭已端着早點走進大廳來。李雲鏑擱下電話，向趙小蘭走過去。

「看你，左一盤右一盤的，不辛苦麼？你吩咐廚房預備一下就行了唄，來，給一盤我拿着。」

李雲鏑接過趙小蘭手上的一盤油炸鬼，向餐室走去。

「姐姐說，你喜歡吃這個！還要多放點葱、芫茜香料。廚房的人還不是胡亂煮出來，我不放心。」

趙小蘭燕子般輕盈地移動着脚步，臉紅紅地說着。她的額上被及第粥的熱氣蒸出點點的汗珠。

「你太辛苦了！改天你去吩咐廚房做就行了唄。」

「不，我喜歡做我喜歡做的事。因爲……」

趙小蘭羞澀地一頓，隨即把臉扭過去，急促地說：「阿姐不在了，我希望你感到她還在這個家！」

說着，他們已走到餐室。趙小蘭把一碗及第粥擺在李雲鏑面前，又親手細心的把一條油炸鬼切成碎條，放到粥裏，攪勻着。

「雲鏑！我說你該和小銳他們坐在一起吃飯，不然，老是現在這樣各吃各的，長大了，他們跟你這個當父親的沒什麼感情哩。」

「怎麼？你可是想得比你阿姐更週到囉。但這些娃娃，什麼奶油麵包、咖啡奶茶，中餐西餐的弄得亂七八糟，我就不習慣，我還是喜歡這個及第粥加油炸鬼。」

七時二十分，司機馬六叔一看錶，便把車門打開了，他知道主人不遲不早，在這個時候便會出來。果然，李雲鏑這時正向花園大道這邊走過來。

「馬六叔！早晨，到深水灣！」李雲鏑照例地吩咐說。

在深海中，李雲鏑游得很慢、很遠，他的頭衝着水面，雙手撥水，這是他自創的游泳姿勢，他的動作顯得很笨拙，但極有規律，他似乎決心前進，毫不鬆懈，一直到達目標爲止。

當李雲鏑返抵東方銀行總部時，銀行已開始營業。兩個多鐘頭了，李雲鏑滿意地瞥了眼營業大廳中排在存款窗前的人龍，誰也沒驚動，快步地向側面通往頂樓總裁辦公室的電梯口走去。

他走進辦公室時，一眼便瞥見會計部主任楊潔山送來的一份個案攤在桌面上。他不禁微笑一下，對會計部的工作效率感到非常滿意。他在辦公椅上坐下，他的上衣袋照例地插着兩支墨水筆，因而就逼着他得挺直身子。他打開文件夾，迅速地讀了下去，臉上的笑容使他顯得越來越信心十足，一切都和他的預料一致。在這個把月中，丁區泉的存款部就拉多了五千多萬元存款。加上他手頭可以調動的六千萬現金，這離他預期中爲改革廠子籌集資金的計劃已差不多了。而幾千萬貸款，他有絕對把握，可以在短期內籌集起來。他迅速地得出了這個結論，心情越發地興奮。他臉上的疤痕被一種大規模地擴大企業的實力、大規模地拓展海外市場的宏偉前景鼓舞着，因而泛出閃亮的紅光。

李雲鏑被這種興奮的心情陶醉着，因而連因接了一個緊急電報，匆匆趕來的杜仲謀的到來也沒發覺。

杜仲謀氣喘吁吁的滿頭大汗，他平日的慢郎中勁兒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此刻迫不及待地把一份電文往李雲鏑手上一遞，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雲鏑……壞了……這事在眼下發生，眞要命！」

「什麼事？瞧你，慌裡慌張的。」

李雲鏑驚歎地說，一面迅速地接了電報，一看之下，他的臉倏的一下變得蒼白，他「騰」的跳了起來，蒼白的臉皮一下子又變得鐵青色。

「豈有此理！早不來遲不來，偏在這個時候發生！但這事你親自查證事實了麼？你說呀，老杜！」

「證實了！香港海事處也接到報告，飛龍號在直布羅陀海面沉沒，船上人員全部罹難。這是二萬七千噸位的船啊！它是在咱們銀行投的保險，光是船舶保險費就達五千萬元！還有其他的人壽、貨物保險……全部要賠償的話，保險費將達八千萬元！」

「是什麼時候沉沒？出事的原因是什麼？」

李雲鏑一屁股摔在辦公椅上，咬着牙，雙手用力地叩擊着疾跳的太陽穴，片刻間，又猛地跳了起來，眼睛僵硬地瞪着杜仲謀來說。他的語氣好像寒冰一般的僵冷，令人有窒息的感覺。

杜仲謀忙亂地點了點頭，說：「飛龍號在六月十三號啓航歐洲，回航途中，在直布羅陀就出事了。是五月二十五日的事。出事原因，暫時未明，昭達和宏達輪船公司已火速前去調查。剛才宏達方面的老孟就流露了要盡快計算保險費的口風，最遲明天下午，宏達輪船公司方面的追討保險費清單就會送上銀行來啦。」

「出事原因未明，宏達方面憑什麼就急着討保險費？」

「宏達的飛龍號投的是ALL RISKS『全險』，是保險類的最高條款。除了戰爭，其他任何損失也得由承保方面賠償。」

杜仲謀噓了口氣，極不情願，但又萬般無奈地硬着頭皮說。

「這麼說，這八千萬保險費咱們是賠定了麼？」

李雲鏑咬緊牙關，木無表情地下意識地嚷了一句。杜仲謀點點頭，無奈地攤了攤手掌。

「嘿嘿！天下事難道就這樣湊合！我千辛萬苦才弄到八千萬，這一下子就給該死的飛龍號沉掉了。哈哈！」

李雲鏑咬牙切齒地嚷着，他的胸膛劇烈地起伏，突然笑了起來，這笑聲飄入杜仲謀耳中，有如尖針刺着耳膜般地難受。

這個二百方英尺內的總裁辦公室，突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良久，李雲鏑突然又霍地挺起身子來，眼光像錐子般盯着杜仲謀，彷彿杜仲謀就是這宗該死的事件一樣。

「你不覺得這事來得太突然麼？偏偏在這個時候，不是有人在暗中做了手脚吧？老杜。」

「詳細情形要等昭達回來才知道。」

「昭達什麼時候出發的。」

「是今天上午十點，我一接到電報，跑到海事署一趟，他就馬上和宏達船公司方面的人一道趕去啓德機場。」

算計十天後他才可能有消息回來。」

「十天，太遲了！你馬上打電報給昭達，限他五天之內把詳細情形打回來。原因未明，咱們憑什麼與宏達老孟這老滑頭打交道？這個人的脾性我最清楚，萬一給他知道東方銀行賠不起這筆保險費，他馬上就會翻臉不認人，給他嚷出去，對咱們銀行的信譽是一個沉重打擊哪，目前唯一的辦法，是盡快查明出事原因，才能夠與對方週旋，暫時把保險費拖住一段時間……我馬上去找老孟，當面說請楚，先穩住他這頭再說。」

李雲鏑快速地跑了出去。

他和宏達船務公司的老闆老孟磨了整整一個下午，幾乎把嘴皮子都磨破了，才總算又勸又求又逼地和老孟達成一個折衷的妥協：在出事原因未明的十天內，宏達船務公司不對東方銀行呈交追討保險費清單；但十天後，待出事原因基本查明，東方銀行必須按照保險賠償條款，在二十天內兌現承保的保險費，而最後一條，老孟是死活也不肯通融。

和老孟分手後，李雲鏑氣恨恨地在心裡罵了幾聲「老滑頭」，他像一個兜頭挨了一棒的人，雖不致當場昏厥，但也有點迷迷糊糊地亂了方寸。他記不準此刻是銀行關門的下午五點了，一疊連聲地催司機馬六叔把車開回銀行去，幸好會計部主任楊潔山還呆在會計部辦公室裡，便給李雲鏑扯了上總裁辦公室去。

到晚上八點，李雲鏑從東方銀行出來，和楊潔山一道核算的結果，他的心總算穩了一點。按現下東方銀行的流動現金額，八千萬的保險費是可以調動出來的，但正是由於這樣，更令他倍感心痛。因為這筆流動金，他是決定放到改革廠子的事業上去，不料偏偏碰上了這一記重棒，把他原來的全盤計劃打散了。

李雲鏑帶着這複雜的心情返回家中。李銳、李文這小兄弟倆不知躲到哪兒去，客廳中的光線調得很暗，連阿姨趙小蘭也不知去了何處。李雲鏑疲倦地在一張沙發上躺了下來，但驀地又站了起來，踱到客廳側面那座大金魚缸前。巨大的橢圓形的金魚缸裡面，那些名貴的金魚在水草叢中游弋。

這些名貴的金魚種，有紅色、橙色、紫色、藍色、古銅色、墨色、銀白色、五花透明的。品種方面，更是令人目不暇給，有體型像一個「文」字的「鵝頭」、「珍珠鱗」，有兩眼突出，如燈籠橫掛的「龍種」，有體態渾圓的「蛋球」、「盧球」、「小泡眼」、「丹鳳」等等。這裡特別引起李雲鏑注意的是一條兩眼突出、體型特別大的「龍種」金魚。它在水面橫衝直撞地游弋着，突然打了個旋，便沉到水底裡……「嘿嘿，這不像那條該死的『飛龍號』輪麼？」李雲鏑在心頭狠狠地咕嚕了一句。他平時不大察覺，但這時他突地覺得這客廳的燈光是調得太陰暗了，就好像一個幽深的鬼洞，四周窺伺着的，是點點閃着綠光的尖厲的眼珠，不知什麼時候，就會撲出來惡狠狠地咬你一口……這些幻覺，使李雲鏑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

「來人，都跑到那兒去啦？幽暗的燈也不放亮像個鬼洞。」

李雲鏑暴躁地喊道，這聲音是如此尖厲，就連李雲鏑自己也感覺着，自己的心神是按捺不住地浮蕩了。

立刻，便有管家的跑了進來，客廳中的光線馬上給調亮了。在雪亮的客廳中，李雲鏑才覺着好過了一點。這時，他的小姨趙小蘭也輕盈地踱了進來，她一看他的臉色，便知道有點不對勁。

「雲鏑，又碰上什麼不如意的事啦？我已經吩咐給你準備了熱水，去洗一個澡，會好過一點的。」趙小蘭極輕柔體貼地說。

「不，我想靜一靜，你去睡吧，麻煩你了，小蘭。」李雲鏑心神不定地說。

趙小蘭怔怔地站了一會兒，再沒作聲，每當碰上李雲鏑這副客氣的語調，她就覺得心裡不自然。每當她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她的耳邊總好像聽見姐姐的幽怨的聲音：我不放心他一個人哪……這樣，她就立刻鼓足了勇氣，腦子裡拚命地搜索着她能記得起的，姐姐在世時所做的一切。她滿心地期望，由於她，他能感覺到姐姐依然存在。但是，她一聽到李雲鏑這禮貌而客氣的語氣，她鼓足了的勇氣就不由自主地跑掉了大半，變得不知所措了。

趙小蘭這如幻景般少女的情懷，此刻的李雲鏑根本感覺不到。在他腦子裡兜來兜去的，盡是那沉沒了的該死的「飛龍號」，那八千萬保險金，那短短的十天期限，那被打散了的他的擴展企業的宏偉大計……甚至連這時突然響了起來的電話鈴聲也渾然不覺。

趙小蘭走了過去，抄起電話筒。

「雲鏑，是你的電話。」

「誰打來的？問一問，沒什麼事，就說我不在。」

「你的堂妹夫沈松柏，他說有要緊事哩。」

「是他，這個時候還來找什麼麻煩！」

李雲鏑咕嚕了一句，極不情願地勉强地走過來，接過話筒。僅片刻間，像天際間突然劃過的閃電，他的眼睛霍的一亮。

「是這麼樣麼？這可是二億元的大數目，可不是二千萬，你沒聽錯吧？對方肯以低息借貸……那好吧，你馬上趕來。」

李雲鏑擱了電話，沉吟了片刻，便往書房那面迅速地走去，一面扭過頭來，說：「小蘭，待會松柏他來，請他到書房裡來。」

當沈松柏這五年多來第一次踏進李雲鏑的書房——這個象徵着一個屬員在李雲鏑眼中的分量的私人禁地時，他的心不禁抖了一下。嘿嘿，沒想到吧，你今時今日居然要請……我進來，他鼓凸的眼珠凝住不動了，但腳步卻邁得步步有力，甚至有點得意。所以，當李雲鏑破例地在他面前微笑着請他坐下時，他毫不客氣地一屁股便坐在書房內唯一的一張客几沙發椅上，臉上居然有一種心安理得的神氣。

但李雲鏑對這一切似乎渾然不覺，他又微笑了一下，便直截了當地問沈松柏說：「你說，你跟偉烈董事局的陳秘書相熟，以前怎麼沒聽你說起過？」

沈松柏鼓凸的眼珠迅速地一轉，立刻便負氣地回答說：「你從來沒跟我談起這些，我怎麼敢亂說，再說，在東方機構，也輪不到我這個小小的地產部副經理說話。」

李雲鏑的眉心迅速地跳了一下，沈松柏流露出來的大材小用的委屈他是感覺到了，但他並沒有往更深一層想。事實上，此刻在李雲鏑腦袋裡盤據得牢牢的，是如何解救眼下的難關，是如何對付那八千萬的保險費，同時又不致於把他擴展企業的宏偉計劃敲掉。

「此一時彼一時嘛，飛龍號沉沒保險費的事，你大概也知道了，公司正在困難時期，誰在這個時候出了力，我心中有個數嘛。」

李雲鏑安撫似地解釋了幾句，馬上把話鋒一轉：「陳秘書說偉烈願意低息貸款二億元，他沒說要什麼條件麼？」

李雲鏑的目光凌厲地盯在沈松柏的臉上，彷彿他就是那個放出這個空氣的偉烈銀行董事局的陳秘書，他要仔細地瞧清楚他肚子裡的五臟六腑。

對李雲鏑這大舅兄的目光，沈松柏不禁感到了寒意，事實上，雖然對方為這事兒要他向李雲鏑探盤時的口氣誠懇，純粹是放貸生意的口脗，但沈松柏卻從骨子裡感到，這裡面隱隱地潛伏了另外一種更深的用意，雖然他根本不能判斷出這是什麼。不然，為什麼事情會這樣巧合地湊到一處？個多月前在澳門的一幕……他用李雲鏑打算投入改革紡織廠的資金數字換來那張花花綠綠的、由偉烈銀行執行董事約克翰親自開出的支票，然後是姓陳的向他流露偉烈願意向東方機構貸款，而且是優厚的低息貸款。最後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元的賠償額，這麼着一串聯起來，沈松柏從骨子裡確認，這裡面一定潛伏了一種極不尋常的內幕。他越是肯定自己這個判斷，李雲鏑的目光就越發地令他心寒。他感到自己彷彿是給一縷縷僵冷的絲線罩住，任他怎樣拚命掙扎，再也無法脫身出來了。這麼着盤算的結果，他突然覺得自己已經是一隻過了河的卒子，再也不能回頭，「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一將功成萬骨枯。豁出去吧。」沈松柏在心內替自己解釋道。

「沒什麼特別的，我也感覺不着什麼。但聽陳秘書的口風，貸款利息的高低，要看抵押品而定，如果是可靠保證的抵押，那利息方面特別優惠。」

沈松柏在一霎間居然能控制住浮蕩的心神，若無其事地鎮靜地回答說，為了表示他的熱心，特地補充了一句：「雲鏑兄，聽說偉烈放給老客戶最優惠的利率是九厘，這比現下普通的利率可要低厘半，二億元一個月就是一百多萬，這對咱們是明擺着有利。」

李雲鏑久久沒有作聲，對沈松柏帶來的這個突然的信息，一時間，連他這麼自負果斷的人亦難下這麼個關鍵的決斷，他突然地跳出疑心來：這裡頭莫不是弄玄虛吧？這疑心使他警覺起來，他決定：在未查清對方的底細前，這件事萬萬不能輕率地下判斷。

「這樣吧，松柏，你回去跟陳秘書說，我感謝他的好意，改天我到偉烈那處去，當面談談。」

沈松柏前腳剛走，李雲鏑就響了直通杜仲謀家裡的電話，把老杜在床上給喊了起來。

第三天的中午時分，在東方銀行總裁辦公室呆了整整一個上午的李雲鏑連午飯也沒吃，啃着侍者送來的兩塊漢堡包時，杜仲謀顛着屁股，匆匆地趕來了，他還未坐穩，便氣喘吁吁地說：「昭達有電報回來了。」

李雲鏑往嘴裡塞着的漢堡包立刻抽了出來，焦急地說：「他怎麼說？不要是情況未明吧？」

「不，飛龍號出事原因已查明了，這多虧譚昭達在西班牙方面朋友的協助。飛龍號是機艙起火引起爆炸沉沒的，這件事，經直布羅陀英國方面的海事處核實了。」

「這麼說，出事原因是自然因素囉？」

「對呀，問題就在這，自然原因失事的保險費，咱們得無條件按章賠償。」

「這消息宏達方面也接到了麼？」

「我想還沒有，昭達在西班牙方面的朋友與直布羅陀英國海事處的人相熟，昭達的消息比他們快了一步，但最遲三至五天，宏達方面消息也一定會傳到香港來，所以我估計最遲在七月上旬，老孟這老滑頭就會迫不及待地呈上保險費清單。這個，咱們不能不預作打算啊，雲鏑。」

李雲鏑沒說話，但他的臉色極難看，連手揑着的那塊他最喜歡當午飯吃的漢堡包也不想吃了，啪的一下便擲在字紙簍裡。

杜仲謀的腦袋在打着轉，尋找着一個他認為是最穩妥的應付辦法。終於，他托了托眼鏡，謹慎地慢吞吞地說：「我看，還是暫時放棄改革廠子那個計劃吧，先集中力量，對付了保險費再說。」

李雲鏑一聽便跳了起來，像被人踢了一脚似地氣虎虎地叫道：「老杜，什麼話？紡織廠眼下是生死關頭，如果要退，就等於讓它關門大吉。」

「這筆資金加上眼下的保險費，總共是二億七千萬哪，就是說，如果要賠出保險費，同時要進行這個計劃，咱們就非得向外求貸一億九千萬元以上。雖然偉烈方面願意貸款，但別的不說，咱們的償還能力就令人擔心哪。」

李雲鏑苦着面孔說：「不，老杜，能力方面我絕對不擔心，你想想：東方紡織廠生產潛力巨大，現在的問題是出在市場方面，以及如何把這種巨大的潛力挖出來，擴充改革後，按計劃咱們的生產效率可以提高二倍半。而且優質產品率可以達到九成半以上，咱們的產品不但在香港、東南亞地區站穩脚跟，而且可以大規模地打進歐洲市場去。你算算吧，老杜，憑這個還怕償還不了這筆貸款。頂多一年時間，就可以全部本息攤還。這個我不擔心，我最擔心的，是對方突然提出貸款的動機，以及他要拿什麼來作抵押。」

「這個我倒摸清楚了。」杜仲謀點着了一支烟，慢吞吞地但却是肯定地說：「偉烈方面眼下的銀根充裕，我跟相熟的那位朋友摸過底，他們的流動現金已累積到十億元有多。光是支付那大筆的存戶利息就夠嗆了。」

「噢，這麼說，偉烈方面是急於為這筆積壓的資金尋找出路囉。」李雲鏑醒悟了杜仲謀話中的含意，興奮地打斷說：「嘿嘿，他們拚命地拉存款，但拉到大把鈔票又不懂得靈活運用，他們這是自找苦吃。但到了我手上就截然不同，可以起大作用。所以他們就來兜搭。」李雲鏑在轉椅上迅速地旋了一圈。

「他們自然是急於為積壓的資金找出路，這點可以肯定。但偉烈過往對工業貸款不感興趣，那些開廠子的老闆，死乞白賴，也很難求得他們點頭，但眼下却突然來主動兜搭，這裡頭是不是有點文章？」

杜仲謀猶豫的說，但李雲鏑却因偉烈方面的「銀根充裕、急於尋找出路」的信息，使他原來的疑心大為減退。哼，只有辦銀行的人，才知道資金積壓的苦處。二億元可不是小數目，那些半死不活的廠子怎能跟東方機構相比？做放貸生意，最要緊的是償還能力，憑這點，他們主動探盤，多半是瞧準我李某人有這個能力，這麼着下了這個判斷，李雲鏑斷然地認為，在這件事上，再不能猶豫不決了。

敢為人之所不為，這才是企業家的氣魄，李雲鏑傲然地在心裡道。

「這件事再不能拖了，老杜，不然等老孟這傢伙追上門來，對東方銀行的信譽影響極壞，這二億元貸款，我決定和他們斟盤，明天你就把我的意思向偉烈董事局方面說說。」

李雲鏑毅然決然地對杜仲謀說，他已下狠心要吃掉那二億貸款的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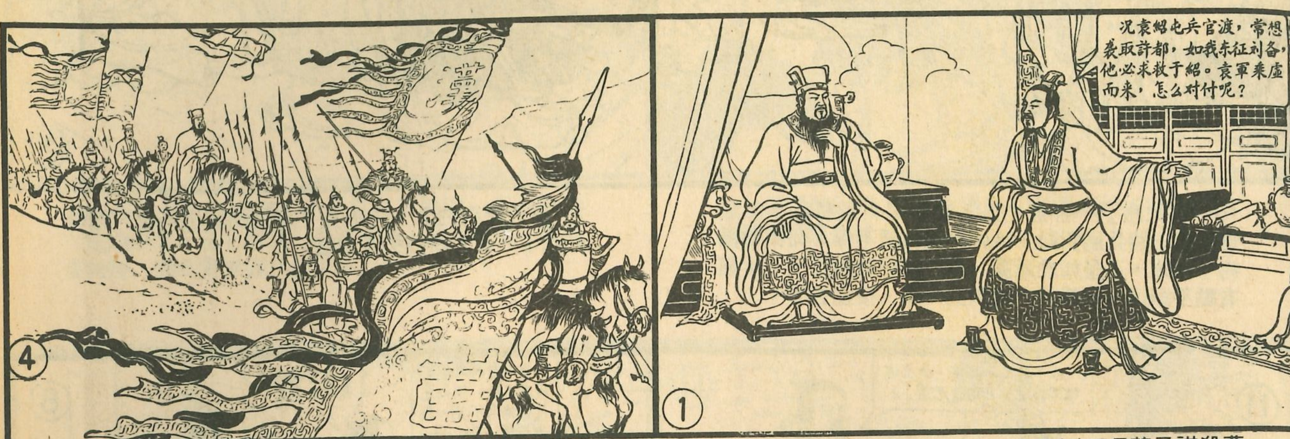
要知道李雲鏑是否渡過這個難關，及約克翰如何使李雲鏑引入他安排的香餌釣金鰲，請留意本故事之：「幻變風雲」便知分曉。

（本段完）

三國演義之十三

白馬坡（一）

徐正・編繪



1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二零零年)正月董承謀殺曹操的事被人告發。曹操殺了董承、王子服等人後，打算進一步除掉馬騰和劉備。程昱認為：馬騰屯軍西凉未可輕取。劉備駐守徐州、下邳、小沛也不能輕敵。



2 曹操同意他對付馬騰的主張，但不肯放過劉備。他說：「劉備是個英雄，現在如果不去攻打他，將來羽毛豐滿了，更難下手。袁紹雖强，但遇事猶豫不定，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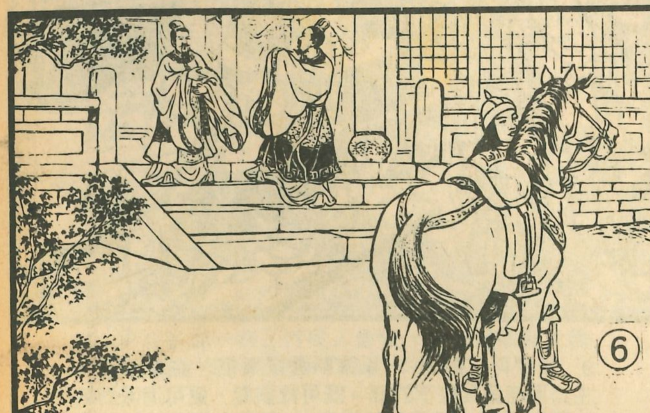


3 正說時，郭嘉從外面進來，曹操又徵求他的意見。郭嘉說：「袁紹性情遲疑，他的謀士又互相猜忌，並不可怕。劉備部下多是新兵，軍心不齊。丞相如果東征，管保一戰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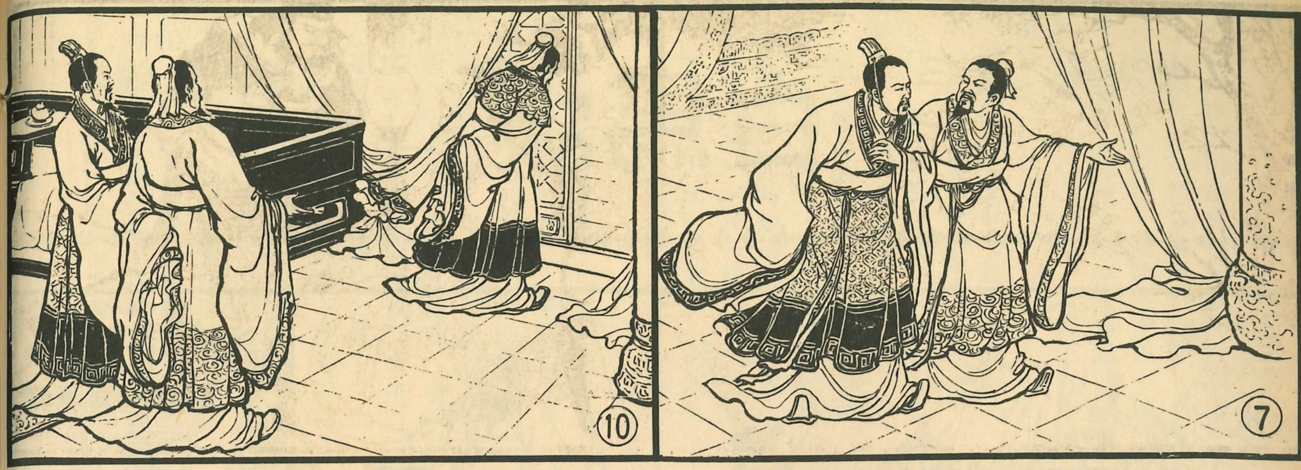
4 曹操大喜，便點起廿萬大軍，分兵五路直逼徐州。



5 劉備在徐州，探得曹操殺了董承等人，又分兵五路，大擧來攻，不禁大吃一驚，急找孫乾等計議。他說：「形勢非常危急，看來只有向袁紹求救了。」



6 他立即寫了一封信，派孫乾送到河北去，請袁紹設法援救。



7　孫乾來到河北，先去見了袁紹的謀士田豐，把情形說了一番，請他引見袁紹。

10　孫乾急了，苦苦央告，說劉備兵微將寡，怎能與曹操五路兵馬對敵，徐州早晚就要不保。如果曹操得了徐州，正是如虎添翼，以後將更難收拾了！袁紹有點不耐煩，勉强說了幾句話，退入後堂去了。



8　田豐答應了，領孫乾來見袁紹，呈上書信。袁紹看了信，沒精打采地說：「我將要死了，還有什麼心思管人家的閑事？」田豐大驚。

11　田豐也不好再說，悶悶地陪着孫乾來到門外，不禁頓足長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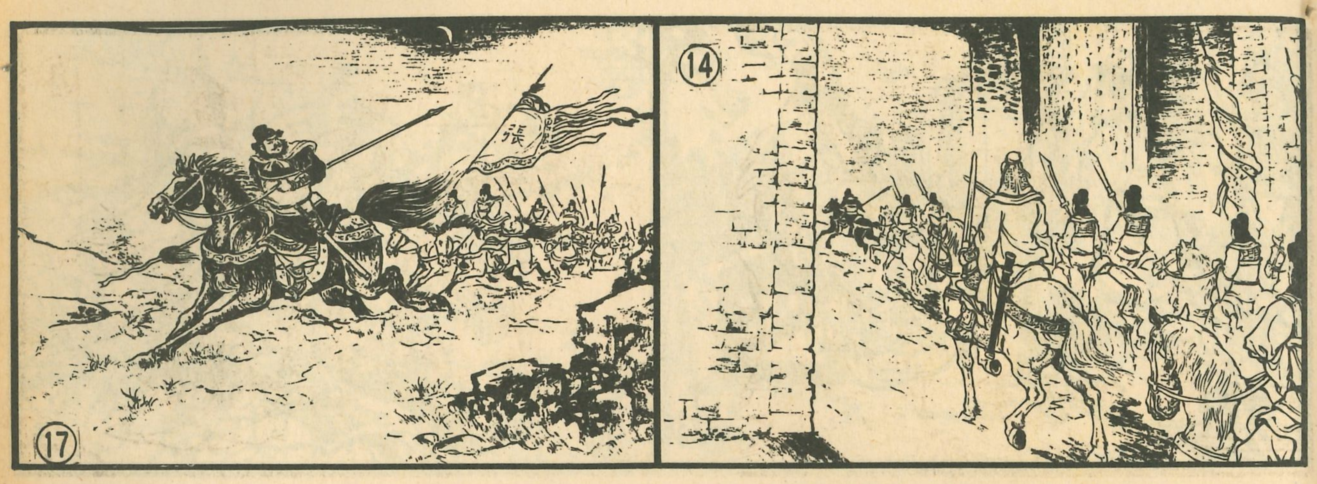
9　田豐再三勸道：「乘這時曹操東征，許都空虛，主公可速發兵攻下許都。既可救劉備，更可消滅勁敵。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機會。」袁紹愁苦着臉只是搖頭。

12　孫乾見袁紹不肯發兵，只得連夜趕回小沛，向劉備報告情況。劉備急了，一時又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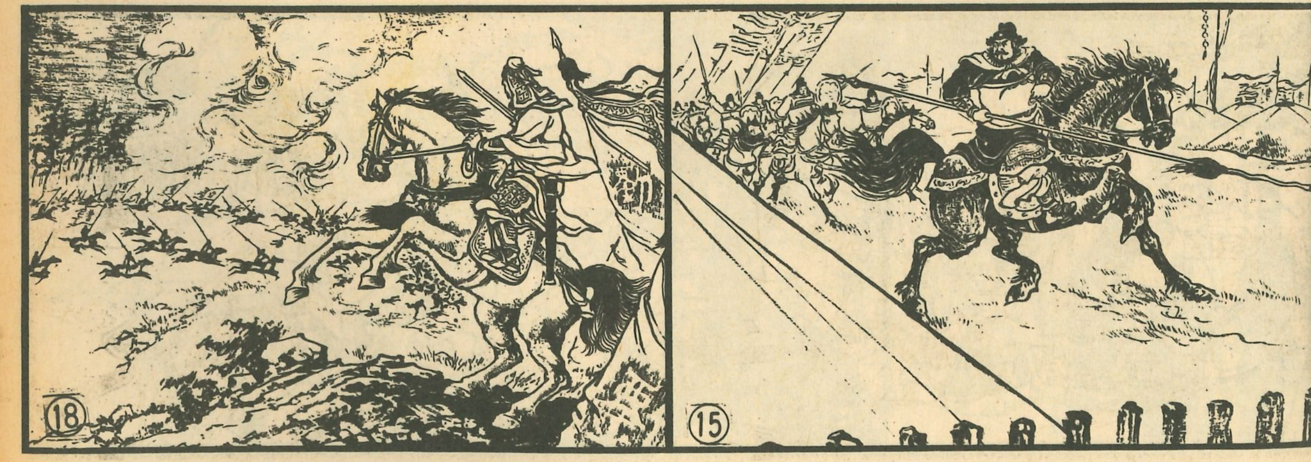
13　張飛獻計道：「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今夜便去劫寨，可獲全勝。」

16　張飛急忙退出寨外，只見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一齊殺來。



14　當夜，劉備與張飛分兵兩路，悄悄向曹營出發。

17　張飛左衝右突，前遮後擋。他的部下多是曹操手下舊軍，都投降過去。張飛殺開一條血路，只有幾十個騎兵跟着。想去小沛，去路已斷，要去徐州，又怕曹軍攔截，只得往芒碭山而去。



15　張飛領輕騎在前，衝進曹營，但見零零落落，並沒有多少人馬。忽然間，四邊火光大起，喊聲震天。原來，曹操估計到劉備會有此着，事先設了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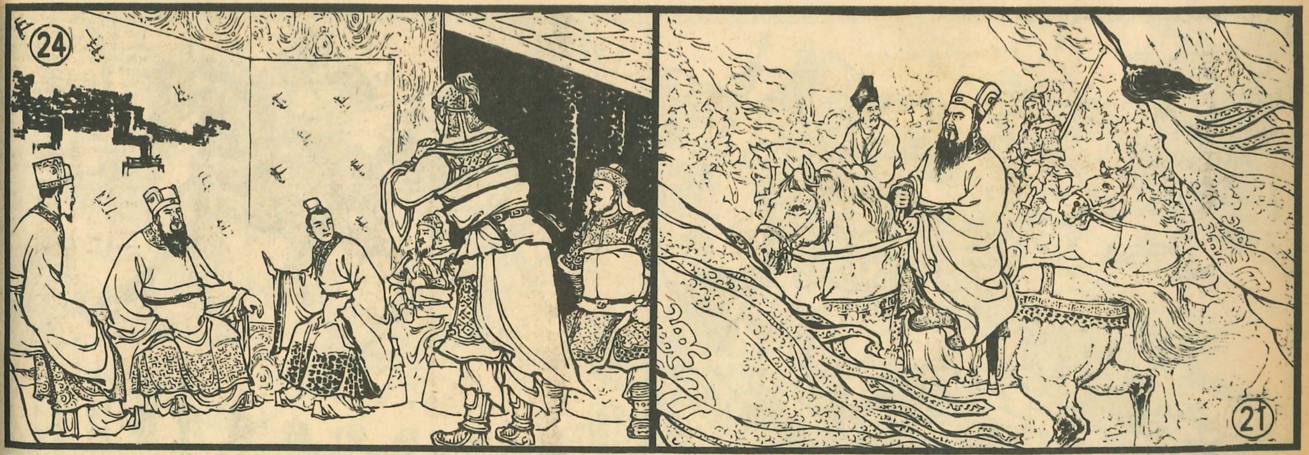
18　再說劉備一路正待撲入曹營，忽聽得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斷了劉軍一半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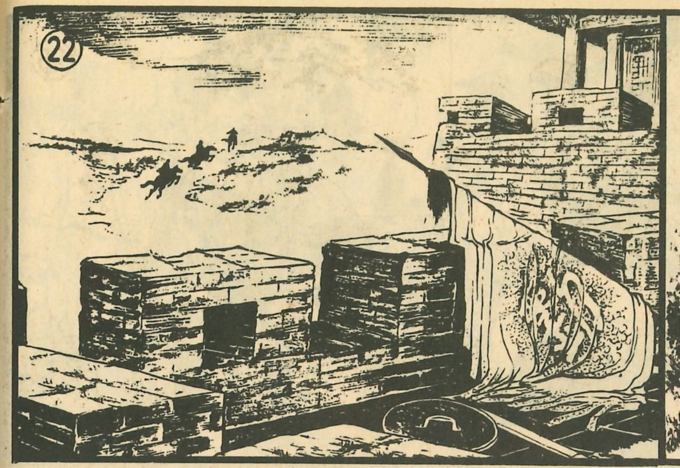
19　劉備知道中計，慌忙突圍退走。曹軍漫山遍野地趕來。劉備帶了三十餘騎，奔近小沛，望見城中火起。



20　他棄了小沛，想往徐州去，可是四下裡只聽得曹軍喊殺的聲音。劉備無路可走，只得帶了殘軍，走小路往青州投袁紹去了。



21　再說曹操用伏兵殺散劉備、張飛兩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來攻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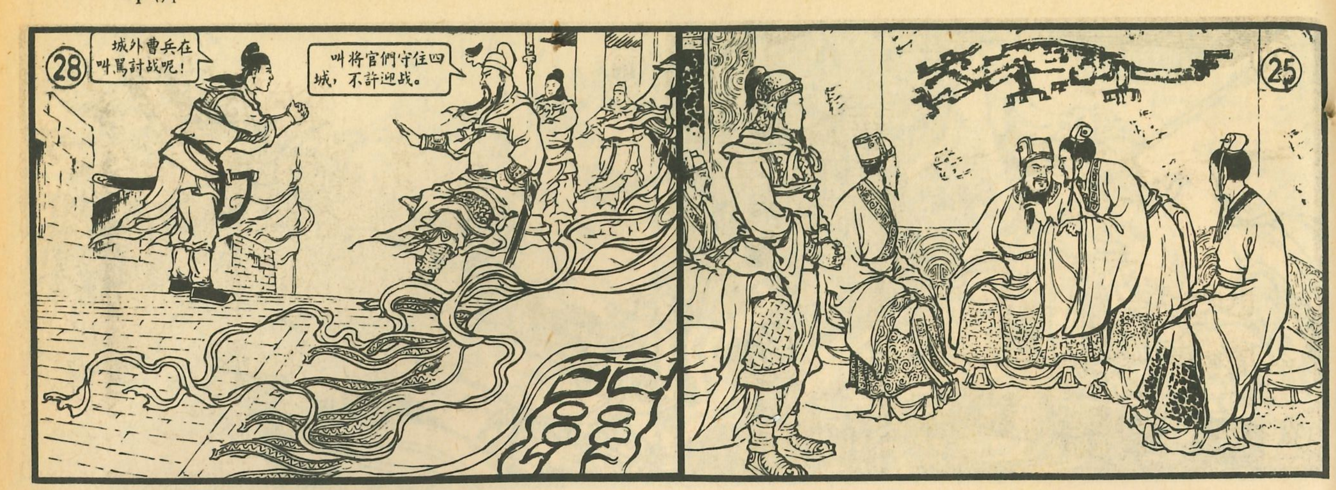


22　孫乾等守不住，棄城走了。



23　曹操到了徐州，便與衆謀士商議繼續進兵。荀彧道：「關羽保護劉備的家眷，死守下邳，必須趕快攻取。」曹操道：「關羽武藝出衆，令人心愛，要設法說他來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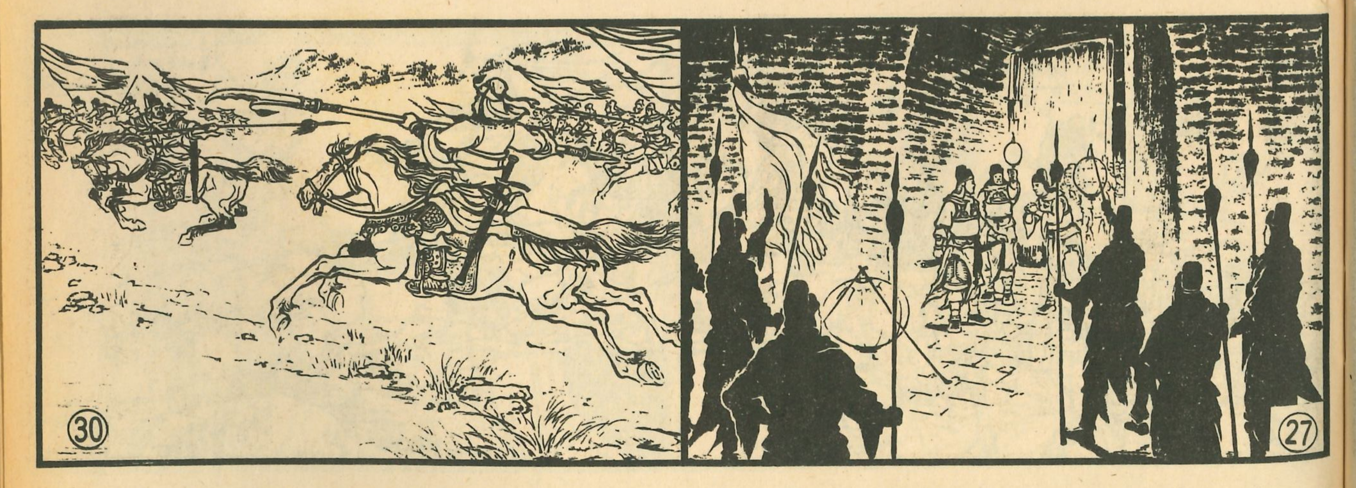
24　謀士郭嘉恐怕關羽不肯投降，反害了說客的性命。曹操聽了，也猶豫起來。大將張遼道：「小將與關羽有一面之交，願去說他來投降。」



25　謀士程昱道：「關羽性子剛強，很講義氣，決不肯隨便歸降。必須使他進退無路，再去說他，才有用處。」他獻上了一條計策。曹操聽了，連連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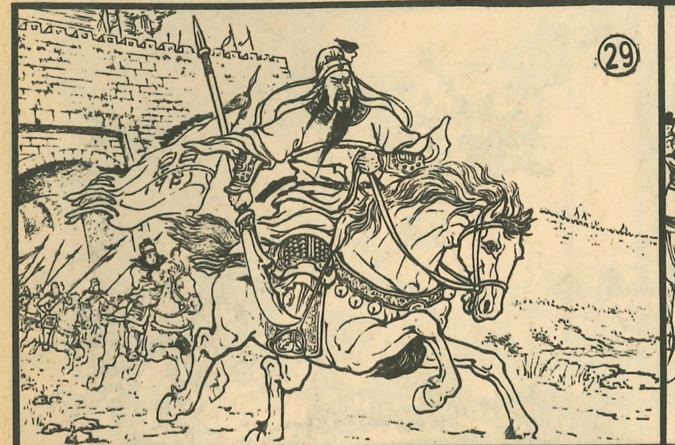


26　當下，曹操就把在徐州、小沛俘虜來的兵士找來，許了重賞，叫他們仍到下邳去投關羽，埋伏在城裏做內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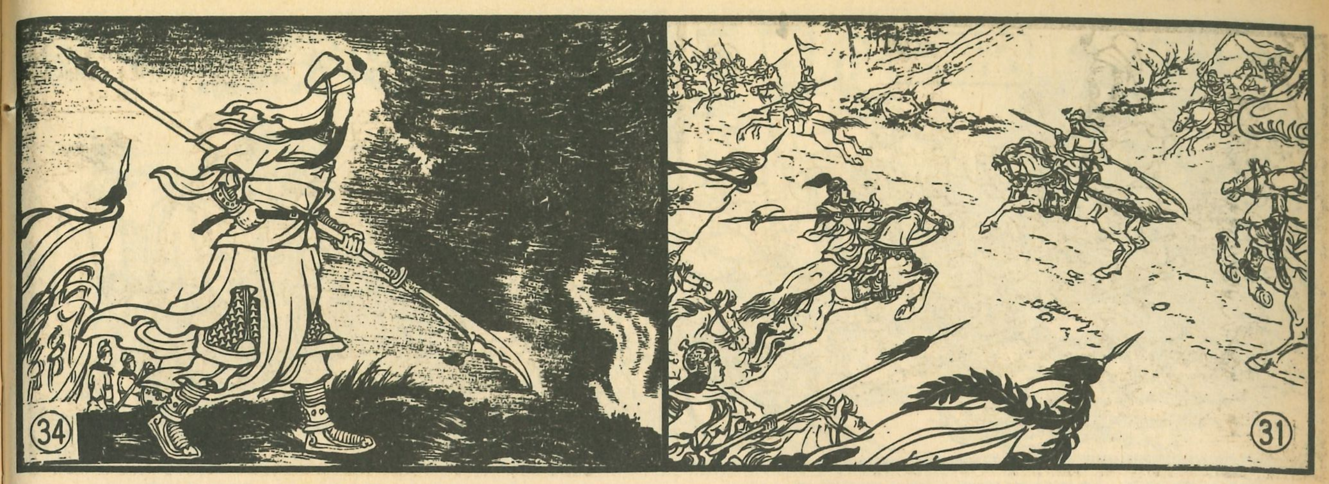
27　兵士們到了下邳，在城外叫門。守城將官一看，認得是徐州的舊兵，也不疑心，就把他們放進城來。

28　第二天，曹將夏侯惇帶了人馬在城外挑戰。關羽因保護着兩個嫂嫂，捺住性子，不肯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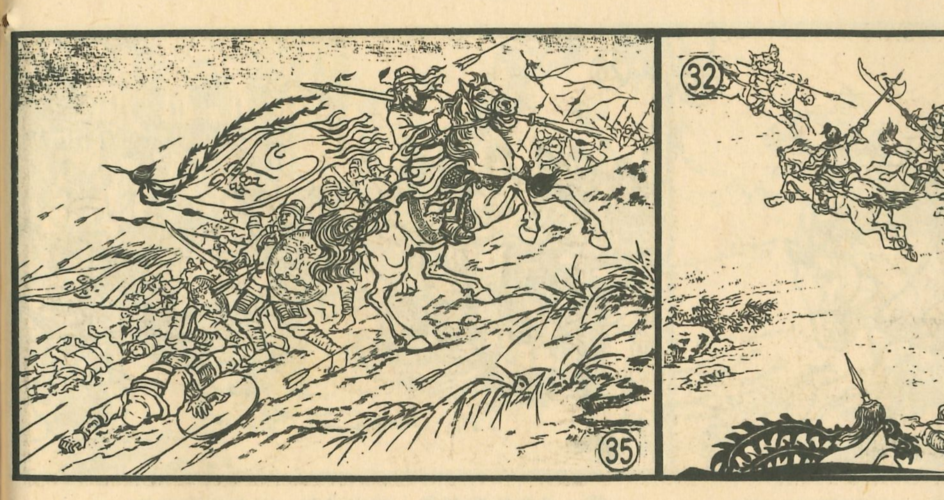
29　誰知曹軍在城外百般辱罵，激怒了關羽，便領了三千兵士，提刀上馬，奔馳出城。

30　夏侯惇接戰關羽，戰了數合，撥馬便走。關羽哪裏肯捨，飛馬追了過去。夏侯惇走一陣，打一陣，一直把關羽誘出離城二十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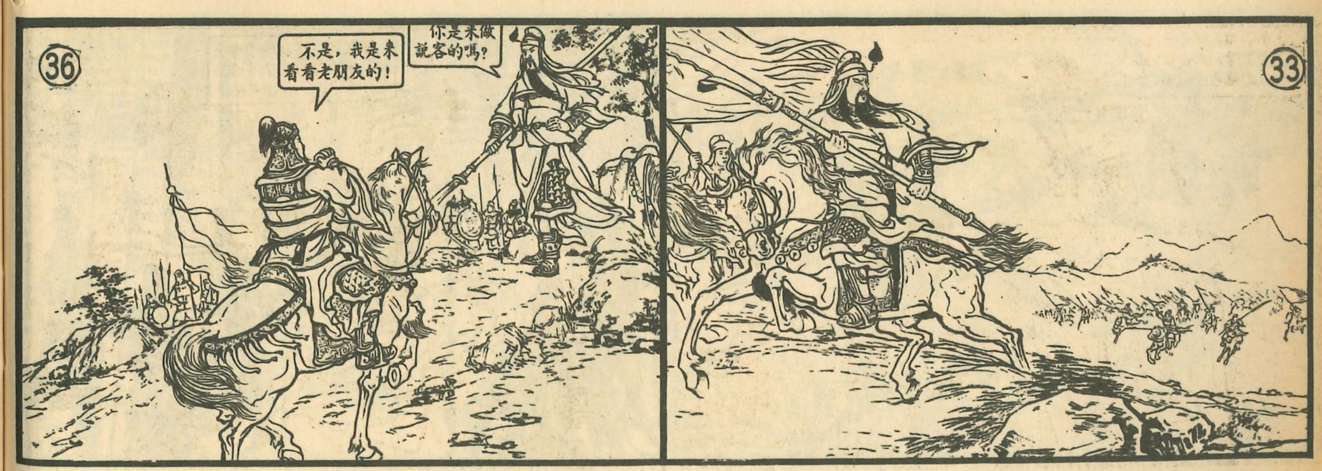
31　關羽猛的醒悟過來，怕下邳被曹兵乘虛奪去，急忙回馬。走不多遠，只聽得一聲炮响，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曹軍攔住去路。

34　突然遠處火光冲天，關羽驚疑不定，仔細察看，這起火的地方正是下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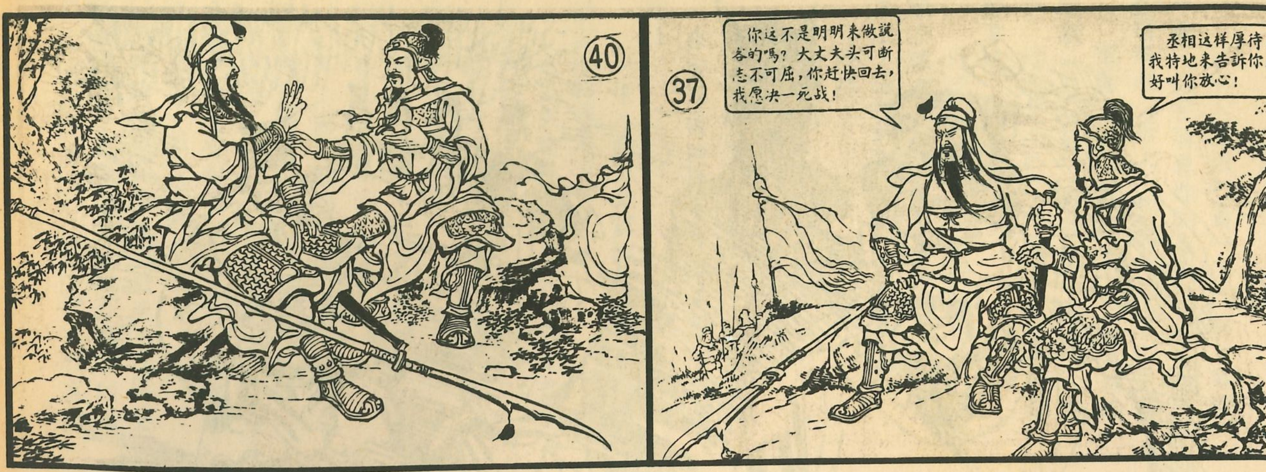
32　關羽記掛着下邳，也不打話，舞刀就殺過來，徐晃、許褚連忙迎戰。這時，夏侯惇又回頭殺來。

35　他掛念着下邳城中劉備的家眷，幾次衝下山來，都被亂箭射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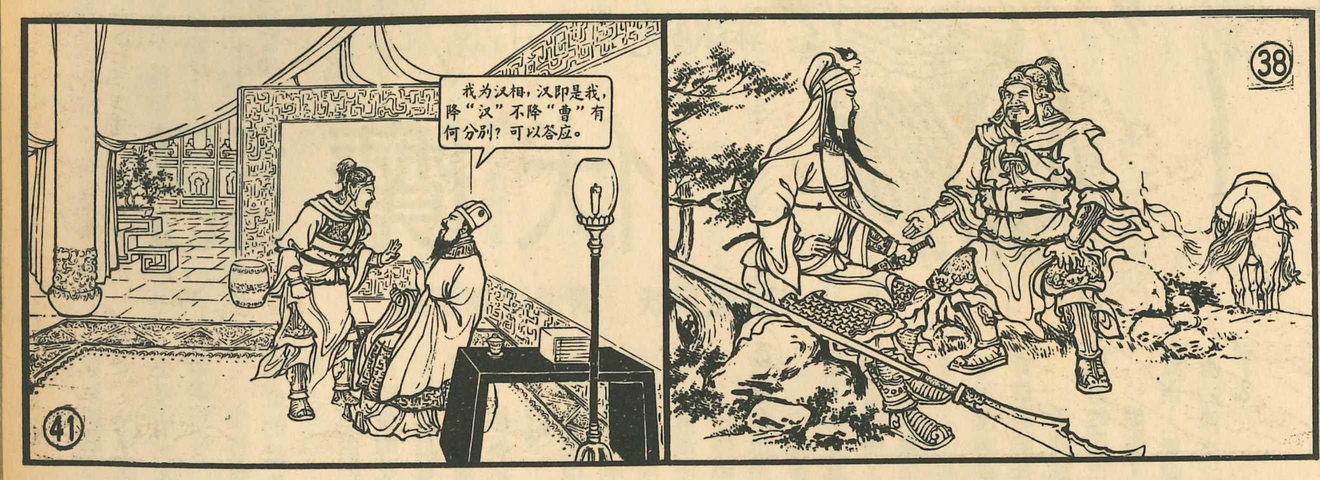
33　看看天色將晚，關羽殺不出重圍，只得退到一座土山上來休息。夏侯惇也不攻打，只叫兵士們把土山團團圍住。

36　天亮時候，忽見一人騎馬跑上山來。關羽認得是張遼，料他前來說降，就迎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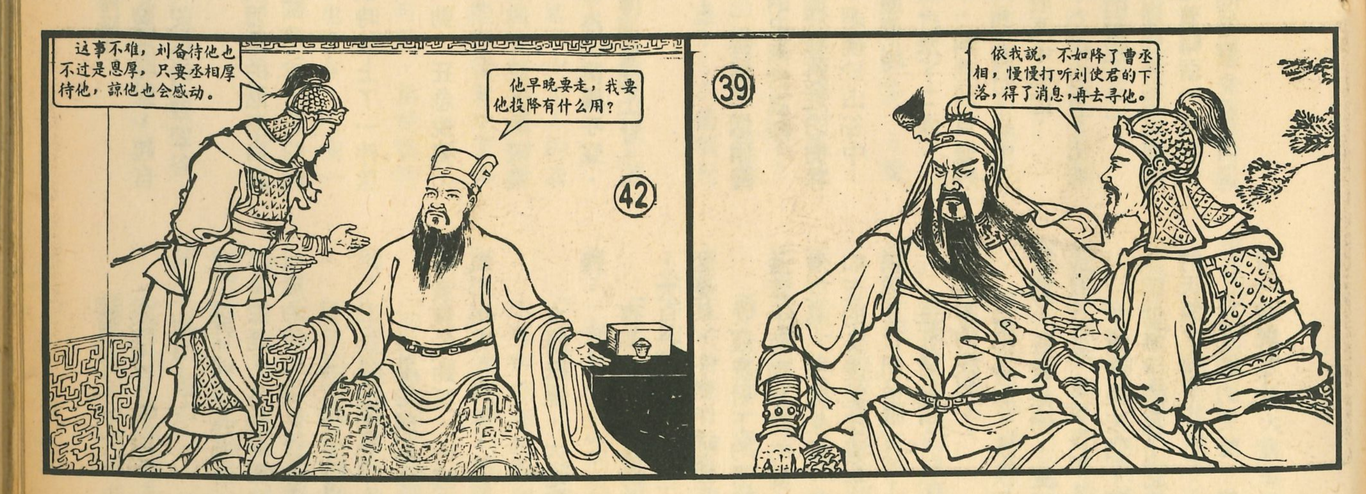
37　張遼翻身下馬，與關羽見了禮，不等關羽問他，就把曹操攻破下邳，下令保護劉備家眷的事說了出來。

40　關羽沉吟了半天，提出三件大事：一、只降漢朝，不降曹操；二、把劉備的俸祿贍養他的家眷；三、一旦知道劉備的下落，就要出去尋他。張遼一聽，連連答應。



38　張遼聽了，大笑着說：「你這話不怕被天下人取笑麼？」關羽疑惑不解，問道：「我為忠義而死，為什麼要笑？」

41　張遼回見曹操，就把關羽提出的三件事說出來。曹操聽了「降漢」不降「曹」，不由撫掌大笑。



39　張遼道：「你和劉使君桃園結義，要同生共死。劉使君還要做一番事業，决不願意你今天戰死。而且他把家眷托付給你，你死了叫誰照顧？」

42　第二件事也容易辦到，只有第三件，曹操却躊躇不决。經張遼解釋後，曹操也答應了。　（待續）

兩期完短篇小說

吳剛・文
可飛・圖

伏魔記

少年降魔伏妖　清洗江湖歪風

轟隆！轟隆！轟隆隆！

一陣連串的震天動地响聲，起自王屋山、本是沉寂、安寧的「翠翠谷」中。

爆炸聲與那自天而降的洶湧白鵝毛似的雪濤，混合翻滾後，紛紛飄落。

銀白的大地，頓時披上了一件黑白斑斑的花袍！

爆炸聲更挾着風勁，狂急銳嘯，反射激盪着整座山谷。

山谷正在爆炸場內，泛光黑灰飛滿天。

飛灰中，夾雜着人的淒厲呼聲，隱隱自迴响中穿隙，傳遍整個山野。

雪，漸漸停了！

風，慢慢的轉弱！

爆炸場中，除了一簇簇的烟硝猶自裊裊飛揚外，其餘的已漸歸寂靜！

一聲銳嘯起自爆炸場附近的樹林中，嘯聲高吭尖銳，迴繞於山谷中，嘯聲突停，迴响猶遙遙傳出。

嘯聲乍起，即見一條、二條、三條……一共八條身影，瞬息間自爆炸場周圍隱蔽的角落，湧進爆炸場中，穿梭般的在灰燼頹垣敗瓦中騰躍！

若非那斑斑黑點，誰也看不出那與雪地同色的白身影的行踪。

俄頃，身影都從爆炸場中迅速的竄出，集向一起，隨着轉弱的風聲，隱約傳來了低沉的問答聲：「都清過了？」

「清過了！」

「沒活口？」

「沒有！」

「走！」

於是，八條身影一個接着一個，似風的疾向山谷林蔭深處遁走。

雪又為大地增加厚度！

風也湊熱鬧似的，疾勁的四起！

一堆堆的頹瓦，一處處的餘燼，一簇簇的斷垣，一縷縷的淡烟，隨着風雪搖曳、擴散、擴散……

*　　*　　*

夕陽映照，大地顯出一片鵝黃嫩綠。

夜幕未垂，蒼穹呈現出姹紫嫣紅，大自然的景色，在殘陽霞光下的荒烟蔓草，亦變作錦綉天堂！

晚霞映射下的洛陽古道上，在散落牽牛荷鋤暮歸的農夫羣中，一個衣着樸素、玉面朱唇、長眉斜飛、修目如芒的英俊挺拔青年，正映着夕陽，踽踽而行向洛陽古城！

這暮歸途中，只有這少年人顯得孤零零的突出。

殘陽落山，淡淡月光自東邊照射大地，灰濛濛的，更襯現出少年人的孤寂身形，形單隻影。

辛勞的農夫們，回到他們溫暖的、與世無爭的家，正享受着純樸溫馨的天倫之樂！

兒童們的笑聲，使獨行少年也有着一種艷羨！

少年人抬眼打量一下四野，輕喟一聲，似乎嘆息他的孤寂、落寞地，在唇角邊上掛上一抹微笑！

這微笑使人看來，有種說不出的感觸，是堅毅，是孤寂？是漫不在乎？抑或是冷酷？似都不像，又好似都像。

月夜下，古道筆直的延伸，在朦朧中望去，恰似一條玉帶伸展在大地之上，遙遙的鋪向矗立的洛陽古城。

突然——

「得鈴鈴，得鈴鈴……」

「得鈴鈴，得鈴鈴……」

一陣蹄聲混合着鈴聲，隨着微風，自少年背後傳來，聲音越來越清晰！

少年人面上微露詫異，但却甚是緩緩的轉過頭去！

只見來路眼光盡處，二匹高頭駿馬正奔馳而來！

塵土風揚中，來騎已踏馳月影，映入少年眼簾中！

少年人身形一閃，閃向路旁，佇足而凝目望去！

馬上兩個勁裝魁偉大漢，滿面風塵，馬口噴霧，似是趕了不少路途。

急驟的蹄聲，擦身掠過少年身邊，馬上一大環眼漢子，在有意無意中看了少年一眼，疾馳而去！

雙騎遠去，少年亦依然不徐不疾的移動身子，對天色入夜似毫無所動，反而四顧流盼，盡情的欣賞着夜景。

「威——武——」

「鷹——揚——」

一陣喝道的雄渾聲音，自微風中拌合着隱約的輪蹄聲，傳入少年人耳中。

少年皺一皺俊眉，咀角上那一抹微笑更濃了，回顧一眼後，濃濃夜色中，尚未見任何影踪，搖搖頭，少年人脚步更慢了！

雲遮月娘，大地突然黑暗，遠處一簇簇的燈光，明滅中告訴少年人村莊的所在。

前面黑漆漆的一片，沒有燈光閃爍，少年人望着那兒，咀角翹起了那微笑的細紋，他知道，那是一片延綿甚闊的大樹林。

那黑漆漆的一片，在雲遮月影下，使暗夜增添了威勢，替原野添了陰森、神秘！

雄渾的喝聲、車輪的轆轆聲、得得的馬蹄聲、挾雜着嘈雜的人聲，在暗夜中，隨着距離的拉近，已清晰的送入了少年人的耳中。

少年人回頭看看，蠕蠕而動的一排長龍伸展向後！

人聲隨風傳來，更清晰了。

「伙計們，洛陽高昇店的二鍋頭在等着啦，快點啊！」一口京片子清脆的自雜沓中傳出，敢情天黑，他們正急着趕路呢！

「丘三爺，小蜜桃可也等着你啦！」另一粗獷的、雄勁的聲音落後，引起了一陣哄笑！

嘻嘻哈哈聲笑鬧着，却更加速了行程的疾勁，消除了旅途中的疲勞。

少年人也忍俊不住，暗中也在笑。

近了，少年人與身後的人接近了！

人羣與前面的樹林也近了！

倏然，少年人停下了脚步，人聲也停下了，車聲也停下了！

只有那些被突然急停勒嚼的馬兒在嘶聲長嘯，聲傳四野！

前面那座黑壓壓的樹林中，突現出了一盞、兩盞、三盞……八盞氣死風燈。

少年人英挺的身影，矗立在大道中央，看來是這一行車馬的首領！

燈影下，微風吹起了少年人的衣襟，看來逸然瀟洒，但在他英挺的俊臉上，却掠過一層，難得留意才看得出的無比惱意。

好靜，靜得落針可聞，馬兒嘶叫了。

好怪，一點聲音也沒有，沒有一個人開口！

一排燈之後，終於又沉寂，傳出了狼嚎似的說話聲。

「你可是威武鏢局的鏢頭？」

「嘿！老大，你看他像嗎？」另一個梟叫的聲音。

「請鐵威揚大鏢頭講話！」又是那狼嚎似的聲音。

「鐵威揚有甚麼了不起，傳一聲不就得了嗎？」梟叫的聲音又接了腔。

「小子聽着，你們威武鏢局的鏢，我們黃河幫收下了，謝謝你們送給本幫幫主大禮，人可以轉回去了！」

狼嚎的聲音過後，少年人身後傳出了冷哼憤怒聲。

兩條身影倏的自馬上飄落，即將越過少年人！

可是兩條身影抬起的脚步放不下去、跨不出去了，臉上看得出，滿臉詫異的面容。

兩人互望一眼，突地望了望身前少年人的背影，廢然退後，木立不語，冷冷的看着前面！

「你可是跟少爺講話？」少年人開口了，聲音冷得如同冰凌嚴霜。

「不是跟你……難道是……」

未等那狼嚎的憤怒聲音說完，少年人已冷冷的接口道：「你知是和誰說話？」

「和誰說話？他媽的，小子，滾開！」梟叫般的聲音憤怒的斥叱。

「你先滾給少爺看看！」

少年人冷冷的語聲，透出了無比的威嚴憤怒，俊目中同時射出了一道如利劍似的湛湛神光，射向燈影後中間右首的一個人。

突然地，怪事陡生！

燈影後那中間的老人突然撒手掉

燈，倒地翻滾，咀中更不住的發出淒厲如子規夜啼的嘶吼。

夜空中，這種叫聲使人聽來毛骨俱悚！

突然的變化驚震全場。燈後所有的人均手足無措、張惶失措。

「滾得不錯，就是叫得難聽！」少年人冷冷的語聲，清晰的傳入全場人的耳中！

少年人聲停，翻滾的身形也隨着倏然而停，淒哼之聲亦同時消止。

疲倦地自地上爬起，驚悸的一手拾起丟在地上的風燈，一手顫抖地指向少年人，口吃的道：「你……你是……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甚麼人？」

一語驚全場，雙方都驚顫的望向那少年人！

少年人瀟洒的、從容的掃視一眼四週情況，僅是冷冷的哼了一聲。

狠嚎般的聲音突然又响起來，威武鏢局的人業已看清楚乃是中間左首第一人，只聽他道：「不管你是甚麼人，你可要知道，閣下插手今晚之事，我黃河幫可不比昔日的五大門派，任你橫行！」

少年人語氣不屑的道：「黃河幫本就不配成幫立派，一羣敗類！」

「嘿嘿！是那一位高人，竟敢如此看小我黃河幫羣雄？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黑壓壓的松林中，突然傳出了一個陰森森的聲音，隨着聲音，一條瘦長的黑影如鬼魅般的，倏忽出現在一排燈影之後。

執燈的八人聞聲閃身，分立道旁，齊齊高擧風燈，向那黑影躬身爲禮！

風燈高擧，照射出來人形貌。

高瘦、馬面、蜂眼、鷹鈎鼻、長臂細身、全身黑衣，配着蒼白的面孔，使人看來有一種陰森可怖，無人氣息的感覺。

少年人身後的兩人頓時全身一震，互望一眼，露出一種驚悸莫名的面容！

風燈下八人禮畢轉身。

嘿，好奇怪的裝束。

路旁右四人一律白衣，頭戴馬面面罩，活脫脫如閻羅殿的畫像上那馬面鬼卒。

路旁左四人一律黑衣，頭戴無角牛頭面罩，亦像似是牛頭鬼使。

少年人眼前景象入目，心內暗哼一聲，口中冷森森的道：「早該出來了，堂主閣下，以你陰曹判官閻銘長，加上黃河幫拘魂堂堂主的名號，還怕北京城的威武鏢局鐵局主，敢不將要他全家腦袋的鏢貨雙手奉上嗎？」

黑衣人陰曹判官閻銘長聞聲後，心內一緊，對面前少年人一眼就認出自己並未感到驚異，倒是對他知道自己是拘魂堂主，感到稀奇！

黃河幫成立不久，他這堂主還是第一次對外，而這少年人竟如此先知道，他怎的不驚，然而，在少年話聲一落後，藉一聲長笑掩過了驚詫，隨即冷森森的道：「說的是。」

那少年人突地的長笑一聲，聲如龍吟，震得在場的人均爲之心驚膽跳，笑聲甫歇，冷冰冰的道：「可惜碰到了少爺！」

陰曹判官閻銘長似不屑的道：「哼，碰到你又怎麼樣？」

那少年人斬釘截鐵的道：「辦不到！」

陰曹判官好像突然碰到了好笑的事情一般，看一看眼前的少年人，突地又放聲大笑，笑聲陰森，猶如鬼哭狠嚎，使在場的一衆鏢伙，感到似是突然地進入了一個陰風森森的鬼域裡，個個全身起了雞皮，寒噤不已。

在場之人，只有少數人仍能保持鎮靜，未爲他的笑聲所動。

狠嚎鬼哭的笑聲久久始停，隨即聽陰曹判官閻銘長冷森森的說道：「就憑你剛剛那一手『彈指截脈』？」

少年人却也冷冷的說道：「那只是對出語不敬者的小懲！」

陰曹判官閻銘長揶揄的道：「憑岳擎天昔日的威名？」

少年人依然冷冰冰的道：「你認爲呢？」

這種不置可否的回答，使到陰曹判官閻銘長無話可說，心中暗駡「利口小子」不止。

本來嗎？以昔日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威名，獨鬥五大門派高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威名，他能講甚麼？尤其是當他想到，他亦是人家當年本就不屑一顧的初出茅廬小子時，他更不好講話。

但他却不能就此作罷，表面上仍是陰森森的，一副好整以暇的樣子，不懷好意的譏笑道：「那麼，就憑你這一句話嗎？」

少年却是面容一整，冷聲道：「差不多！」

此語一出，陰曹判官閻銘長不由得一愕，直氣得馬面差點由豎變橫，怒哼一聲，神色連變，厲聲戟指道：「小子大膽！」

少年人反而冷冷一笑道：「捉幾個陰間小鬼的膽子還有！」

這話簡直是對着和尚駡禿驢，陰曹判官閻銘長忽然一擺手，向右邊四人大喝道：「給我拿下！」

路旁右邊四個馬面人聞聲，迅速的將風燈放於路旁，晃身一字排在路中央。

少年人一晃，却突然邁步前行，直向四個馬面人撞去，似是未將這班人放在眼內，快到四人近前，突聞其中一人似狠嚎般的喝道：「小子，你乖乖的聽命吧。」

少年人前行的身子突然一停，俊目向面前四人一望，輕視的冷聲道：「滾開！」

身隨聲動，右臂詭異的向左一伸，左脚跟進，順勢擰身，將左面牛頭陣中，無聲無息遞來的長劍避開，右臂趁空鑽進牛頭人腕脈，五指拿個正着，口中大喝出聲：「先滾出去！」

一條瘦長的身形隨着喝聲，凌空摔向路旁右邊的田野中。

黑影挾着淒厲的慘號，「噗」的一聲跌落在路旁丈許遠的田中，被摔的敢情不輕，猶自哼哼不止。

突然的突襲，顯露了少年人奇詭的手法，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使每個人都對那少年人感到莫測高深！

少年人摔掉偷襲之人，突以詭異似的魅影，欺進因被他摔跌牛頭人的神功所震而楞立路中央的四個馬面人陣中。

奇詭飄忽的身影環繞四人一轉，瀟洒中屈指連彈。

四個馬面人本能的應變，動作甫展，業已中止呆於當場。

不同的姿勢，不同的方向，形成一個奇異的場面，腿未落地、手剛伸出一半仰着身軀、俯首彎腰，但却都成了泥人！

長笑突起，少年人身形閃動，路旁左面的三個執燈牛頭人，亦在他倏忽飄閃手指連彈之下，牛頭人手提氣死風燈，面露驚悸神色，如坭塑木雕般的被制住當場。

身形轉閃，飄忽停止，立在陰曹判官閻銘長面前的少年人，冷冰冰地輕視至極的道：「閣下何不自己動手？何必勞動貴堂屬下！」

一擧制住八個拘魂燈使，這眞使這個黑道魔星陰曹判官閻銘長亦被震住。

神色愕凜中，突地自心底下湧出了一股被汚辱的羞怒，暴戾之性突發，嘿嘿怒笑數聲後，道：「嘿！嘿！想不到老夫看走了眼！小子，來吧！」

聲落，擺出一副如臨大敵之姿態，蜂目中，閃耀着梟鷹的兇光，望着那少年人。

少年人一見那陰曹判官閻銘長的急相，反而慢吞吞的道：「堂主閣下猴急甚麼？少爺還有話要講。」

這種貓戲老鼠的方式，可眞把這個黑道魔星氣得肚皮都炸了。

但是陰曹判官閻銘長却也眞個城府深沉，機詐無比的老狐狸，在這種情勢之下，可就看出了他的狐狸性格，只是他頓時趁機轉換一副面孔，强裝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態，陰森依然的道：「快說！不要廢話連篇。」

一派大剌剌的態度，頤指氣使的口吻！

這可是人的本性，不管他狠狽到甚麼程度，有機會可以擺擺架子，他都不會放過，定會端的架子十足！

那少年人一看，不由得心中暗笑，咀角上那一抹的微笑，笑紋更深了，但在他心裡，却也對面前這個老狐狸轉變之快大爲懍心，對他能在黑道之中久負盛名不衰，亦有了深一層的認識。

似是略加思索，少年人始冷聲道：「你三更受命的時候還早吧！」

此話一出，頓見他那馬臉上的笑容倏忽斂了，蜂目如芒射向少年人，仔細的打量了一陣，只見他拉長了面孔，厲聲道：「小子，你到底是何來路？」

少年人却依然冷冷的道：「反正不是與你同路就是啦！」

稍停，少年人見陰曹判官猶是驚異不止的神情，乃繼續道：「威武鏢局這趟鏢是很重要，對嗎？堂主閣下。」

陰曹判官閻銘長冷哼一聲，不置可否。

少年人繼續道：「就此爲止，各走各路如何？」

陰曹判官閻銘長怒哼一聲，道：「辦不到！老夫要定了！」

少年人哈哈一笑道：「說話算數，是你惡名在外的堂主閣下唯一的好處，這話說了，可別閃了舌頭！」

當場奉回去的話聲，氣得那個陰曹判官面紅耳赤，怒哼一聲，就待擧掌擊出。

却見少年人道：「慢來，賭個東道如何？」

擧起雙手，慢慢的放下來，陰曹判官閻銘長哼了一聲的道：「小子，老夫可不是和你逗着玩的！」

少年人一整面色道：「讓你佔個便宜！」更是一句莫名其妙的問話，陰曹判官冷哼不語。

少年人繼續道：「你我一搏是免不了的。」

陰曹判官閻銘長怒聲道：「你跑得了嗎？」

少年人不理他的狠話，反而道：「搏戰勝敗，定個彩頭如何？」

陰曹判官閻銘長揶揄地道：「你小子像滿有把握似的。」

少年人繼續道：「好說！好說！不勞費神！」

閻銘長道：「就以威武鏢局的鏢作彩頭吧？」

那少年人讚許道：「聰明，不過只是猜到一半！」

陰曹判官閻銘長疑惑的凝視了那少年人一眼。

只聽少年人道：「加上貴堂屬下的自由！」

陰曹判官哈哈的一笑，道：「不勞費神！」

少年人忽露出了一股神秘的面容，道：「堂主閣下可聽說過彈穴截脈中有一種手法叫做『定時閉氣』嗎？」

陰曹判官閻銘長聽後，頓時面色大變，驚急得轉身面向他的屬下望去。

只見他的屬下，一個個的眼中均露出驚懼之色，陰曹判官閻銘長頓時似是洩了氣的皮球，恨聲的向少年人

道：「小子，算你狠，劃道來！」

少年人輕輕的道：「你可是願意賭了？」

陰曹判官沒好氣的道：「廢話！」

少年人笑了笑道：「搏戰方式由你，勝利如屬你，我一切聽你的，如僥倖是我的話，今後威武鏢局鏢旗所到之處，你拘魂堂主不得侵犯。」

陰曹判官閻銘長疑惑的看了少年人一眼，又看一看他的屬下，道：「看來是不賭不行了！」

少年人道：「悉隨尊便。」

陰曹判官恨聲道：「岳擎天的威名嚇不倒老夫的！」

少年人道：「我知堂主閣下同屬下的感情。」

陰曹判官怒瞪了少年人一眼，沉聲道：「老夫十六手拘魂抓，若不能奈何你小子，老夫今晚認栽！小子，來吧！」

陰曹判官話聲一落，身形立即飄然而起，後退五步，凝神向少年人注視，全身氣力暴提，全神戒備。

此時，少年人亦面容一肅，大步向前邁出，在步幅之間，隱隱傳出一種沉雄無比的氣勢，向四週擴散，使到陰曹判官閻銘長，感到他一步步似千鈞巨錘般的重重擊打而下，壓力强勁。

無形中，陰曹判官的身形，在那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愼神態之下，隨着那少年人前進的步伐，亦步亦趨的向後退卻。

此種情形落入少年人眼中，無意之間，唇角下露出了那一抹神秘的、奇異的、冷冽的，却是動人的微笑。

但在陰曹判官閻銘長的眼中，這却是令人心悸的微笑！

少年人由始至今，武功令人有深不可測之感，而他這種臨敵不似常人的瀟洒中帶威勁的氣勢，足以滅敵之勢，長己之威，寒敵之膽，無形中使面對的敵人心懷驚恐。

陰曹判官閻銘長在這種情勢之下，注視少年人踏前步伐，就在他的脚尚未落，稍有暇隙之時，把握時機，拿捏好時機，迅速的一招襲向少年人！

招出無聲，在他飄忽閃躍的身形前面，五指似曲如鈎的抓向少年人那俊秀面孔的五官要害，看來却使人甚難捉摸究竟是指向何方？

少年人一見陰曹判官遞來招式，玉面上令人心悸的微笑更濃，那雙神光閃閃的俊目，透射出一抹煞光，倏閃即隱。

陰曹判官閻銘長堪堪招至敵人面前，即見那少年人右手食指一豎，單臂揮處，食指如靈蛇般，迅疾的戳向閃爍晃忽的如鈎掌心。

他的一指去勢甚是迅疾，而那破空的銳嘯高尖奇勁，形成一種如電閃般的威勢。

陰曹判官閻銘長面色凝重，足步倏忽微微的一錯，向左旋轉側身，掌隨勢走，欺近少年人右側，倏忽間變招就勢，襲向少年人右臂抬起的脅下。

少年人未待陰曹判官前來襲身的招勢來到，身形迅速轉閃，奇妙的變指為掌，右手纏向陰曹判官的腕脈。

陰曹判官閻銘長的十六手拘魂爪詭異飄忽，辛辣狠毒，出名的難纏，為黑道中人所忌憚，亦為黑道中毒技之一種。

拘魂十六手連綿展開，不絕的攻擊少年人，但少年人却瀟洒自如的見招破招，見勢封勢，外觀之人，却見他似是手忙脚亂，業已被陰曹判官閻銘長奇詭狠毒的爪影包圍，而實際上，少年人可為文人提筆，遊戲並重，雖無筆法，却也有定勢！

當事人的陰曹判官閻銘長却正大起疑惑之心，在他的眼中，少年人的施為，還以為是心存穩重，尚見其謹愼攻守，絲毫未見懈怠，雖然那股悸人的微笑依然如是。

待到第六手拘魂爪施出，少年人反而捉襟見肘，時有被自己殺手所傷亡機會出現，於是手上攻勢更見凌厲，威力亦緊跟着大為增强！

少年人亦如他所想像，竟似毫無實學中左擋右封，看來似是狼狽之極。

陰曹判官閻銘長戒心已去，拘魂手威勢勁度更增，鋒利的爪風紛戳少年人全身各大要害，大有即刻制死敵手的威勢，堪堪的十六手拘魂手，已展施了十式，不由大為興奮，只聽他在閃爍中，陰冷冷的道：「我還估你小子是眞有兩手呢，原來不過也是靠嘴巴吃飯，嚇唬人的！」

說到此處，似是深為自已曾被嚇唬發狂，狠狠的遞出了一招後，繼續罵道：「小子可惡，看你還敢冒充岳擎天的傳人不！」

原來在心底裡，他還是深藏一股畏懼，看來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威名，實是顯赫。

幾句話中，少年人又在捉襟見肘，搖搖擺擺，甚為吃力的情況之下拆了四招。

十六手拘魂爪僅餘兩招，看似不支的少年人，突然此時冷哼一聲道：「冒充嗎？嘿！十五招啦，對了！十六招時，你就嚐嚐少爺這敗中取勝，陰手制敵的絕活滋味吧，看！」

隨着一聲「看」後，「啊！」的一聲驚叫，那黑白分明的纏鬥疾影，忽然分開了。

挺立的白影，是樸實俊秀的少年人，嘴角上還掛着那瀟洒得令人看來心悸的微笑！

高瘦而黑的陰曹判官，此時却已矮了半截！

彎着身子手撫胯際，低俯蒼白的長臉上，豆大的汗珠正滾滾而下。

站在道上的那二個鏢師，直看得

傻了眼！

陰曹判官閻銘長彎俯的身軀，漸漸的向上挺直了，似是已無大礙，少年人冷冷的道：「堂主閣下，如何了？」

陰曹判官閻銘長面現憤怒之色。

少年人繼續道：「大丈夫一言九鼎，想來以你陰曹判官閻銘長在道上的聲名，不會毀諾吧？何況今後我們會隨時見面的！」

話落轉身，向楞呆當場的七人及躺在田野中的另一個燈使，遙遙連點，指風無聲，與剛剛點戳閻銘長爪心之時，恰恰相反！

八大燈使，一個個都應指恢復了自由，齊齊集合在陰曹判官身後！

少年人俊目放光，不言不動，佇立當地，凝視着這來勢兇惡，如今却已是毫無鬥志的黃河幫堂主，與他的屬下八大燈使！

陰曹判官業已直起身子，狠狠的瞪了少年人一眼，冷哼的道：「閣下的萬兒！」

「張浩然！」

陰曹判官閻銘長的嘴唇牽動了一下，似乎尚有話說，但却又微微搖頭，似是自作否定的，反而恨聲對那少年人道：「老夫會記下來的！」

少年人唇角的微笑，泛起了一股特異的景象，使陰曹判官閻銘長看了，心神甚是不定，只聽得少年人道：「記清楚啊，堂主閣下！」

陰曹判官猛然的轉身，率先騰身向來路的樹林逸去，剎時，那相隨的八大燈使亦相繼隱沒林中，燈光閃爍，沒入樹林中去。

自稱「張浩然」的少年人，此時却在淡淡的月影下轉過白色的身影，向楞立在道上的鏢師看了一眼，唇角泛起一絲善意的微笑，頷頷首。

倏忽轉身，展開身形，向洛陽方向奔去，剎時間，消失在淡淡的夜色迷茫中。

待兩個鏢師自愣神中醒過來，想有所表示時，已不見人影，只好相對苦笑，搖搖頭，雙雙揮手，騰身上馬，大喝一聲：「開拔！」首先催馬開動，亦向洛陽方向行進而去。那鏢車「吱吱」、馬蹄「得得」之聲又配合着。

「威武——」

「鷹揚——」

喝道聲起，人馬前行。

夜空中，遙遙的、淸晰的將喝道聲，傳播得老遠老遠，增加了北國原野的淒清。

* * *

洛陽東大街，高昇老店的大燈籠雖然仍是高挑着，但却在風聲中搖擺不定。店門已掩上了一大半，虛掩的門縫中突然擠進了一人，店小二打扮的人急匆匆的關上門，向正俯首算賬的先生說了聲：「大叔，一切都好了，我先睡了！」

抬起老花眼，看了一眼店小二的老頭子說道：「好，你先去睡吧！」

店小二走了不久，那老頭子也闔上了賬簿，走出大廳，蹁蹁的向後院走去！

老頭子進入後院一間偏房之後，燈火亮了一剎，隨即又熄了，頓時偌大的高昇店，顯得甚是寂靜！

突地，棧房後的馬廐裡，傳來了幾聲馬嘶！

棧房後進一座獨樓旁，頓時閃起了一條疾勁的黑影，騰身越房而去！

緊接着，獨樓中，黑影奔去的方向，那扇窗子無風自動，迅捷的，又穿出了一條瘦削的身影，亦疾勁的撲向黑影奔去的方向。

獨樓側一間客房簷下，突地又閃躍起一條較前二條身影更為迅捷輕靈的身影，緊躡着前面二條身影，馳飛出棧外！

最後面的身影出得店來，即見前面二人如電射般的向前飛馳，一前一後，看來功力似在伯仲之間！

而後面的身影，輕功之高，竟然是非前面二人所可比擬，剎那間，業已與前面二人近了個首尾相接！

後面的人影，似是無意讓前面二人知道自己的跟踪，故而時常藉牆角屋簷樹蔭之下作為掩蔽，不疾不離的跟着前面二人飛馳。

後面之人業已看清，最先者乃是一個男子，追逐的却是一個苗條的女郎。

前面的男人似是有意引逗，不時回頭轉望，每次轉望後即加緊前行，而後面的女郎却是一聲不响的在後面緊追。

當前面之人回首轉望時，最後的身影捷如魅影般的閃身藏起，幾次都未被前面之人發覺，其輕功之佳，實在是不可思議！

前後追逐之間，已到洛陽古校場之中，前行者直撲矗立校場中央的校閱台，一躍上台，轉身面對緊追他身後飛躍上台的俏影，二人對面互相打量了一眼，尚未開口。

最後的人影跟踪到廣場邊緣後，略作相度，立即繞行疾馳，身影如一縷淡烟般，自掩蔽處轉射到校閱台後，躍上後面的大房中，看來是休息所在，寬大敞闊，但業已失修！

後面人影輕功實在出色已極，落地如風飄飛絮，無聲無息。

緊接着，已輕靈巧快，快如鬼魅般閃至校台右方出口之處，向外望去。

只見台上兩人，一個乃是四十餘歲的黃面漢子，濃眉之下生着一對老鼠眼，正骨碌碌的亂轉，那陰森的臉上閃現出一股邪惡，嘴角下吊，一臉卑鄙之容，正斜睨向對面的女郎。

目光下望去，對面女郎美艷絕倫，一身玄色夜行衣服，腰束絲緞，鵝蛋臉、柳葉眉、瑤鼻櫻唇、一對精光閃閃的明眸，正怒視前面的黃臉漢

子！

此時，突聽她無比嬌俏、似銀鈴的聲音，怒向那黃臉邪惡的漢子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黃河幫攝魄堂、大名鼎鼎的陽間惡煞陳敖大堂主！」

那被稱陽間惡煞的陳敖，突然臉色一愕，心忖：奇怪，這女娃兒何以知道是我？只聽他道：「嘿！嘿！好說！好說！恕陳某眼拙，姑娘是……」

「小女子初來洛陽，不知陳大堂主爲何夤夜引我來此？敬請指教。」

銀鈴般的聲音打斷了陽間惡煞陳敖的話聲，也似是不願回答對方所問，故意先發制人，提出問題似的。

只見陳敖突地鼠目一睜，沉聲道：「明眼人不說瞎話，姑娘自踏入我黃河幫地面後，即屢向我幫子弟暴施毒手，今晚陳某請姑娘給我一個交代才行！」

那姑娘聞言，頭一揚，澄澈的眼睛望着陽間惡煞陳敖，輕聲細語，慢吞吞地、語帶調侃的道：「黃河幫的地面，是黃帝老子封的麼？」

此語一出，陽間惡煞陳敖又是一愕，旋即怒目向那姑娘沉聲叱喝道：「黃河幫是武林幫會，還用不到官家封誥，姑娘既敢伸手向我們下手，就該有膽承認！」

姑娘面色一沉道：「誰說我無膽承認？」

陳敖道：「那麼姑娘如何向陳某人交代？」

姑娘神色一寒，妙目中突然射出晶晶煞光，道：「那強搶民女，離人骨肉的小賊王，可是貴幫屬下了？那霸佔風陵渡口，硬索船資的黑鮎魚也是貴屬下？對姑娘穢言汚語，不知死活的賊子也是貴屬下了嗎？」

這一連串的問話，可使陽間惡煞陳敖堵住了嘴巴！臉上神色一陣青，一陣白，氣得似是要發昏。

而他在心裡却在大罵屬下窩囊，更對面前這個姑娘的伶牙利齒發狠不一。

可就是嘴邊上，不好意思承認這些都是他屬下。

由這兒看，人就算怎麼無耻，可是只能背地裡作惡，誰也不願意明地裡落個「無行」之名，明明他家裡是男盜女娼，表面上，他還是裝出似個「人」的樣子來。

陽間惡煞陳敖怎麼也不能不回答，那黃臉猛然一抬，露出那股邪惡的猙獰面色，道：「不管怎麼樣，人是妳殺的，妳總得有個交代！」這口吻，簡直是無賴之極。

只是姑娘如春花的臉綻開了笑容，嬌笑了一聲道：「堂主閣下，你要小女子如何交代法？」

陽間惡煞陳敖聞言後又是一愕，是啊，如何交代法？他似是未想過這個問題！

只是他微思之後，便向那姑娘道：「念妳是初出道，妳隨我到堂裡走一趟，向本營兄弟道歉，也就算了！」

好寬大的條件，但在他的心裡却在想，只要妳不知厲害，願意到我堂中去，管教妳進得出不得來！原來是包藏着無比的禍心！

姑娘聞聲後，突地笑得花枝招展般，久久始停，嬌聲向陽間惡煞陳敖道：「大堂主，你殺了人，可曾向別人道歉過？」

陳敖聞聲怒喝道：「我爲什麼要向人道歉？」

姑娘聞言後，立即肅容沉聲道：「是啊！我爲什麼要向你們道歉！」

陳熬道：「因爲妳道歉才能解決過節！」

姑娘冷哼道：「沒有什麼過節，值得解決嗎？」

陳敖聞言大怒，胸中怒火突燒，頓含無比殺機，嘴上說話，手上却猛提眞力，以其陰毒無比的「黑煞掌」，悄悄向姑娘突襲而去。

姑娘在陳熬說話時，即見他雙掌微微抬起，暗暗向自己推過來，無虞掌風來得太快，姑娘雖已發覺，但顧不得作勢，雙掌順便發出迎擊之時，亦正是陳敖掌勁吐實之時。

忽見他雙掌突提猛推，吐氣開聲，一股陰柔的大力，業已襲至姑娘胸間。

姑娘突覺胸間如中撞擊，一陣心血翻湧，但覺四肢無力，心痛如絞，利時頹然向後仰身而倒去！

陽間惡煞陳敖見陰謀已逞，一擊成功，即邁進一步，揚掌向仰身後倒、面色蒼白的姑娘之面門擊去！

突然，斜刺裏一股暗勁迎着他拍下的掌勁，襲擊而至，更有一股莫大的指風勁力，襲向他的左脅！

於是，陽間惡煞陳敖顧不得傷敵，趕緊順勢轉身，企圖躲過襲來的勁疾指風！

但那裡能來得及，雖然轉身時閃過脅下，但仍被指風擊中前胸，頓感胸中如被錐刺，一陣甜腥突如激箭般的湧向喉頭！

陽間惡煞陳敖強忍翻湧的血氣，轉目望向襲擊自己的人，只見校台右後門口，站着一個一身青衣的美少年，一雙神光十足的雙目正怒視着他。

陽間惡煞陳敖一見那股威稜稜的目光，心底上倏的打了一個冷顫，心中不由暗呼一聲「好毒」。

以他在江湖上的經驗，即知道這青年的內功已臻至化境，也測出了自己雖被擊中一指，然而已感到眞力渙散，功力頓減，已是無法再行與人搏鬥！

心念突轉，強裝無事，怒聲說道：「小子是何人？敢插手本堂主之事！」

少年人不屑的冷哼了一聲道：「卑鄙的賊子，少爺要宰了你！」冷森森的語言起自那青衣少年人，聽入陽間惡煞陳敖耳中，直如一股利箭穿心！

繼見那威稜俊美的青衣少年人，一步步慢騰騰的踏下，台子本就只有丈許寬，二人的距離不過是數尺，如此邁進，一步直似一錘般的擊向陽間惡煞陳敖的胸前一般。

只見他隨着少年的身形，面露出一股震驚，不期然的向後退步，同時那雙鼠目亦一瞬不瞬的注視着那青衣少年人。

突地裡「啊」一聲的驚叫！

陽間惡煞陳敖的身形，突然倒落台下！

原來他被驚震得忘了距離，後退的步子一脚踏空，便向後跌下！

陽間惡煞陳敖落下的身形離地尺許，挺身踢脚，奮然而起，倒栽的身影頓時直立，脚甫落地，即騰身射向校台轉角，拐彎後，貼着校台向後方疾馳而去！

一聲銳嘯夾着一縷精光，疾如閃電般射向陽間惡煞陳敖逃遠的身形！

陽間惡煞陳敖聞到尖銳嘯聲，前行的身形倏忽右移尺許，回頭望去。

一抹清涼，擦過陽間惡煞陳敖的左耳際，一支精亮的劍形鏢，疾勁的反射回校閱台口。

此際，陽間惡煞陳敖的身形雖是略爲滯留，然而却仍向前疾馳，突見精光劍形鏢射回，而在左耳邊涼意擦過後，突然感到一股水漬流向左頰，緊接着一陣疼痛，利時襲了過來。

他下意識的左手一摸左耳，手摸處，突然大呼一聲，頓感痛入心脾，左手利時沾滿鮮血。

陽間惡煞陳敖亡魂大冒，顧不得疼痛，拔脚飛跑。

就在此時，身後傳來了隱微的語聲道：「堂主閣下，左耳留爲紀念，此是對你卑鄙行爲的小小懲戒！」

聲音入耳，陽間惡煞陳敖這才想到他的耳朵不見了！原是被那小型劍鏢削了下來和勾去了，同時又想起了此劍形鏢的來歷，這不正是昔年中原獨行俠岳擎天威震武林的表記，發出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

想到此處，一股寒意襲上心頭，直如遇到了鬼魅般似的回頭張望，而脚下却也同時猛然加勁，向前疾馳，瞬間已接近校場邊緣，騰身越過阻欄，向暗影中疾隱而去。

校閱台上的青衣少年人，此時收回精光閃閃的銀形鏢，納入懷中，手腕迅速的團起了一絲肉眼難見的細色明絲，同時塞入懷中，又將那隻掛在劍把倒鈎上的血耳取下包起，藏好。

那青衣少年人正是昔年中原武林稱之爲武林泰斗的獨行俠岳擎天的傳人，黃昏時才解決了北京威武鏢局之厄，驚退劫鏢的黃河幫拘魂堂主陰間判官閻銘長的張浩然！

此時，他憤恨陽間惡煞陳敖的卑鄙偷襲與事後狠毒的行動，而出手救了台上美絕的不知名少女，目送陽間惡煞陳敖失蹤在廣場外後，才轉身向倒在台上的美女走了過去。

來至近前，俯身握住一隻柔荑，在腕脈處一診，不由得眉頭大皺！

張浩然診出女郎脈息微弱，再一試鼻息，也是氣息奄奄，受傷之重，竟然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一見此情形，乃本能的伸手向少女的胸前，試其心脈情況如何。

突然，只見他伸出的右手，如中蛇蝎般的縮回來，心中暗罵自己塗糊，對方乃是一妙齡少女，自己堂堂一個俠義之人，怎可如此不知愼重。

但是，手雖縮回，他那一雙俊目仍然是在審視。

那姑娘的胸口，在他細心審視之下，微見其起伏，這證明了姑娘的心脈未斷，猶似靜海微波，使他頓時收回了浮盪的心神，凝神略作調息，鎭靜一下心神！

然後，只見他迅速伸手入懷，掏出一個綠色扁形的玉瓶，揭蓋在瓶中倒出了三顆赤紅色的藥丸，小心的用右手托着，左手向姑娘下頷一捏。

姑娘本是緊閉的櫻嘴微張，他即迅捷的將那赤色葯丸納入那女郎的口中，然後又將女郎的下頷一抬，閤上櫻唇。

張浩然此事做完，長長的噓了口氣，起身凝視那姑娘，慢慢地，姑娘胸腹起伏微增，逐漸加劇，張浩然的心也隨着她的起伏，同樣加速。

張浩然頓時如釋重負，轉身向台下望去，一抹淡淡的月光遍洒大地，微風吹起校閱場中的黃沙，微微作响，他不禁對這姑娘起了推想。

她是誰？是那一門派？未見她出手，人生得如此美艷，怎地隻身在江湖行走？

一連串的疑問都沒有結論！

此際，仰臥在台上的那個姑娘氣息均匀，慢慢地張開了那雙丹鳳美目，迷茫的向四週略爲打量一下，眼角餘光望到了張浩然的身形，突然想起了自己乃是遭受到暗襲，未曾看清，然而却遽然失去知覺，突的翻身坐起！

身軀甫動，突聽到她櫻唇中，嚶嚶的發出微微呼痛之聲。

同時，耳中傳來了清晰而溫和的語聲：「姑娘遭受暗襲，心脈幾斷，在下剛剛讓姑娘服下療傷聖藥『百草精丸』，藥力現仍未全部運行，姑娘還是就地行功療傷要緊。」

那姑娘一聽，看看張浩然那挺立台上而面向台外的青色身形，略作檢查一下全身，見無異狀，乃即凝神運功，療起傷來。

功行全身，突感一絲涼意，起自喉頭至丹田處，隨着她的引導，猛力衝向傷處，涼意過處，疼痛立止，功行一周，涼意倏與本身眞力會合，頓時產生了一股充沛的溫和氣流，如一陣洶湧的巨浪，自動向全身主要穴道竄襲。

（未完・一）

上文提要：花無情接受臨危托孤，豈料很快就失掉了于小雅的蹤影，被人擄去。一路找尋到徂徠山區，闖入惡鬼谷，在紫竹桃林中迷失了方向，遇到一名叫心怡的綠衣少女來相請，見到一位青袍老者，他就是名震江湖的公孫傲，收花無情爲徒，和他女兒瑤仙一起學藝，但對于小雅失踪仍不放心，派老僕惡狠打聽，知道她被素衣庵主所救，收歸門下學藝……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皐·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闖蕩江湖　下山成藝

公孫瑤仙道：「爹，女兒想跟無情去外面見識一下，也順便拜見一下他娘。」

公孫傲道：「好，妳帶着心怡姊妹跟他去吧，這裏有惡狠他們照顧我，你們不必擔心。」

＊　＊　＊

翌晨，他們拜別了公孫傲，由屋後一條秘道走出紫竹仙府，不過此地還是徂徠山區，但在公孫瑤仙來說，已經覺得山川之雄偉，算得是大開眼界了。

公孫瑤仙主婢長年居於紫竹仙府，一旦出山，不僅事事感到新奇，對江湖歷閱，也毫無所知。

不過瑤仙姑娘聰明絕頂，而且舉止穩重，令人有一種敬畏與莫測高深的感覺。

他們由泰安縣北上，花無情是想帶她們到濟南遊歷一番，使她們開開眼界。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張夏鎮，此地位於通往濟南的官道，客棧自然不少，但他們幾乎走遍全鎮，連一間客房都無法租到。

原來張夏鎮有一家豪門，也可以說是一個名震天下的武林世家。

這家豪門名爲「三侯莊」，大莊主夏殘荷，二莊主夏炎威，三莊主夏烈陽，這兄弟三人武功極高，而且家財萬貫，無論黑白兩道，對三侯莊全都禮讓三分，五天後是大莊主夏殘荷的六十大壽，所以張夏鎮盛況空前，所有的客棧都被各派前來賀壽的武林人士住滿，花無情等一行四人，自是難覓一席之地了。

如果露宿荒野，花無情並不在乎，但公孫瑤仙是一個養尊處優的大小姐，連心怡姐妹都沒有吃過這種苦，要是找不到住處，叫她們如何能夠忍受。

於是在吃過晚餐之後，他們就爲住處而奔走，結果當然是四處碰壁。

最後在一家較大的「鴻發客棧」，花無情就直奔櫃台，向一名頭戴瓜皮小帽、身着青色長衫的中年人道：「你是掌櫃的？」

青衫中年人道：「不錯，客官有甚麼事？」

花無情道：「咱們要三間上房。」

青衫中年人道：「對不起，客官，小店已經客滿，再也沒有房間出租了。」

花無情冷哼一聲道：「開店的沒有房間出租，豈不成了笑話！」啪的一聲，一錠銀兩已經插入堅硬的楠木櫃台之上。

將銀錠拍入櫃台，算不得甚麼了不起的功夫，只要內力具有相當火候的一流高手都能辦到，此等高手，江湖上不在少數。

但要像花無情這等毫不運功作勢，隨手一拍，銀錠便深入櫃台，平平整整，像是本來就生在上面一般，如此功力之人，放眼天下，就找不出幾個來了。

鴻發客棧是三侯莊所開設的，也是該莊在鎮上的眼線，掌櫃的青衫中年人名叫鐵指胡見山，是夏殘荷的大弟子，在江湖道上也稍有名氣。

此人見多識廣，早已瞧出花無情等四人全都身負武功，但想不到一個如此年輕的少年，竟然身具絕頂功力，不由一臉駭異之色，道：「少俠想必是來拜壽的吧？小店雖已客滿，但敝莊尚有貴賓館可以安置，敝莊離鎮不足三里，待小的命人爲少俠帶路。」

花無情冷冷道：「貴店所住的客人，都是來拜壽的？」

鐵指胡見山道：「家師六十大壽，承各門派抬愛，來的英雄實在太多，因此除了各派掌門及身負絕學的一方霸主可以住進敝莊的貴賓館外，其餘的武林同道，均住在鎮上各客棧之中，因而造成人滿之患。」

花無情道：「原來如此，不過咱們經過長途跋涉，已經十分疲累，不想再動了，你就請住在三間上房的客人去貴莊貴賓館吧。」

鐵指胡見山面現爲難之色道：「不瞞少俠說，除非具有少俠這等絕頂功力之人，是沒有資格住進貴賓館的，何況他們已經住進敝店，再叫他們讓出也不太適宜。」

心祺哼了一聲道：「叫他們去住貴賓館，是抬高他們的身份了，這有甚麼不適宜的？再說咱們只是路經貴地，並不是拜壽來的，咱們住店給房錢，希望閣下行個方便。」

鐵指胡見山一聽他們不是來拜壽的，面色不禁一變，他雖是畏怯花無情的武功，但猜想公孫瑤仙等三個少女的功夫必然不會好到那裡去，鴻發客棧有近二十名工作人員，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弱的功力，一旦兵戎相見，吃虧的絕對不會是他們。

再說鐵指胡見山也是一個頗夠份量的人物，他不能爲了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男女，砸了師門的金字招牌。

因而面色一沉道：「對不起，在下幫不上忙，請各位住到別家去吧。」

心祺道：「如果咱們一定要住在這兒呢？」

鐵指胡見山冷哼一聲道：「識相一點，小姑娘，三侯莊名滿江胡，如果你們敢在這兒撒野，那是你們自討苦吃！」

雙方話一說僵，十餘名店伙已經各持兵刃圍了過來，前來拜壽的武林各派也蠢蠢欲動，一旦動起手來，他們必然遭到十倍以上的敵人圍毆。

這是一個極爲不利的局面，但花無情等四人却平靜無比，他撮口發出一聲長嘯道：「此地不夠寬敞，咱們到外面候教。」語音一落，便領先奔出店外，四人併肩而立，穩若山嶽一般，靜待來敵。

跟着出來的是鐵指胡見山，他身後是十餘名店伙，及三十餘位住店的客人。

待雙方在一丈遠近立定之後，胡見山抱拳微拱道：「請少俠報出師門及字號。」

花無情道：「有這個必要？」

胡見山道：「有，家師交遊滿天下，如若開罪了老朋友的門下，在下就不好交代了。」

花無情道：「在下花無情，這位是在下的未婚妻公孫瑤仙，那兩位是心祺心怡姐妹，家師不問江湖是非，閣下勿須顧慮。」

胡見山道：「好，在下胡見山，是三侯莊的大弟子，咱們是單打還是羣毆，花少俠不妨劃下道來。」

花無情道：「客隨主便，閣下就不必客氣了。」

胡見山是三侯莊的大弟子，他總不能當衆以多勝少，欺負外鄉之人，這樣縱然勝了對方，也會有損三侯莊的名頭的。

於是他面色一整道：「咱們就三場定輸贏吧，花少俠是否同意？」

胡見山是打的如意算盤，他知道花無情武功極高，鴻發客棧人數雖衆，只怕找不出一個是花無情的對手。好在他們四人之中，有三個是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三場定輸贏，他所佔的勝算仍然極大。

花無情早已猜出胡見山的心機，冷冷一笑道：「在下說過，客隨主便，閣下就派人出場吧。」

胡見山道了一個好字，便向一名短小精幹、身着勁裝的漢子道：「武兄，勞你的駕。」

在鴻發客棧中，姓武的武功和地位僅次於胡見山，他名武崗，是客棧的殺手。

心祺向武崗瞥了一眼，道：「公子，讓小婢去打發他。」

花無情道：「好，不過咱們只是求宿，如非必要，不可傷人性命。」

心祺道：「小婢知道。」語音甫落，已彈身撲了出去，武崗只覺得人影一閃，身前已經立着一名綠衣少女。

他原以爲這一伙會撿便宜的，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單看對方那急如閃電的身法，他已猜到這名少女絕非易與之輩。

他由腰際拔出一對藍汪汪的短劍，雙目如電，冷靜的瞧着心祺。

他是一個標準的殺手，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只要他一招出擊，必然會石破天驚。

心祺搏殺的經驗不多，她却瞧出對方的兵刃淬有奇毒，而且是一個十分標悍的對手。

她暗中運集紫竹神功，週身立即泛起一層薄霧似的紫氣，隨即抱劍一禮道：「朋友請。」

武崗是三侯莊的一級殺手，平生殺人無數，搏殺經驗自然十分豐富。

殺手必須行動快捷，出手狠毒，在出其不意之時一擊中的，才不致被獵物逃掉。

現在是當衆拚鬥，他失去第三項的機會，但也並非全無可能，只要他能把握對方瞬間的破綻。

他手橫淬毒短劍，雙目如同獵鷹，面色冷如寒鐵，就是在尋找心祺的破綻。

像這等生死一決的搏殺，心祺從來沒有這種經驗。不過紫竹仙府的無量破風劍法是武林中罕見的絕藝，她跟心怡姐妹雖未能盡獲其中的神髓，但也不是一般江湖高手所能望其項背的。

殺手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就是他有一股常人所沒有的殺機，這股殺機的來源是他的雙眼。

武崗以雙目注視着心祺，全身湧出一股迫人的殺機，只要心祺微露怯意，他必然會像豹子似的猝然竄起，作全力一擊。

然而心祺以紫竹神功護體，感覺不到他那股凌人的殺機，只覺得他面目可憎，不是一個好人而已。

武崗估不到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竟是一個前所未遇的勁敵，在感覺上他有這等想法，但他不信以自己一身超人的功力，會鬥不過一個小姑娘。

於是他一聲暴吼，身形急撲而上，來勢之急，快如閃電一般。

心祺不想硬接他的淬毒短劍，嬌軀一擰，脚下巧妙的輕輕一跨，便將這一兇悍的攻勢避讓過去。

武崗這全力一擊，雖然不是志在必得，至少他想使心祺受點壓力，甚至手忙脚亂，那麼第二招攻勢他就有機可乘了。

但他絕未想到心祺的身法如此神妙，他的一對短劍不僅連人家小姑娘的衣角都沒有碰到，自己竟然收勢不住，一連衝過去四五步才刹住身形。

這位三侯莊的一級殺手氣可大了，返身一躍，雙劍急揮，如同狂風驟雨一般，向心祺作亡命的攻擊。

心祺從未遇到過如此兇狠的搏殺，一開始不免手忙脚亂，好在紫竹仙府之人，對奇門變化均有極深的造詣，心祺一經展開身法，武崗便如捕風捉影一般，連邊都無法沾到。

武崗是一個殘暴的殺手，如今當衆丟人現眼，那還能不氣得他暴跳如雷，他知道如此下去終非了局，遂點足騰身，暴退三尺，同時雙手一甩，兩支淬毒短劍以急如流星之勢，向心祺的酥胸扎來。

心祺想不到武崗會以短劍作暗器，而且距離又如此之近，她只得以長劍護身，左手以全力推出一掌。

紫竹仙府的掌法「狂沙滿天」也是驚俗駭世之學，掌力一吐，狂風蔽空，不只是短劍倒飛而回，並一起插入武崗的雙肩，帶同他的軀體，飛墜一丈以外，落地之後，人已暈了過去。

心祺緩緩退回本陣，不再瞧看武崗一眼，只是三侯莊的門下及前來祝壽的各派觀戰者，無不面目失色。

武崗是一個成名的殺手，在江湖道上能夠接下他那雙淬毒短劍的爲數不多，估不到他竟敗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裡，而且身負重傷。

人們的臉上是驚異、懔駭兩種表情，最感到不知所措的，自然是胡見山了。

他的功力與武崗相比，只不過伯仲之間，武崗既然敗在對方一個小姑娘的手裡，他出場還不是一敗塗地，但適才講明了比鬥三場，下兩場如何能夠比鬥下去？

此人不愧爲三侯莊獨當一面的大弟子，他一面使人將武崗抬回去療傷，再向花無情雙拳一抱道：「家師適才派人傳言，他老人家要親自前來接見各位，請各位暫回店內歇息，以後之事，待家師到達以後再作計議。」

花無情回顧公孫瑤仙道：「師妹以爲如何？」

公孫瑤仙道：「他這是搬救兵的緩兵之計，也好，咱們可以藉此會會高人。」

花無情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回店歇歇。」

他們回店不久，一陣急驟的蹄聲便已傳入耳鼓，片刻之間，一紅二紫三名老者聯袂走了進來，他們身後還跟着十餘人，僧道俗均有。

店中除了花無情等四人，全都站了起來，並躬身一揖道：「參見三侯及各位前輩。」

不用說，前行的一紅二紫三名老者，必然是三侯莊的三位莊主，後面的十餘人是賀客，可能全是一代掌門或身負絕學的一方霸主。

此時胡見山趨至紅袍老者前，低聲訴說了一陣，然後向花無情道：「花少俠，穿紅袍的是家師，另兩位是敝師叔，家師請少俠前去一叙。」

花無情還未答話，心怡已哼了一聲道：「有這個必要麼？你們開客棧，咱們花銀子住店，其他大可不必。」

公孫瑤仙道：「不管怎樣，人家總是武林前輩，師兄，咱們就過去一下吧。」

花無情道：「好吧。」

他領先走到紅袍老者身前八步之處，雙拳微微一拱道：「前輩有甚麼指教？」

不拘小節、神情散懶是他的個性，但這種個性在某些人的眼中，却認爲他是驕狂自大，目中無人，像三侯莊的三位莊主，以及他們身後的這些名震江湖的霸主，都有此共同的想法。

三侯莊二莊主夏炎威性格剛烈，竟然大喝一聲道：「你們有銀子住店，咱們却不願租，給我滾！」

他如此聲色俱厲的趕人，花無情

與公孫瑤仙仍然神色不變，心怡却撇撇嘴道：「開店的如此對待客人，只怕天下少見，不過咱們跟胡掌櫃的已有三場定勝負的約定，只要你們能夠連贏咱們兩場，咱們自會另找宿處……」

二莊主夏炎威不待心怡把話說完，脚下一挪，右掌急吐，像鋼鉤似的五指帶來一股令人窒息的勁風，猛向花無情的肩頭抓來。

夏炎威含怒出手，如果讓他抓上肩頭，花無情的一條臂膀就不用再想要了。

但他的五指還沒有觸及花無情的臂膀，他忽然一聲慘嚎，躍退八尺，以左手捧着右手，痛得冷汗直流。

在場的全是名噪一時的高手，他們幾乎沒有瞧出花無情出手，但夏炎威的右掌掌心却血流如注，如不及時治療，這位二莊主的右手就可能殘廢。

大莊主夏殘荷命人替他療傷，然後向花無情道：「少俠是少林門下？」

花無情淡淡道：「不是。」

夏殘荷道：「那麼令師是那位高人？」

花無情道：「家師不問江湖是非，說出來閣下也未必知道，何況咱們只是路經貴地，一宿即走，閣下勿須追根究底。」

三莊主夏烈陽道：「大哥，他們强行住店，並連傷咱們兩人，無論他是誰，也得留他下來，否則三侯莊只好在江湖上除名了！」

夏殘荷道：「好，花少俠，三侯莊在鎭外領教，請。」

鎭外有片廣場，此時已擠滿了瞧熱鬧的人羣，廣場中央除了花無情一行四人，三侯莊的人竟有百名之多。

這實在不成比例，如是一旦引起羣毆，雙拳難敵四手，花無情等四人，只怕就凶多吉少了。

一向沉默寡言的公孫瑤仙此時却開口說話了，「各位前輩，咱們只求一宿，不想生事，如若三侯莊想倚多爲勝，可能會掀起一場江湖殺劫，這是小女子的一點忠告，希望各位加以考慮。」

她說話的語音十分之輕，但聽在三侯莊近百人的耳中，每一個字都像驚雷貫耳，心悸神奪，一個個面上失去血色，都像大病初癒之人似的。

「這幾名少年男女，莫非來自盤龍石府？否則放眼天下，誰能具有如此驚人的神功？」

這是三侯莊以及爲他們助陣的各派高人的想法，雖然盤龍石府有近二十年來未在江湖出現，但當年蝶飛羅蘭的事蹟，仍然傳頌江湖，令人津津樂道。

夏殘荷暗中調勻了一下眞氣，使臉色恢復了正常，然後咳了一聲道：「姑娘誤會了，三侯莊雖然算不得名門大派，還不致作出令江湖同道不齒之事，胡見山……」

鐵指胡見山立即越衆而出，道：「弟子在！」

夏殘荷道：「咱們已經輸了，理應替花大俠騰出三間上房，快去。」

胡見山道：「是，弟子立刻去辦。」

待胡見山走後，夏殘荷再向花無情雙拳一拱道：「客棧只怕服侍不週，花大俠如肯賞臉到敝莊歇息，老朽將感到無限榮幸。」

花無情道：「不敢叨擾，盛意心領了。」身形一轉，逕與公孫瑤仙等回到客棧。

三間相連的上房、一桌豐盛的筵席，結束了這段糾紛，三侯莊是認栽服輸了，但對三侯莊在江湖上的威望並沒有半點損失。

武林之中是强者爲尊，當今之世，有誰敢跟盤龍石府一爭鋒芒？如果三侯莊是栽在盤龍石府的手裡，對他們的聲譽，自是毫無損失了。

* * *

由張夏鎭至濟南雖然全是山道，但行旅却十分之多，花無情預計在「中宮鎭」上打個尖，當晚就可以趕到濟南。

正當鎭集在望之際，領先馳行的花無情忽然勒着馬繮，招呼身後的瑤仙主婢停下來。

因爲他感到一股殺機，這股殺機正是衝着他們來的。

及抬頭向前面一瞧，他不由啊了一聲道：「這下熱鬧了，師妹，妳看該怎麼辦？」

熱鬧？他沒有說錯，的確十分熱鬧，三十餘名白衣人將前面的官道塞滿，連來往的旅客都不敢前進，因爲白衣人全都懷抱長刀，湧出一股殺機。

公孫瑤仙道：「師兄，他們是甚麼人？」

花無情道：「他們是一個神秘的門派，名叫赤鱗幫。」

公孫瑤仙道：「難怪他們的胸前都綉有赤鱗了，他們所綉的赤鱗多寡不同，是不是由此分出職位的高低？」

花無情道：「正是。」

他語音甫落，一名胸綉八鱗的白衣人忽然大聲喝問道：「你就是花無情？」

胸綉八鱗是赤鱗幫的長老，一身功力，縱使是當代一派掌門，未必就是他的對手，但此人年歲不大，約莫四十左右，以這等年齡能當上八鱗長老，在武功上必有過人之能。

最令花無情注意的是他的雙眼，此人眼色如血，射出兩股懾人心魄的紅光，如非練有一種邪門武功，絕對不會有此等怪異的現象。

他身旁另有一名八鱗長老，身材瘦長，約莫五十出頭，雙手十指的尖端漆黑，似乎也有邪門奇功。

他們身後是七名七鱗武士，及二十五名五鱗以下的各級殺手。

瞧到這等强大的陣容，甚麼都不在乎的花無情，也不由眉峯一皺，他並非為自己擔心，只是他還帶三名初出江湖的年輕少女。

但事到臨頭，已是避無可避，於是他囑咐瑤仙主婢道：「這兩名八鱗長老由我來對付，師妹迎戰七名七鱗武士，其餘的由心怡姐妹對付，記住，咱們是以寡敵衆，手下決不能留情。」

那名眼射紅光的白衣人此時又嘿嘿一笑道：「商議完了麼？姓花的，本座還有事向你請教呢。」

花無情道：「甚麼事？你說吧。」

眼射紅光的白衣人道：「聽說你來自盤龍石府，此話當眞？」

花無情道：「不，在下正在尋找盤龍石府，想給他們一點教訓。」

眼射紅光的白袍人神色一怔道：「莫非你跟盤龍石府有仇？」

花無情道：「這是在下的私事，不勞閣下過問。」

紅眼白衣人道：「話是不錯，不過本幫與盤龍石府也有過節，朋友如能與咱們合作，以本幫龐大的實力，消滅盤龍石府並不是一件難事。」

花無情道：「哦，在下聽到過江湖傳說，道上朋友只要提到盤龍石府，全是一片敬畏之心，閣下居然敢如此輕視他們，這倒是聞所未聞。」

紅眼白衣人道：「那些人只是井底之蛙，他們如果知道本幫的實力，就不會那麼說了。」

花無情道：「閣下是說貴幫的實力，能夠勝過盤龍石府？」

紅眼白衣人面現怒容道：「你可是不信？」

花無情道：「貴幫為禍江湖，壞事作盡，天下武林竟無人敢挺身除害，在下焉能不信。」

紅眼白衣人大怒道：「姓花的，你莫非找死！」

花無情淡淡道：「你不是要跟在下合作麼？怎麼，你又反悔了？」

紅眼白衣人强壓怒火，道：「本座沒有反悔，不過你先要表示你的誠意。」

花無情道：「哦，你要我發誓？」

紅眼白衣人道：「本座不信這些，你只要交出于昌父女盜走的藏寶圖就行了。」

花無情道：「你這是强人所難，于昌父女盜圖與我何干？」

紅眼白衣人哼了一聲道：「于小雅是你救走的，你敢不承認了？」

花無情道：「不錯，我救過于小雅，但那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至於甚麼藏寶圖，在下毫無所知，後來在徂徠山區咱們就分了手，她現在在何處我也不知道，你叫我拿甚麼交給你？」

紅眼白衣人道：「你認為我會相信？」

花無情冷冷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劃下道來吧，單打羣毆，悉隨尊便。」

紅眼白衣人回頭向一名身材高大、身綉七鱗的一級武士道：「你去教訓一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高大白衣人應聲躍出，一振掌中的鑌鐵鐧道：「過來吧，姓花的，讓大爺送你上路。」

花無情還未答話，公孫瑤仙已道：「師兄，讓我去打發他。」

花無情道：「好的，不過此人必然具有驚人的蠻力，妳不可與他的兵刃相碰。」

公孫瑤道：「我知道。」語音一落，便緩步而出，直到高大白衣人身前八尺之處，才停下脚步道：「朋友，請賜招。」

公孫瑤仙臉似芙蓉，膚如凝脂，任何地方，無一不美，如果硬要指出她如何美法，除了瑤台仙姬四個字，很難找到適當的評語。

白衣人原已覺得她們主婢三人都是一般的秀美絕俗，估不到公孫瑤仙竟然美得令人眩目，美得令人發呆，無論是何等不解風情的魯男子，也會心搖神奪，怎麼能夠辣手摧花？這一鐧說甚麼他也揮不出去。

良久，他忽然嘆口氣道：「姑娘，妳回去吧，我不想傷妳。」

公孫瑤仙微微一笑道：「瞧不出你這人的心地還蠻好的嘛，這樣吧，咱們過幾招玩玩，手下都留着一點，你看怎樣？」

高大白衣人道：「好吧，姑娘請。」

公孫瑤仙道了一聲有僭，右臂一吐，寒芒如電，一縷劍風直奔高大白衣人右肩井大穴，來勢之急，宛如雷霆萬鈞一般。

高大白衣人萬萬想不到，像公孫瑤仙這麼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竟有如此驚人的劍法，如非他應變奇快，倒竄五尺，他非當場丟人現眼不可。

不過一招之中，就弄得如此狼狽，在一個七鱗武士來說，這個人他還是丟不起。

於是在一記暴喝聲中，鑌鐵鐧以疾雷撼山之勢壓頂而下，所帶起的勁風，湧來一片枝葉及塵雨，這一擊之威，足使天地失色。

沒有人能瞧清場中的搏鬥者，直待枝葉遠揚、塵埃落地之後，觀戰者才能瞧出鬥場的現象。

場中搏殺者原有兩人，現在却只剩下一個，莫非公孫瑤仙被鑌鐵鐧震死，甚至震散？要不場中何以只剩下一個白衣人？

如果你向花無情身邊一瞧，你就知道這是一項錯誤的判斷，因為公孫瑤仙正俏生生的站在他的身邊，嬌容有如朝霞吐艷，亮麗中帶着一片平靜。

此時所有的目光，一起投向場中的白衣人去了，因為對手已經離去，

必已分出勝負，他還呆呆的立在場中，究竟是怎麼了？

這一瞧，花無情這邊依然一片平靜，白衣人那一夥却面色驟變，有的面露殺機，有的是一臉恐懼之色。

敢情這位巨無霸型的高大白衣人身形顫抖，面如死灰，全身瞧不出半點傷痕，他那柄沉重的鑌鐵鐧却已跌落在地上。

原來他是被公孫瑤仙廢掉武功，只要他安份守己，今後仍能享受常人的生活。

這是公孫瑤仙的慈悲心腸，却惹來紅眼白衣人的無邊殺機，他命人把高大白衣人扶過一邊，擧手一揮道：「給我殺，不留活口！」

白衣人像一股雪浪，殺氣騰騰的湧了過來，心怡心祺同時一聲嬌叱，雙雙向二十五名各級殺手衝去，公孫瑤仙也迎向六名七鱗武士，展開一場兇狠的搏殺。

心怡姐妹可不像公孫瑤仙那麼慈悲，她們以猛虎出柙之勢衝入人羣，劍光所至，血肉橫飛，殺人就像切菜一般，二十五名殺手簡直不堪一擊。

公孫瑤仙沒有殺人，但那六名七鱗武士全被一股清風掃過，他們苦練數十年的武功，也被清風帶走，跟高大白衣人一樣，武功盡失，成為一個常人了。

這只是片刻之間，時間是如此的短暫，但赤鱗幫除了兩名八鱗長老，竟然全軍盡墨。

這兩名八鱗長老却十分自負，雖然他們的部屬死傷殆盡，他們仍然神色不變。

不過紅眼白衣人的雙眼此時更紅了，似乎有一團火焰在眼眶內燃燒，另一八鱗長老，原是指尖呈現黑色的，如今他的一雙手掌全部烏黑，像是戴着黑色手套一般。

花無情瞧得心頭一懍，他知道這兩人必然習得一種極為歹毒的邪門武功，因而對公孫瑤仙道：「妳們主婢快退到三丈以外，這兩人由我來對付。」

公孫瑤仙道：「不，我要留下來幫你。」

花無情道：「這只有增加我的顧慮，聽我的話，快退下去。」

公孫瑤仙知道她這位師兄已經練成紫竹神功第九級，放眼天下，除了傳說中的盤龍石府外，很難找到堪與一搏之人，也就帶着心怡姐妹退下去。

她們剛剛退開，赤鱗幫的兩名長老已迫近花無情身前八尺之處，紅眼白衣人冷哼一聲道：「姓花的，咱們無怨無仇，你們竟敢對本幫弟子連下毒手，趕盡殺絕，本座要你還我一個公道。」

花無情道：「哦，咱們既是無怨無仇，你們為甚麼攔阻咱們的去路？」

紅眼白衣人道：「那是因為你協助本幫的叛徒于小雅逃走，使本幫受到重大的損失，你如果不交出藏寶圖，及指出于小雅的藏身之處，你應該知道是怎樣一個後果！」

花無情淡淡一笑道：「我知道，赤鱗幫橫行江湖，無惡不作，如今居然遭了報應，你們兩位自然無顏見江東父老了，那好辦，你們學項羽自行了斷，豈不是一個很好的結局？」

紅眼白衣人大喝一聲道：「這是你自己找死，休怪本座出手無情！」他說話之間，已然一掌拍出，一股炙熱如火的掌風，帶着强勁無比的壓力，向花無情迎胸撞來。

赤鱗幫的八鱗長老果然功力非凡，花無情如非習得紫竹神功，這一掌他必然接不下來。

於是他以四級神功揮掌迎擊，是想測探這位八鱗長老的功力。

雙方掌力一接，响起轟的一聲巨响，但見沙飛石走，草斷木折，這一震之威，竟是如此的驚人。

不過花無情被震退了一步，紅眼白衣人却連退三步之多。

花無情心中冷冷一笑，名震江湖的八鱗長老不過如此，連心怡姐妹也能夠跟他們放手一搏，他適才要瑤仙主婢退出三丈，實在是多此一擧。

此時，他將紫竹神功提至第五級，瞧着滿臉怒容的紅眼白衣人道：「閣下還要不要藏寶圖了？咱們另有要事，沒有時間在這裡耍猴兒，請你讓開一點，咱們要走了。」

紅眼白衣人適才一掌互擊，他不只是連退三步，而且胸中血氣翻騰，幾乎沖口噴出血來，看來這個人年紀雖輕，一身功力却不容忽視。

只是他身為赤鱗幫的長老，所率領的門下弟子非死即傷，不管他是不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對幫主他就無法交代，好在對手的功力高得有限，縱然拚個兩敗俱傷，他也不能就此退縮。

於是他回頭向另一八鱗長老道：「黃兄，我迎戰姓花的，請你去除掉那幾個女娃兒，不必留下活口。」

姓黃的內力較紅眼白衣人稍弱一籌，但他的掌力帶有劇毒，只要被他的掌風掃到，除了他的獨門解葯，活命的機會必然不多。

花無情見他撲向瑤仙主婢，心中大為焦急，他先以八級神功向紅眼白衣人推出一掌，不管這一掌的結果如何，口中一聲暴叱，身形一飛衝天，以急如閃電的速度，攔在姓黃的身前。

他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待截住姓黃的八鱗長老，他才運目向紅眼白衣人瞧去。

適才他推出八級紫竹神功，曾經聽到一聲慘呼，因為他要攔截姓黃的，所以無暇瞧看。

此時他看到了，却忍不住長長一吁道：「作惡之人必有報應，閣下如若不信，可以回頭瞧瞧。」

他是在對姓黃的說話，這位身負毒功的八鱗長老也曾經聽到一聲慘呼，他先躍退丈外，再轉身向後瞧看，這一看，他不僅面無人色，他的全身也像冬天泡在冰水之中，不停的顫抖起來。

因爲他瞧到紅眼白衣人——這位內力比他高明的八鱗長老，已經支離破碎，不成人形，他曾經殺過不少人，但像這等慘狀，他還是首次看見。

赤鱗幫橫行江湖，當得是無往不利，估不到陰溝裡翻船，今天竟然栽在幾個後生小輩手裡。

但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姓黃的只得雙拳一抱道：「花少俠，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們殺了本幫二十六人，廢了七個，現在只剩下老朽一個了，莫非你還要趕盡殺絕？」

花無情道：「想趕盡殺絕的是你們，于昌被殺，于小雅被你們追得天涯亡命，如今連在下你們也不放過，你說這到底是誰的錯？」

姓黃的道：「于昌父女背叛本幫，並偷走本幫的藏寶圖，換了少俠，難道你就不予追究？」

花無情哼了一聲道：「貴幫倡亂江湖，是一個人人痛恨的邪惡組織，于昌父女的背叛，只是棄暗投明罷了，至於偷走貴幫的藏寶圖，這只是片面之辭，焉能令人相信！」

姓黃的面色一變道：「如此說來，少俠是不願意放過老夫了？」

此人的雙手依然其黑若墨，可見他已將毒功提至極限，準備隨時作全力一擊。

別看花無情的神情是那麼隨便，姓黃的一切却瞞他不過，他不願放過姓黃的，更不願讓他有出手的機會，一旦他無法全部封住姓黃的掌上劇毒，如是讓它傷到瑤仙主婢，那個痳煩可就大了。

因此，不待姓黃的把話說完，他已一指點出，這一指來得無聲無息，待姓黃的感到玄機穴一陣疼痛，他才知道業已被人所制。

現在是肉在砧板上，除了任人割剮，他還能有甚麼法子？

有，他雖是全身動彈不得，還有一張嘴能夠說話。

「不要得意，姓花的，赤鱗幫高手如雲，財寶如山，天下每一個地方，都有咱們的分舵，你毀了咱們算不了甚麼，今後你們不只是寢食難安，還會死無葬身之地，你等着瞧吧。」

「爲了答謝你的忠告，看來我不得不饒你一命了，心祺，斬掉他一雙毒掌，免得再害別人。」

「遵命。」

心祺嬌軀一晃，劍光連續閃了兩下，在一陣驚心動魄的哀嚎聲中，姓黃的一雙殺人無數的毒掌，已然斬落地面之上了。

花無情吐指如風，替他阻止噴泉般的鮮血，然後毀掉他的武功，再解開他的穴道。

這位八鱗長老，在江湖上是有名的人物，只要提到毒掌黃山，任誰都得憚忌三分，想不到今天遇到了尅星，毒掌被砍去，武功被廢，難免有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他由兩名廢掉武功的七鱗武士扶着往回走，花無情忽然叱喝一聲道：「站着。」

黃山回過身來道：「你還要怎樣？要命你就拿去吧。」

花無情道：「我不要你的命，只要你們帶幾句話給赤鱗幫主。」

黃山道：「請說。」

花無情道：「叫他收斂一點，如果赤鱗幫再敢爲禍江湖，只要碰到在下，絕不讓他們有一個活着。」

黃山不敢回答，只是說了一聲走，幾位失去武功的赤鱗幫高手，便像喪家之犬似的落荒而去。

＊　＊　＊

花無情原想只在中宮鎭打個尖，當晚趕到濟南的，這一意外的躭擱，他們只好歇在此地了。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啓程趕路，兩個時辰之後，這個「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濟南市，已經就在眼前了。

濟南分內外二城，商業繁榮之區在西關門外，花無情等一行就住在此地的「易安居」。

他們略作清洗，就進午餐，然後聯袂出門遊歷。

濟南名勝極多，而且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因而古詩中有「濟南瀟洒似江南」之句。

大明湖在內城西北，週圍七十餘里，是七十二泉所滙成，岸上綠楊飄垂，湖中蘆荷處處，如此美麗的景物，泛舟其中，那能不令人心曠神怡。

瑤仙主婢長年居住於紫竹仙府，與世隔絕，一旦瞧到此等景色，自是會陶然其中了，可惜時間有限，當他們遊罷湖中的鐵公祠，已是夕陽晚照，不得不返回客棧了。

此後他們每日出遊，足跡踏遍濟南每一處名勝古蹟，這天他們是遊城南六里的千佛山，上有興國禪寺，建於六朝時代，寺北岩壁之上，刻有無數石佛，爲我國歷史藝術之遺蹟。

此外山上還有觀音堂、關帝廟、文昌閣、魯班廟、大舜祠等勝蹟。登臨絕頂，只見黃河如帶，濟南全市，歷歷在目，「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寫照，在此可以領略無遺。

連日暢遊，身體精神都難免有些疲乏，這天瑤仙主婢略作清洗，便已閉門就寢。

只有花無情還沒有睡，他在想離開濟南，今後應該往那兒走。

他此次闖蕩江湖，原是奉母命挑戰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的，但他並不知道盤龍石府的所在，因爲這是武林中數百年來，從無人知的最大秘

密。

而且近十年來，也從未聽說江湖之上，有盤龍石府的門下出現過。

但盤龍石府是正義的象徵、邪惡的尅星，江湖上的不平之事，他們必然會插手過問。

也許近十年邪惡斂跡，四海昇平，才沒有瞧到他們，但如今赤鱗幫爲禍江湖，是他們出現的時候了，以花無情的估計，只要他在江湖上走動，遲早總會碰到他們的。

他想着未來，計劃去處，便順手倒了一杯熱茶喝了下去。

他們在「易安居」住的是一排三間上房，瑤仙居中，花無情與心怡姐妹是住在兩頭，茶水是店小二供應的，他們每天遊罷歸來，房中必有一壺熱茶，十幾天來習以爲常，並沒有甚麼奇異。

但今天却出了問題了，因爲熱茶入肚，他立即感到有些異樣，及運功一試，才知道他中了劇毒，當然，劇毒是來自那杯熱茶了。

他一面運功，將劇毒逼於陽明胃經的「承滿」、「不容」二穴之間，同時向鄰室呼叫道：「師妹……師妹……」

公孫瑤仙只不過剛剛躺下，聞聲回答道：「甚麼事？師兄。」

花無情道：「桌上的茶有毒，妳有沒有喝？」

公孫瑤仙道：「我沒有喝，師兄是喝了那毒茶？」

花無情道：「是的，我中了毒，快問心怡姐妹，有沒有飲那毒茶？」

花無情語音未落，心怡姐妹的房中就傳出砰的一聲脆响，像是茶杯墜地碎裂之聲，不待公孫瑤仙詢問，已聽到心祺的語聲道：「小姐，咱們沒有喝，如非公子及時示警，小婢差一點就喝下去了，但公子中了毒，咱們該怎麼辦？」

公孫瑤仙道：「賊人既然下毒，必有大批殺手來攻，妳們趕快收拾好包裹，咱們保護公子，儘快離開此地。」

花無情嘆口氣道：「來不及了，咱們出去吧。」

公孫瑤仙主婢也聽出屋面及院中都有賊人出現，她們已經結束好了，便打開房門，雙雙飛身而出。

院中的賊人是八名，屋面上的是七名，花無情等一到院，屋面上的賊人也飄身而下，十五人聚在一處了。

這般人一律黑衣蒙面，似乎每一個都具有頗爲不凡的身手。

花無情向他們掃了一眼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高人？咱們有仇？」

一名黑髯飄飄的老者哈哈笑道：「咱們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別的你就不必問了。」

語音一落，伸手一揮，立有四名黑衣大漢向他們撲來。

公孫瑤仙囑咐心怡姐妹道：「妳們姐妹好好的保護公子，來人由我來對付。」

她說話之間，四名黑衣人已經撲到一丈以內，他們乍然一分，似乎想以一人迎戰公孫瑤仙，其餘三人奔向花無情及心怡姐妹。

公孫瑤仙一聲嬌叱，身形陡然騰空而起，掌中劍急如飆風，劍芒所至，血肉橫飛，剎那之間，四名活生生的黑衣人，業已斷頭折足，變作四具殘破不全的屍體了。

其餘的黑衣人呆了，他們絕未想到一個如此年輕的姑娘，居然在舉手投足之間，連殺他們的四大高手，當今之世，除了盤龍石府，數遍當今武林，絕對找不出具有如此身手之人。

黑髯老者雖是面蒙黑帕，瞧不出他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之中，却已露出怯懼之色。

公孫瑤仙美如仙姬，此時却面含嚴霜，雙目紫光隱隱，掌中的長劍在微微的顫動，劍芒似電，泛出一股駭人的殺機。

她向黑髯老者冷叱一聲道：「你們一起上吧，還等甚麼？」

黑髯老者雙拳一抱道：「這是一場誤會，希望姑娘能夠原諒。」

公孫瑤仙道：「誤會，這話怎麼說？」

黑髯老者道：「咱們雖是以殺手爲生，但盜亦有道，咱們從來不殺好人。」

心祺怒哼一聲道：「如此說來，咱們是壞人了？請問閣下，咱們作了那些傷天害理之事？」

黑髯老者道：「姑娘言重了，如果盤龍石府是壞人，天下就沒有好人了，老朽見事不明，但已付出四條生命的代價，敬祈姑娘高抬貴手，老朽將感激不盡。」

公孫瑤仙道：「好，拿解葯來。」

黑髯老者道：「甚麼解葯？莫非有人中了毒？」

心祺冷哼一聲道：「不錯，咱們公子喝了毒茶，中了你們的暗算，不過這點毒還奈何不了咱們公子，你趁早拿出解葯，否則你們別想回去。」

黑髯老者身軀一震，豆大的汗珠立即由額頭暴了出來，道：「老朽決未下毒，咱們是中了別人的連環計。」

公孫瑤仙道：「那你說，是甚麼人僱你們來的？」

黑髯老者道：「那人自稱吳仁，約莫三十餘歲，身材中等，一副文士打扮。」

公孫瑤仙道：「就只這樣？」

黑髯老者道：「本行的規矩，是不得追問或打探僱主的來歷，只要他付銀子，咱們就替他殺人，想不到他要殺的竟是公子和小姐，這是老朽有眼無珠，才犯下如此重大的錯誤，老朽願意自廢雙目，尚祈公子小姐放過老朽這十名部屬。」語音一落，右手的食中二指，忽然向他自己的雙目點去。

（未完．三）

上文提要：王小石退入愁石齋內，不知何時已出了幾個人，其中有蔡京、傅宗書、四大侍衛，蔡、傅以好言相勸，威迫利誘王小石爲他們所用，條件是不加罪於他的好友唐寶牛、方恨少、溫柔，如能成功行刺諸葛先生，答應王小石要求，由他的大哥取代諸葛先生在朝野的地位，王小石還要求回去請示大哥和二哥，白雲飛從樑上躍下，說明大哥派他來之事，於是枱下交易即成……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風細雨樓

脫離幫會　充當殺手

因爲他不知道蔡京肯不肯說。

——有人說：當「心腹」的第一件要懂的事，便是要懂得什麼時候該問什麼問題，什麼時候連半句話也不該說。

有人在不該說話的時候饒舌不已，所得到的結果，實在不如半句話也沒說。

有人爲了怕說多錯多，寧可不說話來保住顏面，可是所得回來的結果，往往是令人不知他的存在。

——該怎麼說話、如何說話、何時說話、說什麼話？實在是門大學問。

傅宗書在官場混久了，跟蔡京在一起也久了，對說話的分寸和時機，已把握得爐火純青，可說是到了增一分則太多、減一分則太少的地步。

「王小石的字，寫得的確很好，可惜還不夠火候，」蔡京果然說了下去：「你可知道他的敗筆在那裏？」

傅宗書忙道：「卑職對書畫是門外漢，得恭聆太師教益。」

蔡京微微一笑：「你客氣了，我知道你也學過三年臨碑，不過知道聖上和我都寫得一手好字，你知道再練也沒有出頭的日子，才不寫了，是不是呀？」

傅宗書的心幾乎跌落到小腹裏去了。他本來要故作鎮定，但隨即又覺得該把恐懼表現出來的好，表情一時舉棋不定。他曾習過字的事，只有他身邊十分親暱的人才會曉得。他的字本來鐵劃銀鈎，字字均有開山闢石之力，但他心知皇帝和太師俱以字稱著，決不容忍再有一人與他們並駕齊驅，所以他早早棄筆，並絕口不提自己曾習字一事，不料，聽蔡京的口氣，却似早已洞悉此事。

蔡京見他臉上陣黃陣青，哂然道：「其實練練字又有什麼，反正你也寫不過當今聖上。」

傅宗書心裏舒了一口氣，嘴裏忙道：「是呀，我再怎麼寫，也遠不及太師項背，天資這般魯鈍，又沒悟性，還不乾脆擲筆，寫來作甚！那王小石不自量力，怎逃得過太師法眼！」

「那也不然，以字論字，王小石靈活多變、不拘一格，確有佳妙之處，」蔡京沉吟道：「他是失在把『不師古法』四字，用四種筆法寫成，這樣雖炫示出他筆下峯迴路轉、令人應接不暇，實則缺乏個人風格、火候不足，不如一筆而成。」

然後他補充道：「他就是壞在太炫耀。要是一筆一劃、步步爲營，單憑字論，已是個不世人物。」

語音一頓，又道：「從字論人，他對殺諸葛的事，也莫衷一是，猶豫未決。一方面，他怕殺了諸葛在江湖上落得個不仁不義之名，又怕殺不了諸葛自己反而落得被殺；另一方面，他想藉殺諸葛而炫蓋世功名，也想殺諸葛以爲民除害。他既知道不能擺脫我

們的勢力，但又不甘心任憑我們的擺佈；他亦明知未必攻破得了諸葛的實力，但又躍躍欲試，所以，他把最後決定交給了蘇夢枕……」

傅宗書知道自己該說話了：「太師早見及此，白愁飛亦已出面證實了，照理王小石已不可能再作推託。」

「對這種人，倒是要把網張得長長的、闊闊的、遠遠的，重要的是放的技巧，而不是收的問題。」蔡京取出一個鼻煙小瓶，在左手背上倒了一些粉末，然後舉手放到鼻端去嗅了一嗅，才接下去說：「單憑王小石這手字，寫得浮移不定，神光閃爍，他遲早得要爲我們效命。」

傅宗書提首道：「依我看，王小石可能還會有變卦，不如太師派個人去盯着他……」

蔡京微笑反問傅宗書：「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派人去盯他？」

他的神情也沒什麼特別，眼神也並不凌厲，但饒是威鎮邊疆、雄視天下的文臣武將傅宗書，都總覺得他每一眼都能看進自己的心坎裏去。

* * *

蔡京對王小石所下的命令是：「三日內必殺諸葛，否則提頭來見。」

——如何殺？

——怎樣動手？

蔡京當然把計劃告訴了王小石。

問題是：王小石如何執行？

——王小石到底執不執行？

* * *

在要跨出「愁石齋」之際，王小石有問於白愁飛：「大哥眞的要我非殺諸葛不可？」

白愁飛肅然點頭。

「爲甚麼？」

「因爲要整飭京畿路律法，嚴辦幫會的人，正是諸葛。」白愁飛恨聲道：「就算蘇大哥容得他拿人送官，諸葛也容不得他和你我苟全！」

王小石聽罷，長吁了一口氣，像在思考着甚麼東西，隨手拿起了筆，筆在初乾的硯上蘸了幾蘸，凝墨竟冒出了煙氣，毛筆也浸了墨汁，他隨手寫了幾筆，白愁飛稍爲留意，只見那幾個字寫的是：

「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白愁飛微笑道：「好志氣！」

王小石擲筆道：「只怕沒有識貨的人！」

白愁飛道：「現在就有用着的地方。」

王小石道：「你是說蔡太師和傅丞相？」

白愁飛道：「他們也確在用人之際。」

王小石喃喃自語道：「蔡京能寫出這樣清逸淡澹的字，人品必有可取之處。」

白愁飛問：「難道你不相信他們的話？」

王小石反問：「你可知道我爲甚麼下決心要殺諸葛？」

白愁飛道：「如果你只是爲了權位利祿，你就不會在金風細雨樓盡挫强敵後，悄然離開天泉山，獨守愁石齋了。」

王小石道：「我是爲了蘇大哥的，因爲沒有蘇大哥，我武功再高，本領再强，才幹再好，也得不到証實，我只是一個藉藉無名、平凡的人而已。」

王小石激動地道：「就因爲是他，我們成了京城裡第一大幫的當家之一，他信任我們，讓我們的能力得到全面的發揮和印證，他讓我們沒白來這一趟開封府。」王小石頓了一頓，接着又說道：「所以有人若要對付他，我一定阻止，」王小石斬釘截鐵地道：「無論是誰！」

「我也一樣，」白愁飛大力地拍着王小石的肩膊：「我一定支持你！」

他們豪笑着，踢開愁石齋的門，大步邁了出去。

初冬的陽光普照，卻是綻發出冷冽的寒意，彷彿那是冰雪的膽魂。

他們先看到的，不是陽光的笑臉，而是陰霾在人的臉上結成了寒霜。

* * *

方恨少垂頭喪氣、沒精打采，看他的樣子，要比在市場上叫賣了三天，但連一粒鷄蛋都沒有賣出去的小販還頹喪，跟他剛才的趾高氣揚，沾沾自喜成了兩個人似的。

唐寶牛則很生氣。

他簡直是怒氣冲冲，十里開外的人都知道他要比火刀火石火槍火摺子還要火爆。

溫柔的表情則很好玩。

她甚麼表情都有一些。

看她的樣子，彷彿有些不屑，又有點憤怒，但又像是在悲天憫人的樣子，不過仔細看去，骨子裏恐怕還是幸災樂禍的多。

——年輕而美麗的少女，她們的表情千變萬化、豐麗多姿，一如她們的心情。

另外還有一個人，剛才並沒有在場。

這人是朱小腰。

有點慵懶、非常閒淡，但長睫毛對剪着許多昨夜的嫵媚，此刻她臉上也有一絲焦惶之色。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場中似乎還少了一個人。

這個人剛才還在場，而今卻不在了。

* * *

「張炭呢？」王小石問方恨少。

王小石跟他交過手，對這人讀書不求甚解、强不知以爲知，印象十分深刻，同時他也明白，當發生重大事情的時候，如果去問唐寶牛詳情，那一定是丈八金剛蒙了眼——別說摸腦袋了，簡直要連東南西北都要分不清了！

溫柔亮着眼睛熱烈的說：「他呀？

哇哈！他惹的麻煩可大了。」

還是方恨少先問：「你進去之後，沒有事麼？」

王小石撫平了長衫上的皺紋，笑道：「我這不是已平平安安的出來了嗎？」

溫柔又搶着說：「你那兒沒事，我們這兒可有事哩！」

王小石當然不明白，八大刀王都已離去，溫柔、唐寶牛、張炭、方恨少、朱小腰等俱非庸手，自己進去以後外面似也沒有甚麼劇烈打鬥的聲音，此地又是光天白日的大街上，能發生甚麼事？

方恨少期期艾艾的道：「你進去以後，八大刀王也追了進去，但隨即又一一退了出來，樣子十分狼狽，我們都知道你打勝了，可是又不出來，心知不對路，想要進去察看，八大刀王卻攔在齋前，結成刀陣，不許我們進去，這樣一來，我們反而知道裏面一定有事，正待強闖，忽看見白二哥在屋簷那兒，跟我們揮手示意，我們這才算放了心。」

王小石知道這干人待他的好，心下感動，想到自己有這些朋友，着實算是沒白來京城這一趟，也沒白活這一遭了。

唐寶牛卻向方恨少氣虎虎的道：「你這番好話，算是給自己討好臉來了？不是爲了你，後來能鬧出這種事體兒來麼？」

王小石忙道：「後來發生甚麼事了？」

方恨少忙道：「也沒甚麼。」

唐寶牛怒道：「沒你個頭！」

王小石道：「一定有甚麼事。」

方恨少強笑道：「也沒甚麼事，只不過是張老五……他……他被抓進牢裏去了。」

唐寶牛又一記霹靂：「那還不是爲了你！」

溫柔在旁加一把聲音：「是呀，方公子，你倒是學問沒一書袋，經籍沒一籮筐，但連累的五親六戚七朋八友呀，大概可以起座村莊了罷？你眞是生害親朋，死害街坊。」

方恨少一向好辯喜駁，此際竟不敢張聲。

王小石以爲大概又是蔡京指使刑部的人藉故扣拿了張炭，忿道：「這算甚麼？扣押張五弟當人質不成？」

白愁飛低聲道：「張老五也不是省油的燈，這些人怎會眼睜睜看他被抓，敢情還有內容。」然後向方恨少叱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說話可別一截一截的好不好？」

溫柔道：「讓我來說，他……」

話未說完，唐寶牛已岔了進來，一輪衝鋒似的說：「方恨少這王八蛋不要臉吃古不化的東西學人看書，看書還不打緊，還叫張炭這渾小子偷書，偷書還不怎麼，一偷偷了那個人的那個書，這不是自討苦吃，這可是幫他也沒個理兒的，我叫小方別充書呆子了，你看這不就充出亂子來了嗎，你說是不是？」

唐寶牛一口氣十八盤似的盤到了底，然後問王小石「是不是」，王小石一時也不知是甚麼，不是甚麼，只能答而再問：「你說甚麼？」

這一句可惹火了唐寶牛：「你聾的不成？咱說了那麼多話，你一句都聽不懂？」

王小石也不怕他，只不過想早些知道發生何事。溫柔氣呶呶的道：「好呀，你說你說，儘說成這樣子，誰懂！」

白愁飛道：「那由你來說好了。」

溫柔嫣然一笑道：「你怎麼來的？」

白愁飛一怔，道：「我是來找老三的。」

溫柔情深款款的凝向他：「怎麼剛才我沒看見你來的呢？」王小石的心一動。

白愁飛只說：「剛才發生的是甚麼事？」

溫柔倒一時沒會過意來：「……甚麼事？」

白愁飛耐心的道：「張炭犯了甚麼事？是怎麼給人抓起來的？」

溫柔哎了一聲說：「那小子老愛偷東西，我就是說他沒好的下場。」

王小石眉毛一軒，道：「他又偷了甚麼東西來着？」

「書，」溫柔嘴兒一噘：「這次他偷的是書。」

王小石奇道：「書？他偷了甚麼書？連書他也偷？」

溫柔把纖纖玉手往方恨少那兒一指：「你問他呀！」

方恨少站在那兒，鼻子有點發白，一雙手攏進衣袖，又抽了出來，臉上儘是想笑不是，想辯不敢的表情。

* * *

白愁飛忽用肩膊碰了碰王小石，沉聲道：「看。」

王小石隨他目光望去，只見近街口青石板地上，有兩方腳印，入地約二分深，奇怪的是，腳印周圍的磚石全無裂痕破碎，直似是工匠鑄刻上去一般。

王小石當然知道不是。

他一向就住在這裏，這兒從來沒有這種腳印。

他一見，臉色也凝住了。

白愁飛匕鬯不驚的道：「你看呢？」

王小石暗抽了一口涼氣道：「好厲害。」

「怎麼說？」

「這人一來到就選了這個位置，這方位看來毫無特別之處，但卻是這方圓十丈之內面對強敵時最有利的位置，這人無疑是個高手。你說呢？」

「來人不但選了個有利的位置，而且還有個輕功極佳的好幫手。」

王小石目光移轉，就看到在那一雙印在石板地的足跡之後，又有一對淺淺的足印。

這是當街大道，行人路過，腳印錯綜，本就難以一一辨析，王小石能一眼看到原先的腳印，那是因爲那對腳印已深陷在石板上。

另外一對，卻不然。

那只是一對平凡的足印。

王小石一時不解：「嗯？」然後他就發現那右邊的鞋印上有一朵花。

小小的風車花。

風車花來自這街角圍牆裏的一棵大風車花樹上，樹正值開花時季，其中有些枝椏蔓延出牆外來，風吹過的時候，花瓣轉呀轉的便落了下來。

花瓣落地的時候，純白的花朵還未開始凋謝。

白愁飛道：「看到那朵花沒有？」

王小石點點頭。

「那朵花正好落在右足印上，那人足踏在花上，竟能不損花瓣分毫，只往這兒一站，既未炫示輕功，也未顯露內力，但下盤功夫之好，只怕當世不出三人。」

王小石心下一悚：「會不會這朵花是來人走了之後才落下來的呢？」

「不會，」白愁飛雙眉深鎖：「那人的腳踩上去了，雖全不損花朵，但鞋下的泥塵仍沾了些在花瓣上，試問，如果沒有絕世的輕功，誰能踏在花上沾了泥塵却仍不踩壞了花瓣？」

溫柔好奇，隨他們的目光望去，却是甚麼都看不出來，只好問：「你們在看甚麼？」

白愁飛道：「腳印。」

「腳印有甚麼好看的？」

「腳印不但能看，還能聽。」

「甚麼？腳印也會說話？」

「這世上，一風一花一雪一月一事一物都會說話，不過只有聰明人才聽得到，」白愁飛生怕溫柔糾纏下去，忙問方恨少：「你偷了甚麼書？」

方恨少訕訕然道：「『吞魚集』。」

白愁飛一怔：「『吞魚集』是甚麼東西？」

王小石道：「這是本參悟命相的奇書，傳爲唐李虛中所著，以天干地支配爲八字，專取財官印綬，論人事得失，並以飛星易理，論運勢變化，與『列眉寶鑑』、『攔江網』並稱於世，唯傳此書已無眞本，不知……」

方恨少聽得王小石這般一說，吐了吐舌頭道：「我可不懂這麼多淵源，今個兒大夥起了箇大早，到汴河去釣魚……」

「釣魚？」白愁飛眉毛一揚：「你們可眞閒空。」

「他們在作比賽，」方恨少解釋道：「唐寶牛力氣大，要跟我們比扛石擔子；張炭胃口佳，亦跟我們比吃飯；溫柔會猜謎兒，要跟我們比猜燈謎；我呢，我輕功好，要比登山越嶺；各有所長，誰都不服誰，只好想出個玩意兒來：比賽釣魚。」

「這怎麼說呢？」方恨少還是說箇分明：「比賽釣魚，誰都不在行，全靠碰運氣，這不就公平得多了嗎？」

「你們忒眞有閒，」這次連王小石也不得不說這一句話：「結果誰贏了？」

方恨少唉聲道：「這一釣，却釣出大頭佛來了。」

溫柔插嘴道：「還說呢！要不是你生事，釣魚才不會釣出禍事來吔！」

王小石也笑道：「對了，釣魚跟書有甚麼關係？」

王小石問出這一句的時候，在白愁飛的心裏，大是佩服。

王小石剛才接到一個重任，這重任是殺死名動朝野的諸葛先生。以王小石的武功，去殺別的人，並不是件難事，可是要殺的是諸葛先生，換作是蘇夢枕，也不一定能有把握，何況，白愁飛從來就沒有見過王小石殺過甚麼人來着，就算王小石能夠殺得了諸葛先生，是不是能在四大名捕手下超生，天下雖大能否容身，傅宗書等人會不會履行諾言讓他晉身，在在都是極不易解決的問題。

當一個人惹上這種事端，就算解決得了，一輩子也難免沾上麻煩，這才是棘手之處。

可是王小石居然還能像沒事的人兒一般。

看他輕鬆自然，跟平時沒有兩樣。

觀察一個人物日後是否能成大器，端在失意之時能否持志不懈；觀察一個人是否能擔當重任，則要看他平時在處理小事的時候是何種態度；白愁飛見王小石面臨危艱而無憂色，不管行刺是否能成事，但這個人確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人物。

這邊廂方恨少呱啦呱啦的說：「有關，關係還大着呢！大水牛最沒耐心，說不釣就不釣了，我和黑炭頭都沒斬獲，唯獨是溫柔——」

溫柔唬他：「溫柔可是你叫的？我是你甚麼人，少來跟本姑娘攀親！」

方恨少嚇得忙說：「是，是，溫姑娘卻釣着了一尾魚，可怪，只有一隻眼睛，溫姑娘說她從前在家裏喫過，可就不知道是甚麼魚。於是大家都說，誰先弄懂這魚的名字，便算是第一名。」

溫柔又插又一句：「誰說？魚是我釣獲的，查着了魚名，也只是第二名。」

王小石微笑道：「後來查着了沒有？」

方恨少頹然道：「到現在還沒查着。」

王小石道：「這大概是魪魚罷，其實就是俗稱的比目魚。晉時劉淵林曾說過：魪分左右，只有一目，必須兩魚並合乃能游，否則，單行時易落魄着物，爲人所得，故曰兩魪。」

方恨少羨慕地道：「啊，你眞有學問，幾乎跟我可以相比。」

王小石謙道：「過獎，過獎，我那能跟方公子相比。」

方恨少倒是眼也不眨：「說的也是，可見你還有自知之明，他日有暇，咱們不妨切磋切磋。」

王小石忙道：「那敢切磋，只有向你請教的份。」

方恨少坦然道：「對，我有教無類，你可別跟我客氣。」

王小石笑道：「不客氣不客氣，只是這鯰魚又跟偷書扯上甚麼關係？」

「說着，我倒忘了，哪，關係馬上就來了，」方恨少趕忙說下去，「那時候，我們幾個人，拎着尾魚上了『孔雀樓』，想交給厨子烹而食之，偏是溫姑娘捨不得，不過，那條魚也沒了氣，不吃白不吃。」

溫柔兀自忿忿地道：「還好說呢！都是你們把我那條魚給弄死了！」

這次大家都沒理她，方恨少逕自說了下去：「正在討論的時候，忽然有兩名漢子，上得樓來，我們一看，便知道是會家子。」

白愁飛忽道：「慢著。」

方恨少奇道：「怎麼著？」

白愁飛問：「這兩人是不是後來抓張炭的人？」

方恨少愕然道：「是呀，你怎麼知道？」

王小石見白愁飛望望地上的脚印，陷入了沉思之中，便道：「你且說說看這兩人的形貌。」

方恨少用手搔搔後腦，又扶正了頭巾，尋思地道：「也沒甚麼特別，都是中年漢子，一個樣貌很是落拓，腰繫胡蘆，眼裏盡是滄桑的樣子，另一個相貌堂堂，兩隻手特別粗壯，很有氣派的模樣，倒沒有甚麼特別處……對了，那潦倒的中年漢子，手裏還挽了一個包袱。」

白愁飛忽「呀」了一聲。

王小石知道他必然是想起甚麼人來了，他也沒有問，反而怔了一怔：「包袱？」

「對！」方恨少道：「包袱裏，最上面的一本書，就是『吞魚集』！」

王小石恍然道：「你們看這書名，以爲是跟魚有關，想查個淸楚，便去拿來看了！」

方恨少一拍大腿：「對呀！就是這樣！」

王小石道：「你可以向人借呀，何必要偷？」

「這……」方恨少有些期期艾艾地道：「我也想借，溫姑娘卻說……」

溫柔倒是爽快：「我聽小方說有本『吞魚集』，名字好好玩，就說：快把它偷過來，說不準裏面有記載烹魚的秘法，咱們把魚帶回金風細雨樓裏烹去！自己捕的自己煮，總有味些兒！」

方恨少接道：「所以，黑炭頭就自告奮勇的去了。」

「張炭確是妙手空空，若論盜技，的確是京城裏第一把好手，」王小石道：「只是，那兩人把書放在外邊麼？要不然，你怎能一眼望見？」

「這你就有所不知了，」方恨少笑嘻嘻的道：「我的目力特別好，在全黑裏亦能視物，人看飛蠅，只見一小黑點飛過，但我能將其爪子羽翼紋路均看得一淸二楚；那人用一層藍布裹着，憑我的眼力，孔雀樓裏陽光充足，要看透那層布帛，看見書册的題名，決不是件難事。」

他笑笑，這一笑充滿了自信：「譬如，我現在就看得出你右襟內藏有三顆硬塊，像是石子之類的事物，是也不是？」

「佩服，佩服。」這次王小石說得十分由衷。

白愁飛冷哼道：「難得一對電目，卻不學好。」

方恨少氣得耳朵一動，王小石忙把話題岔了開去：「哦，原來那人把書包好，但仍給你神目如電，瞧破了，所以張炭就過去偷書？」

方恨少頷首，道：「黑炭頭這回子說：看我的，然後吩咐老唐幾句話，便走了過去，故意跟那兩名漢子搭訕。」

溫柔忽然格格地笑了起來，笑得花枝亂顫。

王小石問：「甚麼事？這般好笑。」

溫柔仍忍不住笑，邊笑邊說：「哎呀，笑死我了，你知道那塊炭怎麼個好逗法？」

王小石以不變應萬變：「請說。」

「他跑了過去，跟那兩名漢子打了個揖，說：這兒桌子都讓人佔了，可否搭個位子？那兩人自是讓他坐了下來。黑炭頭又向他們介紹說孔雀樓有那道好吃的菜餚，跟他們攀談起來，還請教他們姓甚麼。」說到這裏，溫柔又樂不可支，忍俊不住，咭咭地笑了起來。

所幸方恨少替她把話題接了下去：「那風霜的漢子道：『我姓商。』相貌威皇的漢子望了商姓漢子一眼，說：『我姓夏。』黑炭頭笑道：『竟有這樣子巧法，要是多來一位姓周的，豈不是夏商周朝的周姓都齊全了？』夏姓漢子抱拳問：『未請教兄台高姓？』你道黑炭頭兒怎麼說？」

王小石只好問：「怎麼說？」

方恨少忍着笑道：「黑炭頭說：『我不敢講，怕給你們吃了。』姓商的說：『你姓高嗎？』黑炭頭當然搖頭。姓夏的猜：『你姓范罷？』黑炭頭說不。姓商的漢子又猜：『一定是姓蔡了。』黑炭頭只說：『都不對。』姓夏的漢子奇道：『既然都不是，又何必怕給我們吃了呢？』黑炭頭這才優哉悠哉的說：『看你們着急成這個樣子，我就告訴你們罷，我姓史呢！』」

這句話一出，王小石也不禁好笑

，連一向冷着臉的白愁飛也幾乎笑出了聲，只道：「這張炭好生捉狹。」

王小石笑着道：「不過，這一說可是得罪人了。」

方恨少笑嘻嘻的道：「這兩人倒是好涵養、好脾氣，只互覷一眼，那姓商的說：『好小子，倒眞給你耍了。』夏姓漢子卻舉杯敬黑炭頭，還說：『史兄伶牙俐齒，咱哥兒倆倒失敬了，給你逗着了，也心服口服，沒二話說。』黑炭頭笑着盡了一杯。」

王小石道：「這兩人好氣度，人家這般忍讓，張五哥也不好太得寸進尺了罷？」

白愁飛却沉吟道：「他們忍而不發，必有隱衷，決非尋常人等。」

方恨少毫不在意地道：「不玩下去怎麼行！咱們原先約好的了，要是黑炭偷不着，便算是兔崽子，他說甚麼也得要到手，就在這時候，大水牛就在酒樓下面，大叫三聲：『救命』……」

白愁飛這可一時沒聽懂：「怎麼？」

王小石也問：「他好端端地，怎麼跑到街心去叫救命？」

方恨少慢條斯理的道：「這是黑炭原先約好，要老唐在下面大聲呼救，就在那兩名漢子往樓下瞥的刹那，張炭已把書偷盜得手，揣在懷裏，藉故告辭，回到我們的桌上，再付了賬，到樓下與大水牛會合……反正，當街叫幾聲救命，又不犯法的。」

王小石嘆道：「可是你們偷東西，卻是犯法的。」

「我們原只想借一陣子就還給他，不料翻開來一看，這算甚麼『吞魚集』嘛，內容與魚蝦蟹全無關係，只有一列列、一行行的人名。」方恨少悻悻然的道：「古里古怪的，還不知是用來作甚麼的！」

王小石失聲道：「不好。」

白愁飛也道：「這册子裏大概有文章。」

王小石道：「至少也是要件。」

白愁飛道：「他們這就闖禍了。」

* * *

王小石很謹愼的問：「那册書是怎麼個樣兒的？」

方恨少不加思索便道：「那是杭州版印，私人刻造，雙邊、白口、字大、行寬，字體整齊渾樸，歐陽詢體字，黃紙柔韌，墨色濃厚，大約是溫州的貢紙，印得還眞不錯哩。」

王小石動容道：「你倒是記得淸楚，不知可記得內容？」

「這個嘛……」方恨少搔完了後腦又摸下巴，「倒是一時沒加注意，我一看跟烹魚無關，即隨手遞還張炭，張炭揣在懷裏，大夥兒都沒有再作細看了。」

王小石心忖：這位書生倒是古怪，文字內容倒不講究，印刷刻本倒瞧得淸楚：「後來張炭是怎的給逮去了？」

方恨少道：「我們就且找了一家飯館，交厨子烹魚，吃了之後，大家都說要我跟你鬧鬧，張炭則說先去把書還給人家，我想，他是在半途給孟空空等人脅持了罷，後來八大刀王出現，挑戰閣下，一直打入了愁石齋，我們正想助你一臂，但那八名王八又一退了出來，垂頭喪氣，一看就知道是戰敗了，我們正想進愁石齋去，但大門又攏了起來，那八個拿刀的不許我們進去，我們正要動手，這位白兄卻跟我們揮手示意，我們先且忍了下來。忽聽到後面有人說……」

白愁飛忽叱道：「是誰？」

方恨少詫道：「甚麼？我是要說下去呀，你急甚麼？」

只聽一個瘦子的身形自牆角閃了出來，向白愁飛、王小石抱拳道：「屬下拜見副樓主、三當家。」

來的人是「小蚊子」祥哥兒，一臉機伶精幹之色，臉白得像冰鎮着的一樣。

方恨少這才知道白愁飛是喝問誰潛了進來，自己還懵然不知，全無所覺，不禁臉上一紅。

白愁飛峻聲問：「來作甚麼？」

祥哥兒道：「蘇公子囑咐，副樓主要是沒有重要的事，請返風雨樓一趟，天泉山的湖水昇騰，樓主要與你商議對策。」

白愁飛揮手道：「好，我很快就回去。」

祥哥兒留在原地，並未離開。

白愁飛一揚眉道：「你還有甚麼事？」

祥哥兒道：「蘇公子說，我就留在這兒，看有甚麼用得着處，請二位儘管吩咐。」

白愁飛不再理他，轉頭向方恨少道：「你說下去。」

方恨少一楞道：「剛才我說到那兒去了？」

唐寶牛不耐煩地道：「你說到那些書是甚麼大黑口小黑口，甚麼歐陽詢歐陽修的！」

方恨少怒斥道：「文盲！文盲！我那是說到這裏！我是說到追拿張炭的人來了。」

白愁飛冷冷地道：「你既已知道，又何必要問我們正說到那裏！」

方恨少爲之語塞。

王小石岔開道：「來的人就是孔雀樓上的那兩名漢子？」

方恨少的話匣子打了開來，嘩啦嘩啦倒水似的說了下去：「便是那兩個人，無聲無息地到了我們後頭，那落拓的漢子第一句就說：『史兄，咱們可有緣，偌大的汴京，咱們一天見了二回。』你道張炭怎麼說？這黑炭頭兒還不知死，回頭笑着說：『商兄敢情口渴了罷？我這兒還有姓廖的朋友呢！』」

王小石忍不住道：「張炭惡人先告狀，可有點過份。」

方恨少逕自說了下去：「那兩人也

不生氣，但有點着急的樣子，姓商的似有點想發作，姓夏的卻先向我們抱拳團團一揖，道：『想來諸位都是道上的朋友，羣龍聚首於此地，咱兄弟二人也不敢掃了大家的雅興，只不過，我有一件東西，是要向這位小兄弟追討的。』說也奇怪，那八個窮凶極惡、趾高氣揚的甚麼刀王，像蛇嗅着了硫礦，全在那兒軟住了，誰也不敢吭一口氣，倒是張炭有種，他說：『你討回那本書是不是？我本就想送回給你。』」

方恨少說到這裏的時候，王小石與白愁飛互覷了一眼。

王小石沉聲道：「會不會是他們？」

白愁飛沉重地道：「看來是他們了。」

方恨少奇道：「他們？誰？」

王小石溫和地道：「你且說下去。」

方恨少仍是道：「我知道了，你們猜着是誰了。我們開始也覺得奇怪，那姓商的還笑嘻嘻的問：『這書是你偷的？』張炭說：『借，不是偷。』姓商的說：『不問自取，是爲賊也。』張炭自有他的說法：『取後送還，是謂借也，何況向來偷書不爲賊。』姓商的說：『可是你並沒有送還。』張炭向那八名烏龜一指道：『是他們阻撓了我。』姓商的橫了八人一眼，那八人臉色陣紅陣白，依然沒有吭聲。」

白愁飛淡淡地道：「他們當然不敢吭聲了。」

方恨少似對白愁飛沒甚麼好感，故不理他，逕自說了下去：「那姓夏的這時『哦』了一聲，目光也向那八人一轉，道：『有這回事？』見那八人不作聲，回問張炭：『你是怎麼知道我們有這本書的？』張炭忑是有種，把事情全往自個兒頭上攏：『我是行家，一眼就看出來了。』姓夏的奇道：『那一行的行家？』這次是姓商的扯了扯他，手腕一轉，五指一拿，作了個空空妙手的意思，那姓夏的頓時明白了，又打量了張炭一會兒，才道：『看來兄台沒拿咱們當朋友，閣下不姓史。』張炭見這兩人精明，只好道：『我姓張，拿了你們的東西，我認栽了，卻不知你們是怎麼追查到這兒來的呢？』那姓夏的微微一笑，向姓商的漢子一指，說：『有他在，誰也逃不了。』」

王小石聽到這裏，道：「這個當然了。」

方恨少道：「對，我那時候也隱隱約約記起一個人來了，卻一時想不起是誰。姓夏的又道：『那麼說，如果在下沒看走眼的話，閣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飯王張炭張兄弟了？』張炭這下可不由得地不揗上，只好說：『我看你們也不是姓商姓夏的。』姓夏的漢子大笑道：『是啊，咱們算來誰也沒騙着誰。』姓商的却仍是問有關那本書的事：『你既是張炭，誰不知道是個俠道上的漢子，卻又何必窺視這部書呢？』張炭這回沒好氣的說：『一部小書，有甚麼稀奇？有甚麼大不了！我見裏面所載，跟烹魚無關，送我都不要呢！』於是把書遞回給他們，兩名漢子你望望我，我看看你，還是由那溫和的大漢收下了，落拓的漢子的神色也較鬆緩下來，說：『張兄弟，委屈你了，這事兒，因你而起，還是得要請你移駕到衙裏走一趟，例行公事，要請恕罪則箇。』」

白愁飛冷哼一聲道：「果然事無善了。」

唐寶牛在旁吼道：「他們忑地小氣，太過份了！誰貪圖他一本小書！」

王小石嘆了一口氣道：「恐怕就不是一本小書。」

唐寶牛呆了一呆：「你說甚麼？甚麼意思？」

方恨少打斷他的話：「當時老唐也是這般抗聲，溫……姑娘，大水牛和我都想要動手，那黑炭頭兒不知那來的靈感，忽止住我們，問：『敢問你們二位……可就是鐵二爺、崔三爺？』老唐在旁說：『甚麼二爺三爺王八爺的，想扣我兄弟可不行！』，那兩名漢子都欠身道：『我是鐵游夏，他是我三師弟崔略商。』」

祥哥兒在旁「呀」了一聲：「鐵手和追命？」

朱小腰點了點頭：「四大名捕的老三和老二。」

方恨少道：「對呀，我一聽他倆的名號，都怔住了，天王老子來都不怕，這兩人可是持正衛道、俠義仁風、鋤强懲惡、扶弱濟貧，可打不得也！張炭大概也是這般想罷？聽了便很沮喪地道：『不知是二位，冒犯之處，還請見諒，我就跟你們走一趟罷。』溫姑娘和老唐都想要動武，我說：『沈大哥說：不可與四大名捕爲敵！』那追命一笑道：『承謝，承謝。』鐵手則說：『只去銷案，很快便會送張五俠回來，我們都信得過他。』溫女俠還不忿氣，張炭跺足叫道：『別動手，這一動武，咱們可眞箇是目無王法了。』所以，我們才都眼睜睜地，看那姓鐵的姓崔的，押走了張炭。」

他說到這兒，自怨自艾地道：「都是我！不慫恿炭頭兒去偷書就好了！一人做事一人當，這趟衙門，該由我去的。」

王小石沉吟道：「如果是他們兩人，張炭這一去，倒不致有什麼大事……只怕，那册書」

白愁飛冷冷地道：「這叫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方恨少怒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意思，你聽不懂麼！」冷不妨溫柔自旁「殺」了出來：「他說你們兩個胡塗蛋都該去坐牢！」

方恨少氣得耳朵又歪了：

「你……」

王小石向白愁飛道：「那對深陷石板上的鞋印，敢情是鐵手的了，許是他剛到的時候，暗自提防衆人會動手，力貫全身，然而下盤功夫似不夠沉穩，以致得把眞力導出，在地上踏了兩個足印。」

白愁飛道：「就是因爲他下盤功夫較弱，才洩露了他內力駭人。此人一身武功，都在一對肉掌上，眞是個難以應付的人物。」

王小石道：「那麼，脚踏花瓣而無損的，必然就是追命了。」

白愁飛道：「只有他的輕功，才能夠眞箇登萍渡水，輕若無物。」

方恨少聽得哼了一聲。

祥哥兒臉上也有一種不以爲然的神色。

白愁飛道：「樓子裏有事，我還得回去一趟，」遂低聲向王小石道：「太師說過，你與龍八太爺聯絡的事，得要謹愼行事，一擊必殺。」

王小石點頭道：「看來，我也該去一趟衙裏，替張炭想想法子。」

朱小腰道：「顏大聖主奉命來調停此事，但遲到一步，他已趕去衙門了，我看以金風細雨樓之力，還能保出個張炭來的。」

王小石奇道：「奉命？奉誰的命。」

朱小腰一笑道：「蘇樓主知道這兒出了事，便遣我們來了。」

王小石看看朱小腰、祥哥兒和白愁飛，笑道：「頃刻間即來了三起人馬，蘇大哥好快的耳目！結交到這樣的大哥，眞想出事都出不了事咧！」

白愁飛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王小石道：「二哥不同意麼？」

白愁飛道：「蘇大哥是强人，可惜對方是諸葛先生。」

王小石道：「二哥認爲連蘇大哥也鬥不過諸葛先生麼？」

白愁飛道：「這倒很難說，不過，你要多加小心。」

王小石道：「我在放手對付諸葛先生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

白愁飛道：「什麼事？」

王小石道：「先行退出金風細雨樓。」

「哦？」

「這樣，我所作所爲，才不致連累金風細雨樓。如果失敗，是我一個人的事，要是能成，萬事都好安排。」

「這個……」

「二哥的看法呢？」

「……只是太委屈你了。」

「這是什麼話！我得要找個理由，表明非要退出金風細雨樓不可，寫成決絕書，還要勞你費心，替我呈上給大哥。」

「這個不成問題……你要動用的人手，我也會撥給你。」

「留下朱小腰……其他的我只要唐寶牛、方恨少就足夠了。」

「他們……能幫得上忙嗎？」

「他們心底好，而且跟我有交情，若論武功，有魯書一、燕詩二、顧鐵三、趙畫四等人，還不足夠嗎？若動用風雨樓的弟兄太衆，難免會牽連上的，能免則免。」

「你說的有理……不過，現在一直盯着我們的該是趙畫四罷？」

「『踏雪無痕』趙畫四，以他的輕功，絕對可比追命三捕頭。」

「太師大概仍對我們有點不放心吧？」

「這是生死大事，難免得要小心謹愼。」

「所以營救張炭你還是不宜露面的好。」

「你在什麼時候發現他在簷上的？」

「剛剛。」

「我也是剛才。」

「果然好輕功。」

「就由他跟着吧……」

他們二人說這一番話的時候，原是把語音壓得十分之低，不會有任何旁人聽得見，溫柔卻看不過眼，叫道：「哈！我發現了一個秘密！」

兩人頓時停止了說話。

白愁飛不友善地望向溫柔。

溫柔沾沾自喜的道：「原來這世上不止有八婆，也有八公的！」

「我以爲只有女人才咬耳朵，竊竊細語，小聲說大聲笑：」溫柔繼續她的得意洋洋：「現在我才知道，什麼英雄好漢，也都一樣！」

白愁飛聽了她這一番話，沒好氣地向王小石道：「我這就先行一步了。」然後低聲跟王小石疾道：「若要多瞭解四大名捕的事，不妨先去瓦子巷看看。記住，能忍則忍，以大事爲重。」遂又吩咐祥哥兒在此候王小石的信，他自己則先行離去。

溫柔見白愁飛說走就走，又氣噘了嘴，很不高興的跺着脚，彷彿要踩死地上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隻螞蟻的樣子。

王小石看得心中微微喟歎。

「他去那裏？」溫柔問。

「回風雨樓。」

「我們不去麼？」溫柔再問。

「先不回，」王小石道：「張炭的事，想老練能幹的顏聖主必能解決，你們可願做些事兒？」

「什麼事？」這次是方恨少問。

「大事。」

「跟誰做？」這回到唐寶牛問。

「我。」

王小石指了指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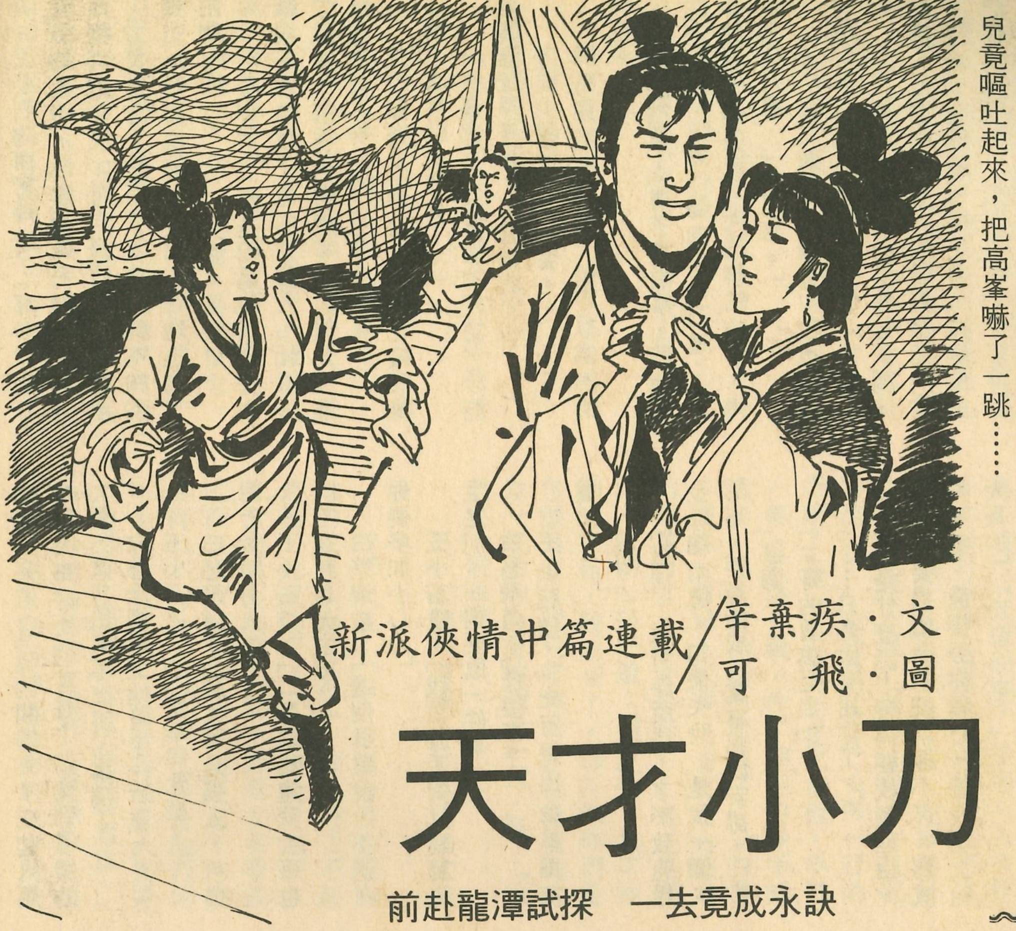
「跟你做大事？」唐寶牛又興緻勃勃起來了：「這樣子的事，最適合我們做……」

這次他的話還沒說完，溫柔已興高采烈的又問了下去：「快告訴我，是什麼事兒？」

王小石只給了一個這樣的回答。

（未完・五）

上文提要： 高峯被三船帮的人尋仇，雖重創對方一人，自己亦受了傷，迫不得已，只好回龍記棧房找段大姐，段大姐立刻命人替其療傷，還安排一名叫星兒的姑娘侍候他，高峯的傷很快便痊癒，與星兒住在一條小船上，好不快活。可惜不久，段大姐前來命星兒往打探水龍的行踪，兩人分離在即，依依不捨，突然，星兒竟嘔吐起來，把高峯嚇了一跳……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前赴龍潭試探 一去竟成永訣

「我很好，只不過突然一陣噁心，就吐了。」星兒道。

「那就睡下吧，我替妳去。」

「不，我很好！」

她匆匆的換穿了一件油質衣服，那把小刀就插在她的腰帶上。

天色已黑，江面上十分平靜，遙望江對岸，十多艘帆影點綴在夜色蒼茫裡，是那麼的陰森。

便在這時候，忽然有一條小舟划來，迅速的抵在小船邊上不動了。

小划子上面只有一個人，一個中年婦人。

星兒只一見，便立刻跳過去，她站在那中年婦人的面前，點了點頭。

高峯急忙爬出小船艙，但却晚了一步，那小划子已往對岸搖去了。

高峯大聲叫：「星兒，多加小心啊。」

星兒不回答，她甚至也不回頭看，情景就好像她根本不認識高峯一樣。

越是這樣，高峯越傷感，因爲這証明星兒比他更傷心，比他更難過，只不過星兒要控制自己的情緒，所以她不回答。

高峯的心幾乎欲碎，回想着一個月的甜蜜日子，星兒的一舉一動，均那麼美妙的又出現在他的眼前，這令他怎不愁腸百結，難以自制。

* * *

只不過當高峯癡癡的站在小船頭上望了一陣之後，他無精打彩的又低頭往小艙走過去。

他很想哭，如果他不是個大男人，他一定會哭。

他的感覺是淒涼的。

小船上沒有星兒，便無生氣了。

然而當他剛低下頭，猛然令他吃一驚，因爲小艙中竟然端坐着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是段大姐。

段大姐笑意盈然的道：「高小弟呀，你天生多情種子嘛，星兒只是去打探水龍的下落，又不是去同人拚命，你就如此不放心呀！」

高峯心中覺得段大姐很神秘。

他只是發出一聲羞怯的笑，便也低頭進了小艙內。

段大姐斟着酒，也舉起杯，對高峯笑道：「高小弟，來，段大姐陪你吃酒。」

高峯不由得舉起酒杯，他一飲而盡，重重的又放下酒杯在桌面上。

他的臉色什麼樣，大概除了段大姐以外，連高峯自己也不知道。

對於高峯的表現，段大姐更覺滿意，因爲這証明段大姐的做法，已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段大姐心中明白，欲要抓住一個人的心，就必須抓住這個人的缺點。

高峯的缺點就是太痴情了。

江湖上太痴情的人，是很危險的。

段大姐又爲高峯斟着酒，她淡淡的道：「高小弟，你的刀法雖是一流，但江湖閱歷却差遠了，往後的日子，你還得多多的加以磨練，凡事要『五』思才對。」

高峯一笑，他也不明白，這時候還笑得出來。

他舉杯又喝乾酒。

他仍然垂手的放下酒杯，道：「大姐，我只聽過凡事要三思而後行，却沒有聽過五思而後行的。」

段大姐一笑道：「三思而後行，那是一般人說的話，我們江湖中人就必須五思而後行。」

「爲什麼？」

「因爲我們輸不起，有時候一個失神就會沒命，所以必須再加兩思而變成五思。」

高峯幾乎忘了星兒，他一笑，問道：「大姐，妳多開導，可否告訴我又加了那兩思？」

段大姐道：「三思不外是如何『進行』，如何『掌握』，『結局』是什麼，至於五思，那便再加上熟思敵人的想法與作爲，熟思敵人如何對自己下手！」

她一聲冷笑，又道：「有時候，五思也有失神的時候，就好像那天你在山裡救了我一樣。」

高峯楞住了。

高峯早就想知道，段大姐怎會被三船幫五個人圍在大山裡一陣砍殺。

他也覺得段大姐的武功不俗，因爲一個女子能抵禦五個男子的圍殺而不死，這個女人一定不簡單。

高峯也想知道段大姐這一組合是幹什麼的，如果她不是幹正當的營生，高峯就不會留下來。

高峯永遠也不會忘記老爹的職業——高殺頭是劊子手，殺了不少黑道人物，這已經令高峯不敢往黑道去闖了。

* * *

高峯等着段大姐說出那天怎會被三船幫人圍殺之事，但段大姐却只輕描淡寫的道：「江湖上到處是陷阱，有些陷阱是會要命的，所以有時候，『五思』也不足以保命。」

她不說了。

她伸手拍拍一邊的高峯，笑笑。

她笑起來很好看，她本來就美，高峯在山中替她解圍的時候，還以爲段大姐是個俏姑娘。

段大姐俏目轉動着，立刻又把話題轉移到星兒身上。

她先是四下裡看看，道：「高小弟，你覺得星兒怎麼樣？你對她可還滿意？」

高峯道：「星兒是我看到最好的姑娘！」

段大姐道：「你喜歡她什麼地方？」

高峯道：「星兒的一切，我都喜歡。」

段大姐笑了。

她笑得實在有些莫測高深，但高峯以爲段大姐在笑他沒見過女人。

於是，高峯低下頭，他甚至把眸芒半遮掩，露出一些羞怯的樣子。

段大姐更笑得開懷了。

一個人的笑，有時候就代表着甚麼，但段大姐的笑，却又包含着另一個目的，那就是她滿意於她的設計，她的進一步目的，就快達成了。

段大姐先要留住高峯，然後再由高峯去對付一個令她頭痛的人物。

她覺得計劃很順利，所以她笑開了懷。

* * *

高峯忽然抬起頭來，他關懷備至的道：「大姐，星兒不會有什麼危險吧？」

段大姐道：「不應該有危險！」

高峯一震，道：「怎麼說？」

段大姐道：「很簡單，如果她小心從事，她會平安的回來，如果她大意，就很難說了。」

高峯急得搔着頭皮，道：「眞爲星兒擔心。」

段大姐笑笑，道：「這証明你太愛星兒了，如果星兒回來，我就叫她永遠跟着你。」

高峯激動的伸手握住段大姐的手，道：「大姐，謝謝，謝謝你。」

段大姐又笑了。

她再一次得意的笑了。

* * *

江岸邊上很靜，當星兒接近岸邊附近，她發覺岸邊一共攏靠了十一艘大船。

帆已落，一隻隻插天也似的桅杆似林，灰濛濛的大船上，只有靠近船艙門掛着一隻氣死風燈，看上去好像一隻螢火蟲。

星兒當然不敢直接往船上走，她在附近跳下水，就那麼游呀游的到了一艘大船尾。

她雙手抓牢船舷，腰一挺，便站在船上面。

星兒的任務，就是要看看三船幫的龍頭老大水龍是否在大船上，如果她發現水龍，她就會立刻游過江，她不會在此露面的。

大船艙中傳來一陣哄堂大笑，緊接着一陣碰砸聲傳來，星兒便知道大艙中有人在賭牌九，這種喧鬧聲她聽得多了。

她也知道水龍不和在這條船上了。

三船幫龍頭老大是不和下面的人玩賭的。

* * *

星兒根本不往大船上走，她又游向另一條大船尾，只不過她什麼也沒發現，她立刻明白，船上的人都去玩賭了。船上沒有一個人，當然，這兒也沒有水龍的影子。

星兒當然也高興，因爲船上的人聚在一起賭博，對於她的出現，就方

便多了。

她不必太擔心被人發現。

她不下水，改為從船上走。

十一條大船，她很快的找了六艘，十一條大船共分成四排合靠一起，從船身的下沉情況看，大船上裝了不少貨，星兒不關心船上裝的是什麼，她只關心水龍是否在這兒。

* * *

她躍上第三排最外面的大船，大船艙內有燈光，星兒也發現大艙內好像坐着一個人，在那微微搖曳的燈光影像上看，這個人好像……

星兒緩緩的往大艙邊移動着，她看到這個大艙十分不一樣，艙內漆得明晃晃，小桌四週是錦墩，桌上的酒壺好像是金子做的一般，發着金光閃閃。

只不過艙內坐的人不動彈，只舉着一個金杯在燈下看，當星兒偏頭看進去的時候，大艙中那人開口了。

他的聲音很低沉，也有威嚴，令人有不敢仰視之感。

星兒吃了一驚，她幾乎驚呼出聲。

艙中那人道：「如果是我，就快進來躲一躲。」

星兒不稍動，她也沒進艙內。

她的心幾乎要跳出來了。

「既然來了，妳還能走得了嗎？」

星兒看看四週，這兒除了她之外，便只有大艙中那人，她相信她還有逃走的本事。

如果大艙中那人追出來，她只要往水中躍，她相信在這半夜三更天，誰也無能力把一個潛入水中的人抓到。

她不為所動，只因為她要証明一件事。

她要看清楚大船艙內的人，是否就是三船幫龍頭老大水龍，她來的目的就是要與水龍照個面。

然而，大艙內那人不稍動。

大艙內的人沉聲又道：「難道要老夫起身相迎，你才進來嗎？」

星兒仍然不開口，她以為她只要不回應，大艙中的人一定會回過頭來的，他不是要起身相迎嗎？他應該在發現自己的時候就出來了。

只不過她又猜錯了。

這時候，任何一着棋走錯，就會要命。

當艙內那人剛發現星兒，她就應該立刻躍入水中逃遁，只可惜她沒有。

她以為人們都去賭牌九了，這兒一定只有艙中那人，所以她站着不動。

* * *

這種僵持是不會長久的。

大艙中坐的那人突然一掌拍在桌面上，大聲叱道：「拿下。」

大艙外面星兒猛一楞，但她的雙目仍然看着大艙中那人的背影。

便在這時候，附近船板發出「花花啦啦」響聲不斷，八條黑影已自船板下面挺身而起，八個黑影當然是八個人，看上去，就好像他們是從地上冒出來似的。

星兒立刻知道，這八人乃是水龍死衛「三江八怪」。

水龍乃三船幫龍頭老大，他的貼身衛侍均是江湖道上厲害角色，其中的「三江八怪」，永遠不離他左右。

這八個人只一出現，星兒便不必，再去證明大船中坐的人的身份了。

大艙中那人，當然是水龍。

姓水的穩坐大艙裡，暗中有此八人護駕，他安全得很，所以他語出驚人。

星兒在一念之間，便立刻拔身而起，半空中，她七個觔斗連着翻。

她當然是往水中躍翻。

她心中明白，一旦被抓住，自己便死定了。

她不打算死在這裡，她的心中還想着高峯。

她本來打算把心中一件秘密之事對高峯說的，只不過段大姐不給她機會。

她以為這個秘密如果給高峯知道了，高峯一定會很高興，高峯也一定不會放她走了，只不過她又不敢在段大姐面前說。

星兒在空中翻躍的時候，她的左手還緊緊的按扶着她的下腹，因為……

* * *

空中的人影只有兩個，那便是星兒與「三江八怪」之一的「俏漁郎」何無痕。

風聲颯颯，人影兒發出呼呼嚕嚕聲，但就在兩團人影之間，一面巨型大網快得不可言喻的往星兒當頭罩落，也就在星兒「噗通」一聲落入水中的剎那間，那片網幕已「颯」的一聲緊跟着落入水中。

何無痕發出嘿嘿怪叫聲，隨之也落入水中。

江面上水花兒飛濺，不旋踵間，忽又見何無痕自水中脫水而出，落回到大船上，只見他左腕套的銀絲細索往回猛然一抖，右手抓牢繩索急往上面收。

另外七人已圍上來看，一個個面有喜色。

「呼嚕」一聲水花又濺，何無痕已將巨網自水面拖到船面上，發出「通」的一聲響。

「啊。」

是星兒的呼叫聲，也是在極端痛苦的時候，才會叫出那種令人心悸的聲音。

她自水面被巨網拖撈着無法自由，就像一堆肉似的被拋摔在船面。

如果星兒不是剛剛身懷有孕，她是不會發出那種可怕的聲音。

她昏過去了。

她只叫了一聲便昏過去了。

何無痕抖開他的銀絲巨網，得意的低頭看下去，哈哈笑起來。

便在這時候，大艙裡那人沉聲道：「帶進來。」

「三江八怪」齊聲應「是」，「俏漁郎」何無痕已提起濕漉漉的星兒，往大艙中走去。

何無痕的身材瘦長，雙臂却十分有力氣，提着星兒就如同抓小雞似的那麼容易。

他把星兒拋進大艙口，只見艙內的人緩緩轉過身來。

這人好大一顆腦袋，四肢却又生得細細的，只不過此人雙目厲芒如豹，有不怒而威的模樣。

他，正是三船幫龍頭老大水龍。

「你怎麼殺了她？」

「稟幫主，屬下只用網把她在水中逮住，並未殺她。」

「她怎麼一身是血？」

「血？」

「她流了不少血。」

「可是，我們八人均未出刀呀。」

「你一定把她什麼地方摔破了。」

何無痕不相信，他網着星兒摔向船面，他自知很有分寸，絕不會把人摔得流了這麼多的血。

他低下頭仔細看，果見星兒還在出血，只不過何無痕找了半天，也未見什麼地方流的血。

* * *

何無痕永遠也不會知道，星兒是被摔得流產了。

他當然不會脫了星兒的褲子看一看。

他木訥的站在那裡不說話。

另外七人也一樣不開口，却是一個個驚訝的看着正自流血的星兒。

水龍掀過星兒的身子，立刻冷冷的道：「可惡。」

何無痕道：「幫主，至少我們已知道，她是姓段那婊子的手下。」

水龍道：「她當然是段玉的人，只不過她若就此死掉，我們便白白失掉一次抓段玉的機會了。」

何無痕道：「且容屬下把她救醒過來。」

水龍沉聲道：「救醒？哼！」

他再一次的看着流血不止的星兒，又道：「她流產了，女人流產會要命的，就如同男人的卵蛋被人捏碎是一樣的要命，只不過女人不覺得什麼，男人會痛得要命。」

「三江八怪」一齊吃一驚，八個人再也想不到眼前的女子會懷有身孕。

何無痕已罵道：「娘的老皮，段玉這女人眞毒，她那麼多為她賣命的人，却偏偏派個懷身孕的女子前來刺殺，她存的是什麼心呀？」

水龍重重的道：「段玉一定有她的目的。」

何無痕道：「幫主，段玉的目的是什麼？」

水龍道：「她的任何舉動，都只有她一個人知道。」

何無痕道：「我們怎樣才能叫她不流血？」

水龍大搖其大頭，道：「這裡沒大夫，她又流了許多血，只怕……」

便在這時候，昏迷中的星兒突然挺身呼嚎：「啊！」

水龍眞快，低身一把扣住星兒的右腕，他的右掌已按上星兒的氣海。

人在斷氣之前，總會拚着最後一口氣掙扎。

那模樣，就如同拚命不想離開人間一般。

這便是造化弄人，因為每個人都不想來到這個令人沮喪的世界，只因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痛快的，就好像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會令人痛快一樣。

所以每個初出生的人便會哭號着，無力反抗的來到這世界上，從來未曾見過初生的娃兒會笑着出世，只因為實在不想來這世上分享諸多的痛苦。

如今既然來到世上，又為了許多牽腸掛肚的事情不想死去。

如果有人眞的含笑而逝，這個人一定是瘋子。

星兒不是瘋子，她心中塞滿了愛，那便是高峯。

她本來就快死了，但她却在此刻猛然的一聲叫。

水龍以內功貫入星兒的氣海，看上去他好像以掌按在星兒的奶幫子上。

他的雙目直逼星兒，沉聲道：「姑娘，段玉要你來刺殺本幫主嗎？」

星兒緩緩睜開雙目，當她啓動嘴唇的時候，便見一縷鮮血先自口角往外溢着。

她只是一聲慘笑。

她當然不開口，雖然她的嘴唇在蠕動。

「姑娘，妳並未向我出刀，妳站在艙外未進來。」

水龍仍然貫足內功，往星兒體內輸送。

他怕星兒死去，因為他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他也知道，如果他把按在星兒身上的手收回來，星兒就會立刻死掉。

星兒的血還在流不停，船板上流了大片血與水。

「姑娘，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希望妳快告訴我幾件事，姑娘，我會厚葬妳。」

星兒仍然不開口。

她的雙目直視着水龍，她的內心却在想着高峯，如果水龍是高峯，她就會滿足的死在高峯懷裡。

「姑娘，我只想知道兩件事，妳一定要說出來。」

星兒面上有了笑意。

她想到了高峯，當然會笑。

一個月的恩愛纏綿，一個月的兩情相悅，這是她人生中最最快樂的一段日子，她當然感覺甜蜜。

星兒的笑很好看，高峯就喜歡看星兒的笑容。

女人的笑都好看，只不過星兒的笑更美。

水龍以為星兒答應他的要求，便立刻再加內功輸出熱力，他急切的道：「姑娘，快告訴我，段玉常住在什麼地方，是陸上還是船上？」

星兒仍然笑，她根本聽不見水龍說些什麼。

水龍急急的又道：「段玉住在什麼地方，還有她的那個年輕殺手，在什麼地方？」

「年輕殺手」四個字令星兒一震。

水龍口中的年輕殺手，當然是指高峯。

星兒怎會把高峯的住處說出來？星兒可以為高峯而死，她絕對不會說出，高峯就住在對面江岸邊的小船上。

她仍然面上有着笑，只因為她聽到水龍提到段大姐的年輕殺手——高峯。

水龍沉聲又喝問，道：「姑娘，我不想把妳拋入江中餵魚，却想用香木棺把妳埋葬，只要你說出我問你的兩件事情，妳快說。」

星兒的笑容收了。

她的面上一片痛苦之色，那不是因為她痛的原故，而是她又想到了高峯，更想到自己的孩子，那個剛剛有了生命的胎兒，就這麼的掉了。

如果她與高峯在一起，兩人共同生活在小船上，身邊養着兩人的結晶，過着與世無爭的日子，那該有多好，多愜意，然而……

然而她流產了，她也快死了。

她再也看不到高峯了。

當她想到原來與高峯一起過着身不由己的日子的時候，她不但流露出痛苦，而且也哭了。

水龍却急急的道：「不用怕，姑娘，妳已經是快死的人了，還有什麼顧忌的？」

一邊，何無痕彎下腰也急急的道：「姓段的女人實在狠毒，她竟然把個懷有身孕的女子派來為她玩命，姑娘，妳想通了這一點，便不值得為姓段的女人犧牲了，妳還是說出她的藏身之處吧。」

星兒又是一聲苦笑，她的頭似無力的往一邊歪。

水龍的頭上冒汗珠，他用內功催動星兒氣海，但因為星兒流血過多，雖有熱流却大半流失。

水龍咬牙苦撐，正要再逼問，不料星兒口張氣出，身子一軟，便氣絕在艙門口了。

* * *

星兒死了，她好像知道這一次的任務是死亡任務，她的面上有痛苦，但好像也有歙然的樣子。

水龍一掌打得星兒的臉往船板上碰去，發出「彭」的一聲响，他忿怒了。

「三江八怪」分列在大艙口兩邊，當水龍忿怒的時候，八個人均半低下頭。

「弄條小舟，把她的屍體放在小舟上順江漂去。」

「黑頭」勞三太乃是「三江八怪」中最火爆人物，他咬牙道：「當家的，拋入江中餵王八，省事多了。」

水龍冷冷道：「此女對她的主子一片赤心，難得，江湖上這樣的人物已不多見了，段玉能把她調教得至死不渝，也叫人佩服，送她小船一條吧。」

「三江八怪」再也無人反對了。

水龍的話是命令，却也有幾分人情味，也許這就是水龍的一次教育機會。

他說星兒對主子效忠，當然也在提醒八怪對他赤誠不二，這就是靈活的運用手段。

水龍只不過損失一條小舟，那有什麼關係。

* * *

高峯是被段大姐叫醒過來的。

段大姐的面色很難看，她的雙目似噴火。

「大姐，星兒回來了？」

段大姐的嘴巴緊閉着，那副冷傲，令高峯也吃驚。

「大姐，星兒她……」

「星兒死了。」

高峯幾乎以為自己在做夢，他更以為自己聽錯了。

「大姐，妳說什麼？」

「星兒死了。」

高峯一彈而起，「咚」的一聲，腦袋碰上艙頂。

他不覺得痛，但他的心却好像被人摔了一下似的。

「大姐，我不信。」

「你跟我走。」

她轉身上岸，匆匆的往江邊下游走去。

高峯木然的跟在她身後。

高峯不開口，他的腦海中充滿着星兒的影子——星兒那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令他不敢相信這件事。

一個月的相處，實在令高峯有着太多的戀念，星兒的眞情，也令高峯有着神仙生活般的快活，然而……

然而突然的消息，遽爾傳來星兒已死，這眞是令高峯如中巨杵，難以把持。

* * *

一條彎彎的小支流，兩岸邊長滿了蘆葦水草，附近還有個小山坡，正對着江面，小坡上有個小小土地公廟，就在坡的右面，段大姐指着蘆葦深處，道：「高小弟，你過去看看，那裡面有條小舟。」

高峯騰身而起，飛一般的撲進蘆葦叢，上了那條小舟上，他便也楞住了。

只是一刹那的楞然，高峯「哇」的一聲叫道：「星兒！」

他用力的抱緊星兒，血水染了他一身，但高峯還是乾叫道：「星兒，星兒，是誰殺了妳？」

「是水龍，你也有責任。」

說這話的當然是段大姐。

只不過高峯已雙目模糊，雙淚直流，他啞着聲音在哭泣，沒有聽到段大姐的話。

他突然大叫：「星兒，星兒。」

段大姐沉聲道：「高小弟，我的話你聽見沒有？」

她的話聲充滿了嚴厲，高峯立刻靜了許多。

段大姐又道：「星兒是被水龍所殺，我說你也有責任。」

「是的，我有責任，我應該替她去的。」

「我不是這意思，高小弟，你還不明白？」

「我明白什麼？星兒死了！」

「是的，星兒死了，你知道我是多麼愛護星兒嗎？就因為我愛護你，所以才將星兒安排在你身邊，我原打算叫星兒嫁給你的，唉……」

高峯低頭為星兒理好貼在面上秀髮，道：「她……她是怎麼死的？」

段大姐道：「她是被人摔在地上，流產而死的。」

高峯吃驚的道：「甚麼？甚麼叫流產？」

段大姐道：「星兒已懷了孩子，那個孩子一定是你的，你們在小船上住了一個月，她就懷孕了。」

高峯大驚低着頭，不由得又叫了一聲，道：「星兒，妳怎麼不早說？我若知道妳有了我們的孩子，我是不會叫妳去冒險的呀！」

段大姐沉下臉來，道：「我若知道她有身孕，當然不會叫她前去冒險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給她一個立功的機會，就是替她製造機會嫁給你，可是我並不知道她已懷孕，而你……高小弟，你應該知道她懷孕的呀！」

「我怎麼知道？我不懂……」

「可是她却流產而死了！」

高峯忿怒的道：「星兒不能白死，我不會放過三船幫的水龍。」

這句話是段大姐最喜歡聽的。

段大姐喜在心裡，但她的面上仍然一片冷傲，道：「高小弟，星兒等於為你而死。」

「我承擔這個責任，就算大姐不叫我為星兒報仇，我仍然要找姓水的。」

段大姐嘆口氣，道：「高小弟，水龍的武功是一流的，更何況他身邊的八個殺手，你……唉……」

高峯面色十分難看，他好像大病一場剛起床。

但他的話却不是沒力量，他咬牙道：「不就是動刀子嗎？姓水的人頭我要定了。」

段大姐幾乎要叫「好」了。

她太高興了，因為她終於把高峯擺佈在她的手掌上，高峯只有聽她的了。

這是一場十分巧妙的計謀，高峯只有一步步的往段大姐身邊靠近。

段大姐只犧牲一個小小的丫頭，高峯就永遠為她效命，這種手段能說不高明？高招呀！

* * *

高峯抱起星兒，緩緩地走上岸，他的雙目流露出極其複雜的光芒。

他的眸芒中有忿怒，也有痛苦，淚水滴在星兒的身上，却又發出咬牙欲碎的聲音，彷彿他嚼着滿嘴的乾豆，發出「咯咯」响不停。

段大姐就聽得很仔細，她心中也更快樂。

她好像已預見水龍的人頭落地。

她想殺水龍的念頭已久，當然她有殺水龍的理由，這個理由她永遠也不會對人說。

她也為了殺水龍，已經死了七個殺手，七次刺殺均失敗了，但段大姐並不放棄她的目的，至少在水龍的心理上，已造成不安。

一個人如果知道有人在暗中千方百計的要殺了他，這個人當然不自在。

段大姐雖然七次失敗，但她却十分高興，她知道水龍過着緊張的日子，她就覺得痛快，因為她為水龍製造了折磨，有時候會令人半夜驚醒起來。

有時候，一個人受折磨到某一個程度，這個人也許在壓力之下會發瘋！

如果水龍發瘋，段大姐會笑死！

當你看到你恨之入骨的人發瘋，你會不笑？

* * *

段大姐的手段眞是無懈可擊，她是個外表熱情、內藏陰險的女人，這種女人最可怕！

水龍就後悔惹上段大姐，所以他把專司押運船貨的「三江八怪」一齊調在他身邊，為的就是提防段大姐對他不利，「三江八怪」是對水龍忠心的，水龍有了八怪在身邊，他安心多了。

段大姐當然也知道這些，所以她有另一種打算。

她對於高峯的出現，只覺得合該水龍要死，所以她設下計謀，拉緊高峯為她效命，現在……

現在她又陪着高峯上了小船。

高峯把星兒抱進小艙內，他用江水替星兒洗擦着一身血跡，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段大姐對於高峯的行動，內心中有着激盪，但表情却是淡淡的。

她只是站在艙口不說話，即使她

此刻說話，高峯也聽不下去的。

高峯除了悲傷，便是忿怒。

他悲傷得眞想同星兒一齊死掉算啦！

如果死了還能同星兒一起快樂的生活着，他會立刻死掉。

他也忿怒，忿怒得想殺人。

如果水龍這時候出現在這裡，高峯會毫不猶豫的出刀。

* * *

高峯很細心，他把星兒全身洗淨，又爲星兒穿上最好看的衣衫緞褲，把星兒的頭簪取下來，爲她整理好一頭秀髮，就好像他在大山裡整理羊身上的柔軟羊毛一樣，小心的往一邊攏着。

「星兒，妳再也不要離開我了，我們就這樣一起住在這小船上，好嗎？」

「不好！」

這是段大姐的聲音，她帶着忿怒。

高峯抬頭，他雙目眨動着，道：

「爲甚麼不好？」

「因爲星兒死了。」

「死有甚麼關係，有許多人生不如死。」

段大姐冷冷道：「你能陪她幾天？不過兩天，她就會全身腐臭，招來一羣蒼蠅，你愛她反而害她。」

高峯道：「我怎麼辦？」

段大姐道：「你應該讓星兒入土爲安，而且馬上把她埋葬掉。」

高峯垂淚道：「那就再也見不到我的星兒了。」

段大姐道：「雖然見不到星兒，但却可以爲星兒做些甚麼。」

高峯道：「我能爲星兒做些甚麼？」

段大姐道：「爲她報仇，使星兒死得瞑目。」

高峯點着頭，道：「是的，我要替她報仇……報仇……」

他緊緊的握着雙拳，虛空交相揮擊。

段大姐道：「快把星兒埋掉吧，然後你隨我走，要知道想殺水龍，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高峯又抱起星兒，他跟着段大姐下了小船，緩緩的往山坡後面走去。

高峯邊走邊對星兒低語着：「爲甚麼自己懷了孕，却不告訴我，妳傻了呀！」

他重覆着這句話，好像心中只有這兩句話好說，別的甚麼也講不出口了。

* * *

高峯隨着段大姐走，山坡後面轉了幾個彎，前面一道斜坡下，只見有間小茅草屋子，二人尚未走進小茅屋，忽見一個矮小老者從屋子裡走出來。

高峯怔了一下，他發現矮老者已把屋門打開，十分恭敬的站在一邊。

段大姐對矮老者道：「每天三爐香，你都燒了嗎？」

那矮老者忙躬身道：「今天第一爐香將近，大姐進去便知道了。」

段大姐道：「很好。」

她當先往茅屋內進去，高峯却遲疑了。

高峯手上抱着星兒的屍體，怎好往別人屋內走？

段大姐已在屋內對高峯道：「進來吧，高小弟。」

高峯道：「我進去，星兒怎麼辦？」

段大姐道：「當然也把星兒抱進來。」

門口的矮老者已躬身對高峯道：「小兄弟，聽大姐的話準沒錯，請進來吧！」

高峯看看老者，他發覺老者面上無皺紋，雙目神采奕奕，只不過滿頭銀髮而已。

他對老者點點頭，抱着星兒走進茅屋內。

段大姐站在一張大桌面前沒有動，她好像在等着甚麼似的。

果然，那矮老人隨着高峯走進門之後，反身立刻又把茅屋的門關起來。

老人的動作很快，回身走到大桌前，只見他的雙臂貫力推桌子，立刻就見地上出現一個地洞口。

地洞內還似乎有光亮，地洞口也有石階往下面延伸。

那矮老者用桌上的一盞燈，舉着當先往洞內走，段大姐面無表情的跟在老者身後。

高峯覺得奇怪，他又在猶豫，却見段大姐回過身來對他招招手。

高峯明白段大姐是要他也進去，當然，他也要把星兒的屍體抱進去。

* * *

洞中的地道十分平坦，前面走着的矮老者每走上幾丈遠，便用手中的燈把石壁上的燈燃起來。

高峯數着壁燈，一共有十盞之多，照得地道十分明亮，只不過轉了兩次彎，高峯便覺得難分東西南北方向了。

* * *

這個四方形的石洞十分寬敞，但有一張桃紅木大方桌擺在正對面的石壁前，桌上燈火明亮，桌上也燃着一把香，那香爐好像是金製的，亮得使人目眩。

矮老者走近石壁用力推，又見一個小小的洞口露出來。

段大姐對高峯道：「去，把星兒的屍體放入洞壁內，讓星兒長眠於此吧。」

高峯既傷心又驚訝，他再也想不到地洞內還有墓窟。

他難以忍受失掉星兒的痛苦，只因爲他從小就失去友愛，好不容易有個星兒善解人意，却突然死去，這打擊對他實在太大了。

矮老者當先彎腰走入小洞內，他由洞內推出一塊石板，對高峯道：「小兄弟，把星兒的屍體端正的放在這塊石板上，然後推進來吧。」

高峯難過地把星兒的屍體放在石板上。

他想大哭，但見段大姐莊嚴的站在大桌前，他忍着了，他用力推動石板，發出沙沙的聲音，只見小洞內是一間長方形的石室。

高峯吃驚的看着這小石室，因爲將近十三具屍體，正並排的排在裡面。

有的屍體已枯，有的屍體可辨男女，奇怪的是這些屍體均未把臉覆蓋起來。

星兒的屍體也一樣。

當星兒的屍體在石室左面一隅處放後，矮老者只用一張白色被單，將星兒的屍體自下巴處蓋起來。

這舉動令高峯也不懂。

他不懂的事情還多得很。

他更不會懂得一個人的心態，變化多端得令人難以想像。

段大姐正是這種變化多端的人。

* * *

高峯隨矮老者走出小洞口，矮老者立刻又把小石室封閉起來。

段大姐已對高峯道：「高小弟，讓我們以沉重的心情，在此簡略的祭一祭星兒吧！」

她把一炷香交在高峯的手上，露出十分痛苦的樣子。

高峯看着那大桌，香花素菓擺滿一桌，神位也有十幾個，矮老者動作快，他寫了星兒的神牌擺上桌。

高峯心中一動，他望向大桌一邊，只見有個小木櫃，櫃子裡放了不少未塡寫的神牌。

他心中思忖，那些大概都將爲未來的死人所備。

他有着唏噓，動刀殺人難免也會被人所殺，這原就是一條不歸之路，不幸自己剛離開舅舅，便陷入其中了。

* * *

但事實就是這樣，高峯對星兒的死有着極大的愧疚，他舉着香在流淚，他不但爲星兒悲，也爲自己踏入不歸路而悲。

段大姐當然看出高峯的心意，但她心中更高興，因爲這更証明高峯決心要爲星兒做些甚麼了。

* * *

高峯跪地痛哭，他本來就很感性，年少的人大都感情豐富，此刻一經痛哭，眼淚便似江河之潰缺，流個沒完。

段大姐並不加以阻勸。

她木然的站在一邊，心中好像也很激動。

突然，那矮老者向段大姐招手。

矮老者的舉動，並未引起高峯的注意。

矮老者站在石洞的右後方，他露出很愉快的樣子。

段大姐走近矮老者，道：「發現甚麼了？」

矮老者道：「大姐，妳看……」

矮老者指着洞壁，樣子像是神秘中帶着歡樂。

段大姐立刻貼近石壁看。

她的模樣，就好像在石壁上找甚麼東西似的。

她當然不是找東西，她從石壁上單眼直視着。

原來石壁上竟然有個小洞，那小洞並不大，只不過一寸多一點，却可以看得到江岸邊。

高峯住的那條小船，就可以由這個小石洞中一目了然看得清楚。

現在，段大姐就從石壁小洞中看向江邊，發出冷冷的一笑。

她的笑聲未引起高峯的注意，因爲高峯仍然在哭泣，而且他的頭還不停的觸地，那眞是只有傷透心的人才會那樣做。

星兒對高峯是眞情的，如今星兒死了，高峯當然痛不欲生。

段大姐走過來了。

她的面上帶點喜悅的站在高峯的身後。

高峯仍然在哭，他還雙掌拍打着地，於是……

於是段大姐開口了。

她的聲音不高，却很有力的道：

「我們把星兒的屍體接回來了，却也引得三船幫的人找上了小船，高小弟，你就別再回到小船上了，免遭他們毒手。」

「唬」一下子站起身，高峯邊拭淚邊厲聲道：「他們敢來……」

「他們已經來了！」

高峯怔住了。

* * *

高峯實在想不通，大家都在茅屋內的地道中，段大姐是怎麼知道，三船幫有人找上小船去了？

段大姐並非神仙，她當然更非千里眼，她究竟是怎麼會知道的？

段大姐當然看出高峯的驚訝。

她更不會忘了機會教育，她要叫高峯對她崇拜，如果高峯對她崇信有加，高峯便永遠爲她所用了。

於是，段大姐又道：「如果三船幫找不到星兒的屍體，三船幫的人都是飯桶。」

高峯道：「星兒的屍體在荒涼的蘆葦中被發現，難道三船幫用星兒的屍體當餌？」

段大姐道：「所以我把你帶到這兒來了。」

高峯道：「他們也會找到這兒吧？」

段大姐道：「他們找不到這裏的，我認爲你應該爲星兒去做些什麼了。」

重重的點着頭，高峯道：「不錯，我希望姓水的會在這時候出現。」

「姓水的不會出現，但他的兩個厲害手下却找來了，而且還帶着兩頭惡犬。」

她走近高峯，又指指高峯的臂，道：「高小弟，你怕惡犬嗎？」

高峯冷笑了。

他狠都不怕，怎會怕犬？

他在大山裏放牛羊將近六年，他還殺過狠！

咬咬牙，高峯道：「我出去看看。」

段大姐道：「兩個人剛剛往咱們那小船走去，大概會再折到這茅屋前，你出去，正好在坡前不遠處攔住他們，我看你如何出刀了。」

高峯火大了。

人在發火的時候就會失去理智，他也不加以多想——為什麼段大姐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他更不加多想——星兒死了，為什麼段大姐不去替星兒報仇？

高峯現在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殺人。

任何能為星兒做的事，他不會去多加考慮了。

＊　＊　＊

段大姐沒有走！

她仍然站在石室中往外面看。

果然，她又從那個叫人不會注意的小洞之中，看到了一個身影——那是高峯的身影。

高峯走得很快，他往江邊奔去，他也準備好了，準備好宰殺人的腦袋。

段大姐身後傳來矮老人的聲音，道：「段大姐，這年輕人好一副骨架，不知本領是否如同屠山所說的，出刀如風，比風還快！」

「阿德，屠山沒有說錯，這孩子很有天份，他沒有師父，是無師自通。」

「阿德」就是那矮老人，他叫司徒德，段大姐手下的忠心之士。

屠山當然是段大姐殺手之一——十字坡前屠山冒名三船幫的人攔殺高峯，但屠山却差一點頭被削掉。

如果高峯想殺人，屠山早已死在十字坡了。

如果當時高峯有現在這種心情，屠山也早活不成了。

＊　＊　＊

司徒德心中激動，當然是太高興了。

高峯如果是個無師自通的玩刀大豪，他一定會令人吃驚，這就如同一塊寶玉，經人琢磨細心雕刻成形，終不如天然的來得美，來得純。

如果高峯天生會用刀，他的刀法一定奇怪得嚇人，能說不是天才？

如果跟着別人去學刀，這人的刀法永遠不會第一，因為教他刀法的人才是第一。

師父教徒弟，很少不保留一招半式，而那一式半招才是最厲害的。

高峯無師自通，他是天才小刀，因為司徒德也發現高峯的那柄短刀很特別！

他很想自洞中看高峯是怎麼出刀的，但那兒只有一個小小洞眼，却又被段大姐佔去了。

司徒德只得站在一邊搓着手，他甚至連開口問一句的機會也沒有，他只是乾着急。

＊　＊　＊

高峯剛剛走向山坡前，已發現兩個大漢怪模怪樣的要往柳林下、他的小船上走去。

他也發現小船上有一條小牛也似的惡犬，在船上狂叫狂嗅不已！

原來是惡犬把人帶來了。

高峯忿怒的在咬牙，他的手心在沁汗。

右手已按在腰帶上的刀柄，他走地有聲的往柳林岸邊走過去……

小船那面，只見那頭惡犬忽然躍上岸，汪汪叫着往他這邊撲過來。

於是，尚未躍上船的兩個大漢，立刻隨着惡犬轉過身來抬頭看。

他二人當然發現高峯了。

那頭惡犬發現高峯了！

那頭惡犬跑得快，雙方相差三丈外，惡犬已騰身往高峯撲咬過來了。

高峯也快，他甚至比惡犬還快，人犬在中途相遇，只見寒光一現，紅光迸濺，好大一顆狗頭落在地上。

眞是乾淨又俐落，高峯落地也不回頭看，死狗有什麼好看的？

他往那二人大步走去，他的短刀又入了鞘。

他好像也把那二人驚住了，只因為那惡犬只照個面就狗頭落地，太令人吃驚了！

其實如果惡犬以平常咬人的姿態，頭匐地面閃着咬，高峯便有得折騰了。

只可惜這頭惡犬自恃嘴大狗牙利，衝着人就往人的脖子上咬，準備一口就把人咬死，而且狗若咬着人，死也不會鬆口。

高峯鬥過惡狠，他當然知道這些，於是他把握機會，一刀就砍下狗頭，現在……

現在他站在兩個大漢面前，面上一片肅然！

兩個大漢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高峯，好像有些不敢相信的樣子。

「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也是個心狠手辣的小惡棍！」另一個身揹巨網的大瘦漢翻動着一雙大眼睛，直視着高峯。

這瘦漢的面皮也很白，雙眼皮直胆鼻，好像俏男人，有許多這樣的男人裝扮成女人，比女人還女人。

另一個却是個四楞八岔的黑漢子，右手一隻帶鈎的刀，說起話來似破鑼。

兩個人敢情正是江對岸過來的「三江八怪」中的「俏漁郎」何無痕與「黑頭」勞三太二人。

原來「三江八怪」是不輕易離開水龍左右的，但在這一段江面上，三船幫分舵的人不但少，而且武功也平常，自從昨夜星兒死後，水龍決定在這一帶追查段大姐，於是他派出四個人，分成兩批沿江找。

水龍的大船上豢養了三頭惡犬，東洋惡犬好似狠，三頭惡犬也不離水龍左右，昨夜為了捉活的，水龍把三頭惡犬藏起來了。

如今他命人帶着兩頭惡犬去找星兒的屍體，為的就是要誘出段大姐。

只可惜段大姐未曾誘出來，却把高峯引出來了。

而且高峯只一亮刀，便把水龍的一頭惡犬削掉頭。

他咬牙站在何無痕與勞三太二人面前，雙目中似乎在噴火燄。

何無痕抖下肩上的魚網，他嘿嘿一聲道：「小子，你就是我們勾四當家說的那個出刀就要人頭的小子？」

高峯沉聲道：「包括狗頭在內。」

何無痕一怔！

勞三太却哈哈笑道：「好小子，你眞有種！」

高峯道：「希望你也與我一樣有種。」

勞三太忽的仰天哈哈笑，道：「娘的皮，你才胎毛脫幾天，就如此大言不慚？」

高峯道：「我以為開場白免了，二位動手吧！」

勞三太哈哈冷笑，道：「娘的，江湖小輩們越發的乾脆與狂妄了，簡直沒把我們老一輩的放在眼裏。」

高峯道：「江湖不論老與小，但憑實力，如此而已。」

何無痕怪叫，道：「聽聽！聽聽這廝多麼的囂張，多麼的跋扈，我操他娘！」

勞三太冷冷的收起笑面，戟指着高峯道：「小子，你通個名來。」

「我叫高峯。」

「果然是他！」

何無痕道：「小子，你與段玉那個女人是什麼關係？」

高峯心中一怔，原來段大姐的名字叫段玉！

他却淡淡的道：「我與段大姐的關係，何用你問！」

何無痕道：「你是她新弄上手的殺手嗎？這個心眼最是陰毒的女人，她是怎麼把你弄到她身邊的？女人？金錢？或是什麼吸引你上當的東西？」

高峯冷冷道：「我不想與你們多費唇舌，兩位，我等着你們了。」

他的架式一上來，就是搏殺！

他現在已迫不及待了。

勞三太一掄手中鈎刀，嘿嘿的冷笑，道：「昨夜那女子，一定與你有着密切的關係了。」

提到星兒，高峯更火，他立刻怒吼，道：「你們果然為了找星兒的屍體來了，星兒也一定死在你們手中了，可惡啊！」

何無痕却哈哈笑道：「那個女子叫星兒？名字不太好，星星，星星，眨眨眼就沒有了，多可惜呀！」

勞三太道：「那姑娘長得還眞美，唉，眞是紅顏古來多薄命呀！」

高峯怪叱道：「說，她是不是你殺死的？」

勞三太道：「我們捉住她了，但却不是我們殺死她的，她實在不應該去。」

高峯道：「怎麼說？」

何無痕道：「還用作解釋？一個有身孕的女子，怎可以去做那種危險的事？」

他想到高峯年輕，一定沒經驗，便立刻又道：「她也一定是段玉的人，段玉那女人太過份了，怎可以派個懷孕的女子為她送死？這個女人……」

他不往下說了，他用眼神注視着高峯。

高峯早就知道這些了，星兒懷孕他不知道，段大姐也不知道，因為二人在一起才一個月呀！

＊　＊　＊

高峯悔怒交加，他雙肩聳動，沉聲道：「無論如何，我的星兒是你們害死的，我饒不了你們！」

何無痕怪聲怒叱：「放屁！你小子難道是猪？你怎麼不看看那星兒的屍身可有什麼傷？爺們連她一根毛也沒有動她的！」

他的話不錯，昨夜他們圍住星兒，是由何無痕網住的，他把星兒網拋在船板上相當用力，但他知道她若是正常之人，是不會死的。

當時他還以為只不過摔昏了。

為了這事，使水龍也不高興。

水龍想要活捉，然後逼問段大姐的下落，因為水龍一直就在找段大姐。

水龍如果不捉住段大姐，就好像芒刺在背，他一天也過不好日子。

一個人的日子過得心驚胆跳，這個人就很痛苦，偏偏段大姐就要水龍不安寧。

段大姐找上水龍，其原因水龍當然知道。

二人之間充滿了仇恨，那是生死之恨，也是海樣深仇，但江湖上却很少人會知道。

高峯當然更不會知道，他仍然卓立在何無痕正面，沉聲悲憤的道：「至少星兒是活蹦蹦的前去，而一去不回頭，她只不過去打聽一件事，她沒有傷害你們，她不應該浮屍江面的！」

「黑頭」勞三太哈哈冷笑，道：「她暗中摸上爺們大船上，顯然要對我們幫主不利，三船幫不是任人來去自如的，小子，換了是你，爺們一樣要做了你！」

兩個人各自分開來，形勢上準備出手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欲前來殺江楓的黑衣少女，原來是天王門中人，爲怕開罪天王門，鄧飛着江楓把她放走，並開始懷疑江楓的身手及來歷，原來天虛子已對江楓起疑，命鄧飛探出其底細，江楓答應遲些告訴他；江楓欲往找青鳳，說服其投效過來，梅花却突然來訪，追問他是否就是田玉，並願意以自己的性命來証實自己的推斷，江楓不忍，於是撕下人皮面具，承認自己就是田玉……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紅顏驚人絕技　嗅覺洞悉危機

「爲甚麼不下手呢？是狠不下心腸，還是舊情難忘？」梅花道：「死在你手裏，至少比別人殺了我好過一些，田玉，你接近我，騙去了我的感情，用心何在？現在應該說個明白。」

江楓道：「好吧，說清楚，我們都可以作個決擇，我確會爲妳的美色所動，我也不是一個十分專情的人，我不是天馬堂培養的人，只能說，我在配合天馬堂中人的行動，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全力殺我。」

「那你究竟是甚麼人？代表那個門派？用心何在？」梅花道：「能不能和內宮中人合作？我會全力爲你作保。」

「不可能的，梅花，天馬堂沒有辦法羅致我，內宮一系自然也不可能，梅花，那晚用一步倒迷倒我的人，是不是天馬堂中人？」

梅花十分爲難的沉吟了一陣，終於還是點點頭，緩緩向江楓行去，緩緩偎入了江楓的懷中，道：「我心目中的田玉，一直是個弱小畏怯的人，想不到你是如此的强大，我現在，眞需要你的保護了。」

「可以的，梅花，只要妳願意，我會盡我能力保護妳。」

「可以，你要我背叛內宮麼？他們養我長大，傳我武功，我……怎能背叛他們？」

「梅花，妳不是背叛他們，只是選擇了一個更有意義的工作，」江楓長長吁一口氣，道：「整個江湖，都在他們的壓制下，變成一片死寂，再也看不到充滿豪情的俠士們佩刀飛馬，奔走在江湖上，再也聽不到豪壯悲歌，仰天長嘯的英雄氣概，再說天馬堂幫他們打下了天下，如今鳥尚沒有全盡，他們已開始收拾天馬堂了，至於你們，我相信都是大漢的子民，但你們除了知授業的恩師之外，可知道身世來歷？你們是有父母的，但妳們見過麼？」

「沒有……」梅花說：「師父說，我們都是孤兒……」

「這應該是最卑鄙的謊言了，妳們都是孤兒，却長得那麼美麗，這怎麼可能呢？」江楓神情肅然的說：「梅花，妳聰明絕世，早應該想到的，這是一種欺騙……」

「你是說，他們殺了我們的父母？」梅花臉色慘變，人却更緊的偎在江楓懷中。

「我沒有查証過這件事情，所以我不敢給你斬釘截鐵的回答，也許妳們是被拐來的，當然殺人滅口，那是最安全的辦法。」

「你說得對！我也早懷疑過這件事情，」梅花道：「但我們所受的訓練太嚴酷了，幾乎是有些使父母蒙羞，所以我們不想問起父母家人，只把思念之情放在心中，當然心中也是有些害怕，不敢去問，就這樣在那種嚴酷訓練中長大了。」

江楓點點頭，道：「我很高興妳早有這種懷疑，那証明我是言出衷誠，不過有一點我想不明白，妳肯不肯告訴我？」

「你說吧，」梅花雙臂伸出，摟緊了江楓，道：「只要別再丟棄我，甚麼我都可以告訴你。」

她的臉上淚痕尤新，但櫻唇輕啓，泛起了微微的笑意，眞是女人心，海底針，不知道她又想到了甚麼？

江楓低下頭去，輕輕在那半啓的櫻唇上親了一下，笑道：「你們這些花婢，一個個都長得如花似玉，如何在接受嚴酷的訓練中，而又能使美麗不受傷害？」

「這就是他們的高明之處了，」梅花道：「當然，我們必需先天具有美女的條件，再加上他們後天的培養，我們的訓練雖然嚴酷，但生活却被照顧得很好，每隔三天，都要洗一個藥水澡，足足要泡上兩個時辰，所以我們膚色光滑，十六歲開始了那沾辱先祖的訓練，我們把習練的媚術，眞槍眞刀的用在男人身上，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陪着一個全無感情的男人，要把他迷得昏天黑地，我們糊糊塗塗的失去了寶貴的貞操，然後還要親手殺死他。」

江楓輕輕一嘆，道：「果然背棄人性的訓練，要滅絕妳們的人性？」

梅花道：「可悲的是要殺死三個沾過身子的男人，才算訓練完成，我也殺過三個人，不過，我也許是聰明一些，除了第一次被他奪去了貞操之外，另外兩個人都未能沾到我的身子，就被我殺了。」

「可憐的男人，」江楓道：「眞是死不瞑目啊！」

「你難道希望有很多的男人給我……」

「當然不是，」江楓道：「我是說你們選的男人，未必都是登徒子，妳們選中了，他就死定了，他可能是一位孝子，或是一位君子……」

「但他們如能七情不動，勿視我們的誘惑，我們是不會殺他的，」梅花說：「他醉於美色，當然有取死之道了。」

「這標準太高了，以你們的美色，天下男人，能有幾個人不受誘惑？」江楓道：「所以你們在出道之前，至少都已是殺過三個人的兇手了？」

梅花歎息一聲，道：「但我却一觔斗栽倒了你的懷中。」

「妳可以放心，我不會殺妳，」江楓道：「我要妳爲江湖上的正義效力，和我並肩作戰。」

「田玉不是你的本名吧？韓霸也不是，那麼你是誰呀？究竟要作什麼？」梅花道：「告訴我實話，我才能有所決定。」

「我叫江楓，志在恢復江湖上的清明世界，我還有一批朋友幫助我，他們人數不是很多，但却個個身負絕學。」

「江楓……江楓……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也沒有聽師長們說過，你混入天馬堂中，就是要利用天馬堂中人，和我們對抗麼？」梅花輕輕歎息一聲，道：「天馬堂的力量的確很大，不過他們已自腐虫蛀，有一些絕頂高手已投效我們。」

「他們都是積年老賊，個個都見多識廣，閱歷豐富，應該知道利害得失才對，傾巢之下無完卵，」江楓道：「你們用什麼方法，使他們背棄了天馬堂呢？」

「女色、權利，」梅花道：「他們雖然很老了，但他們仍愛女色，何況我們的迷魂大法，不是任何男人能夠抗拒的，他們也許經歷過很多的女人，但絕沒有比習練過媚術的女人厲害，可以給男人最高的享受，再許以大權重利，積年老賊也一樣自甘入甕。」

江楓道：「人性中這些弱點，恒久不變，誰又能逃出利鎖色誘呢？何況是絕世的美色，再加上迷魂之術……對了，梅花，你對我用過迷魂大法沒有？」

梅花搖搖頭，道：「沒有，我很想施展，讓你如醉如痴，依附着我，但我不忍心，我怕你會被引誘得神魂癲倒，無法自拔，瞎撞胡鬧，丟了性命，誰知你竟是如此一個厲害人物，眞是白費了我一番好心。」

江楓道：「現在我們之間，已說得很清楚了，妳準備作何打算呢？」

「還沒有弄清楚，我心中還有疑問，」梅花說：「我一向定力很强，怎麼忽然間對你迷戀得如陷深淵、無法自主？告訴我，你是不是也用了迷魂奇術？」

江楓微微一笑，道：「妳說呢？」

「應該用過，」梅花道：「我知道不論如何俊逸的男子，也不能一下子讓我以心相許，但你却害苦了我。」

「是用過，」江楓點點頭，道：「我如沒有習練過這些奇術，早就被妳迷暈了。」

「那是什麼奇功？」

「惑心術。」江楓坦然回答。

「這就難怪了，這是迷魂大法中最高的一種武功，勿怪我落入下風，」梅花歎口氣，道：「談談我吧！你準備如何處置我？」

「像現在一樣，妳還是我的紅粉知己，只不過，要幫助我對抗妳們那個邪惡的組合，」江楓說：「包括天馬堂的人手在內。」

「你的機會不大，」梅花說：「我接到通知，內宮一系中已派出六大殺手，趕來長安，專門以你爲狙殺對象，江楓，你那個韓霸的外貌，早已被繪成了圖像，翌日入內宮，我想每一個殺手的手中，都已有了你的形貌，我看由現在開始，你可以棄去韓霸那個外貌不用了。」

「我不會棄去韓霸的身份，他們要殺韓霸，我正好利用韓霸引誘他們出

現，」江楓道：「現在，似是已無法再玩捉迷藏的把戲了，各方都已出動高手，也該是眞刀眞槍上陣了。」

「你好像很有信心。」

「是的，梅花，我如沒有信心，又怎肯拉妳過來，陪我犧牲！」

「唉！生死一事我倒是不在乎了，我早已經準備爲你殉身，我是說，我投效過來，你是主帥身份，我還能和你與過去一樣同床共枕麼？」

「一樣的，」江楓道：「唯一的不同是，我認識很多的女人，我保証她們不會妬忌妳，但妳也要寬容她們。」

「這個我明白！」梅花說：「証諸你對我的魅力，我相信你可以逮住菱花那個丫頭。」

「甚麼？夏婢菱花？」江楓奇道：「妳的重要助手，不是秋花雙婢麼？」

「表面上是如此，冬花爲首，秋花次之，但菱花不同，她掌握了通向內宮的訊息，有些事，連我都不知道，她却可以直接向宮主提出報告。」

「厲害呀！厲害，這等複雜的佈置，很容易把人導入岐途。」

梅花道：「酬君之情甘爲奴，我可以投效過來，不過你可不能在十天八天後不理我。」

「不會的，梅花，你的心投入我們，但人還要留在那裏，像現在一樣，」江楓說：「彼此暗中互通訊息，當然，如若妳遇上了什麼危險，立刻可以逃來此處。」

「那個戴着假髮的和尚，也是你的人麼？」

「不錯，江某不在時，所有的事都由他作主。」

「我不知道秋花雙婢會不會受我的影响，」梅花道：「我們對師門的忠誠，一向都由三宮主所掌握，所以我們只要用人，不必懷疑他的忠誠，菱花的身份，我也是最近才發現，還是她自己告訴我的，她是三宮主的耳目，有一套很神秘的傳訊方法，可以在一日之內，傳送數千里。」

「那是信鴿了？」

「應該不是，我沒有問過菱花，不該我管的事，我一向不問。」

江楓點點頭，道：「好！這件事交給我辦，有事就和我的人連絡，他們會盡快告訴我，也會迅速給你支援。」

「甚麼？攆我走啊……」梅花一用力，抱着江楓推倒在床上。

溫存片刻，江楓低聲說道：「梅花，這裏不行，和尚段九都在門外，他們會聽得清清楚楚。」

梅花站起身子，理一下鬢邊散髮，笑道：「我也沒有這個膽量，驚天動地的一鬧，以後怎麼見他們？可是……」

「過幾天我會去看妳，不過，別太討厭韓霸那張臉。」

「我要你現在的臉，它令人陶醉……」梅花突收斂起款款深情，正容說道：「別忘了，逮住菱花那個小丫頭，你如能抓住了她的心，她會告訴你很多驚人秘密。」

「我試試看吧！但不一定每次都靈。」

「一定要用『惑心術』，務求一擊必中，否則她會把消息傳入內宮，我走了，今天總算解去了我心中一個大結。」

「慢一點。」

梅花忽然回身一躍，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盯在江楓的臉上，道：「你還要幹甚麼？這裏不行嘛！」

「那夜施展一步倒把我迷倒的人，妳見過沒有？」

「見過，」梅花說：「不過，我只是奉命見他。」

江楓頷首微笑，笑得有點詭秘。

梅花雙眼一瞪，道：「你別想歪去了，他已經七十多歲，鬢髮如銀，那會看上我們這種小丫頭！他可能是三宮主佈設色網下的俘虜。」

「眞是上行下效啊！」江楓笑道：「你們內宮一系，上至宮主，下至花女，全部都把美色當作了兵刃施用，而且是無往不利。」

「碰到你，就算她倒霉了，我看三宮主的道行，也未必是你敵手，」梅花笑道：「三宮主是敎我們習練媚術的人，據說她的迷魂大法，已進入第七重境界，一笑之下，能消人魂，日後你要是碰上了，給我小心一些，還沒有惑到別人的心，却被別人勾了魂去。」

「有這樣厲害麼？」

「對了，順便提醒你一聲，菱花就是三公主親傳的弟子之一，迷魂術之高明，我是甘拜下風，你千萬不可大意。」

轉身一躍，去勢如箭。

她不能走得太慢，因爲一慢就不想走了。

江楓召來了段九和七寶和尚，說明了梅花投降決心，最後却又加上一段話，道：「內宮一系，以術法控制弟子，梅花是否眞能爭脫這個控制，我也無法完全認定，所以交往之間，仍要保持幾分謹愼。」

七寶和尚點點頭，道：「現在，是否要改變一下行動，先抓住菱花那個丫頭？」

江楓搖搖頭，道：「明日過午之後，他們派來的殺手，就進入了長安，隨時會對我展開狙殺，那時，他們也許會嚴密監視我的行動，這個行動，不是由梅花指揮，就是由菱花從中操縱，那時候，就可以辨別出梅花是眞心歸服，還是別有用心，也可以看出菱花在四季花婢中的份量。」

「我們的監視網路，還沒有佈置起來，人家却早有安排了，我們想到接力狙殺，別人已付諸行動，我想，我們還手一擊，必讓它全軍覆歿才成，」七寶和尚道：「這裏的人手，就顯得不夠分配了。」

「那就調他們出來吧！最好先和四

姑聯絡一下，行動時能有掩護，能不讓敵人發現其眞正面目，那才是最好的行動，讓他們莫測高深。」

「好！和尚立刻去找張姑娘商量，段兄也請告訴胡兄，也要天同、胡元知道，我們已眞正的展開了對敵行動。」

段九點頭而去。

七寶和尚目睹段九去遠，才低聲說道：「這件事，你要不要和青鳳商量一下？我看雙方這一交手，可能就擺明了立場。」

「最好的辦法，還是把這筆賬記在天馬堂中，非必要，我們不要出面，因爲我們還不夠强大。」

「好辦法，」七寶和尚點點頭，道：「咱們盡量保持暗來暗往，使他們互相猜忌，如能把天王門再扯進來，那就更熱鬧了，也更顯得撲朔迷離，很難理出一個頭緒來。」

「我試試看吧！」江楓道：「你和四姑最好也把我的行動路綫擬出來，我們不能讓他們選擇下手的地方。」

「對！便於他們下手，更利於我們反擊，不過，你還是要小心一些，」七寶和尚道：「他們派出的專任殺手，這狙殺的手段，必然是花樣百出，令人防不勝防了。」

江楓點點頭，道：「我坐息一下，洗個澡後，換件衣服再去。」

「不錯，梅花留在你身上的脂粉香氣，還是相當濃烈。」

大和尚笑一笑，轉身離去，江楓却被那一笑鬧得十分不安，忖道：「這個禪門高僧，不知是輕視我，還是在笑我，我江楓日夜在女人堆中打滚，想起來也眞是羞於見人，可是，大和尚，我並非放縱貪歡，我是不得已啊！誰要他們全用些女人呢？」

＊　＊　＊

棲風樓一切如昔，但王嬷、李嬷對江楓的歡迎，却不似想像中那麼親切，甚至有點冷淡，只對江楓點點頭，就避了開去。

這時，歌壇夜場已過，是二更過後的時分。

青鳳已卸去了濃粧，換了一身輕便衣着，倚門而立，微笑迎客。

江楓有些緊張的道：「她們好像是不太高興。」

「你是說王嬷、李嬷？」

「是啊，臉上不見笑容，神情十分冷淡……」

青鳳打斷了江楓的話，接道：「她們恨你冷淡無情，這麼久也不來一次，昨天還聽她們說，你來了就擺點臉色給你看呢。」

「要是今天不來呢？」江楓低聲道：「她們會怎樣？」

「明天，她們就要罵你一番，」青鳳笑道：「明天再不來，那問題就大了。」

「怎麼樣呢？」

「她們會守在庭院和樓門口處，」青鳳道：「要你憑仗武功打進來。」

江楓一伸舌頭，道：「今天眞還算來得巧啊！」

「別跟她們一般見識，我知你最近忙得很，今夜來看我，必然是有很多事想和我商量。」

「還有一件事，今夜我想留下來，賢妻可肯允許？」

「當然可以，既已以身相許，何事不可爲君負？」青鳳笑道：「不過，你那麼一個忙法，怎可能抽暇應付這兒女私情呢？」

「妳怎麼知道我很忙？」江楓道：「這幾天，我在那裏？」

「應付內宮一系中人已夠你辛苦了，何況還有一隻天鵝飛來攪和，」青鳳笑一笑，道：「我相信近日之內，必有大批高手趕來，專伺對付你。」

江楓吃了一驚，道：「你怎麼知道的？」

「唉，我們已是夫妻，對妻子怎能故弄玄虛，我就只好實話實說了。」

青鳳探首向外瞧了一眼，才低聲說道：「王嬷、李嬷都不知道我有這個本領，你是第一個知道的人，千萬不可洩漏出去。」

江楓呆了一呆，道：「甚麼本領？」

「嗅覺！我能在五丈之內，分辨出一個人身上的體香，你想想看吧！我在甚麼時間，知道了你的身份？」

江楓歎息一聲，道：「想不到帝王門中，有如此的人材，太可怕了，任何的易容法，都在妳面前失去了效用。」

「別那自艾自怨的，妾身這一點超越他人的本領，已爲丈夫所用，」青鳳道：「此刻，只要賤妾在君身側，任何高明殺手，也別想潛近你五丈之內。」

「可是，妳……」

「我不能長在你身側，是麼？」

「對呀。」江楓想到內宮中派出六大殺手，來長安取他性命，如有青鳳這個人守在身側，隨時可以偵知有人欺近身來，那才是安全的保護。

「這就只好請君自重了，」青鳳笑一笑，道：「再說，我就算不計較天王門的追殺，守在你的身側，只怕也會礙你的大事，第一個，梅花就不會罷休，她可以容忍你擁有別的女人，可不一定會容得下我，何況影响所及，你也無法再施展奇術，去捕捉別的女人了。」

江楓只聽得頭皮發炸，青鳳雖然說得含蓄，但却好像看到了很多事情一樣，不禁歎息一聲，道：「青鳳，妳好像在暗中監視我的行動。」

「言重了，夫君，有兩次在暗中保護你時，」青鳳笑道：「讓我發現了不少事情，不過你放心，身爲正室，我的氣度，絕非一般的小妾可比。」

江楓心中明白，再欺騙下去，眞可能惹惱青鳳的，只好從實招來。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琴格格和小朱吵鬧，互相鬥咀，小朱氣走，琴格格去打劫錢莊，以備日常開支之用，不受小朱嗟來之賜，小屈正想去找小朱，來了燕京八大錘的三人，要捉拿琴格格，小屈協助拒捕，有點不敵，還童叟、呂殿英將八大錘趕走，兩小另找藏身之處，以爲安全，却被擒獲，囚在私牢裡，小朱救走小屈，自己反受鐵貝子汚辱失身，琴格格則由王妃將她救走……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刀神

濟南並非樂土　八友追蹤緝捕

「嗯！朋友嘛！日久不見自然思念，可是大男人嘛！才分手三兩天就茶飯不思了！這有點反常吧！」

「格格，妳說我反常，我不承認。」

「以後叫我阿琴好啦，再叫格格就是生疏了。」

「好！我會改變稱呼的。」

「小屈，小朱有小朱的世界，這不能勉强。他的環境絕對不適合你生存的。」

「那就未必了。」

琴格格道：「我不想擧例說明，我只希望你能瞭解。」

「妳不擧例說明，我怎麼會瞭解？」

琴格格仰頭想了半天，又搖搖頭道：「不行，我不能冒破壞人家友誼的大不韙……」

「不妨，有話妳儘管說出來，我和小朱的友誼沒有人能破壞，如果妳說的仍是那存摺和黃白之物的事，過去就讓它過去吧，我也不想聽了。」

「不是那件事。」

「還有甚麼事值得詬病的？」

琴格格又想了一陣，道：「小屈，你知道朱紹基是甚麼身份？」

「『還童叟』？」

「對。」

「一個頗使人討厭的高手。」

琴格格道：「這不是討不討厭的問題，而是忠貞與人格的問題。」

小屈道：「阿琴，妳想說甚麼就說吧，不必轉彎抹角的。」

「好吧，朱紹基是滿人放在『漢留』組織中的一顆重要棋子。娘說，她在北京逃出地道時遇上的兩個蒙面高手之一就是他。」

「甚……甚麼？」小屈大驚失色，顯然不信，道：「阿琴，注意口德，不可逞一時之快出口傷人。」

「小屈，你的純潔使人敬佩，但你的單純，有時却又使人不耐。你知道朱紹基目前和誰在一起嗎？」

「又要造謠？」

琴格格吁了一口長氣，道：「他和鐵貝子在一起。」

小屈楞楞地望了她一會，道：「誰說的？」

「我娘，還有救你回來的那位長輩。」

小屈執拗地道：「不是我親眼所見的事和人，我從不輕信。」

琴格格道：「好好！你有沒有曾祖父和曾祖母？」

小屈道：「你扯上這個幹甚麼？」

琴格格道：「到底有沒有嘛？」

「沒有曾祖父母，我的祖父從哪兒來的？」

琴格格道：「你見過你的曾祖父母了嗎？」

「我怎麼會見過他們？」

「你說過，沒見過的人或事你從不輕信，這世上是否有見過你的曾祖父母這兩個人的也大有疑問囉？」

「巧辯！」

琴格格正色道：「小屈，如果証明我的話千眞萬確，你又該如何？」

小屈道：「就算是眞的，於小朱何干？」

琴格格不出聲了。她覺得這份固執是很可怕的，萬一將來他知道小朱是個女人他會怎麼樣呢？朱烈很有些動人之處，琴格格要是虛心而公正地評估，她也有不如小朱之處。

當然，小朱也不是沒有不如琴格格之處。

小屈道：「小朱在甚麼地方？請告訴我，我要馬上証明這件事。」

琴格格走了，她很難過，她以爲自己得到的待遇不公平。

小屈心想，反正濟南就這麼大，妳不告訴我，我可以去找，拾綴一下，正要出門，王妃來了。小屈要行大禮，王妃阻止了，道：「你先坐下來，你不是要聽聽關於那位救你的前輩的來歷嗎？」

「是的，前輩。」

「另外，我還要告訴你一些令尊昔年的事。」

這當然是他願意與聞的，除了這件事，那只有小朱的事他最感興趣了。

王妃喃喃地道：「『漢留』分南北二舵，總舵過去設在洛陽，過去北六省的舵主上官行，曾與令尊一起被狙殺，也一起失踪，而上官行當時是一對二，身負重傷，在北京的西直門外幸遇農戶一輛運喬麥稭的大車，藏在草中逃出城外，後來輾轉至華山隱居療傷，迄今才好。」

「莫非救晚輩的那位蒙面前輩就是他？」

「不錯，他正是上官行。」

「上官前輩一定知道昔年對付家父的有幾人？都是那些高手？」

王妃道：「已知的是麻衣道人鹿同春，已成廢人，另外二人蒙面，還沒查出是誰，反正是『八友』中的人物可能性大。」

「前輩，上官行前輩昔年能死裡逃生，家父是否也可能負創而逃出北京？也許仍隱在何處療傷。」

「但願如此，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也希望他是如此，因而我們不斷地巴望、等待、查訪、找尋，但是……」

「上官前輩的看法呢？」

「上官行受傷時，令尊力戰三大高手已感不支，其中有一蒙面高手技藝最高，他似乎留了情，未出全力。」

小屈道：「那必是高煒前輩了。」

王妃道：「不，高煒未參與那次狙擊行動。」

小屈道：「既然是『燕京八友』狙擊家父和上官前輩，那應該和『漢留』沒有牽連了？爲甚麼傳說家父是『漢留』潛在滿人『八友』中卧底而降敵，被『漢留』派人清理門戶了？」

這時上官行在門外道：「阿凡，我可以進來聊聊嗎？」

「上官兄，歡迎。」

上官行走進來，這次未戴面罩，中等身材，儀表不凡。小屈急行大禮道：「晚輩叩謝上官前輩再造之恩。」

「起來，起來。」

小屈侍立一邊，道：「上官前輩昔年和家父同時赴難，一定知道家父是否有機會殺出重圍？」

上官行閉上眼摸着下顎道：「以令尊的身手，應該說他比我的機會要多才對，可惜對方知道他比我的技藝精湛，所以多了一個高手對付他，後來我們各自厮殺，分開很遠，已無法連絡，直到我負重傷逃走，遇上農家大車，再也沒見過令尊，唉！要是掉換一下讓一塵兄回來多好。」

小屈一線希望又破滅了。想了很久才道：「不知現在北六省的舵主是誰？」

上官行道：「大概就是呂殿英吧！」

小屈道：「聽說『還童叟』目前和鐵貝子在一起，這不是証明他……」

上官行語重心長地道：「國祚式微，不絕如縷，一些意志不堅者流，難免朝秦暮楚……其實你近來所遇上的兩個蒙面人，一個馬長臉，一個大方臉，長臉的即朱紹基，大方臉的即是現在北六省的舵主呂殿英。」

小屈失聲道：「連舵主也叛了？」

「孩子，這也值得驚奇嗎？以後你還會發現更多更怪的事哩！」

小屈連連搖頭道：「那麼除了南七北六兩舵主之外，還有總舵嗎？」

「當然。那是一位絕世高人主持，但無人知道他是誰。」

小屈道：「這麼說來，家父還是栽在滿人手中了。」

王妃道：「多爾袞奸詐詭譎，堪稱雄才大略，慈烺太子事件若是眞的，八成南明已中計，前途眞是不堪設想。依本宮看，令尊栽在滿人的詭謀之下，却可能是傷在滿人高手及『漢留』的叛賊手中……」

小屈道：「兩位前輩都說過，昔年對付家父的三個高手當中，有兩人蒙面，而兩個蒙面人之一的身手奇高，這兩人要是『八友』中人，似不必蒙面，晚輩猜想必爲『漢留』的叛徒，其中技藝極高的一位，是否可能和『還童叟』有點關連？」

王妃和上官行互視一眼，王妃道：「雖然朱紹基目前和滿人走得很近，態度曖昧，若和昔年害令尊的事扯上關連，尚言之過早。」

小屈道：「朱紹基可是『漢留』中人？」

上官行道：「他是以前『漢留』中人，現在不是，有人說昔年『漢留』全國總舵主旁落而未選上他，朱紹基一怒而有叛志，不過這仍是臆測之詞，不可盡信。」

*　*　*

深夜，琴格格站在小屈炕前，小屈幾乎已能嗅到她那發育良好，奇薄衣衫內的胴體肉香，他躺着未動。道：「阿琴，為甚麼不睡？」

「我知道你今夜要出去。」

「誰說的？」

「你的眼睛。」

「快去睡吧！阿琴，這麼晚了，單男獨女同居一室，妳不怕別人閒話嗎？」

「我不怕，你怕嗎？」琴格格反而坐在炕邊上。伏下上半身子，小屈頭朝炕外，只感到濃郁肉香隨乳波俱來。小屈感到壓抑、窒息或燥熱的感受。

三年前他摸過她的，却沒有現在這種感受。

小屈坐了起來，他有點怕。她向炕上移了一下，頭枕在他的大腿上，幽幽地道：「小屈……我娘的意思你懂不懂？」

「王妃的意思是……」

琴格格在他大腿側擰了一把，小屈叫了起來。

「你眞會裝糊塗，我娘看你人老實忠厚，希望你成為她的半子，靠你養老……」

小屈這就懂了。琴格格絕對配得上他，甚至他以為配不上的是他自己，但不知為甚麼，他不願意表示態度。

「怎麼？你嫌我醜？」

「不……不……」

「要不，另外有了鍾意的人？」

「也……也沒有……只……只不過……」

「只不過甚麼？」

「算了！沒有甚麼。我要睡了，你也該去休息了吧？」

「你以為不說明白我會走？」

小屈道：「小朱這傢伙有時眞有點隔路，我被擒後先被放入井中，又被鎖於大廚房中的時候，他居然叫他的妹子半夜摸黑到廚房中去……」

琴格格心弦一緊，卻淡然道：「去幹甚麼呀？」

「去看我……」

「不是大廚房中很黑嗎？」

「是……是啊！」

「那怎麼看呀！」

「這……」小屈以為，至少對女人太實在了並不是一件美德，現在他作難了。

「怎麼？在廚房中就那個了？」

「哪個哩？妳說甚麼呀！」

「你為甚麼吞吞吐吐地不快說？」

「哎呀！反正……就是那麼回事兒……」

「哪一回事兒呀？你不說我怎麼曉得？」琴格格冰雪聰明，知道此刻不能疾言厲色，那樣他就不敢說了。她道：「既然就是那麼回事兒嘛！像家常便飯一樣，有甚麼不好說的？既然都已經做了的事，我又不會怪你。而你又是君子，總不會騙我是不是？」

小屈道：「妳也不用灌我的迷湯，其實錯不在我……」

「當然囉！廚房中黑黝黝地，怎麼能怪你？」

「不，是她抓住我的手放在她的……她的……」

琴格格直磨牙，但她不出聲，希望是放在她的臉上，或者腿上甚麼的。

「放……放在她的奶子上……」

先是一陣激動，繼而略鬆一口氣，如果到此為止，那就不足為奇了。

「到此為止，只有這樣？」

「是啊！還能怎麼樣呢？小朱眞是，他妹子也眞是……」

琴格格臉一寒，道：「你好大的膽子。」

小屈道：「阿琴，怎……怎麼啦？」

「你怎麼可以大施祿山之爪？」

「阿琴，是她抓住我的手摸的呀！」

「萬一小朱賴上你，非把他的妹妹嫁你不可呢？」

「不行，我不能要我沒看清楚的女人。」

「萬一是小朱玩了個花樣，非要你娶她不可呢？」

「我不要，阿琴，你去睡吧！我也要睡了。」

「你不是要去找小朱？」

「笑話！我連地點都不知道，到那裡去找。」

「我告訴你，大概是在柳探花的大宅內。」

「算了！一切明天再說……」小屈躺下，琴格格就走了。

小屈現在已經不是那麼單純了，這自然是經驗的累積。

琴格格走了約盞茶工夫，小屈悄悄下炕，拾綴好了，貼在窗上聽了一下，然後自窗內出來上了屋頂。

夜深人靜之後的濟南，那就是水的世界了，七十二泉的泉水聲滙成一股很大的聲浪；星河耿耿，夜風習習。無怪有人說：濟南瀟洒似江南了。

小屈展開輕功竄房越脊走出不遠就發覺有人綴上他了，心中一動，改變方向，朝柳探花大宅相反方向奔去。

而且到了那漱玉泉眼附近，利用地形，下屋後幾個轉折使跟踪的人忙得團團轉連連頓足，詛咒不已。

其實那正是琴格格，她以為小屈一直還是那麼單純。而小屈擺脫了琴格格，逕奔柳探花大宅，這柳探花大宅當然不是清朝的探花，是前朝的，而且子孫不爭氣，人丁又不旺，這大宅已轉了幾道手啦。

小屈對這兒頗熟，他早知有個柳探花府，是三個四合房連貫起來另加上幾個東、西跨院的，在大宅的西邊，是一片青紗帳（高粱田），在微風中發出「嘩嘩」聲。

小屈打量那兩丈左右的高牆，正要縱起，忽然背後有人道：「怎麼？沒有盤纏了，要做無本生意呀？那你可就走錯門囉……」

小屈一驚，扭身散步，橫閃三步望去，青紗帳中瀉進的星光，斑爛的葉影撒落那人一身一臉，這分明是個接近中年的女人，羅巾包頭，緊身衣靠，薄底青紗蠻靴。這一切都很正常，而且隱隱看出此女姿色不惡。

唯一不上路的是右手拿了一柄大摺扇，在左手心上輕敲着，一雙亮亮的大眼睛掃視着小屈的身子。

「這位夫人怎知……」

「毛孩子說話要客氣，有禮貌，我是姑娘，不是夫人。」

小屈道：「這位姑娘誤會了！在下不是鷄鳴狗盜之輩。」

「本姑娘知道你要去找誰。」

小屈道：「在下與姑娘素昧平生，姑娘恐怕是言過其實了吧！」

那女人道：「如果本姑娘猜着了又如何？」

「姑娘又打算如何？」

「如我說對了，你就叫我一聲『娘』！」

小屈一楞道：「妳剛剛還自稱姑娘，這會兒却又佔別人的便宜，是何道理？大姑娘能為人之母嗎？」

這女人道：「母有生母與庶母之別，以我的年紀，作你的庶母應該是可以的了。」

「哼！在下不想和妳這女人胡搞蠻纏……」說着要走。

那知人影倏閃，這女人竟迎面攔住，小屈心頭一驚，高前輩的「撥雲見日」輕功，已算武林一絕，看來這女人的輕身術似不在高前輩之下了，他道：「姑娘要幹甚麼？」

「我們的賭還沒打完，怎麼要走？」

「姑娘佔在下的便宜，不能自重，在下不想多費唇舌。」

那知這女人微微一笑，道：「如果往事略有改變，我有你這麼個兒子實不足奇，你爹就從未提起過我這個女人嗎？」

小屈心想，原來這女人是爹同輩的人，聽口氣似乎和父親認識，甚至于還有點交情哩。小屈道：「家父未曾提起過，不知姑娘的芳名如何稱呼？」

「我叫錢如水。」

小屈心頭微震，好像小朱曾說過這女人的名字，而且是個身份極高的人物，雖然剛才露了一手輕功，看派頭及年紀，實在不似一代宗匠風範。小屈道：「恕在下孤陋寡聞……」

錢如水也不見怪，道：「如我猜中了，你願意叫我一聲『娘』嗎？」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在下不作這等無聊之事。」

「你要來找朱烈，對不？」

「妳……妳怎麼知道？」

「你叫一聲『娘』，我就告訴你，甚至還要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在下非『有奶便是娘』之輩，妳休妄想。」

「那就算了，可惜你對她一片痴心，而她……」錢如水「咯咯」地巧笑不停。似乎極盡幸災樂禍之能事。

「錢姑娘似乎十分愉快。」

「對！本姑娘看到任何男女間的不愉快事件，都會感到十分娛心。」

「這麼說，錢姑娘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了？」

「小子，你爹昔年如果不像你一樣既臭又硬，他就不可能有那種下場，弄得連個屍體也找不到。」

小屈一聽，越來越不顧長輩身份了。冷冷地道：「在下為家父的寧折不彎感到光榮，也不以自己的擇善固執為不當。在下以為：言者多不顧行，談者未必眞知。」

錢如水甚怒，道：「小子，你對長輩不敬，我要教訓你，但總還顧念昔年與令尊的一段交往，這樣吧，如你能接下我七招，今夜我放過你，且告訴你一個秘密。」

「一言為定，希望錢姑娘守信。」

「混帳，本姑娘何等身份？豈會失信於你。」

「那就好，還是交代清楚好些，錢姑娘出手吧！」

「你知道本姑娘是何等身份？你先出手。」

「好，錢姑娘小心了……」此刻錢如水已插起了摺扇於衣領之後，小屈一出掌，她本要反守為攻，突然感覺這一掌有七八個攻擊角度，三五個變式的可能，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把她擠到防守死角上的危機。

技擊攻守說得明確點就是互相把對手逼往死角，增加自己的攻擊機會，減少被對手擊中的機會。

錢如水微怔，只好採守勢來化解。

小屈一招搶佔機先，後面的如鎖鍊緊緊扣連密結，無隙可擊。錢如水畢竟是一代高手，只是太托大而失去了優勢，在第三招半時已反守為攻了。

但是，即使她反客為主，也感到小屈的掌法即是一種刀法，而且是獨步武林的一種王者之刀。她曾自詡武林中只有三四人與她在伯仲之間，一是「還童叟」，一是「菩薩刀」，一是「屈一塵」。另一個不知名，但知道是「漢留」總舵主，就像只知有「醉菩薩」其人，見者却少之又少一樣。

其實小屈更是大為震駭。

他自學了王妃的武功，從未有過今夜的感受，第一是對手太高，他深信對方的武技堪與王妃的頡頏。但是，不論如何賣力，如何拚搏，小屈只要把那「鑰匙」中的一兩式用於其他招式中，即產生不可臆測的威力。

這種威力連他自己都不相信，儘管那是實實在在的。

七招已到，錢如水實在不服，全力又施出一招。硬橋硬馬，猛接硬架。青紗帳內土地鬆軟，雙方足下泥土向外疾射，下陷達四五寸，兩人近身的高粱根部，都被無儔力道震出土外大半。

錢如水和小屈退了兩步互視着，尤其是錢如水，她幾乎不以爲自己剛才的拚搏是眞實的，更不以爲自己眞的盡了全力。而小屈的想法恰巧相反，他幾乎不信自己有此功力。

錢如水一字一字地道：「你明明是用的刀法，除了『菩薩刀』法，普天之下無人能在本姑娘的七招下保持平手之局？尤其是後生小輩，你是『醉菩薩』的門人？」

小屈道：「在下根本不知道『醉菩薩』是何許人？」

「放肆！授藝師門，那有不知之理。」

「在下自然知道師門來歷，却不知『醉菩薩』其人，錢姑娘不信算了。」

「那麼令師的大名是……」

「交淺不言深，恕難奉告。」小屈抱拳轉身欲去，錢如水細眉一挑，道：「小子，我答應過要告訴你一個秘密的。」

小屈道：「錢姑娘願說則說，不說也無所謂。」

「你這小子簡直是絨毛豬仔，眞難脫落，我答應過你，七招接下，本姑娘就放過你，還告訴你一個秘密。」

小屈淡然道：「錢姑娘大概是計算錯了吧！那是八招。」

「八招就八招，小子，你眞以爲本姑娘治不了你？」

「這是那兒的話？錢姑娘與家父齊名，又是有數高人之一，八招不行十六招！十六招不行就三十二招——」

「小子，要是惹上我的火來，可不和你講甚麼身份和輩份。小子，現在我告訴你，你喜歡朱烈不？」

小屈道：「正是。」

「完了，她已經是鐵貝子的人哩。」

「鐵貝子？」小屈道：「錢姑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叔叔和鐵貝子接近，那是他叔叔的節操問題，與朱烈何干？」

「說了半天你還在迷糊，我是說朱烈已被鐵貝子佔有了。」

「妳……妳說甚麼？」

「你難道不知道鐵貝子早已覬覦朱烈了嗎？」

小屈冷峻地道：「妳把小朱當甚麼人，他是堂堂正正的奇男子，豈能作出那傷風敗俗的勾當，我就知道妳說不出甚麼好話來。」說着又要走。

「小子，聽你的口氣，似乎你還不知道朱烈是個姑娘，是嗎？這件事要是傳出去，眞會叫人笑掉大牙了！」

小屈身心俱震，足有半盞茶工夫沒有出聲。

「怎麼？我沒有說錯吧？由此可見，你小子還憨得很哪！像你這樣的男人而不受女人歡迎，那女人一定是有眼無珠了。」

「錢……錢姑娘，妳是說朱烈是女人？」

「她不但是個妞兒，還是個相當可人的妞兒，要不，你爲甚麼一時也離不開她？」

「妳說鐵貝子已經把她……」

「是呀！她已經好幾天米水不進了。」

「我不信，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我不太清楚，我是踩探這柳探花大宅無意中聽到的，好像是她爲了救你，自己關在牢中那時候發生的。」

「朱紹基知不知道？」

「事後知道了也沒有辦法。」

小屈抱拳道：「錢前輩，如此事屬實，晚輩感激不盡。」

那知錢如水道：「那倒不必，既然你不肯叫我一聲『娘』，一切我都不計較了。不必感激，我告訴你這件事，我已得到了補償，因爲我最愛聽到或者看到男女間的不幸遭遇。」

「妳……」

錢如水「咯咯」笑道：「小子，這次我說了就算，下次遇上，我要生擒你和出高價的人作一檔子買賣，這些年來我想開了、看穿了之後，我除了錢之外甚麼都不在乎了！」

小屈道：「只要妳有這份本領。」「颼」地一聲上了兩丈多高的風火牆。看得錢如水直皺眉頭，絕未想到，這點年紀，七八招內能和她打成平手。

在輕功方面，似也不遜色。幾乎樣樣都像他老子當年一樣，只有一點，她相信，他老子這年紀絕不會有此身手。

小屈飄下牆頭身影就不見了。

他現在的心情和剛來及未來前完全不同了。

巧的是，鐵貝子未歸，小屈很僥倖地在「靜軒」中找到了小朱。在這一瞬間，雙方的千言萬語，在這眼神中投射了出去，他接收過來。幾乎沒有一句話、一個字可以很順利地吐出來。

朱烈已是女裝，那是墨綠色的紡綢斜襟衫褲，髮未結辮，很自然地蓬散在肩上。肌膚白了些，也可能是不見天日或者氣色稍差之故，在明亮的燭光下，把過去他印象中的美好更誇大了。

移開目光往軒中其他地方看去，心坎上一陣劇烈刺痛。炕上有新繡的緞面枕頭，雖不是鴛鴦枕(鴛鴦枕頭往往長四尺以上，供兩人枕用)，上面却繡著鴛鴦戲水。

炕上也有褥被，那質料和色澤，全是新人用的。

甚至於連新人洞房中那種氣味(被褥上薰過香料)也完全不同了。其實最不一樣的是她的眼神。

小屈此刻，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充滿於臉上，道：「要不是妳右耳邊上那顆痣，我還眞以爲是妳的妹子啦。」

朱烈的目光自第一瞬後一直在規避著他的。

朱烈搭拉着粉頸不出聲。

「古人曾說，負我十年恩，欠汝千行淚。妳既不再負我的恩，我也不欠妳的淚了。滿人一統天下，加上鐵貝子是新貴，炙手可熱，從此以後，錦衣玉食，呼奴喚婢，不必再流淚，飢寒交迫，也不必再……」

「不必說了。」朱烈仍然低著頭道：「自我們第一次相識以來，我一直在你面前扮演着說謊、詭詐、刁猾甚至於牽羊的剪綹把戲。可是你從未責備過我，反而誇讚我反應快、聰明過人。其實，我出身微賤，缺乏敎養，家母曾是巢湖中的女水寇，專作劫掠盜竊勾當，家父就更不必說了，武林中提起『賊宗』朱壽南，無人不知，像我這種出身的人，你一定要求我作一個淑女，這就是你的幼稚了吧！」

小屈嘴唇抖動，幾番努力說不出一句話來。

「妳……妳是說……妳是自願嫁給鐵貝子的？」

「你不是很瞭解我嗎？不是我自願的，誰敢勉强我？」

「不是鐵貝子佔有了妳的？」

「我不點頭，他也沒有那個膽子。」

小屈大力搖著頭道：「朱烈，雖然我以前是『笨球』，竟不知道妳是女兒身，但是我敢說，妳早已打定主意要嫁給我的，反之，妳不會那麼關心我，更不會在大廚房中那一段……」

「那……那不過是盡一切能力激勵你求生意願，那時候，你已然像迷失於沙漠中的孤獨旅者，勇氣和決心是決定一切的關鍵，我那麼作，只是想使你的左脚鼓勵你的右脚，你的右脚再督促你的左脚不斷地前進，不能氣餒，更不能絕望。」

「那也是一樣，沒有那份摯情，誰會以那方式去鼓勵一個男人？」

「我是一個不大在乎這些的女人。」

「不……不，朱烈，告訴我，妳並不喜歡鐵貝子，對不？妳一定是吃了他的虧，上了他的當，或者受了妳叔叔的蠱惑……」

「不，是我自願的。」

「朱烈，妳不是那種善變的人，更不是愛慕虛榮的人，如果是，至少妳該在妳叔叔身邊，何必和我一起流浪受凍挨餓？」

「小屈，你不懂，正因爲我過夠了那種窮日子，我才發誓要改變自己的命運，總還記得古人的詩『貧賤夫妻百事哀』那一句話吧。」

小屈太陽穴突出青筋，指著她道：「妳……妳……眞是一個賤人……」

「坐呀，好歹過去也過從一陣子，我給你倒杯茶。」

「不必了，朱烈，請妳再告訴我一次，妳喜歡鐵貝子嗎？」

小朱沉默了一會，道：「我不是說過，沒有人會勉强我嗎？」

「朱紹基呢？」

「這是我的終身大事。」

「我今夜來此，此事是次要的，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朱紹基的忠貞問題，他已經是滿人的走狗了嗎？」

「這我不大清楚，滿人如果一統天下，作順民的人總是佔多數吧。」

「這麼說妳也不過是在作順民了？」

朱烈不出聲。

小屈道：「朱烈，最後一個問題對我最重要，問完就走，令叔是『燕京八友』中的一員嗎？」

朱烈搖搖頭道：「就算他是，也不會告訴我。」

小屈道：「朱烈，妳是否想過，昔年合擊家父的三大高手之中，極有可能朱紹基也在其中。」

朱烈驚愣地望着他道：「小屈，你怎麼會想到這些怪念頭上去？這怎麼可能？」

「妳說是朱紹基的人格偉大還是他不夠資格名列『八友』之中。」

朱烈一陣激動之後，平靜地道：「小屈，不必懷疑這一點。」

「妳這種女人的話可信嗎？」

朱烈甩甩頭道：「小屈，不可否認，世上有不少面惡心善的人，儘管在比例上，面善心惡的人較佔多數，家叔正屬於前者，信不信由你。」

「我要走了，祝你們白頭偕老。」

「小屈，善自珍重……善自珍重……我不送你了……」

小屈不能不走了，儘管他剛才罵她是賤人，儘管他强調，今夜來此不是爲了這個，主要是爲了朱紹基所扮演的角色和亡父昔年遇害的經過。但是，他和朱烈那一段不是泛泛之交，尤其是眼前的她已換了女裝。

但是，他不能不走，爲了保護那已脆弱的自尊，他是非走不可了，道：「我要走了。」

「走，那麼容易？」鐵貝子負手站在門外。

此時此刻看到鐵貝子，小屈的目光有如利刃般地射了過去，一字一字地道：「我來得很容易，走，比來還容易。」

朱烈道：「讓他走吧，過去總是朋友。」

鐵貝子道：「可以，只要他能接下我十招。」

朱烈深深地看了小屈一眼，道：「你走吧。」

那知小屈道:「朱烈,妳希望守寡還是希望作鐵貝子的福晉?」

朱烈驚楞地望着他,似乎在說:你不是他的敵手吧!但朱烈能說什麼呢?只是冷靜地在觀察變化。

鐵貝子冷峻地道:「逮到你我可以領獎,也可以記功。」

「你還是試試看吧。」小屈雙掌在珠簾上一絞,那一串串的珠簾有如小巧的十二節亮銀鞭似的交互戳向鐵貝子,其疾如矢,其直如戟,千絲萬縷,此去彼來,目不暇接。

在鐵貝子的感受上,那不是一根根一串串的珠簾,而是一蓬箭雨。鐵貝子極不甘心後退閃讓,但經驗告訴他,避之爲妙,他疾退三步。

小屈已站在他的面前,道:「如果你接不下我的十招呢?」

「我會。」

「說不定你的時運不濟,馬不也有失蹄的時候。」

鐵貝子輕蔑地道:「如果本爵接不下你十招,其結局不是可以由你決定了嗎,這還要問我嗎?」

「就這麼辦,是我接你十招,你先動吧。」

第一招鐵貝子用的是陰柔的綿拳,第二招突然變爲少林派的「大力金剛手」,第三招竟然施出炮拳。這三招小屈都擋過去了。

朱烈在內間偷看,一個是她時刻不忘的人,現在已成陌路,一個是她想忘却又必須時刻在一起的人。她感到迷惘,這是不是命運的安排?

要不,殺鐵貝子報仇,不管叔叔的用心何在。

很快地,鐵貝子攻出了第七招。

他學的博雜,尤其近三四年來,年歲增長,不像過去,自以爲是的二十許人,不必向「八友」們看齊,自己的身份特殊,所到之處,凡是和清廷沾上邊兒的武林中人,都會百般呵護他。現在,他是成人,甚至快到三十了,他以爲自己不該低於「八友」。因而他對奇門異學的涉獵不遺餘力。

所以,三年來小朱和小屈已非吳下阿蒙,鐵貝子也大有進步,只不過武林中人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自己的壓箱底功夫,非親人或絕對信得過的人不傳,即使礙於情面傳了,他也會使這招武功遜色,那就是仍將訣竅藏拙。

鐵貝子吃虧在此,所以博雜固然唬人,但不能專精,終是難窺堂奧。

第七招是小巧,第八招突然變成乍看剛猛,實則陰柔,動如山河雷動,靜如淵停嶽峙的太極手「野馬分鬃」。

小屈突顯不支,手足無措,鐵貝子低喝一聲「著!」

鐵貝子恨他,較之小屈恨鐵貝子尤甚,貝子的女人他居然也敢接近,却又不便當面責備朱烈,所以這第九招決定把他擺平。一式「單鞭」以萬鈞之力砸向小屈的胸腹之間。

朱烈面色凝重,但未驚呼,也未阻止。

她對小屈的瞭解太深了。

就在這決定性的一擊之下,小屈突然準確地把鐵貝子的掌往下一按,只聞「蓬」地一聲,鐵貝子的身子穿過珠簾,摔進內間來了。

鐵貝子敗在小屈的一掌之下,在昏迷狀態下,小屈一脚踏在他的心窩處,望着朱烈道:「朱烈,妳在我的心目中還和從前一樣,絕不因妳已接近過他們而不同,妳說,要不要殺?」

朱烈木然地望着他不出聲。

「請相信我,我屈能伸永不會變,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朱烈,我只要妳一句話,這對我十分重要。」

朱烈仍然毫無表情地望着他。

小屈道:「這樣吧,妳不表示意見,就代表同意我殺他。」

朱烈的表情肌抽搐一下,還是不出聲。

小屈道:「朱烈,女人的心很容易改變嗎?妳和鐵貝子也用得上『一夜夫妻百日恩』這句話嗎?」

他很不甘心懷疑小朱,可是在他看來,朱烈只要點點頭就成了,她爲什麼不點頭呢?男女之間就這麼一碰就碰出情感來了嗎?

小屈的熱血開始沸騰了。

這使他想起了不久前錢如水那女人的話來,她爲什麼會看到男女間發生反目事件而感到娛心呢?這似乎已有了注脚,小屈的殺機浮現於眉梢眼角上,脚上已逐漸加力,鐵貝子的肋骨已發出「咯咯」聲了。

「屈能伸……」簾外已站着一個人。似乎除了他能在這兒出現,而且能在小屈未看清之下來到簾下,幾乎不可能是別人。

朱紹基道:「放了他!」

「爲什麼?只因爲他是你的女婿?」

朱紹基冷冷地道:「還有很多理由,只是還不能告訴你。」

「如果我非殺他不可呢?」

朱紹基道:「你現在要殺他易如反掌,但是你也要衡量一下,那麼做了是否妥當?朱烈表示同意了嗎?」

小屈道:「只要我自己有理由殺他,就不必重視別人的意見。」

朱紹基道:「你知道爲什麼朱烈並未要你殺他,也未阻止你殺他嗎?」

小屈茫然道:「不知道,或許是正在左右爲難,猶豫不決吧!」

朱紹基道:「以你目前的人生經驗是絕對不會明白的,但你將來一定會明白。」

小屈想了一下,道:「好吧!我可以暫時放過他,但你必須回答我幾個問題。」

「可以。」

小屈道:「你是『燕京八友』之一吧?」

朱紹基猶豫一下點點頭。

「是什麼時候變節?」

「很久了……」

小屈道:「昔年聯手狙擊家父的三大高手,有你在內?」

朱紹基停了很久才道:「沒有。」

「既然沒有,爲什麼不馬上回答?」

朱紹基道:「老夫在想,那時如果我在北京,必被派去執行這件任務的。」

小屈厲聲道:「你說謊!」

朱紹基道:「鐵貝子非你敵手,相信老夫不會如此不濟,所以實在也沒說謊的必要。」

小屈道:「家父是『漢留』派到滿清那邊去臥底的,到底是身份暴露被清廷鷹犬圍殺,抑或是『漢留』這邊有秦檜之流的奸佞人物出賣袍澤以求榮?」

朱紹基看了鐵貝子一眼,道:「傳說是令尊脫離『漢留』附清,『漢留』派出高手狙擊,不過兵不厭詐,也許這是攻心戰術也說不定。」

小屈以爲,鐵貝子已醒,鐵貝子面前,朱紹基說話不免忌憚,不可能句句實話,這也是小屈三年來較爲成熟之處,三年前他就想不到這些。

「這完全是一派胡言,家父鐵骨俠心,豈會作出叛逆之事?」

「當然,屈大俠生前俠名久著,口碑奇佳,的確不大可能改變,不過南明氣數已盡,烏烟瘴氣,明哲保身,良禽擇木,又有何不可?」

小屈道:「你是小人嘴臉,貳臣作風,你不能談這種大事。今日放過鐵貝子,是看在朱烈份上,但下次遇上,誓殺此滿狗不饒……」一脚把鐵貝子踢到外間去。朱紹基一閃,小屈看了朱烈一眼,人也射了出去。

朱紹基並未攔阻,鐵貝子灰頭土臉,自是十分不悅,道:「朱老大,你也不是這小子的敵手嗎?」

「貝子,你難道要老夫拿你的生命當兒戲?」

「剛才他踢出我竄出去時你爲何不出手?」

朱紹基道:「你怎知他不再向你下手?他一脚把你踢出,你尚未拿穩樁步,我要動手,他可能制住你作爲人質。」

事實上朱紹基相信小屈不着興來那一手,但這話堵住了鐵貝子的嘴。

朱紹基在想什麼?小朱又在想什麼?

* * *

琴格格力主速離濟南,但小屈堅決不走。

王妃知道他們的心意,也只有暗暗勸女兒,道:「琴兒,雖然娘這把年紀了,和能伸也不常在一起,但娘對他的瞭解要比妳深得多。」

「是的,娘。」

「能伸是個外柔內剛的年輕人,他鍾情而專一,要改變他太危險了。」

「娘,事已至此,他在欲求故劍已不可得的情況之下,他會體會琴兒的心意的。」滿洲姑娘比漢人姑娘大方,這種事母女可以侃侃而談。

王妃喟然長嘆道:「琴兒,娘是過來人,只可惜不能把我的經驗都交給妳。自古多情空餘恨,太重兒女私情,十之八九下場可悲,娘怎麼說妳才能相信呢?」

琴格格道:「娘,琴兒可以體會娘的苦心,琴兒再三思考慮,不論上一代的恩遇,義郡王府的家破人亡,以及琴兒對他的一片痴心,他都沒有理由……」

「琴兒,世上只有這種事是不能動之以理,訴之以法及市之以恩的,旁觀者以爲他不理智,他則視之爲當然之事。」

「娘,此事不勞娘操心,但女兒也不是鑽牛角尖的人,女兒自有分寸。」

「這才是好孩子,琴兒,娘知道妳想得開,還有,男女間的感情,成親後也能建立起來的,不可太執着。」

口頭這麼說,琴格格卻是食慾大減,夜不安枕。

深夜,琴格格已經睡了,王妃起來見小屈,道:「能伸,我想我要說的話,你一定能猜到的。」

小屈道:「晚輩愚魯,還沒有猜到。」

王妃道:「朱烈已是鐵貝子的人了,她如果有非你不可的決心,此刻應該已有所表示了,能伸,你見過她了嗎?」

小屈成熟多了。他以爲王妃這樣問,可能已知道他去見過小朱了,所以也不便說謊,道:「見過了,前輩。」

「她有什麼表示或者需要我們援手嗎?」

「她沒有說。」

「她總該表示過,是自願嫁給鐵貝子抑或被迫造成事實的?」

「大概是利誘威脅的。」

「誰的利?是什麼利?誰的威脅?是她的叔叔嗎?以朱烈的脾氣,終身大事誰能使她作不願做的事呢?」

「前輩,也可能你在不可抗拒下吃了虧的。」

王妃道:「那也可能。但一個有主見的女人,即使如此,也不會將錯就錯,與狠同穴的。」

小屈不願多談這件事,道:「前輩,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目前晚輩還弄不清她的心意,也不想勉强。不過晚輩和朱烈交情深厚,不是短時間能把她忘記的。」

王妃知道他弦外之音,道:「當然,如果那麼容易淡忘,這友情也就不可貴了。不過,事有可爲與不可爲,在一個淑女來說,若失身於非人,那她就會自暴自棄,隨波逐流了。」

「前輩,有個武林有名女流之輩,妳一定知道。」

「她是知名人物，本宮可能知道。」

「有個手拿巨型摺扇，年約三十五六歲，名叫錢如水的女人，妳一定——」

「她，你是見過她了？」

「是的，前輩認識她？」

王妃道：「當然認識，她沒有難為你？」

「這女人很怪，居然要晚輩叫她一聲『娘』，最後激怒了她，聲稱若能接下她七招她就放過我一次。」

「要是接不下又如何？」

「好像是要把我賣給出高價收買我的人，似乎晚輩的人頭挺值錢的。」

王妃道：「你的懸賞身價僅次於本宮，連琴兒也比你低一點。至於那個女人，她的確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昔年令尊對其冷淡，失意之下性情大變……」

「前輩是說家父曾和她交往過一段時間？」

「不錯，但令尊不願深交，即惱羞成怒，不過萬沒料到，多年以後，她仍然鍥而不捨，不忘此事。」王妃嘆道：「情之害人，又多此一例，卻又不覺其非，眞是可嘆！」

小屈知道王妃是借題發揮，在警惕他們年輕人。

王妃道：「七招接下了沒有？」

「前輩也可以猜出，晚輩還多接了一招。」

「為什麼多一招？」

「也許她想取巧，不過多了一招還是平手。」

王妃道：「你知道能和她在八招內平手，你的武功進步了多少嗎？」

「晚輩還不大清楚，只知道過去力有未逮的招式，這次使出來就得心應手，似乎希望有多大威力就有多大了。」

王妃點頭道：「這就是那『鑰匙』的神妙之處了。此後你的武功還會繼續增高，尤其你手中有一把眞刀的時候。」

小屈道：「那錢如水的輕功也很高。」

「當然，她是武林中有數高手之一，像她這等身手的人，已經排不出十個了，不過我估計，這些年來她的武功並未進步。」

王妃臨去時暗示他，如果不能和琴格格長相廝守，今後要技巧地疏遠她，最好別讓她太難堪。小屈很難過，絕未想到大恩未報，反為她們惹來了麻煩。

王妃到了院中又折回來，道：「你去見朱烈，見到了鐵貝子對不？」

「是的，前輩。」

「他是你手下敗將對不？」

「是的。」

「你為甚麼沒有殺他？」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朱烈似乎無意要我殺他，朱紹基又不願我殺他。在這情況下，晚輩若是殺了他，別人會說晚輩為了一個女人而殺情敵。」

王妃點點頭道：「朱紹基怎麼說的？」

「他曾說朱烈未叫我殺鐵貝子，也未阻止，以晚輩目前的經驗是無法體會其原因的，但將來必會明白。」

王妃道：「嗯！朱紹基語重心長，這的確並非你現在所能體會的。」

「晚輩問他是否『燕京八友』之一？何時變節的？他猶豫了一下還是說了，他說的確是『燕京八友』而且很久了，但未參與狙擊家父的行動。」

王妃欲言又止，沒說甚麼就走了。

小屈想了很久，那就是朱紹基這個人，如果此人眞的喪盡天良，全心投靠清廷，他應該知道高煒在「八友」中的眞正身份，為何高前輩迄今安然無恙？

＊　＊　＊

朱烈在名義上雖然可能變成鐵貝子的人，而且住的地方佈置成新房的樣子，她和鐵貝子卻只有那麼一次。

她故意佈置成新房的樣子，是想使小屈斷了念頭，她知道小屈是完整的、純潔的，她自己已不潔，自慚形垢，心灰意冷。

她本要殺鐵貝子，朱紹基對她說過幾句話，她忍下了。今夜，鐵貝子又出去了，朱紹基也知道，他雖是「八友」老大，鐵貝子卻仍在暗暗監視他。

「朱烈……」朱紹基輕輕敲窗。

「甚麼事？」

「無人在家，正是練習那三招的時候了。」

「我提不起精神來。」

「快來吧！別人想學還辦不到哩！」

朱烈懶洋洋地跟着來到後院，這兒根本無人住，樹木茂密，亭台水榭，都已經沒在未經整理、修剪的樹藤蔓草中。

朱紹基坐在石凳，朱烈在一遍又一遍地練習，她精神不集中，領悟力就不高，朱紹基不憚其煩地指點着，他們都不出聲，錯了，朱紹基就揮揮手，這是怕弄出聲而被人偷藝。

大約是二更稍過，朱紹基突然示意小朱停止練功，且叫她蹲在原地不動。小朱還在嘀咕：我本來就沒有興趣練這勞什子三絕招……

不一會，隱隱傳來了衣袂飄飄之聲，小朱向後牆上望去，只見一人衣衫寬大，面紮黑布，眼部以上露出，以「臥看斗牛」之式，在空中一疊腰落在後牆上。

後牆一丈七八，此人躍起約兩丈五六。

然後身子前栽，有如站立不穩，一頭栽下似的栽進園中。但距地面約五六尺時，單掌向地面一吐力，身子又彈起來雙手落地，輕靈俐落，着地無聲。

小朱正要說話，朱紹基示意禁止。

就在這時，兩條人影在牆頭上七八吋高空，未落牆頭，沒於園中，隨後，又是好幾個，沒有一個不是絕頂高手，似乎是七個人。

朱紹基作了個手勢，小朱猜想必是「八友」。

這時有人低聲道：「咱們會同朱老大一起前去動手，那娘們不是好纏的。」

另一人道：「別長他人的志氣好不好？我就不信咱們這次會被她溜出指縫去，除非我們之中有奸細。」

朱紹基示意叫朱烈伏在原地不動，他要先回屋等候。果然，朱紹基走後，這七人先後向前隱去。

朱烈心想，他們所指的「那女人」必是王妃了吧？抓一個過氣落魄的王妃，居然「八友」都到齊了。叔叔為甚麼和他們的行動不大一致呢？

朱烈想去通知小屈趨避，又怕遇上王妃和琴格格，正在猶豫，微風拂處，一個俏麗的身影已落在她的身側。

朱烈吃了一驚，正要喝問，來人揮手示意禁止。

原來正是王妃，一身紫色緊身夜行衣，以羅布包着髮髻，手提着窄長的怪刀，低聲道：「剛剛來了七個高手對不對？」

朱烈仇視琴格格，對王妃也不喜歡，勉强點點頭。

王妃道：「那是來抓我們母女和屈能伸的，眞難得！我們母女居然還有這等身價。朱烈，本宮是受過情孽煎熬的人，決定不使阿琴重蹈我的覆轍，如果妳對屈能伸不變，我將設法除去鐵貝子，為妳報仇而不露痕跡，妳和屈能伸就……」

小朱揮手示意不必再說下去了。道：「我已經開始喜歡鐵貝子了。」

王妃愕然道：「在心情不穩定，情緒激動之下；不要決定重大的事，朱姑娘，我知道妳的心情。」

朱烈冷冷地道：「但我並不需要別人的憐憫。如果妳的女兒對小屈有意思，這正是大好的機會，加上格格的天時、地利都夠，沒有不成的理由。」

王妃微微一笑，對於一個失意的少女心態，她是瞭如指掌的，並不怪她。道：「妳知道為甚麼『八友』之七來見老大，還要先商量一下嗎？算了！朱姑娘，我希望妳能代我跑一趟，去通知小女和屈能伸迴避一下，叫他們在柳絮泉等我，如果失敗，三月後北京西山陶然亭相見。」

「北京？」

「對，本宮要把戰火與殺機帶到他們的窩巢邊。現在，我想先打倒他們一兩個。」

「妳怎知我會去通風報信？」

「我知道妳會去的，即使為了屈能伸，妳也該去。」

小朱果眞去了，她的確沒有理由不去。

但是，她發現小屈正和琴格格下棋，有說有笑，第三者看來，他們兩情相悅，十分融洽，朱烈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為自己的被汚感到自餒，如今見到小屈和琴格格在一起又有點不甘。

在潛意識中，小屈絕對是她的，尤其這次加於她身上的不幸者又是滿人。所以她恨透了滿人，然而，想想自己的未來，又毫無勇氣和信心和人爭一日之短長。

這時兩小正好結束了一局，小屈輸了，琴格格本不是他的敵手，她知道是甚麼原因。小屈長長地吁一口氣，道：「阿琴，不早了，該休息了。」

琴格格道：「也好，你躺下吧！你睡了我再走。」這兒就是小屈的住處臥室。又道：「要不要喝點甚麼？」

「謝謝，不要了，妳在這兒，我反而睡不着的。」

琴格格站起道：「夜裏也要蓋點東西，天亮那段時間挺涼的。」

「我知道。」

琴格格的殷勤，朱烈十分看不入眼，尤其焦急，王妃叫她來報警，萬一「八友」到了怎麼辦，朱烈有她的打算。

她跟着琴格格來到她的住處，相隔一個院落，時已緊迫，立刻現身，道：「琴格格……」

（未完・八）

龍鳳錯

齊雲飛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得來全不費功夫　尋訪太子無覓處

上文提要：齊雲飛趕往鄭家，與犬魔相遇，雙方大打出手，中途又殺出一個建隆帮的成員，幸兩人均被齊雲飛幹掉；齊雲飛身負重創回鄭家，因担心建隆帮會來進犯，遂通知學禮加强戒備，但却風平浪靜，齊雲飛恐怕他們已溜掉，得悉永青子一名親信姘上倚紅樓一名鴇母，遂親往查探，惜那名鴇母却已回鄉省親，齊雲飛只好向一名叫桂花的姑娘查問……

不料丫頭小青撞了進來，道：「偎紅媽媽有一棟房子空着，留給自己用，那房子頗大，自外面看，起碼有七八個卧室。」

齊雲飛塞了一塊碎銀給她，問道：「你怎知道得如此清楚？」

「有一次奴婢替小姐出去買胭脂，親眼看見的。」

「那空房子在何處？」

小青道：「就在水粉巷，劉新記粉店斜對面，紅磚的墻，大門朱漆還很新淨，甚是好找。」

齊雲飛再塞了一塊碎銀給她，道：「此事千萬不可告訴任何人，切記。」他喝了兩杯茶，長身道：「桂花姑娘，對不起，在下要走了，改天再與學禮兄來看你。」他放下一錠銀子。「這個給你買胭脂。」

桂花忙將銀子塞回去。「雲公子若還將奴當作……朋友，便請收回去，否則便是看奴不起，也是看不起鄭公子。」

齊雲飛略一沉吟，便將銀子收回。「好，在下先謝了，改天再來探訪兩位，下面的人，在下會打發，但兩位千萬莫對任何人透露半句。」桂花與小青連連點頭。

齊雲飛到得大堂，龜奴訝然問道：「雲公子，你怎地這麼快便要走了？」

「約了人吃晚飯，那人不肯來這種地方，晚上再來，看帳！」齊雲飛先塞了一塊碎銀給他。「快看賬。」那龜奴收了銀子也就不說話了，當下結了賬，齊雲飛便離開了。到了大門口，突然用力咳嗽了三聲，聲音雖然不响，但他用內力傳出，送出老遠，這是通知羅立雄，他要走了！

齊雲飛邊走邊注意四周，見沒有扎眼的人，才停在街角，他只道永青子若不找上門來，便沒法找到他了，料不到峯迴路轉，又有了新線索。

伍德勝既然是永青子派來開封的棋子，與永青子的關係必然十分密切，而他跟偎紅相好，亦必有原因。莫非偎紅也是建隆幫的人？如今永青子會否在偎紅家裡？

齊雲飛顯得十分興奮，恨不得立即到偎紅家查個究竟，他等了頓飯工夫，方見羅立雄匆匆忙忙走出來，忙向他揮手，羅立雄大步流星跑過來，問道：「有消息了？」

「是的，偎紅在城內有一棟空房子，咱們這就去查查。」

羅立雄猶疑地道：「他們人多，咱們只有兩個人，恐怕……恐怕難以勝任，不如先回客棧……再商量個萬全之策。」

齊雲飛心中憤怒，却不便罵他，想了一下才道：「你回客棧，立即着張思劍捕頭派人到處搜查偎紅在城內購置的房舍，然後帶幾個人去空屋接應。」羅立雄滿口答應，快步跑去，而齊雲飛則往偎紅秘居走去。

正如小青所說，偎紅那棟空房子的確很易找，但他到大門外，却發現大門上了鎖。齊雲飛到劉新記粉店問掌櫃。「老丈，請問對面那房子是否倚紅樓的偎紅媽媽的居所？」

老頭道：「聽人說，那婦人是倚紅樓的鴇母。」

「爲何大門鎖上了？」

「她向來住在妓寨裡，很少回來，大門常日鎖着。」

齊雲飛再問：「最近可曾見到她？」

「她常在半夜回家，有誰注意她？老夫最後一次見她，距今已半個多月了。」

齊雲飛謝了他一番，便施施然離開，忽然雙脚一頓，一個鷂子翻身，飛越圍墻，落在院子裡。

就在此刻，齊雲飛聽到一個胡胡的聲音，似有人被人握住脖子般，他一個轉身向內衝去，這刹那，又聽得眞切，胡胡聲乃發自左首那間房，齊雲飛突然飛起一脚，將房門踢開，一陣風般衝了進去。

只見房內有個男人精赤着上身，壓在一個酥胸半露的女人身上，雙手正卡住其脖子！門一打開，那男人吃了一驚，轉頭脫口呼問：「誰？」

齊雲飛人未至，長劍已經抽握手中，向其射去！那男人也厲害，四肢用力，身子自床上彈開，向窗子射去，可是他快，齊雲飛也不慢，一偏身，長劍一揮，「刷」地一聲在其小腿腹上加了一劍。

那男人吃痛氣盡，登時落地，身子一歪，幾乎栽倒，僅此一慢，齊雲飛經已趕至，他仍想垂死掙扎，但只七八個照面，齊雲飛的劍尖已抵在其胸膛上。

那男人哆嗦地問道：「你，你到底是誰？」

齊雲飛沉聲道：「齊雲飛！你可是伍德勝？」

那男人臉色一變，却道：「閣下認錯人了，私闖民宅，該當何罪？」

齊雲飛哈哈笑道：「該當何罪？你意欲殺害姘頭，更是死罪，伍德勝，你別再裝蒜了，速速從實招來，永青子他們如今窩在何處？」

那男人向旁一指：「你既然甚麼都知道，伍某也不敢瞞你，幫主他們在地窖裡，入口就在隔壁卧室。」齊雲飛不由自主地轉頭向旁望去，那廝反應甚快，倏地退飛，抓起几上的單刀。

齊雲飛怒道：「自作孽，不可活，不讓你吃點苦頭，料你不會老實。」他長劍翻飛，攻勢源源不絕，將那廝前後左右全都罩住。

房內狹窄，加上那廝腿上受傷，跳躍不靈，十多招之後，已經險象橫生，可是他悍勇之至，不時極力尋機反攻，幾番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使得齊雲飛一時難以得手，心中忖道：「床上那婦人料是偎紅，只要她未死，自能挖出新線索。」當下出手再無顧忌，三招之後，又一劍刺進其左脅下。

那廝大叫一聲：「老子與你拚了。」瘋狂進攻，完全不要命，鬥得齊雲飛心頭火起，心想你要尋死，樂得成全你，沉住氣等候機會。

那廝連攻二十多招，但失血多，氣力衰竭，動作緩慢，但雙眼都紅了，嘶聲叫道：「齊雲飛，我操你奶奶的熊，咱們建隆幫，與你有何仇恨，你硬不放過咱，老子做鬼也不放過你。」

齊雲飛趁他說話分神，覷得眞切，再一劍刺在其右脅下，他還不想讓他立時了賬，以便多探消息，誰知那廝竟然視死如歸，身子向前一壓，齊雲飛但覺手上一沉，又見他單刀貼身扎了過來。

這種打法，令得歷過無數風浪的齊雲飛也大吃一驚，急忙鬆劍跳開，那廝雙臂持刀，艱辛地向齊雲飛跳去，齊雲飛凝神瞪着他，突然飛起一脚，將他踢飛。

齊雲飛的劍鋒長劍已由脅下透過，露出後背，仰天跌下，長劍倏地自其軀體上彈開，一股血水如泉湧出，只聽他怪叫一聲，脫手將單刀向齊雲飛拋去，可惜他氣力已用盡，單刀「噹」地一聲，在齊雲飛身前兩尺跌落地。

齊雲飛噓了一口氣，舉袖拭汗，緩緩走前，拾起地上的長劍，在那廝身上揩拭乾淨，方收進匣內，然後走至床前，伸手抓住那婦人的手掌，渡氣過關，眞氣由齊雲飛掌心傳入婦人掌內，再在其體內運行。

過半頓飯工夫，方聽那女人「嚶嚀」一聲，嬌軀移動了一下，齊雲飛見她未死，心中大喜，加緊施爲。又過一盞茶工夫，那婦人才甦醒過來，未睜開眼睛便罵道：「殺千刀的，奴跟你拚了。」粉拳向齊雲飛擂去。

齊雲飛抓住其臂，喝道：「糊塗，你瞧瞧我是誰？」

那婦人看清楚了人，雙頰泛紅，問道：「你是誰？」

齊雲飛鬆了其臂，道：「快穿好衣服，我有話問你。」拾起床下的衣裙拋給她，原來那婦人只穿一件肚兜。

齊雲飛轉頭面對着房門，他不願阻延，問道：「你便是偎紅媽媽了吧？嗯，爲何不答話，我殺得了伍德勝，要殺你，更加易如反掌。」

那婦人答道：「是……奴在倚紅樓叫偎紅，奴，奴可沒有做過壞事……你不能殺我。」

齊雲飛知這婦人怕死，乃道：「其實生死都操在我手中。」

偎紅慢慢抬起頭來，邊穿衣邊道：「奴，無拳無勇，一介女流，有甚麼辦法保住性命？」

齊雲飛道：「只要你供出一切，齊某不但不殺你，還派人保護你。」一頓再問：「你可知道永青子，又叫光復道長的建隆幫幫主，如今在何處？」

偎紅囁嚅地道：「他們都在城內……」

齊雲飛精神登時一振，急問：「城內何處？如何走法？一共有多少個人？你怎麼知道？」他一口氣提出四個問題，連人也忍不住轉過身去，幸好偎紅已穿好衣裙。

「他們在城內汚水巷內，由此去大約要走頓飯工夫，在西城區。」偎紅驚魂稍定，說話也流利了許多。「他們有許多人，住在那條巷子裡……光復道長住的那棟小院，是奴幾年前買下的，賃了與人，他們再向他賃去使用，是以奴知道得清清楚楚。」

齊雲飛再問：「你離開倚紅樓，是伍德勝的意思？」

「是的，他說有人會去倚紅樓找我，奴若不離開，萬一說漏了甚麼話，要奴負責……」偎紅哭喪似地道：「奴一介女流，自然不敢擔當這個罪名。」

「伍德勝既然是你的姘頭，爲何適才又要扼死你？」

偎紅臉色慘白：「大概……大概是道長的意思吧？」

「你肯定光復道長尚在汚水巷內？」

偎紅點點頭，「奴昨夜去過，還見到他們。」

齊雲飛想了一下方再問道：「可知光復道長他們留在開封，有何目的？你認識伍德勝有多久？」

「奴認識那天殺的已有幾年，那時候，奴還在天香院做姑娘……後來他把奴贖了出來，又給了奴一筆錢，讓奴與人合資開倚紅樓。」偎紅看了地上的屍體一眼，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定定神才續道：「那時候，奴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他告訴奴是官家之後，父母管督甚嚴，他跟奴的事，不許向外人透露，否則讓他父親知道，必派人來對付奴……」

齊雲飛雙眼仍瞪着她，偎紅抬頭目光與他接觸，隨又垂首。「奴不知道他們留在開封的目的……也許是無路可投。爺，您可否告訴奴，你是甚麼人？」

「某不是官家人，只是一個江湖遊俠。此處不宜居住，你可有地方好去？」

偎紅嬌軀一抖，忙道：「爺不是說要派人保護奴？」

「你在城內可有親戚或好友？」

「有一兩個，但伍德勝那天殺的都認識，而且不時向奴打探，奴恐他們都記錄在案。」

齊雲飛考慮了一下，道：「那某便送你到高昇客棧，那裡十分安全，有許多人保護你。」偎紅連忙下床，跟在齊雲飛背後，出了房，齊雲飛再問：「那一邊比較隱蔽安全？」

「小巷沒人出入，只是那一頭沒有門。」

她話音剛落，齊雲飛已摟緊她的腰肢，振衣躍起，越過圍墻，輕輕巧巧地落在狹窄的小巷中，低頭一望，但見偎紅花容失色，左掌緊緊地捂住嘴巴，齊雲飛微微一笑：「不必驚慌。」他放下她，拉着其手，向巷口走去。

到了街道上，但見人來人往的，甚是熱鬧，偎紅這才定下神來。齊雲飛辨別一下方向，乃向高昇客棧走去，他記得有一條小巷直通高昇客棧，乃是捷徑，到達那裡，轉頭望了幾眼，不見有陌生人，便拉着偎紅進去。

剛走至一半「颼」地一聲，屋頂跳下一條中年漢來，齊雲飛將偎紅推貼墻壁，喝道：「甚麼人敢光天化日攔路？」

那中年漢只淡淡地說了三個字：「甘泰陽。」

「是你？你眞的加入建隆幫？難道你忘記自己是武當派的高手？」

甘泰陽語氣依然那麼平靜。「武當派並無規定，俗家弟子不准加入其他幫派，甘某雖加入建隆幫，並無欺師滅祖。」

「你攔路意欲何爲？」

「殺你，殺不了你便被你殺死，換而言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齊雲飛又是一怔，哈哈笑道：「你我可曾有仇？」

「殺人未必要有仇恨，但嚴格說起來，又的確有仇恨，你太喜管閑事了，兩個女人尚不能將你拴在家裡，你何不多娶一個試試？」

齊雲飛不由變色，微愠道：「此乃某家之私事，干卿底事？齊某不想多管閑事，但造反乃關係到天下人之生死榮辱，某家認爲插手其間，絕非多管閑事，而且某亦希望你能急流勇退。」

甘泰陽冷哂道：「江山乃天下人之江山，朱家坐得，別人也坐得，甘某不知有何錯！」

「大明建朝不久，蒙古殘餘仍虎視眈眈，加上西北胡人，國家實尚未鞏固，此刻造反，徒令外族入侵，雖說朱家天子不好，但外族入侵，對百姓更無好處。」

甘泰陽冷笑道：「蒙古殘餘已不足爲患，外族人數不多亦不足爲患，此全是杞人憂天而已，朱家天子殘暴不仁，民不聊生，咱們替天行道，即使失敗亦可流芳百世。」

齊雲飛大笑：「流芳百世？可惜你們只不過想恢復趙家之江山，趙家所作所爲如何，民間尚有流傳，百姓豈會擁戴你們，齊某不想當官，亦從未有此念頭，請勿誤會，但你想當開國功臣，却須小心。」

「多謝你關心，但甘某再無存心做開國功臣，只是不忿朱家天子所爲。」

齊雲飛目光灼灼，一字一頓。「你是奸黨錄和逆臣錄上之後代？」

甘泰陽身子一震，臉色微變，忽然長嘆一聲：「各爲其主，有些話一時之間也說不清楚，齊雲飛，你不必再

說廢話，拔劍吧。甘某今日若死在你劍下，亦不會怪你！」

齊雲飛將劍緩緩抽了出來，他這把劍，比尋常的稍長稍軟，他屈指一彈，道：「齊某實在不想殺你，甘兄咄咄迫人，齊某只是被迫應戰。」

甘泰陽道：「齊兄萬不可效婦人之仁，甘某絕不會放鬆，某已說過，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他那把刀却比尋常的厚而寛，與齊雲飛的劍，形成强烈的對比。

齊雲飛深吸一口氣，他知道甘泰陽殺機已起，一動手便必然拚命，自己却越來越不想殺他，這是極端危險的事，但不容他細思，甘泰陽道了一聲請，便展開攻勢。

小巷狹窄，大刀威力倍增，齊雲飛未摸清其刀勢，邊戰邊退，偎紅退得更快，一顆心怦怦亂跳。

甘泰陽攻勢有如波濤，一浪高過一浪，武當派的武功本來走的是偏陰柔之路數，但甘泰陽可能是帶藝投師，走的是剛中帶柔的路子，在小巷裡更能發揮威力。

齊雲飛連接七八刀方能找到機會反攻一兩劍，不過過了三四十招，他鬥志已盛，深知今日絕無第三條路可走，不是己亡便是他死，是以加强進攻。

甘泰陽不但刀法凶猛，而且存心拚命，是以始終佔了上風，五十招後，齊雲飛已退了兩丈。

偎紅見他不敵，芳心大驚，不斷後退，一直退回小巷，忽然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掌自後伸了過來，鐵鉗一般扣住其手臂，她剛一怔，嘴巴又被另一隻巨掌捂住，這一驚非同小可，幾乎暈厥過去。

巷內的齊雲飛知道在巷內決鬥，必會讓對方佔了便宜，因此找到個機會便躍上屋頂，甘泰陽緊隨其後，亦躍上屋頂，依然向齊雲飛撲去，誰知齊雲飛反應更快，長劍一抖，便刺向其咽喉。

這一劍速度之快，有如流星曳空，大出甘泰陽之意料，準備攻出的那一刀，只好抬高一橫，向長劍格去。可是齊雲飛似乎料到他有此一着，長劍尚未與鋼刀接觸，手腕再一抖，改刺左肩。

甘泰陽心頭一驚，忙不迭退了一步，不料齊雲飛之攻勢，一招緊接着一招，迫得甘泰陽只能守，不能攻。齊雲飛輕吸一口氣，道：「甘兄覺得自己之勝算有幾分？」

甘泰陽咬牙道：「此仗不管勝敗，非打不可，有進無退，齊兄可得小心，甘某不要命，殺不了你，也要卸下你一條胳臂來。」

齊雲飛瞿然一驚，連忙收起輕敵之心，加强進攻，不過他更加覺得甘泰陽實不該死，出手自然不會太過狠辣，然畢竟他技高一籌，仍然壓住對方。

兩人翻翻滾滾鬥了百多招，越來越凶險，尤其是甘泰陽，遇險時便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迫使齊雲飛收招，激鬥時，齊雲飛又找到一個機會，長劍自甘泰陽的刀底透進，直刺其左胸。

這一劍若讓他刺中，甘泰陽必死無疑，而甘泰陽已退至屋頂邊緣，不能再退，那一刀打橫來不及招架，是以齊雲飛心底不由閃過一個念頭：「我該不該殺死他？」

心念未了，忽見甘泰陽不顧生死地用左臂去格長劍，同時左臂一轉，鋼刀橫劈齊雲飛。

齊雲飛雖然仍比對方快一步，但他實無把握制止對方鋼刀劈來之勢。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他急退半步，手腕一轉，以劍柄去擋鋼刀。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則疾如星火閃爍，但齊雲飛變化雖快甘泰陽變化也快，手腕稍沉，避過劍柄，刀鋒已至齊雲飛的腰際。

這一着大出齊雲飛之意料，不由暗叫一聲：「我命休矣！」不料甘泰陽那一刀去勢雖疾，但至其腰際，力道似乎消弭得乾乾淨淨，刀鋒輕輕貼在其腰上。

齊雲飛不由一怔，甘泰陽已喝道：「拋下長劍，否則取你性命。」

聽其語氣，尚有轉圜之機，齊雲飛如肉在俎上，乖乖地拋下長劍，力持鎮靜，擠出一個笑容，道：「齊某技不如人，無話可說，甘兄若要下手，即管行事，齊某既不會怪你，亦不會求饒。」

甘泰陽冷冷地道：「若甘某要殺你，你求饒亦沒用。齊雲飛，甘某如今問你一句話，你須坦白告訴我。」

齊雲飛又是一怔，他自出道以來，從未失敗過，再洒脫，此刻亦難免沮喪，沒好氣地道：「你若希望齊某能說幾句順耳的話，倒不如早點動手。」

甘泰陽厲聲道：「住口，且聽我說，甘某自忖技不如你，某只勝在不要命三個字，但不管如何你如今性命已在吾掌中，只要你答應不再插手管建隆幫之事，再自斷右掌，甘某便不殺你。」

「此乃變相求饒耳。」

甘泰陽雙眼露出凶光。「某如今要殺你，易如反掌，不管你答不答應，只須切下你之右腕，料你亦無能爲力，某只問你一句，如此決定公不公道？」

齊雲飛仍不正面答覆。「你要取齊某之命，的確易如反掌，但要切下某之手掌，却沒那麼容易，甘兄是聰明人，自然無須齊某多作解釋，因爲齊某絕對不會乖乖就範。」

甘泰陽眉宇間閃過一抹殺機，冷冷地道：「你說得有道理，甘某的確沒有把握切下你一隻手掌，那只好將你殺了！」話未說畢，他掌背上之青筋突然凸起有如蚯蚓般。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甘泰陽身子抖了一抖，臉上肌肉亦牽動了一下，齊雲飛反應極快，人即如紙張一般，向後輕巧地倒下去。

甘泰陽那一刀劈過，但聞「嗤」地一聲響，衣襟被割裂，破帛如蝴蝶般在風中飛揚。

齊雲飛尚未知發生了甚麼事，後肩一落屋瓦，雙腳便用力蹬出，甘泰陽站立不穩，向小巷躍下去，齊雲飛立即一個鯉魚打挺躍起，拾起長劍，看也不看便躍了下去。

他人在半空，便見到小巷內有個身材頎長之黑衣人，用劍切下甘泰陽之首級，手法乾淨俐落，齊雲飛脫口呼道：「住手。」

話音剛落，他雙腳已落地，那漢子一把抓住甘泰陽之頭髮，將其六陽魁首提起，抬起頭來，淡淡地道：「齊雲飛，我救你一命，你竟不感激我。」

齊雲飛目光一及，又脫口呼道：「是你？司空業。」司空業乃武林中數一數二之殺手，齊雲飛雖未與他交過手，但却一直將他視作平生勁敵。

司空業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就像他只是一尊石像般。「不是我還有誰？其實某並不要你感激，當然某亦不會感激你，你我只是各有所得而已。」

「這是甚麼意思？」齊雲飛忍不住問道：「你與甘泰陽有仇？」

司空業突然發出一串長長的冷笑聲：「甘泰陽說得很好，殺人動機不限於仇恨一項。」

齊雲飛雙眼一亮，「有人僱你殺他？」

司空業並沒有正面答覆。「他一直跟永青子那牛鼻子在一起，身邊又還有許多人，某一直找不到下手之機，直到剛才方有良機，若非你，某要殺他亦不容易，是以某雖然間接救你一命，但你也間接替某賺了三萬兩銀子，因此彼此都不用感激對方。」

齊雲飛眉頭一皺，「是誰出三萬兩要你殺死他？」

司空業眉頭亦是一皺，「這句話，令某懷疑不是出自齊雲飛之口。」他一向惜話如金。

齊雲飛乾笑一聲：「齊某可否再問你幾件事？你一直跟着永青子和甘泰陽等人？」他見司空業沒有否認，乃續問道：「永青子身邊有幾位高手？」

司空業想了一下，道：「他身邊的人，在你我心目中並無一位高人，只是有幾分本領的人，也有六七個。」

「永青子武功有多深？你摸過沒有？」

司空業微微一笑：「就是那牛鼻子摸不清楚。」他眉頭一軒，反問：「齊兄已問了某幾個問題，我是否也可問你一下？」

齊雲飛頷首，司空業遂問道：「按說甘泰陽武功不如你，事實上你亦有機會殺死他，白白錯失了，最後反爲其所乘，是何道理？」

齊雲飛笑道：「因爲某下不了手，儘管彼此見解不同，但他確實是位好漢。」

「生死關頭，竟有這等想法，眞令人難信。」

齊雲飛微笑道：「那也得視對手而定，若是對你，齊某出手絕不會留情。」

「彼此彼此。」司空業嘿嘿冷笑道：「齊兄似乎尚要繼續管閑事，永青子身邊有位戴人皮面具、頭戴冠帽的漢子，看來甚是扎手，對他須多加小心！」

齊雲飛忙問：「司空兄可否將此人底蘊介紹一下？」

「某亦不知道，言盡於此，後會有期！」話聲未落，司空業已躍上屋頂，急掠而去。

齊雲飛目光一落，見甘泰陽屍體仰天而上，姿態有點異常，忍不住將其屍體翻過來，但見他後背插了一柄小飛刀，直沒至柄。心中暗道：「難怪司空業能夠輕易得手！」

忽然心頭一動，想起偎紅來，忙不迭轉過身去，小巷空空如也，那裡還有那婦人之踪影？齊雲飛吃了一驚，忙不迭跑出小巷。但見大街上車水馬龍，不見芳踪，他氣也不喘一口，又衝至另一個出口。

但見遠處一匹高頭駿馬，坐着一名壯健大漢，懷中抱着一個女人，似是偎紅。那漢子正轉頭望着巷口，一見到齊雲飛，立即策馬奔前。

齊雲飛喝道：「放下人來！」提氣追前，可是街上人羣熙攘，那裡追得上？齊雲飛救人心切，顧不得驚世駭俗，躍上屋頂追奔。

他人在屋頂上，居高望下，忽見隔鄰一條街道，有幾條漢子擁簇着一位小女孩，心中覺得奇怪，仔細一瞧，可不正是珠兒？

珠兒因何會被人前呼後擁，再看清楚，那些漢子只是將她挾持住。一位小女孩因何需動用幾條漢子？回心一想，珠兒之父親老鄒昨天在謝家與人對話，言語頗多奇怪之處。這些漢子若是爲了綁架珠兒，因何上次又肯減價收贖款，而輕易放過她？聽老鄒之言，他們已是破落戶，誰會綁架破落戶之女兒？

齊雲飛越想越奇怪，突然改變主意，向那羣漢子追去，與此同時，又見屋頂上多了一條漢子，却是羅立雄，乃問之：「羅兄因何來此？」

羅立雄道：「某已去高昇客棧通知了秦湘生他們，老衛已去找張思劍，羅某與老鐵分頭出來找你，你這方可有消息？」

齊雲飛點點頭，道：「如今且不提那些事，吺，你瞧見下面那些人麼……」他附耳向羅立雄交代了一番。「你先下去，齊某會見機行事。」

羅立雄應了一聲，躍下街頭，飛快撲前，喝道：「站住，你們是做甚麼

的？」

一位漢子反喝道：「讓開，大爺的事，你管不着！」

羅立雄掏出腰牌，道：「某是錦衣衛，離京辦案，如今懷疑你們擄劫小孩，趕快從實招來！」

那漢子臉色一變，道：「對不起，咱們有眼無珠，這是咱們老爺的外甥女，因老爺病重，着咱們請外甥女去與他見最後一面。」

「你們老爺是誰？住在何處？」

那漢子聽他是河北的口音，乃道：「咱老爺住在信陽，姓潘，雙名天福。」

「胡說，此去信陽路途不近，因何不乘車？」羅立雄揮揮手，喝道：「退開，且讓某來問這小妮子。小姐，你貴姓芳名？家在何處？請從實答我，一切有我承擔，不用害怕！」

珠兒道：「我，我姓朱……」

那漢子急道：「她叫珠兒！」

「誰要你搭腔！我明明聽她說是姓朱！」羅立雄心頭一跳，再問：「珠兒，你家在何處？快答，我替你作主！」

那幾個漢子都拿眼瞪着珠兒，嚇得珠兒噤若寒蟬。其中一個大漢道：「她當然是本城人氏。」

「是土生土長的？你們若不是心虛，因何不讓她說話，分明有鬼！」羅立雄冷笑道：「某却聽出她是河北的口音。」

話音剛落，兩個漢子抄起珠兒便往後退，其他漢子則將羅立雄圍了起來。「操你娘的，你這冒牌錦衣衛，今日非得教訓教訓你一下不可！」

羅立雄立即抽出刀來，喝道：「好啊，你們要造反啦！」他自知單槍匹馬，不敢爭功，一味防守，只盼齊雲飛速速回來救援。

齊雲飛見那兩位大漢提着珠兒閃進一條橫巷，立即越空追去，三四個起落，已落在前頭，倏地降落小巷裡，把他們的去路攔住。

那兩個大漢吃了一驚，怪叫起來，齊雲飛出劍如閃電，手腕一抖，劍尖已刺中左首那名大漢的手腕，珠兒登時落地，他長劍再一翻，削向另一個大漢。

右首那大漢魂飛魄散，高聲呼道：「正點子在此！」同時縮在珠兒身後，以她作擋箭牌。

齊雲飛喝道：「你們竟敢擄劫太子，罪該萬死，某如今給你們一個機會，立即棄人逃跑，某絕不追趕，否則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只要我大叫一聲，官兵便立即圍過來。」

此言一出，那兩名大漢立即棄了珠兒，抱頭竄去。珠兒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哭聲分明是個男孩。齊雲飛摸摸她的頭髮，低聲問道：「你可是太子？」他見珠兒不答，忙又道：「你放心，我是大內密探，專爲你而來的，只要是太子，某便拚死護你回京！」

珠兒這才點頭稱是，齊雲飛暗喚一聲慚愧！識穿珠兒的身份說來實在僥倖！而建隆幫將他男扮女裝，亦是一絕！擄劫偎紅的漢子，本欲引開自己，好讓珠兒平安轉移，誰曉得反讓自己在無意中破了案，眞可說天網恢恢！

也就在此刻，只見鐵千石快步跑了過來，齊雲飛連忙將珠兒交給他，並令他先到民居裡避一避。匆匆交代完畢，便向羅立雄那方奔去。

那幾個漢子正殺得羅立雄無還手之力，齊雲飛一至，先殺了一人，道：「羅兄快去找人把周圍包圍起來，不必多問，速去！」

羅立雄心知有異，不敢多問，閃身而去，齊雲飛長劍展開，將那四個漢子全部罩住，他大發神威，雖然以寡敵衆，幾個照面之後，仍讓他的左拳把一名漢子擊得重傷倒地，其他漢子見狀更加心寒，要逃跑又被齊雲飛緊緊纏住。

如此纏了一陣，忽然「颯颯」兩聲，屋頂上跳下兩位相貌相似的中年漢來，齊雲飛喝道：「多來兩個，多死一雙！」

左首那漢子道：「齊雲飛住手，賤兄弟有話說！」

齊雲飛長劍不停，喝道：「有屁快放！」

右首中年漢道：「齊雲飛，你有膽隨賤兄弟去一處地方麼？」

齊雲飛再看了他倆幾眼，心頭一動，驀地想起兩個人來，脫口問道：「兩位可是江湖上稱之『一心兩刀』的司馬翔及司馬翊昆仲？」

原來此兩人果然是司馬翔及司馬翊，他倆自幼得異人傳授，又因是孿生兄弟，練得心意相通，兩個人就似只有一顆心般，是故得此外號。

司馬翔使的是左手刀，司馬翊使的則是右手刀，兩兄弟不管遇到多少個敵人，都是兩個人一齊上。由於配合得好，一攻一守，一進一退，妙至顚毫，兩個人有如五七個人般，是故敗了好些高手，聲譽頗響。

武林中人遇到這兩兄弟，都盡量想辦法避開，極不願招惹他倆，幸好他倆行事頗爲正派，否則更加令人頭痛。連齊雲飛亦不由自主地停了手。那三名大漢如逢大赦般，站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半晌才悄悄地溜開，齊雲飛亦不追趕。

當下右首那漢子答道：「想不到齊雲飛也聽過賤兄弟的匪號，眞是榮幸之至。」

齊雲飛雙眼一瞪，道：「你倆到底有何話說，請快，否則齊某可不客氣！」

司馬翔道：「賤兄弟敢找上你，當不會怕你！你若要救那婦人，只須跟咱倆走，在大街上大呼小嚷，有失身份。未知齊大俠有否膽量？」

齊雲飛仰頭大笑。「想不到連兩位也加入建隆幫！」

司馬翊沉聲道：「人各有志，咱們也不想多作解釋，反正加入建隆幫亦非甚麼見不得人的事。倒是齊兄淪爲鷹犬，大出賤兄弟之意料！」

齊雲飛一呆，想起甘泰陽所說之話，不由暗嘆一聲，道：「齊某同樣也不想多作解釋，只是甘泰陽之屍首……」

司馬翔道：「自有人料理，甘兄死得轟烈，料無遺憾，只是咱們想不到你還有一位行爲鬼祟之朋友，暗箭傷人，可惜咱們來遲了一步。」

「兩位錯了，他不是某之朋友。」料那幾位漢子追不上羅立雄，便道：「快帶路！」

「有志氣！」司馬翊豎起拇指讚了一聲，隨即在前帶路，司馬翔有意落後。齊雲飛知他用意，表面上毫不在乎，緊跟着司馬翊，讓司馬翔押後。司馬翔兄弟十九要帶他去見永青子，想起司空業的話，齊雲飛心頭一陣緊張，饒得他藝高人膽大，但獨力難支，亦無勝算。

走了一陣，齊雲飛忍不住以退爲進地道：「兩位最好帶齊某去見永青子。」

司馬翊頭也不回地道：「齊兄必能如願，正要帶你去見敝幫主！」齊雲飛心頭又一陣緊張。未幾，三人走進一條長長之石板巷子，不料下面有嘩啦啦的流水聲，齊雲飛暗問自己：莫非已至汚水巷？

心念未了，司馬翊已停在一扇木門前，伸手在門板上輕敲了幾記，裡面回了幾記，司馬翊又再敲了三記，接着有人道：「找誰？」

「不是找人，是來賣炭的。」

「多少銀兩一擔？」

「一斤一兩銀子，少一分也不賣。」

木門倏地拉開，開門的却躲在門後，只見到裡面有一座庭院，但齊雲飛一顆心却提了起來。

司馬翊道：「齊兄請進！」作了個肅客之狀，齊雲飛稍一猶疑，便大踏步走了進去，才走了幾步，背後便傳來一個門門聲。齊雲飛忍不住轉過頭去，但見司馬氏兄弟緊隨其後，關門的人背有點駝，看來年紀已不少，因爲頭髮幾已全白。

三人來至庭院中，但見大廳裡站着兩位持刀大漢，似石像般挺立着，腰板子就像槍杆一般，甚是慓悍。

齊雲飛問道：「永青子在何處？」

話音剛落，自廳後過道上又湧出一羣人來，少說也有二十來位，人雖多，但動作乾淨俐落，行動快速，眨眼間便分列兩行，正眼不看齊雲飛一下，這架勢又教齊雲飛的心頭更爲沉重，因爲這說明永青子不是泛泛之輩。

司馬氏昆仲在背後呼道：「請齊兄進廳。」

齊雲飛心頭不快，道：「齊某人已至，永青子還擺甚麼架子？爲何不見他出來？他不現身，齊某又何須進廳！」

司馬翊冷笑道：「齊兄無膽進去？」

齊雲飛長笑道：「只怕是永青子無膽出來見我！」

忽然過道裡傳來一聲吆喝：「幫主駕到，迎接！」廳裡那二十多名大漢，「刷」地一聲，半轉身面向過道，屈一膝跪下，動作整齊劃一，齊雲飛心頭又是一沉。

過道上傳來一陣步履聲，緊接着兩位身穿黃衣的漢子走出來，背後跟着一位身穿紫色道袍、滿臉紅光、蓄着三綹長髯、相貌堂堂之老道士，果然有幾分王者之氣勢，只可惜長了一管鷹鼻。

那老道往正中那張紫檀木太師椅坐下，兩位黃衣漢子分左右站立其後，過道上又陸陸續續走出幾個人來，一見他們之眼神及步伐，便知都是練家子。齊雲飛目光有如利刃一般，在這干人臉上掃過，最後停在一位頭戴冠帽、面無表情的黑袍漢身上。

此人便是司空業所提之高手，齊雲飛不但相信司空業之眼睛，也相信自己之感覺，這干人之中，以他之武功最爲深厚。

老道哈哈一笑：「齊大俠不是要見本座麼？本座已來了，爲何汝尚不進廳？難道連此之膽量也沒有？」

「你便是永青子？」齊雲飛邊問邊抬步。「若齊某不想進來，任你用甚麼激將法也不生效。」

黑袍戴冠漢對面尚有一同樣穿黑袍之瘦叟，輕叱一聲：「廢話！除了幫主之外，誰能夠坐着！」

話音剛落，齊雲飛已立在大廳正中，司馬氏兄弟則站在大廳門外，似防他逃脫。「幫主讓齊某站着，此乃貴幫待客之道麼？」

「齊雲飛的確不是一般賓客。來人，看座！」

廳內之漢子均微微一怔，永青子背後一位黃袍漢子拿了一張椅子給齊雲飛，齊雲飛抱拳向兩旁的漢子告罪了一聲才坐下。「幫主請齊某來此，在下感激之至，再又賜坐，實令在下難安，況貴屬貴价均站着……」

永青子微微一笑。「齊大俠遠來是客，已無酒水侍奉，豈能無座？且敝幫的宗旨，向喜廣結朋友。」

齊雲飛顧左右而言他。「齊某見過不少人，以幫主最威風，雄霸一方，亦未必須獨坐江山！像幫主如今南山爲王，快活逍遙，幾乎王公都不如……」

永青子淡淡地道：「想不到齊雲飛武功厲害，嘴也同樣厲害，本座請你來，並非請你來當說客！」

齊雲飛長笑道：「幫主請齊某來，當亦非爲了與某商討爭天下之事。」

「此點事先雖無籌劃，但齊兄若有

興趣，本幫願意爲之，他日若有飛黃騰達之日，定必共享富貴榮華。」

「可惜齊某對富貴榮華興趣不濃，幫主何不將請齊某來此之目的言明？」

「快人快語！」永青子目光一凝，停在齊雲飛臉上，沉聲問道：「齊兄是否存心與敝幫作對？」

「那就得看貴幫的宗旨有否改變了！」

永青子語氣鏗鏘堅定地道：「敝幫宗旨絕不改變！在你面前亦無須隱瞞，咱們是志在天下。」

「恢復趙宋天下？」

永青子臉色微微一變，避重就輕地道：「此乃另一回事，日後再慢慢研究。」

齊雲飛哈哈大笑。「幫主不肯正面作覆，三歲小孩亦知道幫主之用心！哦，原來要推翻大明，不是朱家天子專橫殘暴，而是藉口召人助你恢復趙宋江山！」

適才那黑袍老叟又喝道：「放肆，齊雲飛你眞的不知死活！」

齊雲飛轉頭問道：「齊某之言無理，因何幫主不反對？」

永青子眉宇間閃過一抹殺機，沉聲道：「本座不反對，乃因你所言，根本不值得一駁。」

黑袍老叟問道：「朱重八殘不殘酷？叔侄爭江山貽笑天下，咱們反之是否有理？」

「有理！但得視時機而定！」齊雲飛長身而起，繞着椅子踱步，「其實齊某無心管這種事，只是貴幫爲這目的，不擇手段，事後又不思補救，方激起齊某插手。」

永青子沉聲問道：「齊兄所言何事？爲何本座不知？」

齊雲飛大笑。「你怎會不知？無視別人生死罷了！」

永青子不悅地道：「本座誠心問你，因何齊兄只一味譏誚？口舌討便宜，有補於事乎？」

「貴幫擄了太子，却不敢公開宣佈，可知因此事，連累了多少條生命？麻煩了不少武人？擾及多少百姓？」齊雲飛不亢不卑地道：「難道齊某說錯？」

永青子冷笑道：「大丈夫要辦大事，便顧不得小節了！齊兄，本座問你一句話，你能否考慮加入敝幫？」

齊雲飛心頭一沉，臉上仍帶着笑容。「那就得視貴幫有否令在下動心之條件了。」

永青子精神一振，問道：「齊兄欲求甚麼條件？只要你開得出來，都可以商量！副幫主之位，你意下如何？」

齊雲飛悠然道：「可惜齊某不愛受約束，加入貴幫，那得瀟洒自由！」

永青子勃然色變，怒道：「原來你在耍本座！本座若非愛才，豈還容得你留在世上？今日要殺你，當眞是易如反掌！」

齊雲飛哈哈笑道：「齊某又非傻瓜，怎會貿然跟隨司馬氏兄弟來此？」

「你一切行動均在咱們眼中，由首到尾只你一個人！司空業絕對不會冒生命之險來救你。」

「齊某害怕的也不會來！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貴幫憑人多，要殺齊某當無問題，但恐怕亦要付出極大之代價。」

永青子陰森地道：「本座做人有個原則，既不能爲我所用，便必須將之除掉，除非那人是蠢材。齊雲飛名滿江湖，更不能放過。」

齊雲飛手掌落在劍柄上。「齊某來此便無打算全身而退，幫主若肯賜教，那便最好！」

永青子哈哈大笑：「何日何時，此地何地？本座行動豈受你指揮！欲向你討教的人大有人在！本座向來是但求達到目的，不理小節，一湧而上，亂刀將你分屍……」

齊雲飛亦大笑道：「乾脆一點，就說爲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何須再掩飾？」他「刷」地一聲將長劍抽出來，曲指一彈，長劍發出嗡嗡之聲，輕嘆道：「長劍啊長劍，今日可讓你盡情飲血了。」

廳上之建隆幫頭目，見他如此狂放，都臉上變色，那黃衣老叟道：「幫主，齊雲飛雖有點名氣，終究只是一名乳臭剛乾不久的小伙子，用不着一湧而上，讓屬下先教訓教訓他，若眞不行，再請幫主定奪！」（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公孫襄平定江南武林的計劃，全盤都被蕭姥姥破壞了。狄明揚隨釣鰲客省親，却遇上老壽星和逢若仙的攔截，雙方發生戰鬥，駱長青和蕭湘雲師徒，一直都是暗中跟着狄明揚，恐防他會被人暗算，現在又見老壽星想阻止他們往東海去，提出拚搏方式，耿小雲怕釣鰲客上當，願意參戰，在戰鬥中，老壽星處處反受到耿小雲的制肘……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途中投旅店　誤中迷魂香

耿小雲咭的笑道：「老壽星，你怎麼和我認眞起來了？」

左手輕輕一轉，似拍似拂，纖纖五指一下拂在老壽星手腕之上。

老壽星這一抓何等凌厲快速？那會把耿小雲拂來的一隻粉嫩手掌放在心上，是以妳歸妳拂，他歸他抓，眼看就要抓上耿小雲肩上了，突然手腕驟然一麻，這一麻，一直麻上了肩胛，整條手臂立時像死蛇一般，軟垂下去，再也用不上力道。

老壽星究竟見多識廣，心頭驀地一驚，暗道：「拂經截脈手，這小丫頭從那裡學來的？」

要知老壽星在黑道上，原是少數高手之一，一身武功，豈同小可，雙目寒芒飛閃，厲笑一聲道：「小丫頭，妳居然有一手，老夫非劈了妳不可。」

他左手雖然下垂若廢，使不上勁，但喝聲出口，右手壽星竹杖却突然加緊，剎那之間，杖影交織，一支竹杖，化作了數十支竹杖，把耿小雲一個人圈入在一片杖影之中！

這還是他心中顧忌着耿小雲手中是一柄寶劍，不敢驟下殺手，否則十個耿小雲也傷在他竹杖之下了。

但儘管他心存顧忌，耿小雲只覺身外好像被竹杖編成了一個竹籠，自己像金絲雀一樣被關進在竹籠裡面，不論妳如何發劍，杖影似實而虛，妳縱有寶劍，也休想削得着一點杖影，尤其對方每一杖都凝聚了內力，光是劃空呼嘯的杖風，却又似虛而實，被掃上，撞上了劍尖，都震得她右腕發麻，幾乎連劍法都有施展不開之感。

耿小雲止不住心頭暗暗震驚，忖道：「這老魔頭果然厲害，一面嬌聲道：「喂，老壽星，是你要我和釣鰲客前輩聯手的，你怎麼眞的和我幹上了？你左手已經不能動了，只剩下一隻右手，還有這麼兇狠，不怕我寶劍一個不留神，把你右手削斷了？」

狄明揚先前看到老壽星居然捨了東海釣鰲客，一支竹杖化作漫天風雨，向耿小雲展開攻勢，心裡不禁暗暗替耿小雲躭起心來，直到耿小雲左手一下拂中老壽星左腕，一條左臂下垂若廢，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忖道：「是了，難怪自己覺得小雲使出來的這記手法，十分怪異，原來是自己負傷時，康大哥教她的三式手法了。」

老壽星聽得更怒，獰笑道：「小丫頭，是妳先和老夫當了眞，這可怪不得老夫。」

竹杖愈舞愈快，杖風也愈來愈勁。

耿小雲別說施展身法，一個人幾乎都被他杖風捲撞得無法站穩，到了此時，明月宮「月移花影劍法」已經不管用了，要知這套劍法，原是明月宮用來訓練侍女的，侍女們學會了這套劍法，已足可應敵，明月宮又不需要侍女們去對付頂尖高手。

老壽星雙目隱射殺機，一張紅透

的老臉上，也有了怒容，他發現耿小雲一身武功有如此高强，自然要先下手爲强，趁機把她除去。

因爲她和狄明揚是一路的，此時先把她除去，也等於削弱狄明揚的助手，何况現在狄明揚身爲公証人，自己把這小丫頭打成重傷，他自也無話可說。

耿小雲被困在一片杖影之中，連站都快站不穩了，她一張春花般的臉上，却絲毫沒有懼色，依然嬌聲叫道：「喂，老壽星，甚麼叫怪不得你呢？聽你口氣，好像要向我痛下殺手了，對不？告訴你啊，我也有一招殺手沒有使出來呢，你說，我要不要使出來？」

她說有一招殺手，那倒絲毫不假，那是狄明揚在離開明月宮在車上交給她的一個小紙捲，上面畫的「第十九式千葉蓮花」三個招式。

她本來只是當時仔細看過一眼，就收起來了，並未十分注意，後來在沈公明莊上，她被旋璣手文成章圈入在一片扇影之中，形勢危急，忽然想起那招「千葉蓮花」來，那時她謹記得第一個式子，根本連學都沒有學過，胡亂使出，就把文成章傷在劍下。

經過那一次的奇迹出現，她就在一路上，取出小紙捲來，要狄大哥和她一起練習，兩人經過多少天的揣摩研練，終於把這招「千葉蓮花」三個招式練純熟了。

據狄明揚的猜測，這招劍法，定然非同小可，不然，緞袍老婆婆(蕭姥姥的大師姐)身爲明月宮副總護法，豈會爲了這小紙捲，不惜身入地穴，冒險取出，結果却中毒身死。因此囑咐耿小雲，非到萬不得已，不可輕易使出來，爲的是怕被公孫先生發現了，耿小雲練成了這招劍法，才有恃無恐，說出她也有一招殺手的話來。

老壽星眼看耿小雲被困在自己竹杖之下，全無懼色，覺得這小丫頭膽子大得出奇，妳劍法、身法，都已施展不開了，還會有殺着麼？如果有殺着，還不早使出來了？試想老夫在江湖上，把頭髮都跑白了，又不是三歲孩兒，還會被妳小丫頭唬得倒？一念及此，不覺呵呵一笑道：「很好，小丫頭，妳說得一點也沒錯，老夫被你拂經截脈拂住了經穴，自然也要拿出點顏色來給妳瞧瞧，妳如果有絕活，也不妨使出來給老夫瞧瞧！」

他口中說着話，一支壽星竹杖可依然舞得風雨不透，絲毫不曾鬆懈。

狄明揚聽了狄小雲的話，心知她要使「千葉蓮花」了，但躭心耿小雲內力比老壽星差得太遠，不知她使出這招劍法來，能不能把老壽星擊敗？

只聽耿小雲在重重杖影中咭的笑道：「老壽星，你不是說要給我看看顏色嗎？那就這樣好啦，你使出來，我也使出來，咱們不妨比比看，到底誰給誰顏色看，也看看到底誰的顏色好看？」

「嘿嘿！」老壽星陰笑一聲，哼道：「好吧，老夫讓妳先使好了。」

「不！」耿小雲道：「我們講好了一起使的！自然要同時出手才對，好了，你聽着，我叫一、二、三、我們一起出手。」

老壽星心中暗道：「這小丫頭不但膽子大得出奇，也刁蠻得着實可愛，如果妳不是和狄明揚在一起，或者沒有這身武功，老夫還眞不忍出手傷妳！」

耿小雲沒有作聲，問道：「喂，老壽星，你準備好了嗎？」

老壽星嘿然笑道：「老夫隨時可以出手，何須準備？」

「那就好！」

耿小雲就是怕自己內力和他差得太遠，是以故意和他說話，藉以分散他的心思，自己却在暗暗凝聚內力，一面接着叫道：「一、二、三……」

「三」字出口，短劍突然飛舞而起，一招「千葉蓮花」隨着出手，剎那之間從她短劍上，青芒像銀蛇般亂閃，爆出一蓬劍花，漫天飛射，有如火樹銀花，光芒燦爛，流星繽紛，一丈方圓，劍氣嘶嘶，寒芒砭骨。

老壽星段老彭先前只當她吹吹牛的，那知耳中聽到她喝出「三」字，劍光陡然爆了開來，像放煙花一般，眼前湧起一幢奇亮耀目的銀花，才感到不對，急忙大喝一聲，運起全身功力，揮杖擊出。

但就算你杖勢再凌厲，此時已經遲了，竹杖幻起的數十條黑龍，只和劍光一觸，剎時盡沒，老壽星但覺自己竹杖揮出，忽然手上一輕，心知要糟，差幸他見機得快，發覺不對，立即身往下撲，一個懶驢打滾，貼地滾出去七八尺遠，才算逃過一次「兵解」。

等他躍起身來，劍光已杳，耿小雲早已收起了短劍，笑吟吟的望着自己，再低頭一看，身上一襲半長不短的黃蔴布長衫，身前已被劍光劃破足有四五處之多！

耿小雲喂了一聲道：「老壽星，我沒騙你吧？要不是我劍下留情，你一條右臂，也和你的竹杖一樣，被我短劍截成七八段了呢！」

老壽星經她一說，才發現自己一支六尺長的老壽星竹杖，手中已經只剩了尺許長一截斷柄，地上被她短劍截斷了，果然有十數段之多！

老壽星一張老臉，不禁熱得通紅，自他出道江湖，數十年來，學懶驢打滾還是平生第一次，自從被江湖上尊稱「老壽星」以來，竹杖也是第一次被人削斷，而是還被削斷成十七八截！

他眞想不到自己竟會敗在一個黃毛小丫頭的手裡，但掌、劍自己都輸給了她，這是事實，他老壽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敗了就是敗了，豈能不

認賬？不覺呵呵一笑，抱抱拳道：「耿姑娘高明，老夫敗在妳手裡，敗得心服口服。」

耿小雲咭的笑道：「彭老好說。」

他們這裡一場大戲，結束得很快，但東海釣鰲客和逢若仙兩人，可打得正在熱鬧關頭。

東海釣鰲客一支八尺長的釣竿，施展開來，就有千百條竿影，縱橫交織，隱挾風雷，一丈方圓，大有風雲不變，日月無光的氣勢。

逢若仙被稱作雙仙一妖，雖然老壽星排名在前，她屈居第二，但她一身武功，較之老壽星，卻只高不低，江湖上眞正見識過她武功的人，可說少之又少。

據說她一身所學，得自天台山一處人迹罕至的石窟之中，是一位玄門練氣之士所遺留的，她不但無師自通，學會了一身絕世武學，也學會了道家的修眞之術，已經四十開外的人，看去最多不過二十七八歲，依然保持着綽約風姿，艷光照人！只此一點，可見她的修爲功深了。

此刻和東海釣鰲客動手，雖然講好了是和老壽星聯手的，但老壽星是在耿小雲上場之後，就捨了東海釣鰲客，和耿小雲打了起來，剩下逢若仙一個人獨挑大樑，獨戰東海釣鰲客，她依然右手使劍，左手使拂，拂如春風乍展，化作一蓬白氣繚繞全身，攻少守多，護住周身，劍似寒電閃光，化作一道青虹，夭矯飛舞，攻多守少，搶敵先機，劍、拂同使，有守有攻。

這一陣工夫，兩人已經打出百招之外，如以兩人的武功修爲來說，大概不打出千招以外，是很難分得出勝負來。

老壽星已經落敗，自然不好再加入戰圈，其實他一枝壽星竹杖已被截斷，就是想參戰，也像叫化子沒有蛇耍，空着雙手怎敢撲上去？

耿小雲已把短劍還給了狄大哥，一面咭的笑道：「大哥，你是公証人，我和段老已經住手了，你可以叫他們住手了，這一場不用再比啦！」

老壽星道：「他們還沒有分出勝負來，怎好住手？」

耿小雲笑道：「段老怎麼忘記了呢？咱們四個人，是我和釣鰲客前輩聯的手，你段老剛才承認落敗了，對不？」

老壽星道：「老夫承認。」

「這就不結了麼？」耿小雲笑道：「我們……我說的我們，是我和釣鰲客前輩，已經勝了半場，就算逢仙姑勝了，也正好扯平，沒有勝負，還打幹嗎？」

老壽星爲之一時語塞。

耿小雲回頭朝狄明揚笑了笑，叫道：「大哥，你還不叫他們住手麼？」

狄明揚心裡暗暗稱讚：「這位妹子果然機伶得很，原來她早就算準了。」一面叉着雙手，大聲叫道：「釣鰲客前輩，逢仙姑快請住手。」

他是公証人，這一聲大叫，果然發生了效力，東海釣鰲客和逢若仙立即停下手來，刹那之間，千百縷竿影和一片劍光拂霧，同時盡斂。

東海釣鰲客依然手持釣竿，含笑站在逢若仙前面相距一丈之處，神情從容，絲毫看不出和人動手的樣子，逢若仙長劍也已還鞘，手執玉拂，依然風姿綽約，有如圖畫中人，只是一張粉臉紅馥馥的，鬢髮也好像被風吹亂了，只有這一點，似乎稍稍落了下乘。

東海釣鰲客呵呵一笑道：「逢仙姑劍法出神入化，老朽領教了。」

逢若仙嫣然一笑道：「葛老哥誇獎，其實你的釣竿才使得出神入化呢！」

老壽星笑嘻嘻的道：「二位雖然尚未分出勝負，但兄弟已經敗在這位耿姑娘的劍下，這一場逢仙姑如若不能勝過葛老哥，咱們就輸定了，所以二位就不用再比下去了。」

逢仙姑舉手掠掠被風吹亂的鬢髮，笑道：「彭老是此行的主使，小妹只是副使而已，看來我們是請不動葛老哥去北海釣鰲了。」

老壽星雙手一攤，笑道：「兄弟連壽星杖都丟了，還能請誰？」

逢若仙咭的一聲輕笑，手中拂塵一擺，說道：「段老，那就請吧！」

老壽星朝東海釣鰲客、狄明揚、耿小雲三人拱拱手道：「兄弟失陪。」雙腳一頓，一道人影掠空射起。逢若仙朝狄明揚、耿小雲兩人嫣然一笑，翩然離去。

東海釣鰲客目送兩人遠去，不覺朝狄明揚呵呵笑道：「耿姑娘，妳眞了不起，居然把段老彭打跑了，今天要是沒有妳插手，唉，老夫非栽觔斗不可。」

耿小雲道：「難道逢仙姑比老壽星還厲害？」

東海釣鰲客微微一笑：「段老彭幾手杖法，只是從人家的杖法中搬過來的，因他本身功力精純，使出來威力甚猛，一個措手不及，就會擋不住，其實只是一個雜湊拼盤，沒有什麼新意可言。至於這位逢仙姑，不但劍術精湛，她那隻玉拂，使出來的竟然是玄門護體眞氣，老朽釣竿幾次點上，都被它震回來，而且震力甚強。老朽縱然不至敗在她劍下，但也未必能勝得了她，如果再加上一個段老彭，老朽只怕很難接得下來。」

耿小雲問道：「釣鰲客前輩，他們說要你到北海釣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東海釣鰲客微微搖了搖頭道：「釣什麼鰲？他們的來意不是說得清楚麼，是釣人來的。」

「釣人！」耿小雲道：「他們要釣誰呢？」

東海釣鰲客笑道：「自然是老朽

了。」

耿小雲問道：「釣你做什麼呢？」

東海釣鰲客呵呵大笑道：「這叫做醉翁之意不在酒，有老朽和你們作伴東行，未免礙手礙腳，先釣了老朽，你們兩個就好釣了，但他們沒想到耿姑娘的身手也有如此厲害，自然只好走了。」

耿小雲嫣然一笑道：「好了，咱們該走啦！」

四人離去之後，只剩下右首松林間兩人了。

駱長青驚歎道：「眞想不到這位耿姑娘一身武功，居然有如此高明！」

蕭湘雲撇撇咀道：「她是明月宮出來的，武功自然很高了。」

駱長青微微搖頭道：「不，耿姑娘當時只是明月宮的侍女，她先前使的『月移花影劍法』，就是明月宮的武功，但却擋不住老壽星的杖法，後來那一招劍法，和明月宮的劍法大異其趣，據我看絕非明月宮的武學。」

蕭湘雲道：「那是狄大哥教她的了。」

駱長青笑了笑道：「半個月前，我見過武老人家，據說他只送給狄明揚的一本箚記，上面記載都是他幾十年來親眼看到各門各派武功中認爲最精粹的，才摘記下來！一共只有七十二式散手和三十六式劍法，如果善於運用，已可說得諸家之長，但和方才東海釣鰲客批評老壽星的杖法一樣，只是一個雜湊拼盤，沒有什麼新意可言，但方才耿姑娘使出來的那招劍法，精博玄奇，我也練了幾十年劍，却從未見如此精奧的劍法，此刻想來，依然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耿姑娘大概也是初學乍練，使出來的威力，只怕還不到百分之一，就能把老壽星這樣的老魔頭擊敗，可見這招劍法，實在非同小可！」

蕭湘雲道：「這就奇了，耿小雲從那裡學來的呢？哦，師父，耿小雲有這樣大的本領，有她和狄大哥同行，我們就不用暗中保護了。」

駱長青笑道：「耿小雲露了這一手，我們就更要暗中跟下去了。」

蕭湘雲問道：「那爲什麼呢？」

「那妳就不用懂了。」駱長青道：「對方主要是爲了狄明揚，並不是對付東海釣鰲客，豈肯就此罷手？如今既然發現耿小雲有如此高絕的身手，不是加派高手，就要另使詭計，咱們在暗處，自然更看得清楚了。」

蕭湘雲道：「好嘛，我都聽師父的好了。」

駱長青笑了笑道：「那就走吧！」

＊　＊　＊

東海釣鰲客師徒、狄明揚、耿小雲進入昌化城。過沒多久，駱長青和蕭湘雲也隨着而來。

昌化縣是浙西通往徽州的必經之路，商業相當茂盛，但城裡只有一橫一直兩條大街，算是最熱鬧的精華區。

十字路口，有一家招商客棧，五間店面，已是百年老店，過往行旅都是老客人，一到昌化就到招商老店落脚，店裡的夥計招待週到，尤其這招商客棧裡還附設了飯店、澡堂，眞有賓至如歸之感，所以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任何生意只要你興旺了，別人就會眼紅，於是有人在百年老店招商客棧對面開了一家如家客店，同樣開的五間店面，但昌化城裡一共只有這兩家客店，每天過路的商旅，爲數不少，因此兩家的生意也同樣興隆。

東海釣鰲客一行四人下榻招商客棧，駱長青和蕭湘雲爲了不落痕迹，就在對面的如家客店落脚。

傍晚時分，駱長青和蕭湘雲二人就在前面的酒樓上出現，他們坐的位子，正好是靠近十字路口的一面，臨窗下眺，不但對面招商老店大門口的情形可以一目了然，大街上行人往來，也可以數得清清楚楚，就是對面招商老店前進的酒樓，也隔街相望，兩家酒樓跑堂的高聲呼叫，都是互相呼應，此起彼落。

駱長青舉壺獨酌，蕭湘雲不會喝酒，只是敬陪末座，喝喝茶而已，他們選定這個座位，主要是爲了察看狄明揚四人落店之後，後面有沒有人尾隨下來。

直到酒樓打烊，駱長青也喝了差不多了，拄着李公拐，還要蕭湘雲扶着回房。

蕭湘雲邊走邊道：「師父，看你老人家醉成這個樣子，以後不會少喝些？」

駱長青笑着道：「爲師喝這點酒，算得了什麼？人醉心頭可清楚得很。」

一面低聲道：「妳急什麼？不裝成喝醉，咱們能坐到酒樓打烊麼？」

第二天早上，師徒二人會過店賬，跨出店堂，正好街邊有一個賣豆漿的攤兒。

駱長青道：「咱們吃碗豆漿再走吧！」

蕭湘雲立時會意，坐下來喝豆漿，正好注意對面的招商客店，當下兩人就要了兩碗豆漿，兩套燒餅油條，慢慢的吃着。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也正是旅客們紛紛離店上路的時候，從招商客店裡走出來的人，有一行二十幾個掛着鏢局旗子的鏢車，也有裝着絲綢的騾車，也有茶商裝運茶葉的大竹簍，連人帶貨，一批又一批的，也有單身旅客和携家帶眷僱了馬車的，形形色色，湧向大街又慢慢的在大街上消失，兀自不見東海釣鰲客等四人離店。

駱長青已經喝了兩碗豆漿，自然不能再喝第三碗了，他掏出幾文制錢，付了賬，和蕭湘雲朝街上走去，走了一箭來路，又折回來，這時太陽已有三丈高了，別的旅客差不多全已走

了，還是不見東海釣鰲客四人出來。

駱長青心中暗道：「他們要去東海，不可能會在這裡住下來，莫非出了事不成？但繼而一想，有東海釣鰲客同行，他也是老江湖，怎麼可能會出事呢？但……」

他想不出他們四人何以還未出來的理由來，走了幾步，想想還是不妥，忍不住道：「徒兒，咱們到客店裡去問一聲。」蕭湘雲道：「師父不是說最好不和他們照面麼？」

駱長青道：「他們此時還不出來，可能出了事，咱們只好問問店家了。」

說完，舉步朝招商店走去。

剛到店門口，只見一名店伙迎了出來，懷疑的問道：「客官，二位要住店麼？」

這時候不是住店的時候。

駱長青道：「老朽是找一個朋友來的。」

店伙聽他不是來住店的，臉就拉長了，冷冷的道：「找誰？」

駱長青道：「老朽這位朋友姓葛……」

店伙沒待他說完，就截着不耐的道：「咱們這裡，昨晚沒有姓葛的客人。」

駱長青雙目一瞪，暴射出兩道懾人的精光，說道：「小二哥，你怎可如此說話呢？我那姓葛的朋友一行四人，昨晚明明在你的店裡投宿，你怎說沒有？」

店伙只覺他兩道眼神比閃電還亮，朝自己盯來，看得使人不寒而慄，不覺打了一個冷噤，忙道：「客官說的四人，是怎麼一個模樣？」

駱長青說出東海釣鰲客四人的模樣。

店伙哦了一聲，陪笑道：「有，有，那四位客官還沒起來呢！」

駱長青道：「麻煩小二哥，給老朽引路，我是有急事要找他們。」

店伙看出師徒二人是江湖人，江湖人是不好惹的，他不敢不答應，只得說道：「客官請隨小的來。」

就走在前面領路，一直來至上房，在一間房門口站停下來道：「這位老客官還在睡覺呢！」

駱長青走上一步，舉手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叫道：「葛老哥，你還沒醒來麼？這時候是什麼時候了？」

房中沒人答應，敢情睡得很熟。

駱長青心知一定出了事，試想東海釣鰲客修爲何等精湛，別說自己舉手叩門了，就是一路行來，店小二在門口說的幾句話，他都聽得一清二楚，豈會不答應的？

心念一動，右手立掌推門上，掌力微吐，木門「喀」的一聲，裡面門閂折斷，房門應手推。

店伙看得急道：「老客官，你怎好……」

駱長青目光一注，回身喝道：「人呢？」

店伙聽得一呆，舉目看去，房中果然沒人，再看床鋪上，棉被已被拉開，顯然有人睡過，一時不禁目瞪口呆，答不上話來。

駱長青也沒有理他，迅快的舉步走入，就在這一瞬間，他聞到了房中浮散着一股淡淡的花香，但香氣中却似乎隱隱夾着一股腥氣。

他說不出這是什麼味道，但心中不禁爲之一動，舉目四處仔細察看了一陣，又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店伙急的道：「這會到那裡去呢？」

蕭湘雲跟着走入，問道：「師父……」

駱長青一揮手道：「先別說話，妳聞聞房裡是一股什麼氣味。」

蕭湘雲用鼻子朝四處聞了聞，說道：「沒有呀，我什麼都沒聞到。」

駱長青心知房間開久了，留在房中的氣味也就漸漸消失，這就回頭朝店伙問道：「還有兩間房呢？在那裡？」

店伙道：「就是隔壁的兩間。」

駱長青一揮手道：「去把房門打開了。」

店伙應了一聲「是」，走在前面，駱長青、蕭湘雲跟着退出。

店伙走到隔壁一間房門口，舉手敲了兩下，叫道：「客官開門。」

裡面沒人答應。

駱長青道：「裡面已經沒有人了，還叫什麼？你只管把門打開就好。」

店伙答應一聲，用力推了兩下，因爲面裡下了閂，一時那能推得開來？

駱長青道：「我來。」

走上一步，舉掌一推，但聽喀的一聲，木門應手而啟，裡面果然也沒人。

駱長青朝蕭湘雲道：「妳先進去聞聞看，有沒有什麼氣味？」

蕭湘雲依言走入，舉起頭朝空中嗅了嗅，說道：「師父，果然有一股甜甜的香花氣息！」

駱長青「唔」了一聲，說道：「那就對了！」

蕭湘雲問道：「師父，你說什麼呢？」

話聲剛落，忽然攢攢眉道：「這花香氣味，怎麼一下變得好腥了？好不作嘔……」

駱長青道：「這可能是五更鷄鳴還魂香一類的東西，他們四個可能都着了人家的道兒了。」

蕭湘雲道：「他們四個大人，又不是一件小巧的東西，可以隨便收藏起來四個大人是如何被運出去的呢？」

駱長青一怔道：「暗想，她這話倒是不錯，四個大人，又不是東西，如果被人劫持，如何能運得出去呢？」

眼前立時浮現出掛着旗鏢的鏢車，裝絲綢的騾車，運茶葉的大竹簍，

携帶家眷僱了馬車的人，都可能裝運着四人，離開客店，當下要店伙把另一間房門打開了，裡面自然也沒有人。

店伙看得傻了眼，着急道：「小的這就去稟明掌櫃，這四人在小店失了蹤，要去報官才行。」

蕭湘雲急得攢起雙眉，叫道：「師父，我們怎麼辦呢？」

駱長青道：「人已經失蹤了，急也沒用，只有慢慢設法了。」

蕭湘雲道：「師父，你看這會是什麼人把狄大哥他們劫走的呢？」

駱長青突然心中一動，暗道：「老壽星段老彭和逢若仙鍛羽而去，莫非是蛇姑婆田七娘幹的？不錯，他們房中浮散着一股花香氣味，隱隱含有腥氣，這自然是田七娘煉製的迷香之類的東西了，蛇谷離此不遠，看來果然是她！」

想到這裡，朝蕭湘雲道：「徒兒，咱們走！」

轉身往外就走。

蕭湘雲跟在身後，問道：「師父，我們到那裡去呢？」

駱長青道：「妳不用多問，咱們要辦的事情多着呢！」

不多一回，來至一家藥舖門口，駱長青走了進去。蕭湘雲心中奇怪，師父怎麼要買藥了？

藥舖掌櫃迎着道：「客官可是要配藥麼？」

駱長青道：「掌櫃的，拿紙筆來。」

藥舖掌櫃答應一聲，依言取來了紙筆。

駱長青就在櫃上振筆急書，轉眼工夫就寫了數十味藥，每種藥下面都是兩斤、三斤的。

藥舖掌櫃看得又驚又喜，驚的是他開出來的都是毒藥，萬一出事，豈不連累了自己，喜的是這些藥材，窮年累月，也賣不出去，這一下等於清了倉。

駱長青寫完了之後，抬目問道：「掌櫃，這些藥你舖子裡齊不齊？」

藥舖掌櫃點着頭道：「有是有，只是客官開的都是毒藥……」

他話沒說下去，駱長青就接口道：「老朽住在山上，最近不知從那裡搬來了一條大蛇，隨牠而來的蛇子、蛇孫，不下數百條，把咱們辛苦開墾了一大片山頭全佔據了，老朽不得已只好用毒攻毒了，不然就用不着買二十斤雄黃了。」

藥舖掌櫃點點頭道：「好吧，那就照客官寫的方子配了，不過客官須得稍待，請坐下來喝杯茶。」

他巴結的進去泡了兩杯茶，送到几上。

駱長青道：「掌櫃不用客氣，老朽回頭來取就是了。」

藥舖掌櫃連連應是，道：「客官那就過半個時辰再來。」

駱長青點點頭，就和蕭湘雲一起退出。

蕭湘雲走在路上，忍不住問道：「師父，你買那許多藥，是幹什麼用的？」

駱長青含笑道：「妳到時自知。」

一路走到街尾，那裡有一爿鐵舖，正在「叮叮噹噹」的打鐵。

鐵舖老闆看到駱長青走入，立即迎着問道：「客官要買什麼鐵器？」

駱長青道：「你可有紙筆，老朽要定一批鐵釘、鐵針。」

鐵舖老闆連聲說「有」，從店中一張破桌上取來了筆硯紙張，說道：「老客官可是要畫圖樣了？」

駱長青在紙上畫了鐵釘和鐵針的圖樣，還在旁註明多少長短，一面說道：「鐵釘五百枚，鐵針二千支，錢加倍，但必須在今晚初更前交貨，不知來得及麼？」

鐵舖老闆聽說價錢加倍，就點着頭道：「老客官，小店儘量給你老趕製就是了。」

駱長青道：「好，一言爲定，這是定金，你先收下了。」

從身邊取出十兩銀子遞了過去。

走出鐵舖，駱長青又在街上買了一個大鐵鍋、木勺、蔴袋、木桶和幾張皮革、剪刀、針線等物，然後回頭道：「徒兒，妳隨我來。」

蕭湘雲想不透這些東西究有何用，但她猜想這一定是和狄明揚失蹤有關。

駱長青似是對地理極熟，不多一會，出了北門，一直來至一座小山脚下，這裡有一座無人的土地廟，才把買來的東西一一放到階上，又去門外搬來三塊大石，架了起來，放好鐵鍋，又去舀了一大桶水，倒入鍋中，找來木材，升好了火。

蕭湘雲道：「師父，你這是做什麼呢？」

駱長青笑答道：「這時爲師無暇多說，妳在這裡等着，爲師去去就來。」

蕭湘雲噘起小咀，說道：「你老是賣什麼關子呢？」

駱長青笑道：「妳馬上就會知道了。」

說完，匆匆就走了。

過了半個時辰，駱長青才提着一個大蔴袋走入，含笑道：「快中午啦，這是包子，妳快吃吧，吃好了，就得幫我做活呢！」說着，遞過一個大紙包。

蕭湘雲道：「你老人家不吃？」

駱長青道：「爲師這時候沒工夫吃東西。」

他把大蔴袋放到地上，解開袋口，從裡面取出大大小小十幾個紙包，就一包包的倒入大鍋中。

大概還剩下了四五包，依舊放在大蔴袋之中，然後坐下來，和蕭湘雲一同吃着肉包子。

蕭湘雲只吃了三個包子，就不吃

了，說道：「你老現在可以說了吧？」

駱長青道：「據我判斷，他們四人一定被一個極厲害的人物迷昏了過去，此人住的地方都是毒物，咱們要進去救人，就得有個準備。」

蕭湘雲吃驚的道：「什麼毒物呢？是蛇？」

她想到蛇，就感到一陣心悸！

「妳不用害怕。」駱長青吃着包子，一面笑道：「爲師準備了這許多東西，包管一條蛇也走不近咱們身邊。」

蕭湘雲問道：「我吃好了，現在要做什麼呢？」

駱長青道：「目前妳有三件事，一件是加添木料，一件是待回妳要用木勺把鍋中藥汁舀出來，另一件是去山上砍幾支毛竹來，枝葉可以燃燒，我要用的是竹筒，不過都要找竹身粗的才合用。」

蕭湘雲道：「那你做什麼呢？」

駱長青道：「我事情多着呢！」一邊說話，一邊取出皮革，做成了兩雙二尺長的皮統子，用蔴線縫在靴幫上，這一來，就等於穿了皮袴似的，雙脚和腿不虞被蛇咬了。

蕭湘雲到山上去砍了四五支毛竹，拖着過來。

駱長青截成了一個個的竹筒，取出一包火藥來，先塡進許多碎石，再把火藥末塡入，然後再塡砂石，最後用破布塞緊，只留兩三寸長一根引線，算是做好一個。

蕭湘雲道：「師父，你是在做爆竹？」

駱長青笑着點點頭道：「不錯，這是名符其實的爆竹，妳別小看它，一經點燃，爆炸開來，碎石可以打到一丈方圓，威力大着哩！」

他做完一個竹筒，又塡第二個，直把一大把火藥用完，一共做了十三個爆竹。

這時鐵鍋中的毒物，已經沸了好一回，蕭湘雲把藥汁用木勺舀到木桶之中，一面隨着加入清水，煮到傍晚時分，已經舀出兩大桶藥汁。

駱長青倒去藥渣，把兩桶藥汁再倒入鍋中，一面不住的添加木柴，藥汁愈熬愈濃，駱長青要蕭湘雲用木棍不住的在鍋中攪着，不使藥汁凝結沉澱。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蕭湘雲攪得手都快痠軟了，粉臉上也綻出一粒粒的汗珠。

駱長青又走了，等到初更之後，才提着一隻大蔴袋回來，裡面裝的當然是鐵鋪裡訂製的鐵釘、鐵針了。

他放下蔴袋，把鐵釘、鐵針都倒了出來，然後用木勺舀出藥汁，一手取起一枚鐵釘，朝藥汁中一浸，就放到石板上，這樣一枚又一枚在藥汁中浸去。

蕭湘雲道：「師父，原來這鍋是毒物。」

駱長青一邊浸，一邊笑道：「妳當它是補藥？」

蕭湘雲道：「師父好像什麼都懂。」

駱長青道：「這是江湖上最普通的毒物，大家都知道，但用來對付蛇虫野獸，却很管用，如果只有我一個人懂，那不就成爲獨門毒藥，四川唐門還能在江湖上獨樹一幟麼？」

蕭湘雲道：「你準備了這許多鐵釘、鐵針，還有十幾個爆竹，那地方有這許多毒蛇麼？」

她說起毒蛇，心頭就不由得發毛。

駱長青笑道：「咱們多準備些，總不會錯。」

不過片刻工夫，已把五百枚鐵釘都餵上了毒，然後就把兩千支鐵針一起倒入鐵鍋之中，在鐵鍋底下輕輕敲了一下，鍋底破裂，毒汁就流了出來，只有鐵針留在鍋中。蕭湘雲咭的笑道：「你這法子不錯，哦，這針上都浸過毒汁，我們要用手打出去，不是也會中毒麼？」

駱長青道：「不要緊，等乾了就好，不刺破皮膚是不會中毒的。」

蕭湘雲道：「現在還有事嗎？」

駱長青道：「當然有。」

他從蔴袋中取出兩隻布袋，和一個大紙包，打開紙包，原來是雄黃粉末，他分裝在兩個布袋之中，一面說道：「這兩個布袋等到進入蛇谷，就要揹在身上，遇有蛇遊近，就撒上一把。」

蕭湘雲聽到「蛇谷」二字，不由驚駭的道：「什麼？蛇谷？那谷中都是蛇麼？」

駱長青道：「沒人進去過，詳細情形不得而知，但它既稱爲蛇谷，自然會有蛇了，咱們要到蛇谷中去，自然該有個萬全準備。」

蕭湘雲幾乎連手指都發冷，說道：「你老這算是萬全準備麼？」

駱長青回頭看了她一眼，笑道：「妳要怎樣才算萬全準備？不是我吹牛，咱們就算遇上一萬條毒蛇，也保証妳平安無事。」

蕭湘雲臉色發白，說道：「蛇谷眞有一萬條蛇？」

駱長青笑道：「我只是比喩，妳不用怕成這個樣子。哈，吃過蛇肉的人，看到蛇就像看到寶貝一樣。」

蕭湘雲道：「多噁心，我寧願餓死，也不要吃蛇肉。」接着抬目問道：「狄大哥他們怎麼會到蛇谷去的呢？」

駱長青道：「妳還記得早晨我叫妳進去聞聞有什麼氣味？妳不是也聞到了麼？那一股散浮在房間裡的香氣，夾雜着一種腥羶之氣麼？當時我就想到很可能是蛇姑婆田七娘使的迷香……」

「蛇姑婆？」蕭湘雲道：「我在必姆大會上見過她，一身邪氣，看了就使人作嘔，她怎麼會劫持狄大哥他們的呢？」

駱長青道：「她和段老彭、逢若仙、合稱雙仙一妖，段老彭像南極仙翁，逢若仙大家都稱她逢仙姑，自然是仙了，田七娘弄了一世蛇，又住在蛇谷之中，不論走到那裡，身上都有一股腥羶氣味，所以稱她爲妖。前幾天段老彭和逢仙姑鎩羽而去，昨晚狄明揚四人無故失蹤，房中又留下了帶着腥羶的香氣，不是由田七娘把要他們劫去了還會有誰？何況此地離巢穴蛇谷已經不遠，所以咱們說不得只好冒險往蛇谷一行了。」

蕭湘雲道：「蛇谷中沒有人進去嗎？」

駱長青道：「蛇姑婆在江湖上名頭極响，她善於使毒，谷中又有毒蛇，有誰不要命了，敢去深入險地？」

蕭湘雲俛首道：「爲了救狄大哥，就是最危險的地方我也不怕，只是，只是……」

她忽然眼圈一紅，要掉下淚來。

駱長青看得暗暗點頭，心想：她是說狄明揚並沒有把她放在心上了。

一面含笑道：「傻孩子，是妳自己負氣走的，狄明揚根本不知道妳在那裡，妳也不用難過，見了面，我會要他給妳賠禮。」

蕭湘雲道：「我也不要他賠禮，只要……只要……」

她究竟是小姑娘，心裡想說：只要他心裡有我就好。

但這句話到了口邊，却是說不出來。

駱長青含笑道：「時光不早了，妳到裡面去睡吧，明日一早，咱們就得趕路呢！」

蕭湘雲道：「這許多東西，我們要如何拿法？」

駱長青笑道：「這個不用妳管，妳還是早些去睡吧！」

蕭湘雲確實也有些累了，就舉步朝殿上走去，走到裡面，身子靠着神龕坐下。

一晚過去，翌日一早，蕭湘雲一覺醒來，天色已經大亮，急忙起身，走到階前，只見駱長青早已收拾好了，山門前，還停放着一輛獨輪車，所有的東西，分裝成兩個蔴袋，都已放在車上。蔴袋下面，還有一二十紮用竹葉稻草紮成的火把，另外還有一罐桐油，兩個裝雄黃末的布袋也掛在車上，看樣子他已經忙了一個早晨了。這就說道：「師父，你怎麼不早些叫我呢？」

駱長青含笑道：「我看妳睡得很香，就讓妳多睡一會，今晚只怕睡不成了呢！」

蕭湘雲道：「我去洗把臉，我們就可以上路了。」

說完，急步奔了出去，在山澗邊掬水洗了把臉，回入廟中。

駱長青取出一大包肉包子，說道：「妳坐下來吃幾個再走，肚子總要塡飽了，才有力氣。」

蕭湘雲依言坐下，吃了兩個包子。

駱長青道：「妳再吃一個。」

蕭湘雲搖搖頭道：「夠了，我吃不下了。」

駱長青收拾起包子。

蕭湘雲因駱長青右腿已跛，連走路都要拄着拐杖，自然無法推車了，這就說道：「師父，這獨輪車還是我來推吧！」

駱長青笑道：「妳來推車，那要走到幾時去？」

接着「哦」了一聲，笑道：「傻孩子，妳眞當爲師跛了右脚麼？」

蕭湘雲望着他，眨眨眼道：「你老是說你右脚並不跛了？」

駱長青大笑道：「六年前，爲師把狄明揚送去委羽山，因爲江湖上認識我的人很多，才裝扮成這副模樣，以免引人注意，其實我那裡跛了？」

蕭湘雲道：「好啊！你老原來一直瞞着我！」

駱長青道：「這倒不是我有意瞞妳，因爲六年前，已經習慣了，咱們這一路又防人注意，才仍然拄着拐杖走路的，現在要推車了，只好不讓它再跛下去了。」

說着，就把李公拐往車上一擱，推着就走。

蕭湘雲跟在他身後，只覺駱長青推着獨輪車，果然健步如飛，和平常走路，絲毫不慢，自己還要加緊脚步才跟得上。

這天傍晚，趕到信安落店。

蕭湘雲問道：「師父，蛇谷還沒到麼？」

駱長青含笑道：「本來今晚就可以入谷，但夜晚進去，咱們路徑不熟，又有毒蛇出沒，吃虧的是咱們，所以爲師考慮之下，覺得還是到這裡來落店，歇上一晚，明日一早再去，對咱們較爲有利。」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駱長青買了一大包乾糧，也準備了一壺水，把兩袋雄黃末布袋，各自掛在腰間，又取出一瓶「諸葛行軍散」，交給蕭湘雲，以防腥穢。諸事停當，才推着獨輪車上路。

蕭湘雲心頭又感到刺激，又覺得緊張，她雖然最怕蛇，但爲了要救狄大哥，可以把性命都豁出去。

蛇谷，本名蛇嶺，山嶺起伏，傍澗而行，繞過一重山脚，但見兩旁巨石聳立如門，右方石上鐫有「蛇谷」二字，左首石上也鐫着：「內有毒蛇，嚴禁入內」八個字。

這就是茅山蛇谷，出名險惡之地。

這座山谷，入口處谷勢蜿蜒，怪石聳疊，寸草不生，行約半里，地勢才形開朗，裡面小山如阜，草長過人，據說蛇谷之中，各式各樣的毒蛇都有，但牠們只在這山谷中活動，從沒有一條蛇游出谷外去的。（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金雷和小藍在賊巢所見，原來血影人、金陵姑都藏在這裡，這便是數十年前失踪江湖的血谷傳人和金陵仙女。而碎心客却巧遇上他們，血影人從碎心客手中奪去金陵姑，這次狹路相逢，情敵相遇，非打不可，一場惡戰，難分勝負，金雷、小藍在旁不知所措，只好請金陵姑出面勸阻，金陵姑面對兩個情侶，都似餘情未斷，前塵往事浮現眼前……



新派武俠長篇

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傷殘才知上當　傳技方可禦敵

金陵姑道：「謝謝你爲我守了這許多年，可是我也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我雖然是血影人的妻子，可是我們只是掛名夫妻，有名無實，說來你也許不相信，我還是清白女兒身！」

她那幽怨的話聲一出，血影人只覺傷心不已。

碎心客一楞道：「眞的？」

顯然他不敢相信金陵姑的話是眞實的。

金陵姑含淚道：「眞的！」

碎心客大笑道：「好，好，今日我更不能放棄你！」

血影人傷神的道：「我還是愛她，雖然她並沒有給我甚麼，但我自己知道，如果我失去了她，今生今世都無法活下去……」

碧血劍一晃，碎心客怒聲道：「我們兩個必須有一個要死去，否則……」

血影人哼了一聲道：「我同意你的看法！」

金陵姑怒聲道：「你倆如果再動手，我便永遠不理你們！」

血影人苦笑道：「夫人，我們一個是你的丈夫，一個是你的愛人，你必須在其中選一個，現在沒有甚麼更好的方法能解決此事，除非我倆有一個死去！」

金陵姑冷冷道：「你們難道不能相安無事？」

血影人呆呆地道：「相安無事？」

「嗯——」金陵姑嗯了一聲道：「我有個折衷的辦法，那就是你們兩個人，共同娶我一個人，血影人下半月，碎心客上半月！」

「胡說！」碎心客怒聲，道：「世間那有這種事！」

金陵姑怒聲道：「只有這樣才可解決這件事！」

血影人搖搖頭道：「這事我不能忍受，夫人，你想想看，你明明是我的妻子了，我豈能容許你和別人睡覺！」

金陵姑冷笑道：「我並不愛你！」

血影人也有點生氣，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夫妻生活是神聖的，決不可有另一個人闖進我們的生活圈子裏！」

金陵姑滿面詭秘的道：「好，既然你們兩個人都不願意，我也不再勉强，你們動手吧，誰活着誰便留下來，誰死了誰倒霉！」

碎心客回頭冷冷地瞧了血影人一眼，道：「我得考慮考慮這事值不值得！」

血影人嘿地一聲道：「有甚麼好考慮的，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碎心客搖搖頭道：「我發現她變了，不但變了，而且變得很厲害！」

血影人一掌揮出，道：「我不管這些，她是我妻子！」

此刻他已聚集了全身功力，話聲一落，整個人帶着一片紅光直朝碎心客撲去，空中響起一片掌風的鳴叫，無邊無際的照着碎心客湧去。

碎心客沉聲道：「好，拚一場更好！」

他心中只覺有一股恨意泛起，腦海裏空空茫茫的，連僅有的一縷憶思都不知道溜向何處，身子一掠，碧血劍芒縷縷的洒了出去。

雙方俱竭盡心力的朝對方攻擊，但見掌勁和劍刃合攏在一起，動作之快，出手之狠，都是罕見罕聞。

剎那間兩個人已互換十餘招。

小藍和金雷本以爲金陵姑一出面，這事便可暫時解決，那知金陵姑臨時改變主意，又使兩大高手拚起命來。

金雷撞了撞小藍道：「只有她可以讓他們不繼續拚下去！」

小藍苦笑道：「我看很難了！」她輕輕推了金陵姑一下，道：「妳爲甚麼讓他們拚命！」

金陵姑冷冷地道：「這事根本沒有解決的方法！」

小藍黯然的道：「如果他們鬥得兩敗俱傷，那時你豈不是悔恨終生，像他們這般身手隨時都可使對方致命，你眞忍心他們其中一個死去？」

金陵姑冷笑道：「死了更好，誰也沒有煩惱！」

小藍聞言心中一凜，她突然覺得金陵姑果然不如自己想像的那樣善良純潔，怪不得碎心客會有所考慮呢，原來他發現了這女人的善變！

「呀！」

突然，一聲慘叫隨着砰地一聲傳了過來，只見場中人影一分，兩個人同時翻身倒在地上。

金陵姑喃喃地道：「果然兩敗俱傷！」

原來血影人爲了回到那將失去的妻子身邊，竟把生命視成兒戲。他見久攻不下，賣個破綻，誘碎心客上當，碎心客是一方劍聖，一招怪招直攻而去，血影人只覺肋下一痛，身上已中了一劍，但他也非庸手，中劍以後，立刻反掌爲拍，沉重的擊在碎心客的背上。

碎心客面上一片蒼白，嘴角上流着一縷縷連綿不斷的鮮血，喘了數聲，一口口鮮血噴洒出來，顫道：「血影人，挨了你的血影功能活幾天！」

血影人按着肋間的劍口，殷紅的血液沿着指縫留了下來，他痛苦的直皺眉頭，劇烈的喘了口氣，道：「最多七天。」他長嘆道：「我亦活不了七天！」

金陵姑冷冷道：「你們這是何苦？多不值得。」

血影人一怔，大聲道：「爲你而死，有甚麼不值得？」

金陵姑冷笑道：「我並不愛你，你死了等於白死！」

血影人當時氣得躺在地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只覺這世上再也沒有甚麼可留戀的事，縱聲大笑道：「碎心客，她是你的了！」

他自懷中拿出一個藥瓶，擲在地上，道：「爲了她，自知沒有希望了，碎心客，這是血影功的解藥，你服下之後，也許能活個三五載的。」

突然，人影一晃，金陵姑陡然把解藥取在手中，她神秘的笑了笑，移身到碎心客的身邊，道：「你要不要解藥！」

碎心客激動的道：「如果我眞的還能活個三年五載的，死亦無憾！」

金陵姑哈哈笑道：「你還在作夢，碎心客，這瓶解藥沒有甚麼用處，你還是死了的好，因爲你活着還不如死的好！」

但見她玉手一揚，那瓶解藥登時筆直的射向空中，直往海邊飛去，此舉大出任何人的意料，俱不知這個女人到底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碎心客怒聲地道：「你……」他在急怒之下，竟然說不出話來。

金陵姑冷冷地道：「不錯，以前我確實在愛着你，可是那只是幼時的愛，如今那層愛已褪了色了，這許多年我們的愛早已消逝無存了，哈哈，可惜你沒看出來！」

碎心客怒聲道：「沒想到你是這樣一個女人！」

金陵姑冷冷地道：「沒想到的事情太多了，我和二位的緣份至此而止，請恕我對不起啦！」

她斜睨了碎心客一眼道：「你也許會恨我一輩子！」

碎心客哼了一聲：「我只恨我這雙眼睛瞎了，連你是個甚麼樣的女人都沒看出來，恨我自己不知那輩子修來的惡果！」

突然，那洞底響起一連串細碎的脚步聲，陡見一個滿身金衣的英俊青年，冷厲的踱了出來。

血影人一見，喘聲道：「金船船主，你來的正好，趕快給我殺了這個女人！」

金船船主瞄了金陵姑一眼，道：「都解決了？」

金陵姑媚笑道：「一個中了一劍，一個中了一掌，兩個人都差不多了，這正是你希望的事情，現在我們便可公開的結合了！」

血影人顫聲道：「金船船主，你敢叛變我！」

金船船主緩緩拔出劍來，冷笑道：「你是甚麼東西，老子早就看你不順眼了，金銀珠寶好的都給你拿了，我早就想殺了你！」

他滿面殺機的朝血影人行去，金雷此刻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奔上前去自碎心客手中奪過碧血劍，道：「你要幹甚麼？」

金船船主冷笑道：「小孩子，給我滾！」

金雷大叫道：「你如果要殺死這兩個前輩，便先殺死我！」

血影人喘聲道：「好！小兄弟，你今日這樣維護我，我沒有甚麼報答你

的，只有島上的金銀珠寶全送給你！」

金雷搖搖頭道：「謝謝島主，在下對這些俗物並沒多大興趣，我今日強出頭並非有意保護你，只因爲你們受傷非淺，根本不能再動手！」

血影人暗暗一嘆道：「不管你怎麼說，我還是感激你！」

金船船主面上殺機一湧，冷哂地道：「你要替人作梗，我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本領！」

他突然擧手一掌朝着金雷拍去，金雷只覺勁風及體，全身恍如罩在冰潭裏，他見金船船主這種掌法迅速詭秘，不知如何對付這招。

要知金雷雖然稟賦奇厚，自小便習練玄門正宗內功，無奈他沒學過一招半式，一見對方一掌拍來，自是慌了手脚，還好他心思靈敏，在這間不容髮之際，隨意一劍劈出，正好是針對金船船主劈來的手掌，金船船主深知金雷手上握的是柄寶劍，嚇得急忙收手變招。

碎心客看得暗暗搖頭，忖道：「好一塊美玉，可惜沒加雕磨！」

金船船主變招迅速，突然一脚踢了出去，正中金雷身上，金雷自服下怪蛇寶血之後，其身堅若鐵石，被踢倒地上之後，隨着一躍而起，揮劍攻去。

金船船主睹狀不禁一怔，他自信這一脚最少也有百來斤重，那知道踢在這少年身上，彷如沒事一樣，暗忖道：「這少年難道是銅骨鐵皮？」

他正待驟下殺手，金陵姑突然媚笑一聲，柔軟的身子輕移而來，她伸出皓腕一下子抓着金船船主的衣袖，「小鐳，和孩子有甚麼好鬥的，快跟我去看看那些珠寶玉器整理好了沒有，我們還要等船呢？」

原來金船船主姓邵叫玉鐳，本是白駝山的一個守山弟子，後因犯了門規被逐出門牆，投靠血影人，幹起海盜。

金船船主把眼睛一瞪，道：「那兩個老不死呢？」

金陵姑哈哈笑道：「你還擔心個甚麼勁，一個中劍，一個中掌，兩人都活不過七天，念在往昔的一點情份，暫且饒了他們！」

金船船主狐疑地道：「你對他們還有感情？」

金陵姑幽幽地道：「我如果對他們眞的還有感情，怎會把整個人都交給你？也不幫助你盜取庫中的寶物了，小鐳，相信我，這輩子非你莫屬了！」

金船船主哼聲地道：「殺了他們我才放心！」

金陵姑撒嬌的道：「你難道不願聽我的，好在我們七天後才離開這個鬼島，那時如果他們還沒死，再來殺他們不遲，這樣也算我略盡夫妻之義！」

金船船主冷冷地道：「好吧！」他突然看了金雷一眼，道：「他那柄劍好像不凡！」

金陵姑哈哈笑道：「等我們那兒打點完畢後，我自會奪來給你，放心吧，這島上的一草一木，你愛取，我都會給你！」

血影人看得雙目眞欲噴出火來，他沒有料到自己深愛的妻子竟會偸偸地和金船船主有染，可恨的是自己一時不察，居然遭了暗算才曉得其中內情。

他怒聲道：「妳和他私染多久了！」

金陵姑嘿嘿笑道：「說來會氣死你，我來這島上還沒三年，我和小鐳便有關係了，你問問島上那個不知道？血影人呀，虧你還有臉在這裏作威作福，連自己老婆都保不住！」

她的每一句話都像長針般的戳進了血影人的心坎上，那麼刻薄無情的激怒着他，血影人氣得混身顫抖，哇哇地連連吐了三口鮮血，悶聲不吭的望着金陵姑！

他蹩了一會兒，大吼道：「好毒的婦人心！」

金陵姑得意的道：「這只怪你有眼無珠。」

血影人悲吼道：「你準備拿了我的寶物金銀幹甚麼！」

金陵姑得意的道：「我準備和小鐳到中原去享幾年清福，然後再找個隱蔽幽雅的地方過一輩子，這叫做只羨鴛鴦不羨仙！」

血影人連聲道：「無恥，無恥，虧你還有臉說得出口！」

碎心客更加悲傷的大笑一聲道：「血影人，我們兩個眞是有眼無珠了，竟會愛上一個這樣的女人，更可恨的是這女人的心好毒呀！」

血影人連聲道：「對，對，她的心好毒呀，我們既然有眼無珠，便該把這雙招子給挖下來，碎心客，你說對不對！」

碎心客悲笑道：「對，對。」

金陵姑拉金船船主的手臂，道：「還是等你們死後我給你們挖出來吧，現在趁着這數日好活的時光，最好去多多回憶回憶這一輩子！」

但見她那豐滿的身子一移，便和金船船主飄回洞底深處，血影人和碎心客俱氣得臉色發青，一語不發。

海面上藍波微盪，白浪輕舒，縷縷灔紅的陽光自海面上泛射出道道金光，綠島葱鬱，鷗飛鷹翔……

小藍和金雷兩人面上俱顯現着一縷淡淡的憂鬱，他倆望着這兩個身受重傷的老人，心底裏有着一股複雜而難以解釋的感覺，雖然他倆都對這兩個老人沒有甚麼好印象，原先並且還想殺死碎心客，當他倆知道這兩個身手高明的老人僅能活七日，心中掠過些許的悲傷！仇恨之心也因而泯滅。

而血影人和碎心客本欲拚死拚活，欲罷不能，那知世事多變化，由紅眼仇人，變成了同病相憐的可憐虫，世間事就是這麼不可預料，兩人同時愛戀着一個女人，都爲這個女人苦守一輩子，但最後這個女人叛變了！

血影人長長嘆了口氣，道：「碎心客，你還能活幾天？」

碎心客苦笑道：「最多不會超過七天，我現在覺得混身鮮血像滾沸一樣，燒得我心裏眞難過，血影人，你的血影功眞是武林一絕。」

血影人黯然的道：「難道你眞的要這樣死去！」

碎心客一怔，道：「如沒有解藥，那能再活下去？」

血影人楞楞地道：「我眞不甘心這樣放了邵玉鐳那小子！」

碎心客苦笑道：「你不放他，他更不會放過我們，如果我們兩人之中有一個沒受重傷，諒那個小子也發不出半點狠去，唉！看看我們現在這個樣子，有誰能再發出一招半式？七日後，他便要來收我們的屍，唉，雖然我們活不過七天，這股氣却教人難受！」

血影人突然凝重地道：「你眞的想死不想死！」

碎心客悲傷的道：「我的心早死了，不過我的身子還活着，血影人，如果我眞的還能再活下去，便先殺了那個賤女人！」

血影人嗯了一聲道：「我們有共同的理想，好，碎心客，我保你死不了，不過，不過……」他突然黯然無語，沒繼續說下去。

碎心客楞楞地道：「不過甚麼？」

血影人長嘆道：「服下我配的藥後，全身武功便要失去，如果不服我這自配的藥又無法延續你的生命，所以……」

碎心客一呆，道：「失去全身武功？」他搖搖手道：「不幹，不幹，那比殺了我還要難過！」

血影人非常痛苦的，道：「碎心客，你不要誤會我沒存甚麼好心，血影功下，你能活着已經夠幸運了，還在計較那些幹甚麼？」

碎心客黯傷的道：「要我斷去一臂一腿，我都不會太難過，如果讓我活着而失去全身武功，嘿，血影人，我還是寧願死去！」

血影人哼了一聲道：「你這身武功是怎麼失去的！」

碎心客一怔道：「是你打的！」

血影人悲苦道：「不錯，你這身武功確實是我一掌打的，但我是被人家利用了，碎心客，眞正害我們的是那個女人！」

碎心客恨恨地道：「不錯呀，確實是她！」

血影人重重的一拍手掌，道：「你想不想報仇呢？」

碎心客嘿地一聲道：「當然要報仇！」

血影人嘿嘿地道：「既然要報仇，就要把命留下來！」

碎心客傷心的道：「失去一切武功，怎麼能再報仇？」

血影人苦笑道：「只要你活下去，我自然有辦法。」

碎心客猝然心動，道：「你呢？」

血影人沙啞地道：「只要你能活下去，我自然也有辦法活下去。」

碎心客一呆道：「血影人，你就是有辦法讓我們活下去，七天後，那金船船主和金陵姑仍要來取我們性命，如果在那個時候受辱死去，倒不如現在……」

血影人哼了一聲道：「我們可以冒一次險，也只有這條路可行！」

碎心客心裏亂極了，長嘆道：「我沒意見，全看你的了。」

血影人望了金雷和小藍一眼，問道：「小朋友，你們兩個願不願意我們死去？」

金雷和小藍同時搖搖頭道：「不願意！」

血影人面上掠過一絲笑容，道：「那你們一定願意救我們了？」

金雷和小藍又同聲道：「願意。」

血影人激動的道：「好，那麼你們兩個分頭去找數種草藥，如果這數種草藥能找全了，我和他便有活下去的機會，否則……」

他面上陡地一黯，目光裏登時浮現出一絲淚影，黯然的長長嘆了口氣，拿出兩個藥單，道：「照着這單上的藥名去找，只要留意，這島上一定會有，唉唉，如果你認爲能救得我們，我倆會……」

金雷和小藍立身而起，道：「我們很快便回來！」

血影人望着這兩個少年男女那種焦急憂悒的神精，心中不禁泛起無數的念頭，他望着他倆的身影，忖道：「我如果有這麼一對兒女不知有多好！」

碎心客輕問道：「血影人，你要的那些藥能配到麼？」

血影人嘿嘿地道：「那數種藥草遍地都是，本島不但是個金銀島，還長滿了無數的藥草，我叫他們去只不過是設法把他們支使掉，然後再和你商量幾件事情！」

碎心客楞楞地道：「甚麼事情！」

血影人低聲道：「我看金雷這孩子是個可造之料，力氣大得使人不敢相信，如果我們要活下去，在這數天之內必須傳他一些武功招式，以便對付金船船主！」

碎心客大笑道：「七天光景，你能傳他幾招，哈哈，他是不是個可造之材還不知道，倒是那個藍姑娘還有幾分武功根基！」

血影人黯然地道：「試試看，也許奇蹟正是落在這姓金的身上！」

他倆又商量了一陣，天色不覺漸暗，金雷和小藍在黃昏之時雙雙回來，各把自己所採的藥草，悉數交給血影人。

血影人看了看樣子和數量不錯，分類的交給小藍，道：「請你把這些用

石頭搗碎，留下那些草汁給我！」

小藍心中只知道些草藥可以救活兩個即將死去的老人，聞言之後，捧着那些藥草去熬煉草汁去。

血影人凝重的把金雷叫到面前，道：「孩子，你知道我們都是快要死的人！」

金雷苦笑地道：「我知道。」

血影人長嘆道：「現在我們以即將死去的心情，想求你一件事，這件事在任何人看來都會覺得幼稚可笑，可是在我們兩人心中却覺得唯有這樣才可暫時保全活命！」

金雷堅毅地道：「只要能救活你們，甚麼事我都願意做！」

血影人問道：「你不後悔？」

金雷搖搖頭道：「永不後悔。」

血影人高興地道：「你果然沒有辜負我們對你的期望，孩子，你曉得這些草藥雖然可以救我們的命，可是我們的武功却都要失去，失去武功是一個武人最悲慘的下場，那種生存遠不如死亡。想想看，我們當年曾以顯赫的武功叱吒風雲，名震武林，如今一旦武功失去，便要遭同道的唾棄，武人的白眼，永遠永遠的受着羞辱和笑罵，那種生活是何等悲慘！」

他話聲低沉得像是個垂死的怪獸，正對着往昔的生命留戀，對昔日艷麗的陽光悲嘆，使人一聽便覺心酸不已。

金雷沉痛的道：「我知道！」

血影人黯然地道：「那種生活雖然不如死去好受，但我們却寧願活在最美麗的回憶裏，，也不願因受不了那種苦痛而死去，這並不是我們貪生怕死，實在是因爲我們的仇恨沒有辦法洗雪，我們爲了不讓仇者快親者痛，惟有在沒有死之前能看見仇人先我們倒下去，所以我們希望你能代替我們報仇！」

金雷頷首道：「只要我有機會，定會給二位前輩報此血仇！」

血影人冷笑道：「你不會半點武功，如何能給我們報仇！」

金雷聞言一怔，立時啞口無言，半句話也說不出來，的確，他一點武功的基礎都沒有，如何去和金船船主這種人物動手，當他想起自己在武功方面一招不會時，心中登時酸楚不已，在他眼前彷彿再一次的看見百毒門高手殺害自己父親時的慘烈情景！

他顫聲地道：「我會下苦心學！」

血影人嗯了一聲道：「學武功要有良師，沒有良師光是靠着自己的胡練，一輩子也練不出甚麼，孩子，誰會傳你武功！」

金雷看了血影人和碎心客一眼，道：「我知道你們會收我做徒弟！」

血影人一呆道：「你果然是個心思玲瓏剔透的孩子，但是我們雖能留下生命，可是七日後，金船船主和金陵姑便要來收我們的屍，那時我們拿甚麼東西抵抗他們！」

金雷摸了摸腰中的碧血劍，道：「我和他們拚命！」

血影人嘿嘿地道：「上者鬥智，下者鬥力，此刻我們雖然無法鬥得過他們，可是我們總不能這樣束手待斃！」

他長長喘了口氣，道：「孩子，在這七天之中，我們要以最高的智慧傳你七招武功，這七招有攻無守，一口氣完成，如果你能如我們希望的那樣，我們相信你連環使用，足可保護住自己，但是要你在這七日之中僅學會五招或三招，嘿，不但你自身生命難保，我們也會含恨含辱的傷心死去！」

沉重的話聲有若利刃般的穿射進金雷的心裏，他只覺一個萬斤重的擔子壓在自己的肩上，七天，七天，僅僅七天時光，自己便要學會七招，也就是一天一招，唉，招式雖然不多，但能以這七招攻式擊敗金船船主，則這七招定是博大而精湛的一種招式。

金雷惶恐地道：「我願意在這七天內不眠不休把這七招練好，不管我是否成功，金船船主如果要取二位生命，必須先取了我的生命才可以！」

血影人長嘆道：「我們都希望你能練成那七招攻式！」

小藍把各種草藥配煉好之後，便以溫火煎熬，她全副精神都放在熬藥上面，直等血影人滿意了，她才送去給碎心客服下。

而血影人則以數種草藥渣抹在劍傷之處，他配的藥物還眞不凡！僅半日之功，便把血止住了，碎心客服下藥後，身上掌傷大見好轉，顯然此藥十分靈驗。

當一切事情告一段落之後，血影人化了二個時辰教金雷的第一招劍式，這一招式是斜肩上長劍，再斜斜斬前挑，雖然僅僅是三個動作，但在初學劍道的金雷來說，似乎始終沒有辦法把部位拿捏的準處，往往攻非所攻！

但金雷是個堅毅苦練的孩子，他不怕一切困難的一個人反覆的練着，縱然是精疲力盡，他也不歇半刻。

血影人教完那一招後，便默默的躺在草地上，腦海中似乎盤旋着許多問題，也盤旋着他那苦痛的回憶！

當日落西天，寒星繁露之時，金雷混身已被汗水沾濕，他看了看天色，才曉得已夜深入靜了，不禁抹了抹汗珠，忖道：「再練最後一遍，一定要把這招學好！」

但見這個稟賦奇厚的孩子以臂當劍，顫動的移身晃步，手臂斜轉，運指揮斬，部位方向竟是絲毫不差。

他滿意的笑了笑，忖道：「這一招勉强的學會了。」

當他轉身預備休息的時候，突然發現在自己練劍的大石子上，放着數種不同的新鮮水菓，他順手拿起一個便吃，暗暗忖道：「這定是小藍給我預備的，她眞好！」

血影人在草叢裏輕輕轉了個身，

道：「明天再傳你第二招。」

次日。

第二招血影人細心的傳了給他！

第三招仍是血影人傳他。

但在第四招後，却是碎心客傳授他了，碎心客是劍道的一派宗師，雖僅傳一招，却使金雷覺得招式之秘，遠較前三招凌厲複雜，這一招共化了他將近整整一夜的功夫，才勉强的把式子擺正，而碎心客始終沒露過滿意的笑容！

第五招，金雷終於克服了難關，也勉强通過了。

但在第六招上他却發生了問題，原來這一招是掠空下馭，他怎麼學也不會，禁不住心中的悲傷，拿着碧血劍哭了起來，羞愧地不敢再望碎心客一眼。

碎心客也是終日雙眉緊鎖，焦急得一語不發，只是偶而會偸偸瞄上一眼，看看金雷苦練的情形。

金雷馭着長劍，頹唐的忖道：「我太笨了，這一招根本練不會！」

他只覺心灰意懶，暗暗的彈着眼淚，學劍的意志幾乎動搖了，他頹然的幾乎要放棄再學下去，但當他看見那兩個人那種失望悲傷的神情後，不禁使他難以啓口。

他悲傷的忖道：「我該怎麼辦？上蒼，請指引我一條明路！」

那一夜他竟整夜失眠，腦海中全是第六招的影子，不論他如何去想，也無法解答這一招的困難！

黎明，最後一招，也就是最後的一日，已靜靜的等着他了，當黃昏來臨之時，他曉得金船船主便要來了，那時他是否能敵得過對方，就要靠他自己了。

黎明，黎明，金雷竟覺得黎明是個可怕的東西。

* * *

黎明後，金雷苦苦的站在朝陽裏發楞，他昨夜雖然思索那第六招上的精奇變化，但始終無法練成，他在黎明之時偸偸地爬了起來，一個人還是在練那艱難的一招。

當他斜揚長劍吸氣吐勁之時，他忽然發現這難練的一招，彷彿與前一招頗不相連，若細加分析，則這第六招根本是單式的一招，與前數招沒有絲毫關係。

他初學乍練，一切武學之理尚不能溶滙貫通，一遇這種情形登時默默沉思不已，依着劍招苦習不迭。

縷縷陽光照在他那紅紅的臉頰，額上逐漸的現出了顆顆汗珠，可是他却絲毫也不鬆懈，一遍一遍的練個不歇，他倒是個很勤苦的少年。

碎心客在黎明之前便醒了，他偸偸的看着金雷練劍，心中不禁感嘆萬分，想起自己初學武功之時進度緩慢，常常暗責自己愚笨，但自己却和這少年一樣的勤奮，始能練成那絕世之武功，可惜如今武功全毀，由一個赫赫武夫一變而成爲一個手無擧刀之力的人，其中變化可眞大呀！

他正在那裏默默忖思之時，忽然金雷放下長劍，黯然的一聲長嘆，嘴中自言自語的說道：「唉！我是沒辦法學會了，這些劍法眞是太難了……」

他臉上那種傷心失望之情，正如一個貧苦潦倒的農夫無意中在路上拾到一塊金子，當他正歡天喜地的去換錢的時候，忽然發現那只是一塊黃銅，一文不值，那種失望正是此刻金雷的寫照，許許多多的傷心塞滿他的心頭……

碎心客沒有說話，他緩緩移身到金雷的身邊，輕輕拍了他一下肩頭，然後以手當劍擺出了一個劍式。

他冰冷的道：「這是第七招！」

金雷本認爲第七招一定是較第六招更具變化，更加難練，那知碎心客輕鬆的一招攻出，竟是出乎意料的容易，他楞楞地忖道：「這招怎麼這樣簡單……」

他苦澀地道：「我上一招還不會！」

碎心客冷冷地道：「練！」

僅僅說了一個字，他便轉身而去，金雷頹然的嘆了口氣，依照碎心客所教，擺出了第七招，那知第七招雖然平淡無奇，但當他揮招之時，却發現這一招較前數招更加難施，這一招沒有一定的方位和步法，全憑交手的當時情形而運用。

他沒有武學的基礎，這樣富於變化的招式自然不是一學就即會，他盡他本身的才智去思索這一招的方位和變化，良久沒有一點進度。

他苦澀的忖道：「照目前這種情形，我如何能和金船船主一鬥！」

他想起金船船主和金陵姑在黃昏之時，來取血影人和碎心客的性命時，心靈上便罩上一層黑黑的影子，他望着青天默默的忖道：「我發誓要練會第七招！」

憑着他的毅力，金雷毫不鬆懈的一招一招苦練下去，所謂志堅如鐵，在他苦苦的習練下，他終於把那七招運用得十分滑溜了。

但那第六招依然沒有多大進展，僅能依着式子勉强行得通而已，這其間，血影人，碎心客以及小藍，沒有再去打擾他，他們心裏都相當明白，欲避免金船船主和金陵姑的慘殺，非此子不可，如果金雷這數日苦學，難當對方一擊，他們深信這孤島便是葬身之地。

黃昏漸臨，血影人和碎心客都顯得浮躁不安，遠處的海面上一片橘黃之色，偶而有幾隻海鷗旋空飄飛在海面上。

一切都顯得那麼美好，可是在這美好之後，却矇上一層淡淡的哀愁和蕭瑟，似乎黃昏漸去，給他們增加了更多的重擔！

血影人長嘆一聲道：「碎心客，你

看他成麼？」

碎心客心中沒有一絲把握的道：「富貴在天，生死由命，我們已經盡過力了！」

血影人傷心的道：「如果我的武功還在，我那會擔上這種事，他媽的，上蒼眞不開眼睛，竟敎我倆同時失去武功！」

碎心客黯然的道：「你還在怨天尤人幹什麼，這只怪咱們有眼無珠，同時愛上那個女人，歸根究底，是我倆的錯！」

血影人恨恨的道：「讓我死在那對狗男女的手裏，我死也難以瞑目！」

碎心客苦笑道：「看開點，生命値幾何！」

血影人面上抽搐了一下，喃喃地道：「如果活着沒有意思，死了更能解脫。」

他彷如突然悟到了一層深邃不可解的道理，狂喜的握着碎心客的手臂，相握着擺動數下，嘆聲道：「活着沒有意思，唯死是能解脫，哈哈！我們還留戀幹什麼？像我們現在，活得當眞比死難受，還是畏死貪生幹什麼，碎心客，我想通了！」

碎心客心中一凜，忖道：「他顯然是因爲自己驟然失去武功而過度傷心，是故才會存了這種求死的念頭，唉！這是個大轉變呀！」

他凝重地道：「你死也只不過得了一身臭名，也許江湖上還會罵你一輩子，好死不如惡活，血影人，看開些吧！」

血影人顫聲道：「活着更痛苦！」他抓着碎心客的手臂，大聲問道：「我們活着還能幹什麼？」

碎心客低啞的道：「報仇！」

那兩個字在他嘴裏說得那麼堅定，彷如是嚴冬裏忽然穿雲出來的太陽，使人立時產生了無限的希望和生氣。

血影人嘿地一聲道：「這兩個字我懂！」

碎心客冷冷地道：「懂就不要放棄希望！」

血影人傷心的笑道：「你還在做夢，哈哈，憑我們兩個沒有武功的老人去報仇，哈哈！碎心客，你那個春秋大夢什麼時候才醒呀。」

碎心客平靜的道：「我們有思想，思想便是報仇的依據，血影人，你暫時放開心懷，盡量的養傷，一切看我的安排！」

血影人楞楞地道：「看你的？」

碎心客冷冷地道：「看我的！」

突然，小藍高聲叫道：「看哪，船！」

碧藍的海面上遠遠的現出了三個船影，這三艘快船循着海面而行，並排的朝着這裏疾駛，白帆臘臘而响，趁着黃昏倒也壯觀。

碎心客冷冷地問道：「血影人，你是海上之王，看看這三隻船是什麼來路？」無論是譏是諷，是問是訊，血影人都覺得十分不舒服。

血影人苦澀地道：「這是三艘快船，直屬金船船主管轄！」

碎心客失望的道：「爲什麼不是官船，否則我們還有希望！」

遠遠的海面上，那三艘船的船首，現出了三個猙獰恐怖的獠牙鬼頭，小藍神色蒼白的叫道：「金哥哥，快來看那三艘賊船！」

那個賊字頗覺不雅，她嚇得急忙收口不語，但爲時已晚，不禁回頭望了血影人一眼，只見血影人面上有蕭瑟和落寞之感，彷如根本沒有聽見一樣。

金雷專心使劍，根本沒有留意小藍在呼叫自己。

碎心客冷冷地道：「讓他練下去，這是最重要的一刻！」

血影人忽然傷心的道：「他們竟要搬空我的金銀島！」

那三艘快船傍岸而停，船上登時下來數個漢子，與沙灘上的人接頭，不多時便和許多人搬着箱子朝那三艘快船裝去。

血影人激動的道：「那些東西都是我的，他們不能掠奪！」

碎心客長嘆一聲道：「金銀珠寶能値幾何？血影人，生命重於一切，你還是冷靜點，身外之物不値得戀顧，何必去自尋煩惱！」

血影人憤怒的道：「我寧願把那些東西扔進水裏，也不給那賤人！」

小藍惶恐地道：「金船船主和那個女人出來了！」

血影人恨恨地道：「別看他，他們是在清點貨物！」

他眼見自己集數十年的精力心血所掠奪過來的金玉珠寶一箱箱的運到船上，瞬間便成爲他人之物，心中不禁掠過縷縷酸澀之感，憤怒的轉過頭去，正眼也不瞧一下。

只聽他牙齒咬得格格直響，怨毒的道：「金船船主，嘿！你不但奪去我的老婆，還狠心的欲把我的財富全部搬走，嘿，我不殺你們誓不爲人！」

他一個人不停的咒詛和叱駡，偶而也會忍耐不住，偷偷瞄過去一眼，雙目之中盡是令人寒心的凶光。

金雷苦練劍招，自覺已得心應手，他抹抹額上的汗珠，見黃昏漸去，心中登時一涼，腦海疾忖道：「那個時刻漸漸來臨了！」

他一個人盤膝坐在地上調息一會，只覺體內有一股澎湃的勁道繞着血脈循環，他訝異的又忖道：「這股勁道是從那裏來的？」

他那知體中所蓄寶血因他運勁而逐漸的引發出來，如今那千年寶血在他體內如生了根似的，只是隨手所指都會自然而然的發揮出來，此刻他僅是不知如何運用而已。

當金雷調息完畢，緩緩啓開雙眸之時，只見碎心客默默的守在自己面

前，他臉上洋溢着一股端莊而沉重之色，落寞的盯着金雷。

金雷肅然的道：「前輩，我會使你們失望！」

碎心客輕輕拍拍他那寬厚的肩胛，語意深長的道：「孩子，拿出勇氣來！」

金雷苦笑道：「我會的，只是……」

碎心客凝重的道：「孩子，你以七日之數，能有這種進度，已經是件不容易的事了，當年我習武之時三天還沒有完全領會一招，我師父已誇我是神童了，孩子，你所學的這七大攻招，乃是我和血影人嘔盡心血苦創的七招劍式，學會固不容易，創造更加艱苦，任何一派劍法都是攻守參半，而唯有這七招是連環攻敵！」

金雷黯然的道：「我的進度太慢了！」

碎心客搖搖頭道：「你只差經驗，孩子，現在我們暫時不談這些，目前你該了解一下雙方的情勢，孩子你知道爲了敎你這七招大劍式，我和血影人所化的苦心嗎？」

金雷感動的道：「我知道！」

「嗯！」碎心客沉重的道：「這一次只准勝，不准失敗。你知道我和血影人此刻已沒有半點武功，說句傷心的話，我們只有等死！」

金雷黯然的道：「我當盡力而爲！」

碎心客握着金雷的手道：「孩子，這次的決鬥，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命運，如果你不幸而敗，我和血影人定然無法活命，而你和小藍也無法逃過那毒婦的手，所以，我不得不告訴你一句，我們四個人的生命握在你的手中，你敗我們都死，你勝我們都活，在勝與敗的原則下，你必須選擇一樣！」

金雷點頭道：「只准勝不准敗！」

碎心客大聲道：「好，你果然是英雄本色，勝敗雖不足論英雄，但如果你今日之戰一舉退敵，整個江湖都會曉得這件轟動的大事，唉，可是……」

金雷凝重的道：「我會以我的鮮血保護諸位的生命！」

碎心客搖頭道：「我和血影人都不是怕死之輩，我們所以會把生命看得這麼重要，完全是要報回這段深仇！」

金雷輕嘆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我們是人，前輩，站在任何立場上你們都不該死，該死的是金船船主！」

碎心客深惡痛絕的道：「還有金陵姑！」

金雷苦笑道：「她是你以前所愛的人！」

碎心客沙啞的道：「她更不該出賣我，當年我爲她受辱，爲她告貸，爲她賣命，到頭來所換的是無情的諷刺！」

他精神突然一振，道：「孩子，全看你的了！」

金雷手抱碧血劍沉聲道：「願與寶劍長存，與你們共生死！」

碎心客激動的暢聲大笑，自他武功毀了之後，他沒有這樣笑過，終日都在愁苦之中，如今金雷那豪邁的話聲又再一次的激盪着他那幾乎幻滅的心坎，往日的豪情，勇者的精神全都在這個老人臉上浮現出來！

血影人突然說道：「看，他們的船快要起程了！」

此刻暮色漸濃，縷縷絢爛的殘霞漸漸自雲空之中斂沒，海面上綠波盪漾，浪濤層層叠起，又是個漲潮的時候……

那三艘快船滿載金銀島的貨物，船桅上緩緩升起了啓航的旗幟，金船船主和金陵姑在岸上相送！

小藍詫異的問道：「難道金船船主和金陵姑不準備離開這裏，不然他們怎麼不一同離開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金船船主和金陵姑在岸邊揮手相送，那三艘快船緩慢的離開岸邊，揚起了帆徐徐的朝着西邊進發。

血影人慘聲道：「他們有金船隨後便可追上！」

果然，沒有多久自這孤島的南面駛來一艘金黃燦爛的修長怪船，這艘怪船因爲停在島的秘密處，所以小藍和金雷都沒有看見。

當那艘怪船停在岸邊之後，金船船主的目光突然朝這裏一望，這一望使金雷的心弦一顫，忖道：「那個時刻終於來了！」

雲天慘淡的暗了下來，小藍雖然採摘了許多水果和煮了一鍋臘肉，可是，他們都沒有心思多吃一點，每個人面上都顯得那麼沉重和冷肅！

當那夜幕罩向這個孤島之時，天空已閃現出一顆晶亮的寒星，但明月卻始終躲在雲層裏，沒有舒展出它的銀翼，洒落下來。

金船船主已點燃了燈光，血影人命小藍生起一堆火，一個人愁眉苦臉的望着那堆火苗子，而碎心客却望着天上的寒星，像是在沉思着什麼。

小藍低着頭，只希望一切都平安的過去！

突然，碎心客自言自語道：「爲什麼這天上的鬼星不全隱進去？」

血影人一怔道：「爲什麼？」

碎心客沉吟道：「我在想如果這裏無星無月，無燈無火，那時我們只要施出一點詭計，在不着痕跡的情形下，也許可以把那對賊男女嚇跑！」

血影人苦笑道：「金船船主可不容易騙，當年海上水督曾大派水師遠剿本島之時，金船船主曾利用火燒連環船之計，大敗水師二十餘艘大船，一舉幾乎把水師毀滅！」

「唉！」碎心客長嘆一聲道：「血影人，你看今晚金船船主會如何出現的？」

血影人想了想，道：「偷襲，他最善於此道，此人滿口仁義道德，暗地

裏又男盜女娼，我以多年和他共事的經驗，深信此人捨偷襲一途再無第二條路……」

碎心客不以爲然的道：「他曉得我們兩個武功全毀，不堪一擊，何須再來偷襲，以我判斷：這個人會正大光明的來殺我們！」

血影人蒼涼的嘿了一聲道：「你這樣便錯了，金船船主雖然知道我們不堪一敵，但他却對金雷手中的那枝寶劍有所顧忌，以我的判斷，他定會來偷取碧血劍！」

「嘿！」突然夜空傳來一聲冷嘿！道：「血影人，你還眞猜着了！」

話聲未落，只見一個黑影迅捷無倫的向着金雷撲至，他發動得快速之極，使人連想都沒想到。

碎心客沉聲道：「金雷，拔劍！」

這一着金雷想都沒有想到，要拔劍已經來不及，他只覺得手上一重，金船船主已雙手抓住劍鞘，用力奪去。

金雷大吼一聲道：「你好不要臉！」

他深知這柄劍對島上的他們太過於重要了，雙臂用勁牢握不放，一聲大吼，施出全身勁力奪了過來。

金船船主一脚踢出道：「不知死活！」

他以爲自己這一脚踢去，金雷會忍受不住而放手倒下，那知砰地一聲之後，金雷的身子僅僅是晃了晃，依然握劍不放。

血影人悲吼道：「他媽的，金船船主，老子斃了你！」

金船船主一怔道：「你還有本事？」

他雖然已曉得血影人武功全毀，却沒有證明一下，聞言心中一凜，唯恐血影人武功猶存，當會一掌劈來。

血影人舉掌作勢，却無力拍下！

金船船主嘿嘿一笑道：「我還眞差一點讓你唬住了！」

他這一笑，功力不禁稍稍一散，金雷這時腦海中空白一片，只覺得這柄劍不能落進金船船主的手中。他一見金船船主仍握着劍鞘不放，不禁急了，猛地把頭向金船船主身上撞去。

「砰！」

他自服怪蛇的寶血之後，勁力之大使人不敢想像，這一撞去可說是化了他全身力道，金船船主只覺身上一痛，身子竟被撞出七八步。

但他的手却依然握住劍鞘不放，幾乎借金雷那一撞之力把長劍奪去，金雷見他身子還未站穩，腦海中倏地升起一股意念，忖道：「我何不捨去劍鞘拔出寶劍！」

這個意念在他的腦海之中有若電光石火一閃而沒，當那個閃沒的思想還沒消逝之時，他已奇快的一按啞簧「嗆！」地一聲，那柄碧血劍已脫鞘而出。

血影人激動的大叫道：「好，金雷！」

一縷奪目耀眼的劍光流芒，閃耀在空中！

金船船主抓住劍鞘一楞，穩立着身子，道：「沒想到你這小東西還有這一招！」

血影人冷笑道：「沒想到的事情太多了，金船船主你今日還要死在這裏呢，嘿嘿！」他故意設法激怒金船船主，以便使金雷能專心對付這個大敵。

金船船主面上殺機畢露，道：「我收拾了這個小東西之後，再一刀一刀的殺死你。」

他那健壯的身子斜斜一轉，目光陡然落在金雷的身上，揚着那把劍鞘，嘿嘿地笑道：「放下碧血劍，我便饒了你！」

金雷緊握長劍，大聲道：「如果你能殺死我，我這枝寶劍便送給你！」

金船船主沒有料到這少年如此倔强與大膽，竟然毫不畏懼，他自信功力高過這少年許多，心中不禁掠過一絲輕敵之念。

他嘿嘿地兩聲道：「你既然要死，我自然會成全你！」

他右手緩緩地一伸，直往腰中的長劍抓去，輕輕的一掣，「嗆！」然的一聲輕響，一縷劍光顫閃而出。

金雷斜馭長劍，目光緊緊的逼落在金船船主身上，他聚精會神的在選擇最適當的時機，準備施出那連環七招逼退金船船主。

血影人和碎心客此刻俱緊張的睜大了雙目，全神的凝注在兩人身上。要知這場拚鬥並非是僅僅兩人生命之決，也不是爭名奪利之戰，而是關係數人生命之搏，如果金雷僥倖的勝了，則血影人和碎心客不但可以多活幾年，也許還能有再回返中土的希望，如果不幸金雷失手敗北，他們七日來的心血和希望，全都化成點點泡沫而去。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輕笑道：「你還在這裡磨菇什麼？船快開了！」

這話聲清脆如鈴，在如此寂寂長夜中聽來彷彿是玉珠滾盤，叮咚有緻，當眞是動聽之極。

金船船主嘿地一聲道：「妳來也好，看我結果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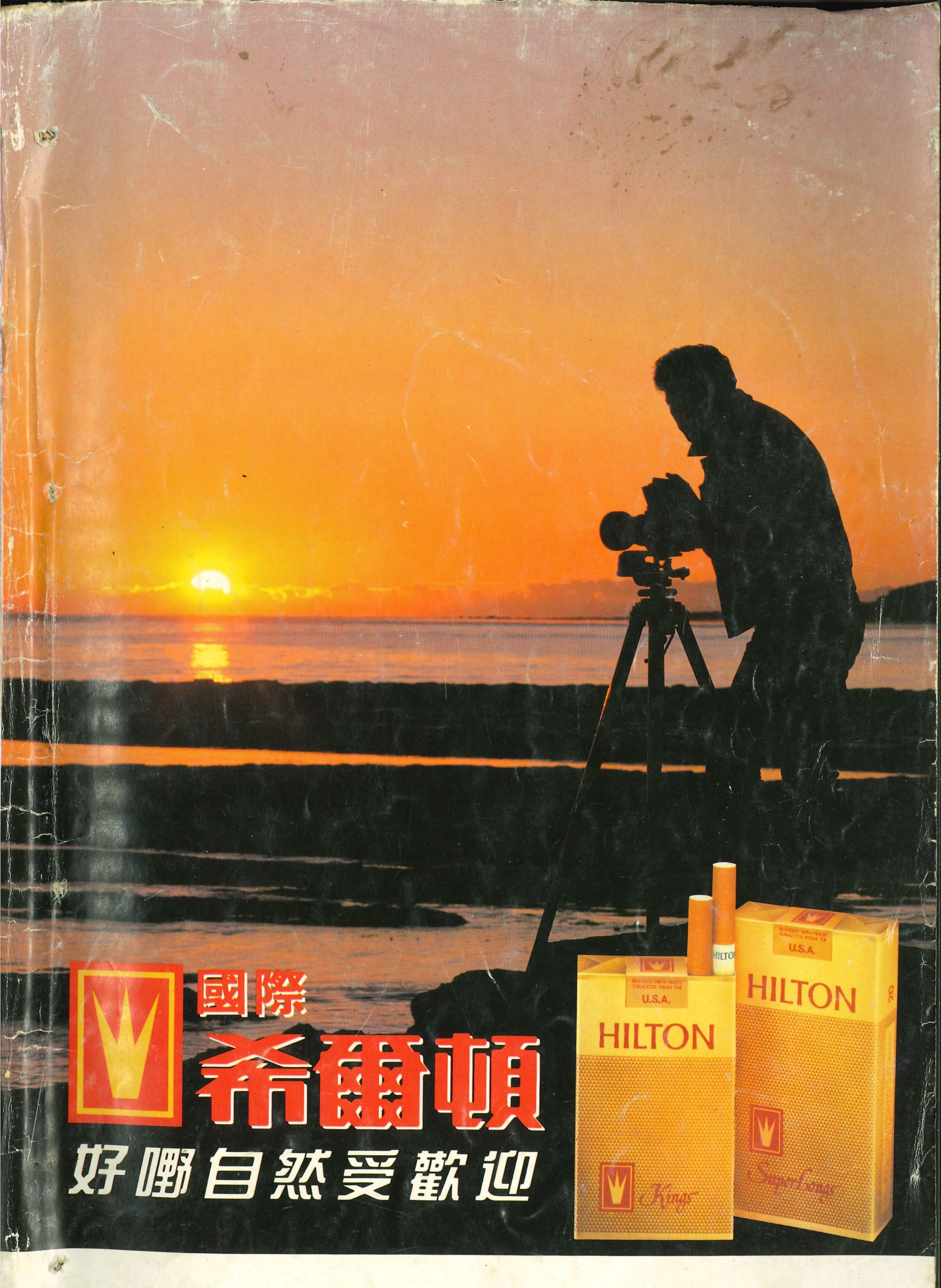
金陵姑身穿一襲淡紅輕紗，步履輕盈的行來，當她看見金雷和金船船主相對而立之時，不禁輕笑道：「一個娃兒也值得費這麼多手脚！」

血影人毛髮俱豎，大吼道：「賤人，你還有臉來這裡！」

金陵姑冷淡瞥了他一眼，道：「我要他的頭，你給我摘下來！」

金船船主嗯了一聲道：「好，你等着！」

他的身子驀然而動，一縷劍影波浪般的疊顫了出去，他招式詭幻，出手有若電閃，金雷從沒有和人對敵的經驗，一見對方劍招犀利的攻了過來，不禁連着倒退七八步。（未完・五）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